

本图书由www.aitxt.com（我是一头鱼）为您整理制作
更多txt好书 敬请登录www.aitxt.com

许我向你看（下） 文 / 辛夷坞

【内容简介】

那一天的很多细节，韩述都已经成功地忘记了，记忆好像有块黑板擦，悄无声息地抹去了他害怕回想的片断，留下满地粉尘……唯一一幕他怎么也擦不掉——她站在被告席上，而他在台

第一章 死不掉，就活过来

谢桔年说完了一个故事，简陋狭窄的牛肉面馆里，只有那台老旧的风扇还在朝她们唧唧呀呀的吹。朱小北并不是个沉默的人，然而再桔年的牵引之下，她仿佛在旧时的光阴中真真切切的。她们都这才注意到，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來，晚饭的时间早已经过去，原先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小店已经人去铺空，除了在昏黄的灯泡下算帐的老板娘和忙着收拾准备打烊的服务员，就剩“巫雨……他就这样死了？你就这样坐了牢？”朱小北半晌才从喉咙里挤出这样一句话，虽然桔年有案底的经历她早已知晓，而从她所了解到的种种迹象看来，也找不出别的可能，然而桔年嘴角有一丝隐约的笑意，短发的碎影遮住了她的眼睛，“小北，你也看武侠吧。小说里，所有的主角失足掉下山崖，都会有高人相救，或者机缘巧合，学得一身绝世武功，从此就脱朱小北还没能缓过来，桔年又招呼服务员过来收钱，“说好了这一碗面该我请。”

在她的笑容下，朱小北觉得推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便也笑着将面前的碗往旁边推了推，说道：“这老板娘没赶我们，也算是奇人一个了。桔年，这一顿，就当为我践行吧！”

“真的要走？”

“当然。”

“那这边……”

“你是说韩述吧。”朱小北会意得很快，“现在可别让我看见他，要是他现在出现，我恨不得一巴掌把这小子打到外太空去。”

桔年莞尔，想了想，说道：“小北，那毕竟是另外一个故事里的他，而且都是过去的事情，他并不坏，你……”

“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在你告诉我之前，我一直认为，你和他过去一定发生了什么，他是你的那些故事里的男主角，最好笑的是，大概他自己也是那么认为的。我靠！其实他不过桔年合上了朱小北的手，“命越算越薄。”她也笑了起来，便安慰道：“小北，你肯定是有福的，实在郁闷到不行的时候，就想想比你衰的人好了，比如说我。”

“我不能跟你比，真的，如果我是你，不知道死过去多少轮。”朱小北说的是句实话。

桔年说：“死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死不掉，那就只有活过来。”

死不掉，那就只有活过来。

在牢里的几年，桔年也曾反复的对自己说过这句话。

离开牛肉面馆后，桔年和朱小北在不远处的岔路口挥手告别。桔年看着小北被路灯拉得更修长得影子，平日里百无顾忌，爽利无比的女子，竟也有了几分凄清的味道。桔年知道，也许小只有时间才是无敌的。

然而，当年桔年却没有赢得时间的宽恕。只怪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她的小和尚就那么离开，留给她整个天地的空茫。也许只是一秒钟的时间，前一瞬，他还用最柔软的声音说，“你从关于那几年牢狱生涯的细节，桔年很少跟人提起，即使是在给朱小北讲述的故事里，她也只字不提。很多东西她不愿意说，是因为并不期待有人懂，就好像你永远不要试图让一个健康的包括桔年自己，其实都很少去回忆那一段光阴，她只知道一件事——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是永不可逆转的，一个是生命，另外一个青春。许多东西都可以重来，树叶枯了还会再绿，忘有一句人生格言说：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会给你开一扇窗。在昌平女子监狱的时候，桔年每次想起这句话，都会笑起来。监室的门紧闭着，锁着跟她一样被正义剥夺了自由的人，只留下监狱里把刚送进来的囚犯称作“新收”。“新收”是那个封闭的天地里最无助的群体，除了要经历入狱初的训练和老犯人的“教育”，最难过的一关还是自己。没有哪个自由的人在入狱在牛肉面馆遇见朱小北之前，跟桔年坐在一起的平风，就是跟她同一批被收监的。桔年当时不过是十八岁多一些，是监狱里最年轻的犯人之一，而平风比桔年还小一个月，瘦弱得像个十桔年很少苦，她只是睡不着。

深夜里的监狱，熄灯后是死一般的黑，没有一丝的光。桔年睡在最靠窗的铺位，也看不到窗子的所在。她总是坐着，面朝着大概是窗的方向，听着平风的哭泣，静静的发呆。一个夜晚的那个晚上，平风也哭累了渐渐睡去，桔年忽然听到了窗的方向传来一阵轻微的碎响。她知道，那是昆虫扑打翅膀的声音。监狱里有苍蝇，有蚊子，有跳蚤，但都是一些小的虫子，大一点巫雨，是你么？

桔年在心里默念。是你终于破茧而出，舍不得我，所以回来来看我一眼么？

她摸索着，茫然伸出手，它却未曾停在她掌心。

一整夜，桔年就这么倚着架子床的铁柱，听那翅膀的声音，心中悲喜难辨。她希望她留下来，多陪自己一刻，又希望它飞走，去它向往的地方，再也不要回来……就那么，天渐渐的亮了监狱规定，夏天是早晨5点起床，冬令时则改成6点。起床后必须像部队里一样折叠好被子，然后整齐坐在床沿等待狱警来开监狱的门——她们把这称为“开封”。接下来是每一个监室轮：那哪里是什么蝴蝶，不过是一只灰色的蛾子。

它是丑陋的，脏而斑驳的颜色，臃肿的身体，最让人绝望的是，它长着一边畸形的翅膀，显然是刚从蛹里破出来不久，不知怎么的落到了这里，注定是飞不起来的。

桔年想起了巫雨那个关于毛毛虫的故事。是的，他说得对，每一只蝴蝶都是毛毛虫变的，但是，他也忘了，不是每一只毛毛虫都能变成蝴蝶，也许它死在茧里，永远见不了天日，也许它桔年难过地发现自己明白了巫雨在这个故事里想要告诉她的意思，然而，如果他知道是这样的结局，他是否会甘于在深埋的地底和另一只毛毛虫相伴相亲相伴，小心翼翼的分享那点可怜只是，巫雨的故事没有说完，他没有讲到，如果他变不成蝴蝶，那只在上头等待他的彩蝶会不会飞走，他不能跟她比翼双飞，再也回不到毛毛虫，而那只蝴蝶可以自由来去。他也没有说桔年不忍心看那只蛾子竭力的做着无用的挣扎，她轻轻伸出自己的手指，想要推它一把，可是没有用，她的手指刚刚触到它，它就从窗台上摔在了地板上，她还来不及有别的举措，一只桔年心中一悸，抬起头看了下脚的人一眼。

“怎么，你心里不爽？”那人问她。

桔年低下了头，缓缓摇了摇头，“没有。”

她斗不过也不想跟那人斗，没有这一脚，蛾子早晚也是要死的，它是个残缺的怪物，然而阳光已经全然洒在它身上，它试过了，是否死而无憾？

一脚踩死蛾子的人叫戚建英，是她们这个监室里“资格”最老的犯人。戚建英长得高而肥壮，听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个苗条姣好的女人。8年前，还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家庭妇女的她叫丈夫的情妇死了，可那个男人却在医院被九死一生的抢救了过来。戚建英被逮捕，法庭念在事发前她丈夫对她多次进行残暴的家庭暴力，给她判了个死缓。进了昌平女监后，第三年才摘同样是犯人，在监狱里也是分三五九等的，除了刑期不同之外，不同的罪名待遇也有所不同。在女子监狱里，最让人畏惧的通常是杀人犯，如戚建英这种，她心够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像别的老犯人，凡事占点小便宜，脏活累活去给“新收”干，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还有更不堪的“齜齜”让许多出狱的人难以启齿——监狱里没有男性，有人说，飞过的蚊子都是公

那段时间，平风的脸上常是鼻青脸肿，铺位也被强迫换到了戚建英的下铺——只有新来的和地位低下的犯人才会睡在下铺，因为监室里窄得只剩一条走道，吃饭、睡觉、做手工劳役活经桔年同情平风，但是她连自己都救不了，又能拯救谁？随着入狱时间的增长，很多人也看出了她这个“抢劫犯”是黔之驴，没有什么招式，纷纷开始把她踩在脚下，她吃的耳光也越来越桔年想，总有一天她也会变得对这一切麻木吧，5年对于一个18岁的女孩来说，比一辈子还长。然而，当入狱两个月后的晚上，她再次听到了暗里戚建英对平风的凌辱和殴打，那一次，以平风捡回了一条命，留下额头上暗红的一个伤疤，桔年的举措却是既违反了监狱管理条例，又扰人清梦，触怒了不少犯人，尤其是戚建英。后来的苦楚她很少愿意去回想，她不知道自己桔年在戚建英肥硕的身躯下挣扎，每一个动作都换来戚建英的迎头殴打，监室里的其他人都装着打起了盹，她的反抗像溺水的扑打般越来越弱。从林恒贵到韩述，还有现在的戚建英，难那天晚上，整个昌平女监的狱警和犯人都听到了那声响彻静夜的嚎叫，当值班狱警狂吹着口哨，在刹那间灯火通明中赶来，打开她们监室的门，只见满脸是血的戚建英发疯似的朝桔狱警分别抬走了这两人，地上有两大滩的血。

桔年在病床躺了将近三个月，她自己都不知道竟然有那么久，在昏迷和清醒边缘的那些日子，她隐约知道监狱已经向她的家人下了病危通知单，但是没有人来看过她，她也不期待任何人可是她死不了，监狱医院低劣的救治条件居然捡回了她的一条命，清晨，她无比清醒的看到了枕畔洒着的阳光。

巫雨，你现在还不想见我是吗？

死不了，那就好好的活。她听见巫雨在冥冥之中这么说。

桔年再一次说服自己跟命运握手言和，也许她的一生还很长，跟这一生相比，5年并没有那么难熬吧，或者她留在监狱里的时间还可以更短一些。早上送药过来的护士推门而入，看到虚弱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桔年的病因在她的档案上只留下极其含糊的一笔。病愈回到监狱，缺了一只耳朵的戚建英被调离了她们监室。桔年跟病前判若两人，虽然沉静依旧，别人总记得她昌平监狱的劳役活计大多是手工缝纫活。监狱从外面的厂家揽回来的任务，由一干犯人负责完成，这就叫做“劳动改造”，有绣花的、钉珠子的、打毛衣的……大多是各自领回指标在监因为桔年人际关系好，又有算是小有文化，学东西快，不但是监友，就连狱警都颇为喜欢她，她做上了室长、医务犯、图书管理员，报名参加了自考课程，代表监狱参加各项知识竞赛戚建英耳朵手术后，在医院常规检查，不期竟发现患有肝硬化，这个消息也瞬间压垮了她，从此身体每况日下，桔年入狱一年半时，戚建英已经卧床不起。桔年和她因为前事，应该算是“她以前是那么爱我，我跟他走过最好的时光，陪他吃过创业时所有的苦，把所有娘家人的钱借遍给他，他成功了，忽然告诉我，他不要我了……呜呜，他不要我了……我的儿子说我是这是桔年第一次从戚建英嘴里听到那一段往事，此刻的戚建英，不过是个可怜的女人。

戚建英涕泪纵横的问：“你为什么不恨我？谢桔年，你是老天派来的吗？”

平风也说过这样的话。

桔年笑了起来，她没有回答。她不是什么天使，许多人，她都是恨过的，只是恨到最后，忘记了。因为恨无济于事，因为人生是由无数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构成，漫不可测，有些事，有些：她要出去。她还不知道巫雨的身后事是怎么了结的，没有人告诉她。几年来，只有一个人探视过她一次，然而那个人毫不知情，她盼望着自由之后，哪怕在理着他枯骨的地方看一眼，两年后，桔年获得了减刑，没有人觉得不应该。

然而，她还是经常做一个梦，梦到黑得不能呼吸得监室，桎梏的气息，蝴蝶在她看不见的铁窗上扑打着翅膀，狱警的鞋子走过下场的走道，清晨传来第一声哨响，“开封”了，然后她感醒来，她已经带着一个叫做非明的女孩，在长着枇杷树的院子里静静生活了8年。

第二章 镜子的两面

桔年在枕畔睁开眼睛，没有蚊子，没有蝴蝶，没有尖锐得刺痛灵魂得哨声，没有拥挤的洗漱，只有院子里属于清晨特有的清新气味，和透过窗台洒进来的树叶的碎影。她仿佛还可以感觉到她觉得，再没有什么比此刻更让她感觉到安详和宁静。

简单地洗漱后，桔年照例是到财叔的小店拿牛奶。财叔见到了她，脸上笑得像开了朵花。

“桔年啊，股神怎么好一阵不来了？”财叔试探着问，半是邻里间的八卦，半是对自己手里几只股票的期待。

桔年笑道：“他怎么敢老来，你要是在股市里赚大发了，怎么还有心思打理这小卖部，那他大老远的来，到哪去找你店里全市最好喝的牛奶去？”

财叔是三年前从外地搬来的，他当时盘下的这个小商店，早已从它最初的主人那里几易人手。林恒贵当年从巫雨的刀下侥幸捡回一条性命，“害他的人”都没有落得好下场，他也因此过桔年出狱的半年前，林恒贵重伤痊愈后的残躯再没能耐住日复一日的酗酒，他在一次宿醉后猝死在小商店里。草草将他收殮之后，作为林恒贵的堂兄嫂和唯一可知的亲属，桔年的姑妈和财叔是外来的人，从他搬迁到到这郊区伊始，桔年就已经带着非明生活在附近。这一带的旧时街坊换了不少，有钱的早住进了市区，没钱的也多为生计原因，走的走，散的散，后来渐成桔年回到家，非明还没有醒，桔年把牛奶放在她床头，转身的时候，不期然看到仍在睡梦中的非明怀里紧紧的拥着一件东西。桔年凑过去看了看，竟然是韩述送的那把羽毛球拍，她怕球非明是如此珍视这件礼物，那珍视已远远超过一把球拍本身所赋予的意义。这也是桔年没有强迫非明把贵重的球拍退还给韩述的原因，虽然她有那样做的道理，但是她不想让道理伤害到上学前的准备犹如一场战斗，非明先是将自己小小的衣橱翻了个颠倒，镜子前比划了许久，才确定了她这一天要穿的衣服，然后她又拒绝了桔年姑姑给她扎头发，因为桔年只会绑最简单按往常，每天早上，要是桔年上早班，就会跟着非明一道出门，陪着她走到公交车站，各自上公车。在这点上桔年必须承认非明比同龄的孩子更早的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她既是一个单从走出小院那一刻开始，非明就开始热切的左顾右盼，她还会不会掩饰自己的激动，一张笑脸红扑扑，眼睛亮得跟探照灯似的。

“非明，约好了李特一起上学吗？”桔年打着趣。李特是非明班上最受女生欢迎的男孩子，非明虽拒绝承认，但是有时桔年看到她晚上捉刀为李特写作业，一笔一划，比描红还认真。

非明脸一红，撇了撇嘴说：“姑姑，你们大人的想法真庸俗。”

桔年还来不及搭话，就听到了两声汽车喇叭的声响，循声看去，停靠在财叔商店不远处的那辆车不就是韩述的斯巴鲁吗？韩述看见她们，笑着探出头挥了挥手，方才还学小大人装淡定的桔年迟疑了一会，只得跟了上去。她走到车边时，非明已经凑在韩述的身边韩叔叔长，韩叔叔短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头上醒目的蝴蝶结在清晨的风中摇啊摇的。韩述看起来听得很认真“姑姑，韩叔叔说要送我到学校去！”非明大声说，话语里还透着激动和自豪。上小学后，除了生病，还从来没有送她上学，更何况是开着酷毙了的车子的酷毙了的韩叔叔。

“呃，我觉得……你要是送她到学校，再折回去上班，应该赶不及了吧。”桔年慢吞吞的说，她摸了摸非明比头还大的蝴蝶结，“非明，谢谢叔叔。但是你不能让叔叔迟道。”

非明抑不住一脸强烈的失望之色，桔年移开眼睛。

韩述忙说：“放心吧，我早就想好了，今天早上我是在外边办事的，送了非明再去，正好顺路，对了，我办事的地点跟你上班的地方也很近，上车吧，我送你。”

这厢非明已经迫不及待的坐进了车里，拍着身边的座位连声说：“姑姑，上车，我们一起啊。”

“是啊，我们一起啊。”韩述重复着非明的话，“我们”、“一起”，听起来就像一家三口，这话里背后的暧昧让韩述感觉到异样而心动。

“不了，我今早也要出去办事，正好不顺路了。非明，路上要听话。”桔年拗不过非明，只得对韩述说了声，“麻烦了。”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甚至没有看着韩述。韩述失望了，车里的小姑娘仿佛跟他心灵相通。

“姑姑，上来嘛，上来嘛。”

这孩子，俨然自己就是这车的主人了。

桔年笑着跟非明挥手道别。

“姑姑，你去办事韩叔叔也可以送你啊，你搭公车去比这更好吗？”

桔年说：“姑姑搭神六去。”

韩述的车子载着非明远去，最后，只余非明头上蝴蝶结的那一抹红在桔年眼中招展。先前她似乎还听到韩述很有绅士风度的称赞非明的打扮相当之“酷”，非明听后喜不自禁。韩述总是在狱中，桔年拒绝了一切别人捎进来的物件，唯独留下了羽毛球场上那张四个人的照片。那张照片陪伴她度过了那三年里最阴暗的日日夜夜，照片的背面是韩述的笔记——“许我向你看看桔年问过自己，面对韩述的纠缠，她是否心动过，一点点也罢。

有吗？

没有吗？

正值花季的少女，面对韩述那样一个男孩的青睐，虽然他蛮不讲理，虽然他胡搅蛮缠，可笑如斯，却也纯洁如斯。假如没有小旅馆那一夜的肮脏回忆和后来法庭上无边的苍凉，当桔年回现在桔年倒是常常在非明入睡后凝视着这孩子的面容，她总是期待着从非明的脸上看到自己渴望着的影子，然而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并且，这失望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而与日俱增。

非明长得太像她的生母。

她漂亮、好胜、易耿、执拗、虚荣。

桔年没有办法从非明那里找到似曾相识的熟悉，透过那张小小的脸蛋，倒是时候显现出另一张美丽的容颜，那容颜的主人克制着眼里的泪水，咬着牙说：说好了一起走，他答应过的，就遗传的力量是多么匪夷所思。

作为一个犯人，最期待的时刻有两个。一是上头有人检查或外来人员参观，这时狱警就会让大家放下手头的活计，或看电视，或在操场上进行文体活动，或在图书馆看书，这时，检查或三年里，桔年并不期待别人的探视。爸妈是不会来的，她知道，她的所作所为让谢茂华夫妇蒙上了毕生难以洗刷的奇耻大辱，说真的，要是爸妈真的出现在她面前，桔年也不知道该如何提出过探视桔年的有蔡检查官、韩述的同学方志和，她甚至还收到过一张诡异的电汇，上面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狱警让她签字，让监狱负责暂管，桔年没有签，也拒绝见以上的任何桔年一夜未眠。她不想见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可陈洁洁不一样。抛开爱恨恩怨的原因，陈洁洁是见证了那段岁月的一部分。彼时桔年已经在牢里700余天，黑暗里旧时种种恍若一梦她想看一眼陈洁洁。因为很多时候，她恍然觉得，陈洁洁就是她，她就是陈洁洁，她们是镜子里的两面，相悖，却又相通。

第三章 说好了，就不能改了

“说好了一起走，他答应过的，就不能改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陈洁洁坐在昌平女监的探视室里。照例她背着紧闭的大门，和桔年面对面的坐在绿色油漆斑驳的长桌两端。负责看守的女狱警百无聊赖的玩着自己的手指甲。两个同陈洁洁没有问那句“你好吗？”也许她已经察觉到这句话的虚伪，也许她知道，坐在桌子另一面的应该是她自己，命运的翻云覆雨擅自改变了她们的位置。大好年华葬送在铁窗之中，如“我求过他的，火车就要开了，还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他说过要带我到他祖辈生活的地方去，他还说，在那里，他会给我一个全新的生活。他答应过我的，陈洁洁所处的位置背着光，一直缄默的桔年只看到一个瘦的脱了形的影子。

“你以为你们走得了多远？”这是桔年面对陈洁洁来说的第一句话，从头到尾，她仿佛也一直都是这句话。

“我不管！”坐在她对面的那影子骤然向前一倾，几乎惊动了一旁的狱警。“我不管走得有多远，一里也好，一千里也好，只要他带我走，结局怎么样，我不怪他。可是他呢，他说‘洁洁桔年缓缓的垂下头去，她在陈洁洁勾起的回忆中尝着小和尚给她最后的迷惘、甜蜜和酸楚。虽然她和陈洁洁都永远不可能再知道，两个女孩的承诺，究竟在那个逝去的少年心中意味着什“我那么努力的哭着，求着，不要去冒险，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的孩子身边。可他还是走了。他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会回来。我坐在候车室的角落傻傻的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恨我吗，桔年，恨我夺走了他。可是除了最后一天，我从没有求过他什么，没有求过他爱过，没有求过他带我走。回去之后，我爸妈没有再给我逃脱的机会，除了我的房间，我哪都桔年下意识的看了一眼陈洁洁，除了瘦，还是瘦。她当时笑自己傻，两年了，不管孩子是生是死，又怎么会停留在母体之中。陈洁洁的父母，那对爱他们唯一的女儿爱到偏执而疯狂的“他们要杀了我的孩子，这对于我爸妈来说太容易了，在他们眼里，那不是他们的外孙，而是巫雨留在我身上最后的罪恶。可这也是巫雨留给我最后一个纪念，我的孩子，我保护不了她“孩子……没了？”桔年的话里有一丝震惊。

陈洁洁置于桌上的双手紧紧的握起，又慢慢的松开。桔年借着窗外的光线，这才留意，那曾经涂满了丹蔻的美丽的手，只余下光秃而丑陋的指甲。

陈洁洁笑了一声，那笑在阴冷的探视室里显得如此突兀。

“我只对我爸妈说了一句话，如果孩子死了，他们的女儿也就死了……如果让我生下她，那么……那么他们就可以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都不会去看她……我的孩子，那现在呢，或者是以后，你没有想过找回她？”

陈洁洁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

“这两年我都休学在家，也是孩子出生后不久，我才断断续续的得到巫雨最后的消息，还有你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大概说什么也不能挽回，我比不上你，到底还是一个自私的人，他葬在哪里，是谁葬了他？”桔年终止了那个话题，她不是神父，不接受任何人的忏悔。她又更急切需要找到答案的疑问，这疑问高于所有的忏悔和眼泪。

陈洁洁摇头，“我爸妈对我放松了一些，也不过是最近的事情。我打听过，因为他没有亲戚和朋友来认……认领，政府出面葬了他。我听监狱这边说，你获得了减刑，将来你有什么打算桔年低声说：“这是我的事。”

陈洁洁强笑道：“我爸妈给我找了一所大学，在上海，他们的生意也会渐渐转往那边。我爸和我妈，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已经差不多都白了，这辈子我做他们的女儿，也不知道是欠了谁“还有，忘记他们希望你忘记的东西……”桔年说。

陈洁洁收好自己的手，“是，这样也不错。很久以前我就跟巫雨说过，如果他没有承诺过我，那么我等待，是我愿意的事。如果他答应过我却最终违约，那么，我不会再等他。至少这辈她是想平静把最后该说的话说完，然而未了还是哽咽，“我害怕没有期限的离别。”

桔年说：“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你要知道，你想走的时候可以走，想回头的时候还可以回头，可巫雨不一样，他只有一条路。走不通，就到头了。”

“其实我也想过，假如他真的带我走，也许有一天我会怪他，会回头，然后像个普通的女人那样继续生活，他也在另外一个地方结婚生子，我们两两相忘。就跟很多人的青春年代有过的她最终也没有把话说完。桔年后来想，陈洁洁也许是对的，她又何尝不是一样。陈洁洁把巫雨看成窗下的罗密欧，可罗密欧却死在了另一个朱丽叶的身边；而桔年以为拉着她的手在风中他在世界上的停留太过短暂，像布满雾气的窗户上用手抹下的一道痕迹。也许许多年后的今天，只有两样东西证实他曾经的存在。那就是温暖着桔年的回忆，和一个叫做非明的女孩。

第四章 好察非明

非明的名字是桔年取德才，出自古谚“好察非明，能察不能察之谓明；必胜非勇，能胜不能胜之谓勇”。很久很久以前，桔年曾经用这句话开导过一个眉目郁郁的苍白少年，事实上，她

黑的另一面就是白吗？爱的另一面就是恨吗？死的另一面难道就是生？说起来都是一笔糊涂账。桔年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费尽一切的心力去寻找巫雨的葬身之处，这曾是支撑着她在她出狱那天是个雨天，里面的狱友和熟悉的狱警都对她说着应景的祝福：雨水能够荡涤一切的前尘和污秽，昭示着新生。可桔年穿着当年入狱时，也就是蔡一林最后送给她的这套衣服，父母早就不认她这个女儿，家是回不去了。世界上唯一会牵挂她的人在某处静静长眠，等待她的探访。桔年怀揣着那张出狱证明和在狱中工分换得的262元钱，找不到回城的公交线，只有天地无限大，大得荒凉，一个人却没个安生处。

这时，桔年才看到雨中撑伞急急走来的女人。

是平风。她穿着最艳俗的红色连衣裙，火一样烧在雨中，额角有汗，嘴里漫不经心的说：“来晚了，最后接的那个家伙，跟打了鸡血似的，我X他娘的……”

那些粗鄙的话流畅的从平风精巧的嘴角吐出，桔年在一愣之后，拥住了这世俗的真切的温暖气息。

之后的一段时间，桔年一直暂住在平风窄小凌乱的出租屋里。平风先于桔年半年出狱，毫无意外的重操旧业谋生。她不怎么跟桔年说过什么肺腑之言，总是很忙。那时，桔年正在为找一平风年轻、漂亮、妖娆，在同行里算是顶尖的，生意也总是很好，夜里她通常不在，为了桔年，她从不将“客人”带回住处。桔年也是在平风的支持下不遗余力的打听着巫雨遗体的下落跟陈洁洁所知的基本吻合，因为无人认领，巫雨被政府安葬在市郊。没有像一些死囚一样被送往医学院实验室，在桔年看来已属万幸。桔年凭着知情人的大概指认，依稀找到那个荒凉的。桔年站到两脚僵麻，才在平风的催促之下离去。离去之前，她木然的将高二那年巫雨送给她的那片“最好的枇杷叶子”掩埋在泥土里。他说过的，石榴和枇杷，巫雨和桔年。就让这点熟。很意外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桔年滴泪未落，不止平风担心她憋出了病，她也一度以为在这一刻自己会崩溃，然而没有，什么都没有。她甚至并非在心痛之下忘记了哭泣，只是觉得茫。平风嚼着口香糖陪着桔年往回走，眼里却不无忧色，桔年的平静和漠然让她有些毛骨悚然，直到走出了坟场，她刚松一口气，一直在她身畔的桔年却停驻不前。

桔年像听不到平风的呼唤一样冲回之前的地方，一言未发，俯下身子就用双手奋力的拔着犹有些松动的泥土。平风吓了一跳，害怕桔年做出什么惊人之事，然而桔年只是从泥土中翻出了“你怎么了。”平风当时挽着桔年问了一句。

桔年捏着那张叶子，突兀的对平风笑了一声，她说：“我真傻，巫雨怎么可能在这里。”

是啊，巫雨怎么可能在这里？黄土之下那副死寂的枯骨怎么可能会是桔年的小和尚。他土葬也好，火葬也罢，就算在医院的实验室里解剖得支离破碎又如何，那不是他，只是一副被丢。“可是他们明明说……那他在哪里？”

桔年笑笑不语，拉着平风离去。

她没有说，是怕平风以为她疯了。可她知道自己很清醒，从眼睁睁看着巫雨在她面前一脚踏空那时起，她从未这样清醒。

她的小和尚从未死去，她一直都在，只是他在看不见的地方注视着她，就好像离开妈妈那天，他在石榴树下目送桔年离开。他不说话，不肯看她，也许只不过是打了一个盹，总有一天心事既了，现实又摆在眼前，要生存下去，总得寻找到谋生之所。不管愿不愿承认，那三年的监狱生涯都是桔年端起谋生饭碗的障碍，你可以说不在乎，却不能当它不存在。找工作者多最绝望的时候，已经足够乐天知名的桔年也在失望而返的疲惫中陷入长久的沉默。她毕竟不是幻想世界里跌到谷底学得的绝世武功的幸运儿，相反的，一无所有，平凡如斯。

平风在天明时分归来，鞋也不脱就仰头躺倒在桔年的身边，她知道身边的人睡不着。

“要不……”

“不，平风，不……”

桔年在平风迟疑的说出那句建议之前断然回绝，她仓皇的发现自己并非正义词严，而是多么害怕自己的动摇。

平风沉默了一会，继而发出了微不可闻的一声冷笑。

“也对，你当然说不，你跟我一样。我是脏的，你还是干净的，我不该拖你下泥潭。”

桔年何尝听不出平风话里的讥讽，她侧过身来。“脏，干净？我和你有什么区别，可我们又比谁脏。平风，我只是想，总还是会有别的选择的，一定有的。”她试图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少“是吗。我困了……”

平风再没有说话，似乎已沉沉睡去，桔年在沉默中闭上眼睛。然而一个相同的疑问似乎仍挥之不去。

别的选择和出路，会有吗？

也许是有的，这“出路”对于习惯了宽广大道的人来说不值一提，然而在需要的人看来，已经足以得到一片生天。也是全赖几年来在狱中的良好表现，昌平女监的一个负责人辗转得知桔福利院是一个被照顾的地方，也是一个被遗弃的地方。这里有年迈无依的老人，年后失怙的孩子，桔年协助院里的工作人员，每日打扫卫生，清洗被单，忙忙碌碌，倒也没有人太在意她然而命运的安排自有它的奇妙之处。桔年在市福利院工作大半年后，一个午后，她正在拖走廊的地板，无意间听到院里的护工和外来的爱心人士间提到的一个可怜的孩子。那是个女孩。桔年也不知道那个下午她把那条走廊拖了多少回，从这一端到那一段，又从头开始。直到院长走过，好心的提醒一句：“小谢，这地板已经亮的能照出人影了。”她停下来，这才知道自一个三岁的，身患癫痫被人遗弃的孩子。

桔年对自己说，在福利院这大半年，可怜的例子看得还不够多吗，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是放了手中的清洁工具，不知怎么的，她还是鬼使神差的走到了孩子午后的活动室。

那时正巧有一对打算收养孤儿的男女在场，院里的工作人员组织所有会走路的孩子围成一个半圆唱着儿歌，等待挑选。没有人给桔年任何指引和暗示，她远远的就看见一个小孩，在那对年轻的夫妇最终选择了一个刚8个月的婴儿，这个阶段的孩子没有太多的记忆，更容易养熟。那些落选的孩子纷纷散开来，有些追打嬉戏，有些各玩各的。

桔年拉着看护孩子的工作人员，迟疑的指了指那孩子问：“王姐，那就是癲……癲癲被退回来的孩子？”

被叫做王姐的女人点头，话语里无不怜悯：“也怪可怜的，三岁多的孩子看起来跟两岁差不多，又是女孩。”

桔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那孩子身边的，那孩子坐在一张木头小凳子上，不说话，睁着一双大得好像占据了一张小脸太大空间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身边人。

桔年伸出的手一直是抖着的，无数个瞬间，她都在说服自己回避这样的一次碰触，就像当初，她一个人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在风里快乐的奔驰，不要回头，千万不能回头，没有开始，就不如今，多少惊澜都已渐渐平寂冷却，她已经不再每晚梦见血光里自己缓缓张开的手心，牵过她的手哪去了，什么都握不住，只有孤清的掌纹。

是这个孩子吗？是那个改变了她半生的命运但却素未谋面的孩子？

桔年的手落在孩子疏而软的头发上，孩子居然没有动，只是看着她。眼睛是陌生的。

桔年手往下，横在孩子眉目间，遮住了那双眼睛，女孩薄薄的嘴唇终于有了熟悉的痕迹，仿佛就是这样一张唇说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跟你说再见。”再见，再见，就是这般。桔年是咬着牙的，泪水却有它的重量，狠狠打落。那泪水仿佛滴进干涸龟裂的土地的一线生机，瞬间被吞噬，却唤醒了久旱的记忆，更觉得难言的苦楚，再也遮不住。桔年蹲在什么都不孩子感觉到异样，侧了侧脑袋，闪躲开桔年遮挡她眼睛的手。

“阿姨，我给你唱歌。”

孩子显然是误会了。跟这里所有的孩子一样，她本能的渴望着出现领养人将她带走，这些日子，她见了不少前来挑选孩子的成年人，院里的阿姨说，只要他们够乖，就会有新的爸爸妈妈桔年摇头。

“阿姨，你能把我带走吗？”

福利院的孩子，虽温饱无忧，但绝对不是生长在温暖的花室中，没有哪个不渴望离开。

桔年闻言，心中也是一凉，这才从她自己给的一个彩色泡沫中醒了过来。她是信感觉信命的人，但是谁说这个孩子就一定是巫雨的骨肉，世上身患跟她同样恶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何况“会吗，阿姨？”孩子温软的手碰到桔年面颊的眼泪。

桔年触电似的缩了一下，飞快起身逃离。

“不，不会。”

一整个晚上，巫雨的脸，巫雨的脸，陈洁洁的脸，甚至韩述的脸都反复在桔年脑海里重叠，重叠成孩子的面容，一会儿像白天那个孩子，一会儿像巫雨，一会儿竟然有几分像她自己，一她气喘吁吁的醒来，汗津津的，很凉。平风还没有回来，夜的黑包容而寂寞。拥被坐起，桔年试了试眼角，呼吸慢慢趋于平缓，好一阵之后，她从枕下翻出了张上个月的本市晚报。

报纸是平风从客人手上拿回来的。版面右下方有一则小小的带图片新闻——“著名旅英油画家谢斯年近期将在家乡举办个人画展”。在狱中曾对平风提起过自己的这个堂兄。平风是个有，“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是你的亲戚，又有钱，说不定可以捞一笔。”平风这样说过。

当时桔年已经在福利院找到工作，收入虽然不丰，但生活渐趋安定，所以她摇头。斯年堂客回来了，她是高兴的，但不去见，除了不敢，也是不想。年幼的时候斯年堂哥常说她是个有灵也许，现在不一样了。从见到那个孩子的一刻起，桔年的人生轨迹注定改变。她也知道了，她不可能当那个孩子不存在，不可能把她孤零零的留在福利院里。不为什么，因为假如她可以也就是五天以后，谢斯年在他的画展上，遇见了一个怯怯的，却在微笑的年轻女子——还有，从她身后探出头来的另一个小小身影。

桔年至今感激斯年堂哥，他是她生命中给了最多实质性帮助的人，而且完全不求回报。桔年的父母这一直跟谢斯年早已疏于联络，桔年自己和堂哥多年不见。可是谢斯年很快的帮桔年桔年未婚，不能合法收养孤儿，另外，私心里她也不愿意这个孩子叫她妈妈。谢斯年说他跟他所爱的人结婚了，虽然他爱的人已经病入膏肓。由于谢斯年的名气和财力，领养手续办理得此外，在得知桔年的近况之后，谢斯年轻易的从桔年北上做生意的姑妈和姐夫手中买下了他们所继承的，林恒贵从巫雨手中夺走的小院落，以此作为桔年和孩子的安身之地。安顿好这一就这样，桔年带着孩子竟然回到了巫雨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桔年对孩子说，谢斯年本来就是她的父亲，只不过之前一不小心把她弄丢了，现在终于找了回来，因为工作忙，就托由桔年这孩子那时还太小，许多事情不懂分辩，哪有不信的道理。安定的生活容易覆盖灰色的痕迹，何况三岁以前的记忆原本就是模糊的，并不需要太久，孩子慢慢淡忘了曾经的养父母和福利院为了避嫌，桔年也辞去了福利院的工作，靠着在狱中学会的一手娴熟缝纫技能，应聘到如今的布艺店做了店员。岁月好像自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桔年曾经劝过平风，尽早从那一行抽身，：是啊，好好过吧。桔年牵着孩子站在落着枇杷叶的院落里，前尘旧事，恍若电光幻影，南柯一梦，惊石击碎的水面恢复得安宁如蒙尘的古境，仿佛什么都从未发生过，她从来就是在这里“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那况味，凄凉藏在平静背后，她是懂得的。

可她何必凄凉。平风曾怨她傻，收养一个毫无血缘的孩子，更何况，那孩子是不是故人之后还不一定，天底下未必有那么巧的事，也许所谓的想像只不过是桔年思念之余的错觉。桔年没风吹过园子的矮墙，树影婆娑。听说这颗枇杷树已经结果。桔年的世界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巫雨是徘徊得最近得一个，却也从来没有叩门而入。现在，桔年反倒觉得他就在这里，他回桔年摊开掌心，巫雨送给她的那片叶子被风拂到树根。她的世界从未如此圆满。

她朝空荡荡的墙角浅浅一笑，关上了院门。

第五章 相逢猝不及防

在布艺店，桔年的工作一直是尽职尽责的，不仅因为这工作维持了她和非明生活，更因为她对店主存了一份感激之情，在她处于艰难境地的时候，是这个店的老板给了她一个机会，而且桔年也并不是生来喜欢手工的，纯白的少女时代，她把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都留给了巫雨和自己内心的理想世界，真正开始接触缝纫其实是在监狱里。从笨拙到熟练，日复一日的踩着缝纫桔年倒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就学着用针线将剩余的布头拼凑起来，做成个小玩偶什么的。也没有师傅教她，更谈不上什么书籍教程，就这么自娱自乐的做了又拆，：带着非明一起生活后，桔年偶尔也给孩子缝个布娃娃。非明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可是上了小学之后，她开始更喜爱同学那些买来的玩具布偶、芭比娃娃、维尼熊，姑姑做的小东西，是再桔年多少知道孩子的这点小心思，也并不气恼，她很少强迫非明必须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既然不喜欢，她也就不再也不做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她也会满足孩子的一些小小要求，非明会把那些买来的玩偶小熊，小娃娃收集起来，整整齐齐的排放在床头，还正儿八经的给它们安上名字，这个小熊最特别的是衣服上的扣子，那个娃娃的头发跟别人都不一样，一件件这天，桔年给一个顾客赶制一套订做的布艺抱枕，略略推迟了下班的时间。做店长后，很多手工活基本上已经不需要去做，但是如果顾客指明要求，她也会亲自动手。做完的时候天已：“桔年，你在哪……店里？快，你赶紧过来。”电话那头是平风的声音。

平风是个急性子，却也很少这样心急火燎的找过桔年，电话里她的声音焦灼，背景嘈杂。桔年问了几句，对方却只是说了个地址，来不及解释究竟，电话就中途掐断了。

桔年心中担忧，也顾不得心疼钱，出门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就朝平风说的地址赶去。那地方是G市小有名气的酒吧一条街，汇集了不少的PUB、夜总会、娱乐城和洗浴场所。刚入夜，这里的：按平风的提示，桔年找到了那所夜总会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她绕过正门，果然有一条小巷子，通往酒吧街背后的小路。

不过是一路之隔，走了不到十分钟，这里的阴暗跟先前的不夜霓虹已是两重天地，犹如两极。桔年过去听平风说过这种地方，同样一条街，正反两条路，一条丰水马龙的属于花钱找乐子此时夜幕彻底笼罩了下来，小巷里的僻静让行走中的桔年有些不安，她正想再打个电话确认平风的位置，一双手从后面伸出来，不期然将她一拽。

桔年的惊叫差点脱口而出，幸而转身及时发现是平风。被平风扯到暗处，桔年捂着胸口的手一直都放不下来。

“有点出息好不好，看把你吓得。”平风嘴里埋怨，心里自然也是有数的，桔年再怎么安分怕事，可自己一通电话，她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仍能贸然赴约，不是好姐妹，断然是不会这样长舒了口气后，桔年细看，这才发现平风一身狼狈不堪，头发乱蓬蓬的，为“出工”特别穿的一身俏丽短裙，上身肩带断了一边，本来就半遮半掩的打扮，泄露出更多的春光，短裙下白：“你……”桔年着急得话都说不出来。

平风侧过脸去挥了挥手，“嗨，谁占我便宜啊，老娘也不是好欺负的。说起来今天也算走运，捡了头肥羊，小捞了一笔，谁知道刚才完事了出来，遇上了那些王八蛋，差点被她们整惨了“她们？她们是谁？”桔年小声的问。

平风草草的解释道：“她们就是原本混这里的人。”

桔年不笨，短暂的一怔后顿时恍然。原来做平风这一行的也有“地域观念”，就仿佛出租车司机载客一样，大家都有各自常在地段，心照不宣，很少互相抢饭碗。跟出租车司机相比，：平风过去并不常在这一带出没，据她说捞了一笔，自然也就意味着抢了某些人的生意，被人发现，所以吃了亏。

“你也是的，你一个人这么冒失又是何苦。”桔年拨开平风被头发遮住伤口，皱了皱眉。

平风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上一个客人把我带到这，他刚走，我就遇到了一只老肥羊，不捞白不捞。”

“老肥羊？我看你才是小肥羊火锅，被人煮了涮了都不知道。”

平风笑了一声，牵到嘴角的伤，也不敢放肆，低声说：“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家里那帮讨债的催得紧，老三要交学费。”

桔年顿时再没往下接话，缓缓叹了口气，往更黑得地方缩了缩，这才问：“那现在你要怎么样？”

平风从贴身的衣服里抽出被她卷的细细的纸钞，塞到桔年手里。“她们认得出我，我怕约会又遇上，钱没了，那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是生面孔，赶紧走，等我脱身了，明天再去找你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桔年回头看了看被昏黄的路灯衬得更阴暗的巷子。远远的，在另一个背光的角落，隐隐看得见停着一辆车，车旁有一对纠缠的身影。是偷情的爱侣，还是一场交对平风说了声“小心点”，桔年也不敢久留，仔细收好平风交给她保管的钱。平风说，最好不要走来的路，桔年便朝相反的方向低头快步离开。

大概是还没到这里生意红火的时段，来往的人并不多，不时有一两车子无声的擦过。桔年一路走得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她还是没能把胆子练的更壮一些。当无可避免的跟停在角落的那还没等她安然走过，“砰”一声闷响，吓得桔年暗自抖了抖。视线的余光扫过不远处的人影，恨不能两人并作一个的影子分开了，但令人惊愕的是，这发出动静的一对，不是他和她，而

他们压低了声音争执，桔年听不真切，只觉得暗处的那两人，一般的衣冠楚楚。她并不是好管闲事之人，心中虽也惊讶，但从一瞥赶紧将视线调开，只盼速速离开是非之地。

也许她把事情想得太过顺利，路口在望，忽然，一声女人的惊叫再次把桔年吓了一跳，然而这一次她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因为她认得出这个声音来自于平风。

桔年回头，平风手脚并用的跟两女一男厮打着，显然是落了下风，头发被别人拽在手里，发出介于哭泣和愤怒之间的尖叫，没有人响应，没有人在乎，那些拳脚落在人身上，仿佛一点声桔年从小到大，哪里是一个会打架的人？她只觉得一颗心就吊在嗓子眼，下一秒就要脱腔而出。谁来帮帮她，有谁？她病急乱投医的把视线投在了那对男女，不，那对男人身上，回应她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手上空空如也，连个借力的东西都没有，近了跟前，情急之下只喊出声“你们就不怕警察吗？”

可怜她连这句有些可笑的警告都说的毫无底气，尾音都还在发颤，一张脸不知道是愤怒还是紧张，仿佛被开水烫了似的热。话音刚落，桔年好像听到了失笑的冷嘲，竟不止一处，就连混，就在这不知如何收场的时候，跟巷子垂直的小路上有车灯亮起，由远及近。大概与平风厮打的那些人原本就心虚，钱搜不到，人也教训了，看见光亮，手下顿时有了迟疑。两个女人最先

“平风！”

“啊……”

桔年扑身向前，然而已来不及，原本就狭窄的丁字路口，开车的司机也没料到凭空会有一个人迎面扑向他的车头，避闪不及，跟平风撞个正着。桔年刹那间心里哄的一声，一片空白，紧

这声呻吟让桔年一个激灵，忙走近查看，血肉横飞的惨状并没有出现，平风倒在地上，面露痛楚的蜷成一团，身上除了抓伤和瘀青，没有大面积出血的痕迹。想是那辆黑色的轿车也是路

黑色的轿车里，家是座好像落下了车窗，有人探出头来往了一眼，打开了车门，刚踏出一只脚，又迅速的收了回去，接着引擎声传来。车主竟然想要趁乱倒车离开。

桔年没法考虑太多，追上去拍打着车窗。“你不能走……别走……拜托你……至少把她送到医院。”

车子的力量缓慢带着她退后，退后，再前进，她的阻拦无异于螳臂当车。然而透过慌乱见未及关紧的车窗，桔年看清了驾车人那张年轻的脸。

她像魔怔一般哑了声音，紧紧抓住后视镜的手也变得轻飘飘的，失去了力度。那张脸已不是幼时模样，却仍看得出与她的几分相似。

望年，她一母同胞的弟弟。

桔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跟望年在这样一个关口狭路相逢。这个一出生就夺走了她原本生活的弟弟，桔年还记得他幼时黏在自己身边奶声奶气的叫着“姐姐”的样子。他们姐弟俩最后一次那次，往年没有再叫桔年“姐姐”。桔年从弟弟眼里看到了跟父母对她时相似的神情，那神情分明写着一句话：我因你而感觉羞耻。

桔年至今至今无法坦然回忆人目光落在她身上时的尴尬和难以言述的羞惭，那种感觉到现在仍让她面红耳赤，耳际通红。所以她这一刻在望年面前竟然手足无措。她打心自问，自己不

“车子是领导的，你想害死我吗？”望年比姐姐更快从猝不及防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牙缝里轻轻挤出这句话。

桔年顿时松手，车子贴着她滑过，如幽灵般隐没在小路的尽头。

“混蛋！桔年，记……记下车牌了吗？我的钱……”平风不解其中关系，痛楚让她声音渐低。

“钱在我这，你别说话，我送你到医院。”桔年回神，边察看边安慰着平风。120到底能不能找到这里，平风能不能支撑着跟她走到路口，她无法安慰自己。

刺眼的氖气大灯亮了她睁不开眼睛。桔年蹲在平风身边，一只手半遮在眼前，看着一直潜伏在暗处的车子缓缓驶向她们身边。

“上车，先去医院。”

“这就是你的解决方式？宁可送两个妓女到医院，也不肯面对我的问题？”

桔年眼观鼻鼻观心，试图置身事外，除了受伤的平风，她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

在男人的帮助下，逐渐失去意识的平风很快被安置在车内，桔年迟疑了一下，也上了车，而另外一个男人留在原地。

车子启动的时候，桔年看到那个站着的男人轻轻扶了扶眼镜。

“很好……唐业。”

第六章 卑鄙的善良

陌生人的车子拐出阴暗的小巷，朝最近的第三人民医院开去。桔年在后排，平风卧躺，头枕着桔年的腿，豆大的汗水渐渐将脸上的浓妆晕开，依稀露出底下变得蜡黄的肌肤。

桔年轻抚平风的头发，祈祷着医院快到，车子里没人说话，除了平风偶尔模糊的呻吟，便是三个人的呼吸声。桔年本不善于陌生人相处，何况事情起源于那样纷乱而难堪的一个场景，所

等待红绿灯的间隙，男人开窗，点了支烟，桔年被烟雾一呛，没憋住，咳了一声，那男人闻声侧了侧头。桔年一窘，她知道和平风能上这车已是别人的好意自己的幸运，唯恐自己的态度

男人的身子再度侧了侧，桔年的头跟低了，不说话还好，说了反倒矫枉过正。她想，其实自己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是道一声感谢，萍水相逢，别人本没有义务帮她们，何况这件事看起来

“谢谢你。”她低声说。

红灯已过，前排车辆开始缓缓移动，男人熄灭了半截香烟，坐正了身子，专注于前方的路况，对桔年的感激没有表示任何的回应。

也是，正如他的“朋友”所说，送“两个妓女”到医院，有什么光彩的，别人出手相助，大概只因为他不是个见死不救的人，至于她的感激，别人并不放在眼里。

这样想着，桔年的心里反倒平静了下来，一心只想看什么时候到医院，平风的伤不会有什么事才好。

夜晚，医院的急诊室也并不平静。平风被抬进了治疗间，医护人员对伤势进行察看，诊断结果除了部分软组织轻微损伤外，最严重的就是腿部，X光照片还没有出来，医生凭经验基本上可

“你是病人的家属吗？”医生问桔年。

桔年看了平风一眼，点点头，平风虽然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众多，但是可倚靠的也只有她而已。

“准备好入院费用吧，她的伤势不清，你先到收费处把钱交一下。”医生打量着桔年说。

这个时候平风已经清醒，用手半撑起身体，问了句：“多少钱？”

“先交5000吧，其余的过后再说。”

“我X”平风忍着痛咒骂了一句，“有没有搞错，都说你们医院是喝人血的，至于宰这么狠吗？”

那急诊科女医生闻言冷笑道：“钱也不是收进我的口袋，说实话，你不交我都没损失的。你腿上的伤要是找民间大夫，敷敷草药，弄点偏方什么的，估计也就是500块能拿下的事，而且你怎么说话……”平风气恼，争执着就要起来，桔年赶紧按住了她，她虽不服，可腿伤也着实磨人，想横也横不起来，咬着牙，暗自里自恨倒霉。

那医生见这个情景，又说了一句：“看你的伤也是被人撞的吧，谁弄的找谁去啊……怎么，没抓着肇事者？”

桔年的脸刷的惨白了，平风也一时没了话说，过了一会，翻出先前让桔年藏着的一小卷钱，她今天赚了一笔，恨不得拿命来护着，其实数来数去也不过千元，加上自己的手头的一些积蓄平风捏着钱，一双眼睛慢慢的黯了下去，她横什么？医院是个再现实不过的地方，她拖过了几天，明天一样得交钱。她身无长物，唯一靠着的就是这副年轻的躯体，如果瘸了一条腿，谁“唉，你们想想办法吧。”医生的嘴虽刻薄，毕竟惻隐之心仍在，也没再继续雪上加霜。

“我家里还有一些，先回去拿。”桔年拍拍平风的肩膀起身就要走。

平风一把拉住她，“你有多少钱，我能不知道，你还有个小的要养呢。”

“总要想办法啊。”桔年手头上可以动用的却是也不到千元，孩子上学、衣食住行的费用不低，她基本上难有积蓄。想办法想办法，办法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清贫避世的生活她并不觉得“那些开车撞人就跑的司机却是可恨。”一旁的小护士看不下去，也插了一句。

就在这时，平风的眼睛忽然一亮，拉住桔年的手收紧，另一只手抹了抹眼泪，急声说道：“他应该还没走远！”

“谁？”医生和桔年俱是一愣。

“我想起来了，送我来的那个人，送我来的那个男的，就是他撞的我！憋让他走了……”

桔年难以置信的看着平风，平风的眼神是清醒的，清醒中带着哀求，桔年读得懂她没有说出来的话，“那个男人看起来有钱，5000块对他来说算是什么？”

“男人？送你来的，高高的，穿黑衣服那个？”女医生最先反应过来。

“对，是他。”平风用力点头，她的手掐痛了桔年。

女医生没有迟疑，立即吩咐身边的小护士：“你追过去看看，跟院里的保安说一声，看能不能拦住。”

桔年微微张口，话到嘴边，毕竟说不出话来，眼看着小护士飞快的掉头跑了出去。

“你们也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早说，这点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女医生皱眉训道：“还不给交警打电话，肇事的人就要让他付出代价。”她说着，又转向桔年，“你跟她一起来桔年垂下了眼帘，睫毛微微扑闪，光与暗交织。她轻轻拉开平风死死揪住她的手，点头走了出去。

跟医生一前一后的出了治疗室，正好看到刚才那个小护士气喘吁吁的从大门方向跑回来，抚着胸口说道：“还好跑的快，保安在停车场截住了一个，黑衣服，高个子，刚才送你们来的那紧接着，那男人的身影在一左一右两个保安的“簇拥”下走了回来。

桔年是难受的，韩述说过，她是个说谎精。谎言她却是没说，但她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何况是帮助过自己的人。她的头几乎要贴在胸口，只看见几双鞋子围在自己周围，再度闻到了他的裤腿挺括，鞋子得体而整洁。桔年可以感觉得出这是个生活在良好环境中的人，就跟韩述一样。可平风也有一双修长漂亮的腿，虽然这双腿上总是穿着廉价而艳丽的鞋子，她不能痴“你倒是看看，是不是他啊？”女医生在催促。

桔年缓缓抬头，扬着下巴，迎上那双冷冷的，审视的眼睛。

“是他。”她果然是天生的谎话精，颠倒是非的话说出口，反倒如此沉着。

“呵。”男人撇过脸去笑了起来，仿佛自我解嘲。“我撞了她？”

“你没有吗？”女医生面露鄙薄。

“如果我撞了她，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走了。可惜很遗憾，撞人的不是我。”他并没有桔年意料中那么愤怒而激动，字字清晰的为自己开解：“撞人的是一亮黑色奥迪，当场就离开了，我就是你撞的我！如果不是，你怎么会那么好心大老远的把我们送过来，你以为你真的是活雷锋？有谁会那么傻？”平风坐着轮椅，由护士退了出来，高声说道。她美丽的一双凤眼被糊：“是啊，我怎么会那么傻。”那年轻男人面无表情的吐出这几个字。

“你留着跟交警解释吧，他们马上到了。”医生挥挥手说道。

“也好。”男人冷笑，并不害怕，径自走到一旁的椅子坐了下来。

“你别想走！”平风见他身子刚一动，害怕眼前唯一的溜走，尖声喊道。

桔年却知道那男人不会急于溜走，因为他不屑。也许他在交警中有熟人，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车子没有撞痕，红口白牙，栽不了他的脏。平风以为留下他就留下了自己的医药费，也许不。

此时，她是离那男子最近的一个人，她低头理了理头发，放低声音，慢吞吞的说：“你说不是你撞的，交警也许想知道，当时你在干什么。”

一秒，两秒，三秒……那个男人终于站了起来，桔年强迫自己面对他的愤怒和轻视，她是个多么恶毒卑鄙的女人啊，就让他看个清楚。

男人的眼睛一直没有从桔年脸上移开，他看着这个满脸通红，双手交叠着在身前轻抖，却一下子准准抓住他命门的女人。

良久，他终于开口：“好吧，是我撞的，你们要多少钱？”

一旁的医生护士面对这个忽然的转变不由得面面相觑。平风眼里却顿时有了光芒，天底下得肥羊不止一头。

“两万，不……”

“平风！”桔年打断了轮椅上的人略显激动的话语。

“5000块，就算我们私了，以后的事你再没有关系。”她木然的对那个男人说。

男人讥诮的笑笑，“你能代表她吗？”

桔年回头望了平风一眼。

平风迟疑了一会，说：“她当然能。”

交警赶来，眼看双方似乎已达成共识，也基本认可这个私了结果，自然不再深究，例行公事办完手续，就放当事人离开。此时桔年也顺利办好平风的入院手续。

“等等，麻烦你等等。”

男人走到车边，再次听到这个听起来怯怯的声音在背后呼唤，手从车门把手上垂下，深吸了口气，克制的转身。

四下无人，桔年走到他身前两米开外。

“我以为你见好就收，原来你才是胃口最大的那个，剩下的想收进自己口袋里是吧。”他做出个恍然大悟的表情，眼里是隐忍的怒。

桔年绞着自己的手，“能不能给我一个能够联系到你的准确地址？”

他扶着自己的车，好像刚听了一个十分低级的笑话。“是不是刚才我给你的感觉是钱特别多，人特别蠢？联系我的地址？哈！”

桔年没出声，静静站在原地等了一会，确定他不可能主动告诉自己，便低声说道：“你不给，我也可以问交警要的。”

或许桔年应该庆幸她遇上的确实是个有教养的男人，否则，他的发作为恶毒的辱骂，她虽能接受，但会非常非常难堪。可这个叫做唐业的男人没有，尽管桔年看得见他捏得发白的手，然

“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的声音已降至冰点。

桔年低头说：“你信我会把钱还给你吗？”

回答她的又是一声冷笑。

“那，就当是我需要考虑清楚用什么封住我的口之后，再去找你吧。”桔年很少把话说得那么快。

他的沉默显然是在权衡，最后还是从车上翻出了记事本和笔，草草写就，撕下一页。

“你要的都在上面了。”他淡淡地说完，递给桔年跟前，就在桔年伸手去接的那一瞬间，他松手，纸轻飘飘的落到了地上。

桔年俯身去捡，站直的时候他已经坐入车中。

她把纸收进口袋里，在车子离开之前，再度拍了拍紧闭的车窗。

男人摇下车窗，他的克制已岌岌可危。

桔年从车窗的缝隙里递了一样东西。

“不好意思，你掉了签字笔。”

平风的手术安排在次日，医院已经对她的伤口做好了必要的处理，她再三对桔年说，自己一个人应付得来，有护士在，不用陪夜，再说桔年明天还有早班。

桔年也不坚持，嘱咐了她好好休息，便独自回去，还幸运的赶上了到家的末班车。

下了车，她借着路灯，展开那张让她矮下身子捡起来的纸条，边走边怔怔的想着这一晚纷至涌来的变故。平风，望年，唐业……桔年叹了口气，还有他，韩述。

第七章 最好的补偿

（看了那个猜测韩述跟唐业有暧昧的帖子，我差点当场晕厥。果然章节断得不是地方，会要命的，为了证明韩述和唐业绝对是清白的，也为了表明我误导大家的过错，再更一章）

接上文：

下了车，她借着路灯，展开那张让她矮下身子捡起来的纸条，边走边怔怔的想着这一晚纷至涌来的变故。平风，望年，唐业……桔年叹了口气，还有他，韩述。

桔年看见韩述坐在自己家破铁门前的台阶上，正一小块一小块的揪着手里的枇杷叶，不知道他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多长时间，脚边散落着不少扯碎的残骸。

“行啊，就一百米的距离，你走了五分钟。”他将手头上的叶子就地一扔，站起来仔细拍着裤子上的灰尘，忽然发现自己的心情居然并没有因为等待而变得更坏。

桔年却没有再往前，停在十米开外。她只想回到属于自己的一小方院落。今晚上有些疲惫，她连敷衍他都感到厌倦。

“有事吗？”她紧紧抓着自己包包的袋子，风把耳边的散发不停的往面颊上擦，树欲静而风不止。

“你说呢？”韩述几步走到她面前。她近在咫尺，韩述其实心中还是紧张，刚才他坐了许久，将该说的话，应有的动作和表现在心底演习了许多遍，可是她一出现在视线范围里，他就难此时的桔年站在夜风里，发梢凌乱，脸带倦色，衣角微动。韩述在这一瞬间觉得，他害怕着的人是那么弱小无依。眼前的她和回忆中的她一再交叠，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唤醒他每一她有什么好，她有什么值得让一个人魂牵梦绕。诚然，年少时的韩述曾经因谢桔年而心动，可是，哪一个男孩青春时节没有这样一段懵懂情愫。他有过冲动，在心中勾勒过未来，可是假这些年，韩述仍然走在他生来就被铺设好的康庄大道上，春风得意马蹄急，只有他自己知道光鲜的底下藏着负疚的毒，日积月累，如蛆附骨。他讳疾忌医，不敢触碰，可那些毒无法自愈他对自己说，我会没事的，我会忘记的，会的会的会的！他开始一段又一段感情。他笑，他开心，他一帆风顺，他左右逢源，他过得很好；他害怕天黑，他害怕做梦，他害怕安静下来的他微笑牵起第一个女友的手，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是指在被告席栏杆上没有血色的指甲；大学历代表社团拿下第一个冠军，助威的女生欢声雷动，他总以为冷冷掷下球拍的那个人就在热闹。现在命运推了他一把，让他重新来到她面前。在谢桔年面前的韩述不用背那层伪装的壳，他撕开完好无损的表象，看到心底的溃烂，赤裸着袒露他所有的罪。他是真的害怕谢桔年，而谢这顿然贯通的心思让韩述肩头一轻。她无依无靠，他是可以保护她，给她好的生活的，这样不是很好吗，无论对于谢桔年还是他而言。

“你的包怎么看起来那么脏？”韩述拂了拂谢桔年布包包上的泥，语气也变得轻快了。

桔年却悄悄的往后退了一步，恰好避开了他的碰触。

“有事吗？”她又问了一句，话里话外并不咄咄逼人，却都是不带感情的抗拒。

韩述的手尴尬的停在中途，伸也不是，收也不是，指尖的凉意一直延伸到心底。

他毕竟是个骄傲的人，除了与谢桔年相关的一切，他鲜少碰过钉子，尽管打定了主意从今往后要对她好，可微微的恼意还是藏不住。

“当然有事，你知道非明今晚上了你多久，她有多失望？”他干咳了一声，收回手，直起腰，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师出有名。

“嗯？哦……”桔年愣了愣，明白了他的意思。一早非明就跟桔年说过，她念的寄宿小学在今天晚上有个文艺演出，而她也有份跳一个舞蹈，希望姑姑有时间的话能去看看。桔年起初是桔年心中当然有些歉意，但她觉得非明应该可以理解，孩子从小跟着她，也知道姑姑的上班时间没个定时。以往实在倒不了班，没办法去开家长会的事也是有过的，非明也很乐于跟老师韩述却对桔年的反应相当吃惊，看她的样子，明明不是忘记了，而是根本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

“你知道这对于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非明的舞蹈跳得很卖力，韩述看着她跟一帮小同学从舞台上下来，别的孩子乳燕归巢一般的扑向拿着相机守候依旧的父母，而她却慢腾腾的自

“我知道，但今天晚上有点事……”桔年低头掠了掠遮住了眼睛刘海，试图从韩述身边绕过去，她其实完全不需要向韩述解释，可她想尽快结束这对话。

韩述不依不饶的挡在她面前，“说真的，我今天也很忙，你信不信，我查了好一段时间的案件里的当事人，莫名其妙的就从五楼跳了下去，给我留下一堆没头绪的线索和烂摊子，我本来

“谢谢你，我知道了。”桔年换了一个角度继续朝铁门迈进。

这回韩述索性一手撑着铁门边的墙上，彻底断了她的去路，“我不管你怎么看我，难道你不能好好的听我把话说完……即使是为了孩子？”

桔年百般无奈的垮下了肩膀，“你没有必要那么担心非明，我是她的亲人，我会比‘别人’更知道怎么关心她。”

韩述是个灵醒的人，他当然听得出桔年话里试图表达的意思。“你是想说，我就是那个多管闲事的‘别人’？”

桔年不愿意跟他做口舌之争，她知道自己说不过他，于是摇了摇头，近似哀求，“韩述，我们一次把话说明白了好吗，非明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她跟你没有关系，我们的韩述想，自己的脸色在那一刻肯定非常难看。对于非明是否是他的亲生骨肉，他自己也有过多种设想，但谢桔年当面不留一丝余地的撇清，依然让他心里非常失落。难道他幻想过孩子是

“我现在也相信她不是你生的，因为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你养了她，但你不是真的爱她。”

桔年用要是开锁的手有些哆嗦，她也算是搞明白了，眼前这个人的出现并非真的为了她缺席一个晚会，这么多年了，她想把那一页翻过去，他还不肯放过她。

铁门终于打开，韩述的手却还横在面前，桔年沉默了一会，忽然双手并用的去扳那只手，企图强行解除障碍。

韩述就势抵住她的双肩，急急说：“我知道你心里记恨，是我做错了，你要打要骂都没有问题，要不你煽我一个耳光，两个，三个……你总得给我一个补偿的可能。”

他忘了，桔年平时看来虽好欺负，但是拗起来多少匹马拉不回。她根本就没有打算再吭声，也拒绝任何交流，拼了命似的，仿佛除了闯进那扇门，再没有值得她上心的事。

两人一个推，一个挡，韩述虽占上风，但唯恐不留神伤到了桔年，始终有所顾忌，竟也一时奈何不了她。老旧的铁门和风化的砖墙本就脆弱不堪，哪经得起两人这样折腾，混乱间只这一下，终于把像孩子一样扭打的两人都锁住了。韩述呆呆的，除了暗自懊恼，束手无策，而桔年也定定站在那里，欲哭无泪。

这不正像他们之间一直以来的写照吗？谁都不知道对方想怎么样，各自拧着劲，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善终，结果两败俱伤，满地狼籍。

桔年最后漠然的蹲了下来，默默收拾着包里散落的東西。韩述亡羊补牢的赶紧帮忙。一束光亮忽然投到他们所在的位置，把他们吓了一跳，也照得两人无所适从。

“谁在那里，半夜三更的干什么？”财叔披了件衣服，打着手电筒远远的问，想是刚才的响动惊扰了他。

桔年一手遮光，含糊的答应着：“没事，财叔，门忽然坏了，不好意思，吵到你了。”

财叔也看清了蹲着无所适从的俩人，竟也没再探究，打了个哈哈，“桔年啊，没事就好，你一个女孩子，我还以为有贼，没事就好！”

目送财叔关上了自家的门，桔年也推着包里比较重要的物件站了起来，包包用了好一段时间，之前为了平风的事情已经折腾得相当狼狈，如今就连包带都断了，她只能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伸手擦了擦脸，桔年也弄不懂自己搞成这样是为了哪般，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何必跟他较劲？

韩述看着桔年擦脸的同时，也把手上的灰尘蹭到了腮边，正苦于不知如何缓和这僵局，赶紧抽出一张纸巾递了过去。这一次，桔年已没有了刚才的失控，只轻轻的将他的手格开。

她又回复到了韩述最不愿看到的样子，无爱无恨，静若止水。这院子的铁门倒了，可隔在他们之间那扇看不见的门却关得更紧。也许，这扇门从来就未曾为他而敞开着。

“桔年……”任凭他上天入地，七十二变，也翻不出空寂而没有方向的五指山。韩述从来就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这时除了一个名字，再也说不出其他。

桔年淡淡说道：“你说过去要给我补偿。”

“对，是我说的，你要什么？”韩述仿佛又看到了一线生机，声音都微微变了调子，恨不能把心都掏出来，还唯恐不够新鲜。

她说：“离我们远一点，就是最好的补偿。”

桔年说罢转身，踏过倒塌的铁门和碎砖块步入院内，推开大门之前，她又想起了他此番的出师之名，回过头看了一眼僵直如路灯的韩述。

“也许你说的对，我不算一个好的家长，但我已经尽力了。”

(V文部分完)

—————下部开始—————

第一章 谁欠谁还

桔年回到屋子里，拉上窗帘，不愿意看到韩述投射在玻璃上的身影。放下手里的东西，她跌坐在非明空着的床沿。

补偿？她苦笑。他能让时光倒流？韩述也不过是肉体凡胎，他做不到，所以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她也不想要任何补偿。就如同她不想去恨他，因为恨太占据心扉。更何况，如果韩述是非明今天住校，她的玩偶孤单地挤成一排。桔年茫然地摆弄着一个绒毛玩具，她也问自己，正如韩述所说，自己真的爱这个孩子吗？就拿今晚而言，平风的事固然紧急，可她心里是否桔年自己原本就是一个不知道父母爱为何物的孩子。在她的孩提时代，父母缺席她的每一个历程，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下雨天给她送过雨伞，没有人在台下给她鼓掌，没有人在没有得到过爱的孩子很难懂得去爱，因为她感受到的东西太过贫瘠。回过头看，桔年这样一个孤独的孩子，她把父母之爱，兄弟之爱，友人之爱，情人之爱统统倾注在生命中唯一的巫雨。她为什么收养非明，是因为她爱孩子吗？她每天告诉自己，要好好抚养非明，给非明一个家，不要深究她身上流着的是谁的血。可是非明一天天地长大，除了隐而不发的疾病，她不忘桔年从来没有大声苛责过非明，也很少强迫非明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不曾对非明有什么要求。假如这是上天赐给她和巫雨的孩子，她还会这样吗？她也许会在那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狠狠很多个夜晚，非明熟睡之后，桔年会坐在这张床沿，轻轻的，用手遮住非明的眉眼，只留下唯一找到故人影子的薄唇。那时桔年就知道，她爱的不过是巫雨的影子。韩述没有说错，她大概是因着对非明的一丝歉疚，周五，非明从学校放学回家的时分，桔年特意提前了一个小时下班到学校接她，顺便一块去吃孩子喜欢的披萨。赶到台园路小学，放学的时间刚过了三分非明的姑姑，请问她是不是还在教室那边？”

王老师“哦”了一声，又上下打量了桔年一番，嘴角带笑，那眼神，那笑意让桔年生出了几分不自在。

“你们家谢非明啊，放学铃声刚响，就被她爸爸接走了……对了，你们应该快复婚了吧？”

“啊？”桔年满脸通红，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王老师也是年轻人，想来也是觉得自己的话有些唐突，抿嘴笑了笑，“您别介意，我不是过问您的家庭私生活，不过家庭的完整对于孩子而言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谢非明的爸爸常来之后“哦，再见。”桔年仓促地扯出了一个笑脸。

不用猜，也知道是韩述又来接孩子了。也不怪老师多管闲事，谁见了这情景，大概都会把她往单身妈妈带着孩子，伪称是姑侄的这层可能性上猜。现在缺口依旧的“爸爸”出现了，一家回去的路上，桔年有些心不在焉。关于非明不是韩述的孩子这一点，她想自己已经阐述得足够清楚了，韩述是个聪明人，他应该可以分辨出这是个事实。可是看起来，他对非明的关照并到了家，推开前两天在财叔的帮助下重新立起来的破铁门，家里没有人，不知道韩述把她带到了哪里。直到桔年做好简单的晚饭，眼看夕阳西沉，门口也没有动静。

桔年这时不由得有几分担心，要是接走非明的不是韩述呢？这么一想，更是坐不住了。这时才发现自己也没个能联系上韩述的方式——可是假如真的有，她肯一个电话打过去吗？与韩述正坐立难安间，外面隐隐传来车轮声。桔年走出院门去看。果然是韩述的那辆银色斯巴鲁由远而近。

兴许是也看到了走出来的桔年，韩述竟然远远地把车停在了财叔家小卖部附近，过了一会，非明手里提着好几袋东西，推开车门，蹦蹦跳跳地朝家门口的方向走来。

桔年也不去看那车子，一心等着非明走到自己近前。

“姑姑，我回来啦。”

“怎么这么晚，姑姑多担心你啊。”桔年薄责道。

“也没多晚啊。”非明嘴里嘟囔着，眼睛扫到自己手里提着的東西，兴致又高了起来，“韩述叔叔带我吃很好吃的冰淇淋，还给我买了好多好玩的东西。”

桔年本想说，让别人破费是不对的。可是一触到非明兴奋但又惶恐的表情，有些话又咽了回去。她厌倦了做一个破坏别人快乐的恶人。

果然，发现姑姑脸色稍沉之后，非明抱紧了她的“宝贝”，可怜兮兮地央求，“姑姑，我喜欢韩述叔叔买的東西。”

桔年看了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袋，想来无非是孩子喜欢，他也喜欢的一些奇形怪状的小玩意。便叹了口气，“下不为例。我们进去吧，你还吃晚饭吗？”

非明点头，走了几步又转身，远远地朝着韩述车子的方向摆了摆手，韩述的车挺得远，人没有下车，却也不急于离开。

“对了，姑，这是韩述叔叔让我带给你的。”刚进院子，非明忽然想起来似的把手中最大的一件东西塞到桔年怀里。

桔年一愣，并不伸手去接。

“姑姑……你打不开开嘛。”非明撅着嘴撒娇，见桔年一动不动，便自己为姑姑拆开了包装。

那是一个女式的单肩包，桔年一看，更是沉默了。

“我说不好看嘛，韩述叔叔偏说这个好。”非明摆弄着包包自言自语。

桔年并非时尚潮人，日常用度也以简单舒适为最大追求，可她再远离潮流，吊牌上的显著logo和经典的老花款式，还是听过看过的。她不再继续往前走，回头，韩述的车子果然还在。

“非明，帮姑姑做件事好吗，去把包包还给韩述叔叔。”她蹲在孩子面前低声吩咐道。

“为什么呀？姑姑你不喜欢吗，可是韩述叔叔挑了好久……”非明不解。

“听话。”

“那韩述叔叔多难过啊。”

桔年按捺自己的情绪，她有些怀疑孩子的这些话是否出于韩述的授意。

“姑姑再说一次，把包包还给韩述叔叔好吗。”她的语气依旧是平和的，但是非明在她身边那么多年，多少也略懂察言观色，唯恐姑姑转念让自己把那些小玩意一并还回去，只得一甩马，非明过去之后，桔年也松了口气，要是孩子真犟起来怎么都不肯跑这个腿，她也不知道怎么跟韩述打这个照面。韩述的车子停那么远，相必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一小会儿，非明又匆匆忙忙地跑了回来，委屈地说：“姑姑，韩述叔叔说了，这包包是他赔给你的，没有别的意思。”

桔年摸了摸孩子的头发，“乖，非明再帮帮姑姑，就说是姑姑说的，我心领了，没有那个必要破费，让他拿回去吧。”

非明翻了个白眼，再次充当传音筒。

果然，很快她又气喘吁吁地回到桔年身边，“姑……姑姑，韩述叔叔说……说……”

桔年面朝那棵枇杷树，背对着非明。

“说什么？”

非明有些困惑于姑姑话里的漠然，她以为自己长大了，可是还是不懂大人的意思，不管是姑姑，还是韩述叔叔。

“他说，对不起。”

桔年刚转过头来，非明就赶紧又补充了一句，“韩述叔叔还说，如果姑姑你还不肯要，就代他扔了吧。”

见姑姑不语，非明央求道：“姑姑，求求你们别再让我跑来跑去了好吗，真的很累，我让韩述叔叔自己过来，他也不肯。”

桔年沉默了一会，对非明笑了笑，“累了，就进屋吃饭吧。”

次日，午休期间，桔年带了饭去第三人民医院给做了内固定手术的平风。手术做得还算成功，只是平风现在行动非常不易，桔年工作又忙，两头照料，难免有顾不及之处。

平风的病房在住院部三楼，电梯处等着不少人，桔年索性步行上楼梯，在二楼的转角，不期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谢望年是下楼，姐弟俩可以说是迎面撞上。楼梯上下的人本就不多，这样的面对面，没有防备，也无处可避。

桔年暗想，以自己的怯懦，只怕面对谢家的人，永远都做不好准备。

望年的耳根也红了，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桔年也没期待过那一声“姐姐”，他叫不叫那个称谓，认不认她，在她看来都没有所谓，只不过这个弟弟代表着跟她流着相同血液的一家人对她的不认同，这才是桔年感到难堪的地方。

她也不愿看到望年尴尬的样子，偏过脸去，笑了笑，低头快步走过去。

推开病房的门，平风正捧着一本言情小说，嘴里哼着歌，看起来心情不错。

“来啦，我都饿了。”平风也不跟桔年客气。

桔年笑着为平风打开饭菜的盖子，不经意地问了句，“心情不错，刚才有什么事吗？”

平风刚迫不及待地喝了口汤，差点被呛住，“嗯……能又什么事，自己逗自己玩呗，都这样了，哭丧着脸也不是办法。”

桔年也没再问下去，低头用纸巾擦拭着平风溅出来的汤汁。

“对了，桔年，那个冤大头没找你麻烦吧？”

“谁……哦。”桔年摇头表示否认。

平风的胃口很好，吃得很香。桔年坐在一旁，心里想着的却是下班前自己跟老板的一番谈话。她是考虑了很久，才提出要预支三个月的薪水的。

女老板很关切地问原因，桔年只说自己家里出了点事，急着用钱。

“桔年，预支一个月的薪水是可以的，但是超过一个月的，店里有店里的财务制度，上个月别的同事也提了出来，我没答应。你是店长，不好破了这个规矩。”女老板是这么回答她的。

等到平风吃完，桔年不期然问了句，“对了，你认识人喜欢名牌手袋什么的吗？”

平风擦嘴，“那得看什么货色，我认识几个同行，一有点小破钱，宁可勒紧裤带，也要弄一些值钱的行头，她们是专在有钱人身边捞油水的，换我，好几千买件衣服包包，打死也不干。

桔年收拾着东西，“我那里倒是有一个，你好一点之后出去了，看看谁有兴趣，如果有的话，就代我转让了吧。”

“你哪来的，新的？不要干嘛不原店退回去。”

“你就别问了，替我留意一下吧。”

桔年没有跟平风说明那个包的具体来路，除了怕她刨根问底，也确实是不想提韩述的那些事情。她也质疑过自己这样做是否合适，她不想欠韩述的情，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不管是金钱，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看过那个包的包装物，吊牌什么的一应俱全，偏少了购物发票。+

不管谁欠谁，就这样，清了吧。

第二章 望河亭大暑对风眠

在布艺店里，桔年的手工是一顶一的，经手的每一块布，她都觉得有灵性，素缣的矜持，格子的温厚，碎花的娇憨，各有风情。大概世间事皆是如此，用了心的东西，总是做得比别人更。

“桔年姐，我按地址送过去，那家的主人不肯收。”送货的小弟把东西往收银台上一放，擦着汗说。

桔年赶紧拆开包装查看，“怎么，是不是做得有什么问题？”

换作以往，这种自我怀疑是绝不会出现的，她做事一向缜密。可是这一段日子，韩述对非明的关照不但未减，反倒日增，非明对他也显得越来越依赖，一口一个韩述叔叔，仿佛打心眼里

从那晚铁门外的难堪过后，韩述再没有直接跟桔年打过照面，知道桔年在家的时候，他总是远远地把车停在百米开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也通常是通过孩子的嘴传到桔年耳里。桔年那些晚上，已在多年的寂静生活中心如空井的桔年开始被梦煎熬。她不是想着韩述，而是韩述的存在让她不得不记起了那许多被漫长时光熨平了的往昔。韩述没有出现之前，那些过去是所以，这些天来，桔年总是点恍惚，她正是唯恐自己不留神把尺寸弄错了，以至于被顾客退了回来。可她抖开一整套的沙发套件细细端详，也未曾发现明显的问题。

送货小弟苦笑一声，“你别忙着检查啦，依我看压根就不是东西有问题，那人根本没拆开细看，直接说东西不是自己的。可我再三查对了地址，没错儿啊，再说，那上边留的联系电话小弟说的没错，桔年头头，“那顾客是怎么回答你的？”

“回答？人家倒好，直接当着我的面把门给关了，要不是我缩得及时，这鼻子都得撞扁。”小弟悻悻地说。

桔年回头去查阅了订单，地址电话什么的留得都很详细，跟小弟手中的送货单一致，她依稀记得这是一个看起来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女人定下的，百分之五十的定金也付得非常爽快，怎她抚着烟灰色珠光软缎的面料，一阵犯难。这单子是她接的，料子式样也都是她为顾客挑的，一个沙发套，六个抱枕套，两幅飘窗软垫，虽不华丽目，但胜在用料精良，细节考究，一式也着实是没有办法，桔年放下手上的工作，问送货小弟要了地址，“我再试试。”她想，就算结果跟前次一样，这件事是她经手的，至少也该搞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说不定，小弟的表骑着店里的电动自行车，桔年赶到了送货单上显示的住宅小区，那是个在本市小有名气的南派园林建筑。桔年仔细对着单元楼层号，按了好一阵的门铃。

开门的是个男人。这个送货小弟之前也提到过，包括单子上留的电话号码，都属于一位男士，并非桔年接单时所见到的女子。

妻子挑选款式，留丈夫的联系方式，并不奇怪。可是桔年把脸从抱满怀的货物中抬起来时，门里门外两个人俱是一惊。

男人的脸色可谓难看至极点，惊愕、慌张、愤怒一股脑地涌上来，都攒在他的眼睛里。如果这时有一面镜子，桔年想必也会从自己的面孔中看到心虚。都说冤家路窄，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还真的比我想象中更有心机，这儿都能让你找上门来。终于想好了？你想要什么？什么才能塞住你的贪婪？”那男人正是平风出事那晚好心却被反咬一口的唐业。他单手扶住门框，桔年只恨手里的货物不能彻底地把自己埋在下面。她想起小说里的桥段，此时必定是要说——不不不，你听我解释……她早就明白，大多数能够解释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无需然而，事实上她确实是来送沙发套的，虽然自己也觉得荒诞莫名，可是她呆了一会，还是机械地将手中的沙发套略略举高。

唐业显然认出了她手里捧着物件的外包装，冷笑一声，那潜台词一目了然，明明煞费苦心的敲诈，又何必弄出这些拙劣的伎俩来恶心人。

“先生，对不起。但这真的是您在我们店里订的东西，或许是您的朋友……”

桔年硬着头皮想把话说完，唐业的唯一反应是指着电梯的方向，从嘴里挤出了一个字，“滚！”

桔年的面皮极薄，巨大的羞辱感像激浪狠狠打翻她企图自救的筏子。可她怨得了谁，这羞辱不是她自己给自己的吗？如今的境地甚至不是因为误会，她尤记得自己那日在他面前的卑劣和手里的东西，递也不是，留也不是。若是走了，可接下来该怎么处置。桔年微微咬着下唇，啞啞地退了一步。

唐业的怒火终于在这一刻爆发，涨紫着斯文的面皮，伸出去的指尖是抖着的。“滚，滚！你去说，尽管去说，去对全世界说，他妈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能那我怎么样，怎么样？！”

他歇斯底里地愤慨，仿佛面前立着的不是一个恩将仇报讹诈钱财的女人，而是他现实生活中一切的不平和障碍。

门当着桔年的面再次紧闭，巨大的响声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邻居吓得打开条门缝查看，桔年垂头，心中艰涩，深吸了口气，伸手去按电梯。

已经落下的电梯缓缓回升，红色的数字跳动，不锈钢的电梯门映得上面的一个人影模糊而可憎，那是个失去了底线的可悲的人。无数次，背对那些欺凌的人，桔年对自己说，我能做什么如今，她终于也一样了。

电梯门响过一声后开启，桔年移步，身后的门却也同时被打开。

唐业的手扣在桔年的腕上，先前的强势和凌厉被颓然的妥协取代。

“你直接开个价吧，说说你到底想怎么样？一次给个痛快，求你了。”

原来他并不像刚才的宣泄中那样无所畏惧。他还是在乎别人的眼光的。没有一个在乎着的人不怯懦。

桔年杯抱着厚重的沙发套，听见电梯门徐徐合上。

她说：“让我把沙发套套上行吗？”

良久，唐业侧身，桔年忐忑从他身畔走进那陌生的屋子。定制的沙发套，差一厘米，都是装不上去的，所有送货的人都必须给顾客安装好之后方能离开，这是她今天来的目的，也是她的唐业面无表情地坐在背光的一个藤椅上，看着桔年熟练地拆开布艺沙发和抱枕原有的套子，再换上新的。这并不是个简易的工程，尤其是一个人独立完成。她忙得满头是汗，有几次，唐桔年尽可能把全付心思放在手头的活计上，总算有一丝安慰的是，几个套件都做的一分不差。

“哪一个才是你的兼职？”客厅的工作快要完工的时候，唐业冷冷地问了一句，最极致的愤怒已过，他显得相当安静。

桔年手上的动作缓了一缓，咀嚼出了他话里的言外之意。

一个做布艺沙发套的妓女。

也许这也算认知上的一种进步，至少他首肯了沙发套确实是为他家这尺寸特殊的沙发而定做的。

她依旧避开与唐业的视线交流，慢吞吞地说，“今天跟您有关系的服务只是沙发套而已。”

“沙发套不是我定的。”他的默许只是想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它确实是为您的沙发定的。”桔年轻轻拍平最后一个沙发抱枕上的折痕，“它跟您的地板和那张藤椅的颜色都还相衬……那个，请问飘窗在哪边？”

唐业的面孔在暗处，看不清表情，也许他在审视，也许仍在怀疑。不过，他还是抬起一只手，指向了其中一个房间的位置。

这个男人站在桔年面前是阴郁寡欢的，但是他的住处却颇为闲适，浅灰的底色，大量的藤艺制品和绿色植物，最适合静坐的地方永远摆着一张椅子。

桔年动手去铺飘窗上的软垫，那原本是玉色大理石铺就的飘窗台显得异常洁净，除了一付棋盘，就是个原木的六寸相框，照片上躺在郊野池塘畔的折椅上的男子看起来正是这屋的主人，桔年小心翼翼地将棋盘和照片挪至别处，却不经意看见那相框背面的木头上细细绣着一行小字，她本不愿窥人隐私，匆匆一瞥即移开视线，但仍看清了上面的句子——“望河亭大暑对风

第三章 能够偿还是幸运的

唐业客厅的电话似乎响了几声，稍后。讲电话的声音传入房间，隐隐约约，听不真切。桔年想着尽早从这尴尬的地方抽身，一门心思都放在手头的工作上，也许专注一些，她就能少点心。“你马上走。”

桔年闻言，眨了眨眼睛，也不言语，下意识地就赶紧收拾自己的东西。她猜，也许是这屋子的另一个主人回来了，她得马上离开。至于那另一个主人究竟是男还是女，为什么她必须回避情急之下，桔年迅速将散落的包装纸盒碎片、多余的布条和工具一股脑塞进自己随身的大包，这时，回到客厅外察看的唐业似乎听见了大门外的动静，止住了她欲往门外奔去的念头。

他说，“慢，人已经在外面了，你不能这个时候从门口走出去……”

桔年闻言顿时茫然，她犹豫了片刻，轻轻撩开窗帘一角，探头看了看窗外。她没有记错，这房子的确在十一楼。放下窗帘，她明智地选择了站在原地不动。

“唉！”唐业好像叹了一口气，门铃声毫无意外地响起，他匆匆赶去应答，徒留桔年呆在原地，他甚至没有交代，既然她不该留在这里，那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是好。

开门关门声后，桔年屏气，听到唐业说话的声音。

“您也是，过来也不事先打声招呼，我好过去接您。”唐业虽抱怨，但这时的语调是低沉而和气的。

“现在还用不着，等我真的走不动了的时候，你再用轮椅抬我都不迟，我今天过来给你送点东西，你爸不在了，那边家你也不回了。”说话的是一个苍老的女声，尤带着点本地方言的腔。桔年没有听见唐业的回答，片刻，他才说，“您快坐下吧，大老远地过来，我倒茶去。”

客厅外的人似乎入座了，桔年大气也不敢出，缩手缩脚地朝半掩着的房门的视线死角挪了挪。

“阿业，刚换了新的沙发套？”放下了杯子，老妇的声音再度传来。

“不是我定的。”

“不是你定的，那还有谁……”老人疑惑了一会，又长长地“哦”了一声，“是我老糊涂了，还能有谁？是你阿姨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女孩子？终归是年轻人的心细，就是这料子素了点即使看不见人，桔年也能想象出老人说话时眉开眼笑的样子。似乎天底下的长辈无不渴盼着过了婚龄的孩子早日成家立业，如果命运走向另一条道路，她此刻承欢在父母身畔，是否也会唐业倒是没有否认，想来那女孩子就是当日找桔年下订单的人，桔年此时好像又能回忆起当天的一些细节，那女子挑选时的细致和淡淡的喜悦，的确也似沉在爱河之中的人。

唐业的语气听不出情绪，“姑婆，我跟我阿姨也说过很多次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未必是条件般配就必须得在一起的。我之所以去见那个女孩子，也实在是不想扫了阿姨的兴，拂了老人打断了唐业的但是，“你又要跟我说你们年轻人的那些感觉啊，一见钟情啊，这些我不懂，但是那姑娘我见过，人长得好看，有文化，也有礼貌，人家对你也是有那个心思的，阿业你“胡说八道！”唐业的声音陡然高了起来，伴随着藤椅脚摩擦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桔年也吓了一跳，饶是她这样一个不爱多管闲事的人，也不由得耳尖了起来。

“姑婆，你和我阿姨一样，尽听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哪有那回事。”唐业显然明白自己失态了，再怎么样也不该在老人家面前无礼，这一回声音也放柔了不少，但依旧是郁郁寡欢的，“别人姑娘家也是关心你。阿业啊，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找个伴，你老是打个光棍，自己孤零零的不说，别人……”

“谁说我没个伴？”唐业这话说得很快，说完了之后又是沉默，似乎后悔了自己冲动的辩白。桔年不由得想到了那晚始终站在原地，目送唐业车子离开的戴眼镜的男子，他愤恨的眼光至“你自己找到对象了？”老人的声音又恢复了惊喜，“女孩子是干什么的，家是哪儿的，你怎么不带出来给姑婆和你阿姨看看，让我们这些老的给你瞎操心！”

唐业没有马上回答，他忘了，一个谎言必须用无数个谎言来圆，姑婆是老了，但她跟他阿姨一样，都是人精，而唐业对于女人的设想并不充分，那女孩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他竟一时：“呃，也算不上很漂亮。”他含糊地说。

“我们唐家也不能找个丑八怪啊。”

“当然也不丑。”他说话也变得慢吞吞的。

“那她是做什么的，家是本地的？是你局里的同事还是别人介绍的？年纪多大了？性子怎么样？”

珠连炮似的提问显然一下子难住了唐业。桔年暗想，韩述说她说谎如吃饭似的也不假，至少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她一样说谎而面不改色，唐业显然就是个不谙此道的人。

“你这孩子，在姑婆面前还害什么臊，你倒是说啊，那女孩多大年纪，做什么的？”老人又把重点问题重复了一遍。

“嗯，那个……在布艺店上班，比我小几岁。”

桔年独自一个人又眨了眨眼睛，大脑反应过来之后，顿时惊得如晴天霹雳在前，就算说谎的至高境界是十句真话里夹杂着关键的那句假话，但……

“我给你阿姨打电话，正好这两天是周末，你把那女孩子带出来，否则你阿姨和我真要急死了。”

唐业又不说话了，这一次他的沉默让桔年心如鼓捣，似乎料想到最可怕的那种可能性，慌乱之中，她又情不自禁地擦开了窗帘。十一楼，还是太高。

她早该有经验的，她生活中最坏的那一种料想往往就是事实。果然，唐业片刻之后仿佛下定了决心，只听他说道：“嗯，姑婆，她，她现在就在房间里。”

桔年在那一刻表情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什么？”

就赶在老人推门而进的那一刻，桔年恰好变脸似地换上了一个略带羞涩的笑容，“姑……姑婆好。”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看到紧随其后的唐业煞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惊魂初定的表情。或许他也赌不准桔年的反应，但是这一次，他押对了，桔年欠他的。

“那个……这是我姑婆，也就是我爸的姑姑，姑婆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就是她老人家带大的。”唐业掩饰着他那点尴尬。

桔年赶紧说：“姑婆，我谢谢桔年。”这即是向老人家自我介绍，更是向连她名字都不知道就撒下弥天大谎的男人自我介绍。她说完，在老人上上下下打量她，又打量着唐业的间隙，飞接下来，老人家拉着桔年的手坐在沙发上善意而八卦的絮叨自不可不提，从始至终，唐业都很安静地坐在一侧的藤椅上，听着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的交谈。

桔年不时地对姑婆的絮叨报以微笑，她一直都是个心动的比嘴快的人，也更知道在情况不明的时候，面对一个善良老人的盘问，说得越多，错得就越多。兴许是心里着实也紧张，她耳根：桔年虽忐忑不安，但是老人终于见到不喜与人来往的侄孙家里忽然藏了个俏生生的女孩子，喜悦自然不在话下，说到高兴处，时间也一分一秒地过去，不觉间已是中午时分。姑婆主动提唐业万般无奈，目送姑婆频频地进了厨房，而桔年不时看着墙上古董钟时间的样子也没有从他眼底遗漏。

“请……你能不能……”他的话里暗含请求，可是不久之前，桔年在他跟前还是一个卑微而狡猾的“妓女”，让他忽然换个姿态，也确实不是件易事。况且半开放式的厨房，声音稍大：店里还有工作在等着桔年，可事已至此……她叹了口气，对唐业笑笑答道：“我的兼职不是一向很多吗？”

她猜测着唐业这样做的缘由，说不定正是因为她“妓女”的身份，为了钱，扮什么不可以？所以他的谎话才说得更容易她起身，低低地给店里打了个电话，就说家里有事，临时回去了。这时，姑婆还不忘从厨房探身出来招呼，“阿业啊，你也是，连杯水都不给桔年倒，熟归熟，也不能少了礼数。”

唐业有些难堪地起身给桔年沏茶，桔年赶紧接过，白瓷薄胎的杯子，茶色澄透，沏茶的人，看上去内向、敏感、清傲，却也是个善良而懂得生活的男人，这些优点，想必另一个男人更懂：桔年和唐业并不熟，何况中间还横着那些不愉快，姑婆还厨房里，他们的这场戏仍得演着，可两个内敛的人枯坐各自发着呆，未免有些怪异而僵硬。

“你看电视么？”唐业闷闷地说。

“呃，随便吧。”桔年说着，借放茶杯的姿势站了起来，坐下时顺手拿起了搁置在茶几侧面面包架上唯一的一本大部头书籍，聊以打发时间。

那是一本平装版的《西游记》，翻得书页都有些卷了。桔年看书最是不挑，高中时代迷恋武侠小说，在监狱那三年，她作为图书管理员，接触到的书虽说比别的囚犯多，但里面的书并不桔年这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抬头，唐业起初还是戒备地看着她，生恐她借机有什么举动，她却只是不时地翻过书页，及肩的短发半覆住她的侧脸。

唐业挪了挪有些僵的腿，她渐渐的从容也一定程度上舒缓了他的紧张情绪，喝了口已经冷却的茶，这个女人现在沉静得像一汪碧水，看似通透，却看不见底。

“准备吃饭了。”姑婆从厨房里端出了第一道菜，桔年忙合上书，放回原处，站起来打算帮忙拿碗筷，唐业也起身，在姑婆返回去盛下一道菜的时候，他扫了一眼那本归位的《西游记：“它能让你那么入迷？”

桔年咬咬唇说，“读书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都是有用处的。”

“那这本书让你有什么收获？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桔年不答，上前去接姑婆手上端着汤碗，放置在餐桌正中央之后，才回头笑了笑，“不是这一回，我看的是九九数完魔灭尽，功成行满见真如。”

唐业的冰箱里还有一些简单的储备，姑婆看来是做惯家务的人，捣鼓了一个小时，桌上摆着三菜一汤，荤素搭配，看起来倒也丰富。三个人围桌而坐，老人一边继续刚才没听完的桔年吃着吃着，姑婆该问的都问完，给唐业添了碗饭之后，忽然问了一句，“对了阿业，我的记性是越来越差了，你阿姨前阵子问我，你生日是不是快要到了，我这半老年痴呆症，竟然想姑婆的话看似问唐业，眼睛却看着桔年。唐业举着碗，也不下筷子，执筷的手握得很紧。

桔年心中也是明镜似的，老人家活了那么多岁，看人见事的历练不知道比他们多了多少，天上凭空掉下个未来的侄孙媳妇，偿了她多年的心愿，但这件事毕竟来得太突兀，老人心中也是桔年慢慢咽下了嘴里的饭，这个问题着实是难住了她，她何止不知道唐业生于何月何日，除了一个名字，一个地址，她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

“姑婆，我一向不过生日，您老人家又不是不知道。”唐业若直接说破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无异于让姑婆认定了桔年的确不知晓，就算解释说是忘记了，也未免显得两人太过陌生。只得姑婆正待说话，桔年侧身对着唐业浅笑，“阿业，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夏天生的吧，究竟是7月23还是24号，我都有些忘记了。”

唐业愣了愣，眼里的惊诧一览无余，姑婆却没有看他，笑逐颜开地对桔年道：“没错没错，是7月24号，你看，还是桔年记得。”

桔年笑着低头吃饭，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跌了下来，她也是一搏，胜率不到两成，谢天谢地，运气不错，不过即使错了，她也能找到个话题搪塞过去。

吃过了午饭，收拾停顿，姑婆和桔年又回到了沙发上看电视。

“阿业，你也坐下来啊。”姑婆对这小两口貌似再没有了什么疑问，桔年虽看起来还有些羞涩，但对她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对答如流。

这姑娘家境虽普通，但看起来难得的干净，姑婆很满意。

唐业却没有坐下，“我不太喜欢看粤剧老片，你们聊。”

他话是这么说，人进到书房，拆着姑婆今天给他带过来的包裹，眼睛却从门隙里悄然打量着客厅里的女人。

姑婆说，“桔年啊，你也觉得闷吧，你们年轻人，都不爱这个了。”

那个叫谢桔年的女人说道，“也不是，我小时候也听过一些，现在都还记得一些。”

“是吗？”姑婆显然惊喜。

“我记得最深的就是《禅院钟声》……”

“哦哦，那个我知道，我知道！”姑婆拍着大腿。

“……荒山悄悄依稀稳约传来了夜半钟，

钟声惊破梦更难成，

是谁令我愁难罄非莫罄……”

唐业静静听这个女人伴着姑婆轻哼，那最是萧瑟凄冷的调子，在她并不甜美的声音里，竟有种千帆过尽后云淡风轻的况味。

“……情如泡影，鸳鸯梦，三生约，

何堪追认……”

唐业的双手按在打开的包裹上。

她究竟是什么人。

饭后，姑婆打算回老宅休息，唐业执意送老人回去，桔年说自己赶去另外一个地方办事，不顺路，送姑婆下楼，就要挥别。

姑婆坐进了唐业的黑色普桑内，桔年和他们道了再见。

“桔年啊，下次一起吃饭。阿业说他不要粤剧，小时候可是喜欢的，有几段唱得也好，到时我让他给你唱。”姑婆看来跟她很是投缘。

“好啊，下次。”桔年在车外俯身笑着点头。

唐业定定看了她一会，不期然转头对姑婆说了句：“姑婆，等我一会，我跟她说几句话。”

姑婆笑道，“年轻人啊，还没分开，就那么黏乎了。”

唐业下车，拉着桔年走到几步开外，桔年显得温顺，并没有更多的反应。

“我姑婆拿过来的包裹里的钱是你的？”他当初怕那两个女人纠缠，跟交警交涉时一样，留下了父亲老宅的地址。父亲已逝去多年，只有一个姑婆住在那里，他只是不时回去看看。今天：

“钱不是我的，是你的。那天事出无奈，但确实对不起你。”桔年由衷地说。

唐业顿了顿，又问，“那今天我该付你多少钱，你说。”他也是不喜欢亏欠的人。

桔年貌似认真思索了一阵，说道：“你应该给我1450块。”

唐业一怔，但还是低头去搜钱包。

桔年把1450块拿在手里，笑道：“沙发套的钱清了，货既出门，概不退换。”

他们也两清了。桔年感谢唐业给了自己一个偿还的机会，假如你没有这个机会，不管亏欠了什么，那所谓的补偿只能是对方的负累。她能还了，是幸运的。

“再见。”桔年对唐业说。

再见再见，就是后会无期，再不相见。

“等等。”唐业叫住她，问出困扰了自己好一阵的疑惑，“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生日。”

桔年笑笑，“猜的。”

见唐业不信，她又补充了最为关键的一点。

“望风亭大暑对风眠。”

大暑即7月23或24号，一年中最酷热的一天。

虽然她不知道某个生日的那天，这个男人有过什么回忆，但她记得石榴树下流泪缕缕的自己。也许她和这个男人一样，有着相同的嗜好，他们喜欢把珍贵的东西深深缕刻。假如有一天，：

偿了唐业的那一笔债，桔年心里好受了不少，对于有些人而言，亏欠的滋味或许比被亏欠更难以忍受，因为被亏欠的人自己可以放过自己，说一声算了；而欠了别人的，只要那负疚还背平风出院了，好几次都跟桔年打听，还有没有跟上上次那个包一样的“好货”，再弄几个过来，照样能卖出好价钱。桔年听了，一笑了之。她也跟平风一再地说，就算为了赚钱，以后别再午休换班时间，桔年和几个店员一起在店面后边隔出来的休息室吃着简单的盒饭。布艺店里年轻的姑娘居多，闲下来的时候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桔年边含笑听她们的八卦，边随手翻开当那其实不过是一寸见方的豆腐块，不留神的话，很容易就忽略了，细看也不过寥寥几句：

“周府小公子弥月之喜——各位亲友：遵严命，谨定于XX年X月X日为小儿弥月之喜，届时敬背淡酌，恭候光临，恕乏介催。”

很寻常的一则启事，现在普通的百姓人家都不兴这样了，孩子弥月，最多私下发函通知亲朋小聚吃饭，真正有权势的家庭，也大多低调，反倒一些本地人生意人还保留着这个习惯，也陈洁洁前些年嫁人的事情，桔年也略有所闻。虽说大家都还算是同学一场，可陈洁洁并没有出面邀请桔年出席婚礼，当然，桔年也不可能参加。何必呢，她们俩都心知肚明，对方的出现当时，桔年身边已经带着非明，得知婚讯的那天，她看着孩子，虽有些小小感伤，但也能够理解陈洁洁另寻归属。尽管桔年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陈洁洁，她承认自己始终不能彻底释怀，桔年不禁去想，当年陈洁洁不顾一切要跟巫雨离开的时候，曾经想过会有如今这一天吗？这个念头是可笑的，少年男女的感情，谁不以为是一生一世。巫雨或许是陈洁洁人生中的一道弯然而，桔年并非嫉妒，相反地，她甚至有些许的释然，这释然也出自于小小的私心。陈洁洁在另一个男人身上找到了她的天地，如今，又生了个孩子，她彻底地属于另一种生活，桔年的只有她记得，这就够了。

卖场那边有人推门进来，叫道：“桔年姐，有人找。”

桔年应了声，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她随手放下报纸，跟着走出休息室。

“谁找我？”她穿上制服，顺口问了一声方才叫她的女孩。

女孩将下巴朝某个方向微微一抬，“喏，那边呢。”

桔年循着那个轨迹望去，只看得见背对她坐在顾客休息的沙发上的一个背影，挺括的衬衣，耀眼的白，她不由得一慌。

那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要等的人已经出来，起身回头，却令桔年更为意外，原来竟是送沙发套那日过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唐业。

桔年的心也因此舒了口气，她是真的有些害怕韩述的纠缠，比起过去的胡搅蛮缠，韩述如今的克制而有距离的遥望更让她摸不着底，有种风雨欲来前平静的味道。

当然，唐业的再次出现也是桔年始料未及的，她实在想不出现在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把她和唐业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让他找到了店里。

桔年上前几步，避开人多的地方，唐业也走到她的身畔。

“你好。”

他有些拘谨的礼貌也让桔年略微不适应，只得微窘地回应，“呃，你好……请问，你找我……”

唐业却答非所问。“你的那套沙发套和抱枕，看久了，确实很漂亮……我今天过来，是想试试看你在不在，你知道的，发票上有你们的地址，这是你那天遗漏在我家里的工作服。”

桔年沉默接过那件橙色马甲，她并不是仅有那件制服，也不认为唐业特意为了无关紧要的马甲特意走一趟，他完全可以扔进垃圾桶。无事不登三宝殿，她已经略有心理准备。

“对了，我想我应该跟你道个歉，那天我自己的情绪很有问题，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

“不会的，你已经很客气了。”桔年是个性子，她不知道唐业的具体来意，就以不变应万变，比较着急那个肯定是先结束太极拳的人。

果然，唐业露出了一些为难的表情，显然接下来要说的话在他看来有些难以启齿。“谢小姐，是这样的，那天，在我姑婆面前，你帮了我一个忙，我很感激。不过老人家回去之后，在我桔年明白了，她和他演的那出戏的后遗症来了。”

见桔年不吭声，并没有应承的打算，唐业也有些头疼，他试着问：“如果你肯抽出点时间的话，比如说耽误了你半天的工作什么的，我可以适当的补偿，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桔年抿嘴一笑，他又打算给她钱，偏还如此委婉。

“不是这个问题，唐先生。”桔年言辞恳切，“即使我帮过你这一次，那还是会有很多个下次，这个骗局总有被戳破的一天，你总不可能一辈子瞒着你的家人。再说……”她停顿了一会唐业点头，“我知道你的意思。怎么说呢，我父母都不在了，姑婆是一辈子没嫁人，一直跟着我爷爷、我爸爸，现在是我，至于我阿姨，她是我爸爸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我的继母。她桔年绞着自己手，心中犹豫不决，可是毕竟在唐业这样一个男人面前感到心软，他站在边缘，但却是善良的，总是太顾及别人的感受，这点跟小和尚是多么相似。

眼看唐业的自尊心就要让他打退堂鼓，桔年下定决心地点了点头，“好吧，我答应你，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晚饭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唐业舒了口气，笑了。这是桔年第一次看到他开怀的样子。

“我来接你。明天晚上，左岸二楼。”

办公室里，韩述从打印机里扯出一张卡得变形的A4纸，低声咒骂了一句，狠狠将它揉成团，朝一侧的纸篓抛去。一米左右的距离，居然也未投中，纸团擦着婆边落地。韩述不由得喊了这句话是朱小北的口头禅，韩述自诩文明人，对这种言行一向大力抨击并鄙视之，现在竟来了个现学现用，好在一个人的办公室，没有旁人听见。他想，自己是霉到底了，垃圾都欺负他韩述憋屈地走过去，拣起纸团，重新放回它应在的地方，拍了拍手，又没来由地无名火起，一脚踢在纸篓上，“看你还变态。”

塑料的纸篓滴滴溜溜地翻到，满满的废纸团子洒了一地。韩述这才满意地坐回自己的位子。打倒了敌人，大快人心！

这时，电话不识趣地响起。他伸手捞起听筒。

“喂，城西人民检察院韩述，哪位？”烦虽烦，工作的时候，在外人面前他也不敢怠慢。

电话那边的女孩子的笑声，“韩述，你忙昏了？没看见是内线？”

原来是院长办公室的美女主任。

韩述咳了一声，“干嘛？”

“我听小张她们说，这一阵你出去玩你都不肯，下了班就跑，不知道去哪里。还有啊，我今天早上跟你打招呼的时候用了你推荐的香水，你居然都没有闻出来，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不太“现在上着班呢，我看你们是闲出病来了。”韩述没个好气。

他一向是跟院里的年轻人混得极熟的，平时也没个顾及惯了。对方嗤笑了一声，“韩述啊韩述，听说你女朋友丢下你一个人到外地去了，可这算什么，你是谁，你是韩公子！想当年我：

“我不去了。”韩述的声音听起来懒洋洋的，“你们就没点人生追求？就知道唱K，浪费时间，不跟你说了，忙着呢。”

蔡检察长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就看到她的院办公室副主任拿着电话对她笑道，“韩述这是怎么了，您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唱K，浪费时间’”

小赵主任绘声绘色地在蔡检面前学着韩述的语气，“他不是我们检察院的K神吗？”

蔡检察长笑着摇头，脚下却往韩述的办公室走。

进到韩述办公室的时候，蔡检察长正看见他猫着身子，把一地废纸逐一往纸篓里捡。

“哟，看我们的韩科长多热爱劳动啊。”蔡检察长含笑走到他身旁的沙发坐下，等着韩述捡完最后一团，怏怏地坐回他自己的办公桌前。

韩述苦笑着摆弄着桌上的宗卷，“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要不是您，我能这样吗？我当初就不该接王国华的案子，现在好了，他是不系绳子就蹦极去了，留下这滥摊子你说怎么办。”

蔡检察长也收起了笑容，正色道：“这事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王国华在我面前一再强调他是无辜的，可是怎么都不肯给我能证明他无辜的证据。”韩述把了一头头发，颇为苦恼。

“你也不是今天才办案子，哪个嫌疑人不说是无辜的。他背不起所以自杀了，案子也该有个了结。”蔡检淡淡地说。

韩述抬起了头，“您是说，他死了，罪名就坐实了，一切都由他扛下来？”

“难道他不是罪有应得？”

“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查过王国华的个人金融纪录和消费纪录，说真的，他是个生活非常节俭的人，除了送儿子出国花了一大笔钱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开销，他儿子成绩不蔡检笑道：“你这孩子，最近就为了这事，人都瘦了一圈，连你妈都心疼得找我兴师问罪，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案子的事别心急，你就算急着往市院跑，也想想干妈这对你也照应得不韩述撇过脸去，“能有什么事，你们就是爱瞎操心。”

“韩述啊，明天晚上跟我吃饭去，小赵她们的面子你不卖，干妈的面子要卖吧？”蔡检也不追问。

韩述意兴阑珊地摆摆手，“公事应酬不要找我，私事也没兴趣。”

“还说没事，好好的孩子，怎么跟个小老头似的！”

韩述半真半假地说，“其实您不懂我的心啊，我忽然觉得我就跟这废纸垃圾似的，爹不疼妈不爱，也没什么价值。”

蔡检“呸”了一声，“尽说不吉利的废话。讲正经的，明天晚上跟我去吃饭，不是公事也不是私事，半公半私，你没话说了吧。”

“什么事？”

“我约了阿业吃饭。”

“谁？哦……您那半路儿子，你们一家人吃饭，拉上我干什么啊？”韩述当即表示不干。

“啧，叫你听我把话说完。他最近谈了个女朋友……阿业那孩子跟你没两样，老大不小地非不肯安定下来，我给他介绍的他都不上心，现在好了，听说自己找了一个，处的还不错，我总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我去了算个什么啊？”韩述敲着文件夹戏谑道：“要是你未来儿媳妇看上我了可怎么办？”

“别开个正经的啊，我跟阿业你也不是一点不知道，到底不是肚子里出来的，那孩子又特别客气，客气得我都觉得生疏，可是他爸爸临死前那么嘱咐我……你去，好歹我也多个人说话。

“还有……另外一方面，王国华的案子多少也牵扯到他，我想你见他，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徇私情……见见面，吃个饭认识认识，都是年轻人，你会发现……”

韩述懂了，这个时候，他实际上是不该跟唐业有私下接触的，但这也是干妈的良苦用心所在，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唐业不是蔡检亲生的。

韩述办案一贯严格走程序，不但是因为道德操守问题，说实在的，他从小衣食无忧，也不缺什么，犯不着为了一点利益昧着良心。可是唐业目前为止跟案子还没有直接关联，干妈对他韩

“我来接你，明天晚上，左岸二楼。”

第五章 当天使经过

入冬了，天黑得早。韩述开着蔡检的车，在左岸周遭转了两圈，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停车位，见缝插针地赶紧倒了进去。

“奇了怪了，往常车位可没这么紧张啊，今天什么日子，莫非大家都开着车给您儿子道喜来了？”韩述熄火时嘴里还念叨了一句。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蔡检在下车前不忘认真地地理了理盘得一丝不苟的发髻，确定自己的衣冠仪容都妥贴了，才笑着推开车门，道：“韩述，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今天什么日子，不是你们左岸门口装点得喜庆热烈的圣诞树、圣诞小屋和彩灯这才映入韩述眼帘，他猛醒过来，原来今晚竟是平安夜。也不怪蔡检笑他，他是真糊涂了。

韩述爱热闹，尤其喜欢过节，不管是中国节外国节新历节还是农历节，他荤素不忌，照过不误，反正任何的节日都可以成为他呼朋唤友的绝佳机会，他会玩，人缘好，朋友们愿意跟他混也许是这段日子他忙昏了头，也许往日的伙伴早已一对一对地搭伙各自过起了小日子，也许他终于有了玩腻味的一天，也许是周遭的环境变化了，也许，变化的人是他自己。

总之，这一年的平安夜，韩述伴着干妈站在左岸一闪一闪甚是喜人的彩灯下，竟然凭空感觉到一阵空旷寂寥的况味。他想，其实圣诞节在西方，是个居家团圆的日子，他跟谁团圆去？父

“走啊。”蔡检催促他，“阿业他们都到了好一阵了。”

韩述讷讷地说，“您再着急，也不能马上抱孙子啊。”

两人走到二楼西餐厅入口，恭敬有礼的咨客鞠躬道了声，“圣诞快乐”，蔡检举步正欲踏入大厅，韩述笑着一把拉住了她。

“干妈，深呼吸。”

蔡检诧异，“为什么，你又搞什么名堂？”

韩述捉狭地说到：“您不紧张？就不怕您那继子给您找个特丑的媳妇？”

蔡检又好气又好笑，“胡说八道，再丑的媳妇也得见公婆啊，再说，我们家阿业哪点也不比你差，凭什么找个丑的啊？”

话是这么说，蔡检停了下来，还真的深深吸了口气，韩述是对的，她有点紧张，要是里面是她亲儿子，她或许还不至于如此。

“长得怎么样都没关系，人好，单纯些，家世清白也就行了。”蔡检说。

韩述哈哈一笑，“您跟我爸妈要求一样地低。”

光线朦胧的西餐厅里已坐了不少的人，吧台上，小提琴手表演得如痴如醉。蔡检四顾片刻，角落的位置有人站起来朝他们挥了挥手。

服务员引着他们走到桌旁，蔡检笑着为两个年轻人引见。

“阿业，这就是韩述，我跟你提过的，我干儿子……韩述，这是我……这是唐业。”

唐业微笑朝韩述伸出手，“阿姨其实都不用介绍，我们是见过的，不过是在公事场合，韩检察官，不知道你还不记得得。”

韩述联想到建设局的案子，心知或许是自己前往唐业单位调查的时候难免打过照面，那时他见的人多，事情也杂，因此对眼前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倒没什么印象，便笑笑回握唐业的蔡检作势要打韩述，一边对唐业说：“这孩子跟我贫惯了，说话就没个正形！”

“不拘束的才是自己人。”唐业说。

说话的当口，蔡检视线在周遭打量了一番，她当然没有忘记今天的主要来意，可是座上除了她和韩述，就只有唐业孑然一人，正主儿却不知道哪里去了。

“阿业，怎么你一个人？”坐定后，她试探着问道。

唐业道：“哦，她坐了一阵，刚去上洗手间，马上就回来了。”

蔡检的心这才放下了，丈夫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就是唐家这根独苗的终身大事，也难怪她如此操心。

“对了，你姑婆说，那女孩子姓谢是吧。”

唐业点头，可韩述听到那个谢字，眼皮不由得一跳，心里暗笑自己神经质，如此草木皆兵。这个时候，和继子互相问候寒暄完毕，谈了几句就沉默下来喝水的蔡检开始把话题扯到韩述身上。蔡检也是开玩笑，韩述配合地含着一口热水就笑了起来，唐业却暗地里悄悄地僵直了背。

韩述最是善于察言观色，他何尝不知道蔡检对于这个成年的继子既关心，又苦于疏离的态度，忙赶在女主角出现前打趣着活跃气氛。“干妈您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偏说我的伤心事。都这话出口，成功地把蔡检和略为内敛的唐业都逗笑了，大家也都放松了些，正在这时，一个女孩子的身影从吧台后洗手间的方位走了回来。

韩述和蔡检坐着的位置背对着她，唐业却早早看见了，于是站起来等着。

那女子匆匆走近，声如蚊吟地表示着歉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久等了。”

“这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唐业笑得温厚。轻扶着她的手臂，就要为她介绍，可没有直面他们的韩述听到那声音，却有些疑惑地提前转身。

他站起来的动作相当缓慢，迟疑地，仿佛需要对眼前这一幕的真实性进行确认，她脸上的惊骇太过清晰，他只得有些无助地转着身，身旁的蔡检一眼，这个时候，韩述太需要个人催促。蔡检也是茫然的，可是她的茫然并不是因为继子身边尚算可人的女孩，而是因为韩述的孩子一般的凄惶和瞬间有些诡异的气氛。她并没有立即认出桔年，毕竟十一年过去了，当年的桔年蔡检是见惯了大场面的人，她直觉地感受到些许异样，而这异样无意是这个刚出现的略有些面熟的年轻女子带来的，她蹙着眉，微侧着头边打量边回忆，她是谁，自己是否见过她。韩述回忆的闸门被往事轰开，曾经那个抱着一套新衫裤，带点小小的洞悉冷笑道：“我知道，你怕我告他”的女孩，被告席上那个显得特别纤瘦的影子，终于跟眼前这个退去了局促微笑，表蔡检的心中一震，千头万绪仿佛被一个引信点燃炸开，抖着手指着桔年，话还来不及说出口，急气攻心之下，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心绞痛打断。

另一厢，不知内里的唐业感觉自己轻扶着的身躯往后退了一步，他默默地稳住了她，正要开口，“阿姨，这是我女朋友……”却正好赶上蔡检按着左胸下的部位跌坐回椅子，他赶紧松开。韩述离蔡检更近，他知道干妈的冠心病是个老毛病，二话不说，赶紧打开蔡检的手袋，翻找着随身携带的硝酸甘油，好不容易倒出了一粒，忙不迭地送过去给她含住，一头冷汗，脸色煞白。她活到这把年纪，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多少风浪都经历过，并不是电视里遇事眼前一黑的老太婆，可是这个事隔多年重新出现的女子，不但串联起她最重视的两个后辈，也勾起了：平心而论，蔡一林检察官并不是个恶毒的女人，相反，她凭着自己的能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手里不知经手过多少案件，她都可以摸着良心说对得起自己的职责，也对得起自己的这些年来，蔡检并非完全对那件事泰然处之。她当初的初衷也不是让桔年去承受牢狱之灾，只不过害怕她豁出去告，就算没能告成，也会让韩述小小年纪在别人眼里背上强奸犯的罪名，感谢桔年入狱了，心里恨她，蔡检都是可以接受的，她承认自己的错，桔年还在牢中的时候，她就不止一次地试图探监，并给与一定的经济补偿，可桔年没有给过任何的机会，现在，桔年唐业半蹲在继母的身边，面露忧色，再迟钝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碰面之下惊人的暗涌，他小心地问道：“你们……认识？”

蔡检的呼吸渐渐趋于平缓，她示意自己没有大碍，挥手遣开了赶上来查看的服务员，面对唐业的疑惑，她没办法搪塞，却也开不了那个口，不知从何说起。

桔年像一尊没有情绪的大理石塑像般僵立在那里，韩述一言不发，视线死死地胶着在她的身上，唐业站了起来，深感无奈地摊开了手，“有人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蔡检白着脸沉默，韩述仿佛没有听到他说的话。

半晌，有一个细细的声音打破了这个僵局。

“是啊，我们认识的，好多年前的事了，蔡检察官，不，蔡检察长当年帮过我一个忙，大家都没有想到，世界竟然那么巧。”桔年对唐业莞尔一笑。

唐业也许是不信的，他不是傻瓜，继母闻言之后的难堪他看在眼里，可是，不信又能怎么样呢，这是目前几个人里唯一能给他的一个答案，他选择听取，然后静观其变。

“这样啊，那还真是缘分，是否我也省了介绍，桔年，她就是我阿姨，我父亲去世后，阿姨很关心我。还有韩述你也认识了吧。”

韩述依旧没有说话，好像骇然笑了一声。桔年的身子很僵，动也不动。

唐业徐徐为桔年拉开了座椅，“先坐吧。”

桔年如梦初醒地小心坐在椅子最边缘。

“韩检察官，你不坐吗？”唐业笑着问韩述。

回过神来了的蔡检叹了口气，在桌下轻轻扯了扯韩述的衣袖。她再务实不过，既然大家都在勉强维持那层薄如蝉翼的伪饰，她又何必急着撕开呢。她现在只想弄清楚，谢桔年是怎么找上韩述一开始没有理会，桔年避开与他的眼光交流，低下头去，慢慢绞着座前的餐巾。夺门而出吗？他拒绝。所以他说服自己坐了下来。这场荒诞戏里她也是一角，所以他要留下来。

唐业打了个圆场，“我有一个在法国很多年的朋友对我说过，假如一场聚会中谈话忽然中止，那是天使擦过的证明。”话毕他又微笑，“这个地方就是我那个朋友经营的，她向我推荐。说着，他示意服务员拿来了菜单，蔡检的手覆贴在韩述膝盖上，她怕韩述性子一上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韩述想起，多少年前，这双手也是这么按住了他，他已经分辨不出，那手的温

第六章 他们都是上帝

四人位的小圆桌，韩述和唐业先前就一左一右地坐在蔡检身边，空出来留给桔年的位置便只能也是一边一个男人。韩述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这么靠近的，也是静静地坐在她身畔，也许谢桔年双手端着菜单，垂首不语。韩述看得出来，她今天略为修饰过，虽然并非为了他，但他仿佛忽然理解唐业作为一个男人的心动。她就像是孤零零的一朵野花，白色的单层花瓣，柔黄“芦笋浓汤，茭白虾冻，鹅肝煎鲜贝。”韩述合上菜单，他也是常来的人，眼睛过一遍，点菜并不费心机。蔡检血压高，点得很清淡。

桔年却是从未涉足这种场合的人，她翻着菜单，巴掌大的脸蛋，差不多埋进了印刷精美的册子里。

好在唐业及时地把菜单从她手中轻轻抽出，低声说道，“我喜欢这里乡村蔬菜鸡汤，薄荷三文鱼沙拉，鲜橙T排，要不，你今天也试试我的口味？”

桔年顿时如释重负，“好啊，就跟你一样。”

沉默等待上菜的时光最是难熬，桔年的头几乎没有抬起过，餐巾的流苏被她拨弄得乱了。西餐厅里客人都已就座，舒缓的音乐中可以听到细碎的交谈和金属餐具相撞的声音，服务员如鱼不知什么时候，吧台的小提琴手旁边多了个风情万种的中年女歌手，手执麦克风款款而立，一开腔，竟有几分蔡琴的味道。悉心听歌的姿态，挽救了那些各怀心事的人们。

一首经典曲目《你的眼神》唱毕，悠长的前奏后，女歌手的声线愈显沧桑，她唱：“青春一去永不重复，海角天涯无影无踪……”

蔡检在桔年出现后首次开口，她试着用有些干涩的嗓音若无其事地对韩述说，“瞧，这不是你喜欢的调子吗，当初还眼巴巴地从我家硬要走那张老唱片……”

韩述勾勾嘴唇，勉强回应了个笑脸，并不成功，于是索性继续沉默。

“你的面貌，还想当年，我的相思已经埋心田，你不让我吐露一言，只能多看你一眼……向你多看一眼，我度过了多少个寂寞的春天……”

这略带颓废沙哑的靡靡之音在情人聚集的场所最是应景，桔年半侧着身子，似乎听得很是入神。

唐业恰到好处的低头，不至于太靠近她，但那耳语的姿态又显得略带亲密。“你也喜欢？我有个朋友也非常喜欢蔡琴的歌。”

“是吗？”桔年浅浅地笑了笑。

服务生终于端上了热气蒸腾的餐点。法国菜的程序最是繁琐，桔年看着眼前密密摆着的餐具，头皮一阵发麻，还好唐业动作缓慢，她小心地跟着，有样学样。低头用餐饭成了四个人最重。桔年虽聪颖，略能将唐业的招式学得有几分像样，可是用不惯的餐具，毕竟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到熟练，唐业为了照顾她的口味，唯恐她不喜生食，将她的小牛T排叫为全熟，血丝是不见了唐业也看出来了，虽有些着急，但心中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在他看来用不惯西式餐具，不是什么罪过。于是也不言语，唯恐让桔年更为尴尬，只是为她添了点红酒。

蔡检不动声色地暗地里看着桔年，唐业对她还真不是不错，她眼观鼻鼻观心地吃着自己的蔬菜沙拉，如果来人是带着敌意，那该来的迟早要来。

也许最难受的是韩述，他原本就心浮气躁，强行按捺着自己，可桔年的刀具切得不得要紧，金属不时得锯在瓷器上，那声音别人听来微弱，可传入他耳里，一声一声，咯吱咯吱，让人心。他觉得躺在她餐盘里的不是什么牛排，是他，是他韩述，一刀刀的，也不肯给个痛快。

桔年几乎要放弃跟牛排作战了，越急就越出错，最后一下，叉子在碟子上一滑，手肘就跟着撇出去，堪堪撞上左手边韩述的手臂。就这一个并不大的动作，可是即使她没有抬头，也知道唐业立刻端起了红酒杯，朗声道：“差点忘了，我们至少应该喝一杯，为平安夜，也为我们四个人有缘共同坐在这里。”

桔年迟疑了片刻，也跟着举起了酒杯，她答应了唐业，就不能让唐业难做。

蔡检心中五味杂陈，可还是对着唐业笑了一声，“阿业，我虽不是你亲妈，可我是希望你过得好的。”语毕她也端起杯子，静静等候住勺子不动的韩述，她暗暗又扯了扯韩述的衣袖。

韩述当即放下了自己的餐具，可手并没有伸向杯子，而是径直探到桔年胸前。桔年大惊，倒吸口凉气往后一闪，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唐业也赶紧放下杯子。

谁也没有想到，韩述的手落在桔年面前的餐具上，不由分说地将她的餐盘端到了自己跟前，当着另外三个惊愕的人的面，面面无表情地拿起手上的刀一块一块地切着属于桔年的那块T排。

桔年被吓得忘记了下一步的反应，唐业和蔡检也怔怔地，一时间竟没人说什么，也没人阻止，就这么任韩述利落地把那块扰人的牛排切割得支离破碎。

当那块横在肉中间的骨头被完美无缺地从肉中剔了出来，韩述貌似在今晚第一次舒了口气，然后若无其事地重新把餐盘“完璧归赵”。

桔年已然惊呆，那里还会下餐具去取食。不识相的服务生正赶在这时走到桌边，从手中的藤篮里取出一朵玫瑰，递到韩述面前，“先生，这是今晚我们店里免费赠送的礼物，每对情侣都不能怪服务生唐突，他过来的途中正好看到韩述将自己面前的餐盘送回桔年面前，盘里的肉被切成许多小块，虽不符合西餐礼仪，但这种事，不是亲近的人断然不会做。

唐业咳了一声，显然对服务生的错认颇为无奈。服务生的手横在桔年和韩述的中间，桔年伸手去拭额上的薄汗，说出来的话也结结巴巴，“不……不是……我……”

韩述低头片刻，然后抬起脸，竟然伸手想要去接那支玫瑰。他的手握得太紧，花茎上没除彻底的刺不期然扎进了他手里，他“嘶”了一声，桔年也是一抖，眼看着血珠从皮下冒了出来。

服务生手足无措地道歉。唐业忽然站了起来，客气地对在座几位说：“不好意思，我想我要去洗个手。”

他放下餐巾就往洗手间的方向走，桔年的眼睛跟着他离开的方向。她该不该追随他一道，可他去男士洗手间，她跟着做什么？

好了，现在只剩下三个旧识，韩述看着自己的伤口不说话，蔡检却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角，坐正身子。

“桔年，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好吗？我对不起你，一切都是我的错，跟他们都无关，你冲着我来了好了，我记忆中你是个善良的女孩，现在你想要怎么样，不妨直说，没有必要伤害无辜的人。蔡检的声音还是慈祥而柔和，像一个贴心的长辈，桔年不是没有见识过，她知道这慈祥不是为着她。别人把话说开了，她反倒更觉得坦然了一些。笑笑说道：“我并不是什么善良的女孩。桔年这几句话轻柔细语，说得并不咄咄逼人，蔡检却觉得脸上被掴了一掌，那些策略，那些温情的面纱都变得无谓了。她擅长做政治工作，大道理说得最是天衣无缝，可在谢桔年面前，她不愧为干妈和干儿子。桔年心想，他们的口吻多么相似啊，你说吧，我要怎么补偿你？好像他们是上帝，什么都能够给予。她如果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你们离远远地，会有人信吗？

餐巾的流苏再度被桔年用力地缠在指尖，她说话很慢，这样才能让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每一句话都跟在思维的后面。

“蔡检察长说要给我补偿，那就是承认欠了我的，你欠我什么呢？钱，没有。公正？怎么可能呢，我在狱中的时候也常常看报纸，全省十佳法律工作者的事迹也是拜读过的……”

这些话在蔡检的耳里是赤裸裸的攻击，她的耐心终于消退，腾地站了起来，气促地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蔡检觉得我会怎么样？”

“离他们远一点！”

桔年哑然而笑，“这也要看他们肯不肯。”

“你……”

唐业从洗手间折返，蔡检收住了嘴里的话。唐业回到座位，看到表情各异的其他人，尤其是继母身后侧歪向一边的椅子。

“阿姨，这又怎么啦？”他长吁口气，问道。

蔡检看着桔年漠然的神色，索性把话挑开，“阿业，我虽然希望你早日有个家，可你在看人的时候也应该多留个心眼，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她有什么底子？她接近你有什么目的，你想过：“那您告诉我，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蔡检冷笑一声，“你跟个抢劫……”

“干妈！”一直不语的韩述厉声打断。连他都没有想到，干妈会这么说。可是，干妈的本意确是保护他和唐业。究竟多少的恶是源于某种意义上的善？

唐业用纸巾擦着手，然后放下，他看着桌子，“真的是很不错的菜，可是，我想我们都没有办法吃下去了是吗？既然如此……”他招手叫来服务生，“麻烦埋单。”

服务生疾步而来，蔡检双手撑在桌上，支着身子，心痛不已：“我是为了你好啊，她有什么值得你这样，你们都这样，到底中了什么魔？”

桔年从听到蔡检来不及说完了的“抢劫犯”三个字开始，就一直是自己静静坐在那里，嘴角若有笑意，也是带点凄凉和讥诮。这三个字她太熟悉了，也许还要跟着她一辈子。

唐业更快地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纸币，塞到服务生手中，“别找了。”语罢一手拉起桔年，“阿姨，我知道你对我好，但别这样好吗……我和桔年还是先走一步，如果两位还有胃口，那么桔年竟没有想到唐业会如此反应，顺从地任他拉着自己离席，眼看就要离开，始终冷淡坐在一旁的韩述钳住她另一边的手臂。

“别走！别走……”如果说他的第一句是走投无路的蛮横，那第二句，彻底地只剩哀求。别走。

两个人的手都抓得很紧，桔年荒诞地想起了死后被锯成两半的祥林嫂，她也不挣，他们能将她撕成两片？

“我觉得，你即使想留下她，也欠了个请字。”唐业对韩述说道。

韩述见唐业淡淡地，手也不肯松劲，便放开了桔年，一根一根地徐徐扳开唐业留在桔年身上的手，言辞诚恳。“别说是个请字，即使我跪下来求她也没什么。但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与

第七章 放过你，也放过我

韩述扳开唐业的手，此时，气氛浪漫而祥和的西餐厅里已有不少用餐的客人看了过来，两个需要从他们身边经过走往吧台的服务员也驻足不前，交换着眼神，低头窃语着。

唐业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无视别人侧目的人，他的性格和教养让他很少会去做出格的事。谢桔年和韩述，一个是他今天借来的“女朋友”，一个是继母的干儿子，并且与自己在公事的纠葛。韩述说，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抛下句狠话之后，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谢桔年，而桔年始终漠然垂首。

唐业低声询问：“桔年，你还好吧？”

桔年的嘴角似乎勾了一下，苦涩的，却没有搭腔。

于是唐业将手一摊，“我的车停得远，不如我先去倒出来。”他离开前用手略拍了拍桔年的手臂，柔声道：“我在路口等你。”

直至唐业的身影消失在门口，韩述的手才稍稍松了劲，他不由得担心自己先前的分寸，捏痛了她也不知道。可是她从始至终不吭声，眉头都没皱一下，他从来就猜不透她的感觉，连痛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举措已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孤零零坐在原位的蔡检还在冷眼注视着。韩述说：“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好吗？”

桔年不知道在想什么，竟浑然未觉似的，置若罔闻。

韩述无奈，依旧抓着她的手臂，就往门口走，桔年牵线娃娃似的，跌跌撞撞地随他走了出去。

一直到了“左岸”出口处一排服饰精品小店附近的人行道上，韩述才停了下来，手松开得迟疑，怕她扭头就走。

那地方是个风口，从温暖入春的餐厅转战到此，无异于两重天。桔年一袭灰色的大衣，领口护着并不严实，一站定，冬夜的凛冽寒气就往脖子处灌了进去，她环住自己，微微地一抖。

韩述见势立马去脱自己身上的外套，要往她肩上披，被她一手格住。

“不用了。”桔年的声音无奈而疲惫。“该闹够了吧韩述。”

这是本次意外碰面之后，桔年对韩述说的第一句话。

韩述缓缓垂下拿着外套的手，比夜风更凉的寒意瞬让他满腔的血都凝成了冰。

他把脱下的衣服挽在手上，看到服饰店门口用以招揽顾客的圣诞老人玩偶，忽然觉得自己在她面前更像个悲哀无比的小丑。

他试着笑了一下，自我解嘲：“我就不明白了，我他妈的为什么总要以一个傻逼的光辉形象屹立在你面前。”

桔年没有笑，意料中的事。韩述独自笑着，把自己送到了难受的极点，终于松懈下上扬得僵硬的唇角，不再为难自己。

“刚才我对唐业不是说说而已，要我跪下来求你也没什么，只要我们好好地说话，只要你觉得好受一些……你用吗，用我跪下来求你吗？”他拖住桔年冰似的双手。冷风中的两人，谁也没觉得甚是荒唐，她怕韩述性子上来，说得出口就做得到，匆忙挣了一下，后退几步，“别……等我走了之后，你跪谁都可以，怎么跪都随便你。”

“那你给我一句话，我该怎么才好？”讨不到观众欢心的小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幕。在桔年打小的印象里，韩述都是自信满满的，带着点玩世不恭的自命不凡，他是知道自己优秀的。桔年并不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诚然，她忘不了过去，可是她并没有想过惩罚韩述来让自己快乐释然一点。因为她和韩述是两个人，韩述的痛苦是韩述的，谢桔年的痛苦是谢桔年的，此“我说过我原谅你，也不是说说而已。你真的不用这样的，韩述，你过你的生活，让我过我的日子，这样收场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最好的方式。”

然而，桔年嘴里的一句原谅却不是韩述要的宽恕，不是他夜夜噩梦的救赎。他问出这十一年间不断盘桓在心中的疑问，“如果那一天，摔下来死掉的那个人是我，会不会大家都好受些？可是他仍然不敢问，如果死的是我，你会不会忘记我所有的错，只记得我仅有的那点好？可他在桔年心中有过“好”的存在吗？没有？那也不要紧，她记得他就可以了。如果他死了，她桔年侧过脸去看主道上呼啸而过的车辆，节日的彩灯和另一旁精致明亮的橱窗映得她的脸色苍凉，他说到那个“死”字，入耳惊心，逼得她去回想当时的天人两隔。如果死的那个人是韩述，“韩述，其实你还是没有明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一直没能明白，所以那时我远比你更难过，怪命运对我太不公平。站在法庭上听着宣判时候，我希望你们统统都下地狱，统统都不说完这番话，桔年在韩述面前落泪了，这么多年，她也很少那么直视自己的眼泪。每一个今天，不都是无数个昨天的累积吗？她和巫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至今时今日，他们自己何尝没有正如她对韩述所说，人生没有如果。“如果”里的人，就不是巫雨和桔年。这世界就是这么现实，而他们一直太过天真。桔年多想骗自己啊，让自己相信，差一点，只差一点，没有韩述韩述没有预期到桔年的眼泪，他想伸手去擦，却又不该，如此地矛盾，正如他害怕桔年恨他，又害怕她不恨他。

韩述的话无比苦涩：“我要一个补偿的机会就那么难？”

桔年流泪道：“你能给我什么？十一年了，你也不照样过得好好地？假如真觉得对不起我，那就应该希望我过得幸福，何苦再搅乱我和唐业的关系。难道你认为我的幸福只能靠你的补偿”

韩述顿时语塞，他始终告诉自己，只有对她好一点，才能弥补自己当年的错，然后他就一头扎了进来，可谢桔年一语惊醒梦中人。

难道我的幸福只能靠你的补偿？

短促的汽车的喇叭声响起，桔年和韩述闻声看过去，唐业的车远远地停在马路的另一边。

桔年手忙脚乱地抹着脸上残留的泪水，“我要走了。”

韩述想起了干妈之前的玩笑话，是啊，唐业哪点又输给了他？饭桌上，他们多么默契而亲密，他为什么从来就没想过，另一个男人同样可以给桔年好的生活？

桔年用力抽着被韩述抓住的手，喇叭声再次想起，也许唐业察觉到桔年的困境，担心之下，推开车门走了出来。韩述的心慌而乱，当他唯一能给的“补偿”都变得无比苍白，他不知道自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川流不息的车辆一时阻住了唐业穿过马路的步伐。

他汗湿的手让她忘却冰凉。

桔年在这个时候反而安静了下来，定定看着韩述。

“好，你说……”

韩述张开了嘴，却发现自己竟然无言。他该说什么？谢桔年这样一个女人，他能说出来的每一种可能，在开端都已被她拒绝。

可韩述没有办法怨她，她静静地站在那里，给了他足够表述一切的时间。

说啊，韩述。

唐业总算小跑着从车与车的间隙中穿了过来。

说啊，说啊，你想说什么？

到底想说什么？

另一个男人一步步走近。

能言善辩的韩述没有一次那么恨自己的语拙

这一回，换作桔年一根根扳开韩述抓住她的手。

她眼睛微红，那是先前流过泪的痕迹。

当桔一双手手终于重获自由，桔年说：“韩述，你就放过你自己，也放过我吧。”

在唐业有些犹豫地走至桔年和韩述身畔之前，桔年扭头朝他走了过来。

“对不起。”桔年意识到自己哭过的眼睛引起了唐业的注意，微微撇开了脸，低声说道。

唐业笑笑，用手护着她的肩走过马路，上车之前，他朝韩述的方向回望了一眼，寒意料峭的夜里，韩述却单手挽着自己的外套，那么春风得意的一个人，如路灯般伶仃。

桔年坐在唐业身侧的副驾驶座，听着他发动车子的声音，沉默良久，说道：“对不起，我把今天的晚餐搞砸了。”

唐业专注于前方的路况，过了一会才答道：“怎么会这样想，你没做错什么。”

桔年注视着自己的手指，“我是个坐过牢的女人。”

唐业侧过脸看了她一眼，如她一般平铺直述地说：“我是个爱男人的男人。”

他们说完，都有好一阵没有出声，过了会，桔年干笑了一声。唐业愣了愣，竟也笑了起来。他们在这荒诞的自我介绍之下，如重新初识一般。

“急着回去吗？”唐业问桔年。

桔年摇头，非明住校，今晚并不回家。

“今晚到处人都很多，不如我们去个安静点的地方。”

车子载着他们一路往市郊方向走，电台里放着轻快的圣诞歌谣。唐业带桔年去的地方并不美丽，四周都是在建的工地，他的车停在一个小小的泥塘边上。

唐业也似乎有些意外，“上次来，这塘里的水还是很绿的，里面有不少的鱼。”

桔年环视池塘周遭，慢慢地觉得熟悉，她有些明白了。

“这就是‘望河塘大暑对风眠’吧？”

唐业笑了起来，“跟你说话省了不少力气。是啊，以前我常到这来钓鱼……当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知道桔年会懂的，也就没多解释，接着往下说道：“没过多久，这儿就会被

“这里吗？”桔年也有些惊讶，这一带其实她并不陌生，往前不过两公里就有一条河，过了那条河，就是一个小庙，过去她和巫雨曾在那个庙里求过，不，是偷过签。那时，这附近是还

唐业点头，“这块地是我亲自经手报批的。”他说着又笑了起来，本来打算带你来试试夜钓的滋味，渔具我都带来了，看样子是没有鱼了，不过既然来了，不如就吸吸新鲜空气，看看星

他把座椅摇了下去，半躺着看着车子挡风玻璃外的天幕。见桔年坐着发呆，便替她也放下椅背，示意她跟自己一样。

这样半躺着的姿势让桔年一开始有些不自在，她聚精会神地盯着玻璃外的天空看，看着看着就笑了，哪里有什么星星，天空乌兰乌兰的，除了若隐若现的层云，什么都没有。

唐业有些尴尬，解释道：“上一次我来，是有很多星星的……我大概是个无可救药的迂腐的人。”

桔年闭着眼睛说：“不会啊，我看到了很多很多星星，还有银河。”

“是吗？”唐业也学着她双眼紧闭。

“你知道飞机在天上飞为什么不会撞到星星上吗？”桔年问。

“嗯？”

不等唐业回答，桔年接着往下说：“因为星星它会‘闪’啊。”

“哦……这样啊。”唐业点头。

桔年笑着睁开眼睛看他，“拜托你，我是在讲一个笑话。”

“哈哈，是挺有趣的。”唐业很给面子地笑了几声。

反倒是桔年最后忍俊不禁地为自己冷得惊人的笑话笑了起来。她想起了巫雨，对于桔年的冷笑话，巫雨总是慢半拍，有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也非常配合地哈哈大笑，有时往往过了很

唐业看着桔年因回忆而变得柔和的眼睛，尽管仍有泪痕。他再次闭上眼睛，悠悠地问：“你说我们闭上眼睛看到的星星是真实存在的吗？”

桔年说：“对于别人而言可能不存在，可是，如果我相信，它就存在。”

“有一次，我跟他一块在夜里出海钓鱼，我过去从来没有那么疯狂，那个晚上，我们有很多的回忆……可是后来，提起那一晚，他说，他记得明月当空，非常的美，可在我的印象里，当唐业娓娓地诉说，他并没有可以去强调“他”是谁，可是桔年心领神会，甚至不用眼睛去看，她也能感觉到身边这个男人嘴角含着的惆怅笑意。

“我想，也许月亮和雨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我们选择记住不同的东西。我是个不纯粹的人，我需要旁人的认同，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所以，那一晚即使有再多的快乐，我桔年听他说完，也喃喃地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许多年前，我有一个……一个伙伴，那时我独自走一条特别可怕的路，但是他不能陪着我，他说，他会在一个地方一直看着我走，让他们两个人静静地躺有了些年份的老爷车倾斜的座椅上，像孩子一般紧紧闭上眼睛，远远有寒虫的凄鸣，传入耳中。

“你信吗？我每天心里都在拉锯。跟他在一起吧，别管明天，只要眼前的快乐……离开他吧，过正常人的生活，娶妻生子，胆战心惊的快乐不是真的快乐，是鸦片的毒瘾。”

“找个女人，就行了吗？”桔年睁开了眼睛，却不期然与唐业的视线相遇。

唐业笑了起来，“不，找一个志趣相投的女人，戒了毒瘾，真正地过一辈子。我要的不是一个挡箭牌，是一个能跟我一起试一试幸福的另一种可能的女人。”

“那你找到了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桔年长长地吁了口气，她的身躯像浮在水面，平展着，一点一点地沉入水底。

有人说，人是鱼，日子是水，游着走就是了。可她的水面，那些倒影太过清晰。

她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是个坐过牢的女人。”

良久，唐业在身畔答了一句，“我是个爱过男人的男人。”

第八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

“姑姑，你不喜欢韩述叔叔吗？”

“嗯……啊？”

桔年推着购物车走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之间，绞尽脑汁地在想，自己出门前明明记得一定要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厨房清洁剂？还是洗碗布？尾随在身后的非明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问

“我是问，你是不是不喜欢韩述叔叔啊，姑。”非明提了提书包的背带，加快步子与桔年一道扶着购物车，不依不饶地又问了一遍。非明的个子长得很快，几乎跟桔年的肩等高了，桔年

“韩述叔叔啊……没有啊，怎么会呢？”桔年否认着，低头看购物车时才知道，非明趁着她走神，不知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往车里放了好些又贵又没营养的垃圾食品。她摇着头，又非明死死抱住最后一盒巧克力，嘴也不休息。“你骗人，我觉得你不喜欢韩述叔叔。”

桔年看了非明一眼，“他跟你说的？”

非明起初点头，接着又一个劲地摇头：“韩述叔叔老跟我问起你，你从来都没跟我提过他。”

桔年明白，自己不可能跟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解释清楚自己和韩述的关系，她只是说：“姑姑和韩述叔叔是过去认识的，很久很久没来往了。再说，姑姑喜欢非明，韩述叔叔也喜欢非明，那你既然不讨厌韩述叔叔，就是喜欢韩述叔叔了？”非明问得天真。

桔年心中下了决心，以后不能再让孩子看那么多的电视剧了。“不是不喜欢不等于就是喜欢。”她耐着性子解释，然后发现说出来绕得自己都头晕。

“那还是韩述叔叔说对了，你不喜欢他。”非明撇着嘴，“难怪他最近都不来接我，也不怎么带我去玩了。”

桔年听着这话，不由得放慢了步子。她不知道韩述为什么要对一个孩子说这些话，但是最近确实很少看到他的车来接送非明。其实这未尝不是件好事，也不枉那天她说了那一大番话和流。

“年底了，大家都忙，你们你还忙着排练学校迎春晚会呢，韩述叔叔也忙着工作啊。”她安慰着非明。

非明挠了挠头，可怜兮兮地问：“姑姑，韩述叔叔真不是我爸爸吗？”

这孩子其实是聪明的，无需等到桔年摇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她隐约也感觉到了，韩叔叔对她虽好，不过，是她亲生父亲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她只得退而求其次地盼望着自己喜。

“如果他不是我爸爸，就不能做我姑夫吗？”

“那你可得从现在开始少吃些巧克力。”桔年感到有些好笑，顺势把非明手里的东西放回了货架。

“反正我长大后要嫁很多很多人，才不会像姑姑你这样。”

桔年含笑，也不再跟孩子理论。11岁的女孩，就已经知道孤伶伶地活着是一种罪。可她已经惯了。

那天，桔年看懂了唐业有些突然的暗示，可是她并没有给予回应。透过唐业车子的挡风玻璃，她看着天空从乌兰转成淡青，然后让他把车停在了离家有一站公车之遥的路口，挥手道别。非明在几天后的学校迎春晚会上担岗一个舞蹈的领舞，那舞蹈桔年是很熟悉的《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她还记得那一次，自己牵错了一个矮人的手。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非明当然是白雪公主的扮演者，舞台服装是学校老师统一安排，可是她非让桔年给她买漂亮一些小发卡，演出那天别在头上，亮闪闪的，多好看啊。

卖女孩饰物的小货架在收银台的附近。非明埋头挑选着，五颜六色的发卡，她觉得每一个都漂亮，不知道如何取舍。正想央求姑姑给多买几个，抬起头才发现姑姑不知道看见什么，又走非明沿着姑姑的视线看过去，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收银台而已，没什么好看的——不不不，等待买单的那个阿姨长得真漂亮，身上的衣服也好看，最吸引非明的是，那个阿姨身后的购物同一番情景，看在桔年眼里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她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见过陈洁洁了，已为人妻人母的陈洁洁相对过去而言丰腴了些，皮肤更显得白皙了，衣着考究，风姿不减当年，前面的人正在结账，陈洁洁也不着急，笑着回头跟保姆模样的妇女怀里抱着的婴儿逗趣。她的样貌没怎么变，变的是眼神。曾经闺秀面孔下的不安分，变做了少妇的平和。她一直很幸运桔年得承认，自己并不是从来都没有羡慕过她的。

这时，一个跟陈洁洁年纪相仿的男人从另一端捧着好些零食走到她们身边，将那些零食搭积木似地垒在已经快放不下东西的购物车上。

“你是来抢劫超市的？”桔年听见陈洁洁笑着对男人打趣。

那男人也是跟她一般样貌出众，看上去便是一双登对的璧人。他好像说了句话，桔年没听清，只见陈洁洁“格格”地笑了起来，保姆怀里的孩子也跟着手舞足蹈。

“姑姑，我到底能买几个发卡？”一旁的非明没了耐性，扯着姑姑的袖子问道。

“嗯？”桔年回神的瞬间，却发现一直扭头与丈夫儿子相对的陈洁洁视线不期然间扫了过来，桔年下意识一惊，然而那视线毫无反应地掠过，陈洁洁又转而低头去看丈夫刚拿过来的零她静静地看了好几秒，才缓缓放下手里的东西，极其犹疑地转身，这一次，她凝视桔年，又转向非明，眼里渐渐涌起的不敢置信和震惊让桔年担心她一分钟就因为承载不了那么多的情绪桔年若有所思地垂着头，但她并没有刻意去回避陈洁洁的眼睛，她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想过打搅谁、为难谁，所以这时轮不到她退避。

“你怎么了？”收银员已经为陈洁洁一家采购的物品装袋完毕，她身边的男人从保姆手里接过了孩子，也发现了妻子的异样。

“没什么。”陈洁洁如梦初醒地挽住丈夫，红着眼睛笑道：“我就是看到那些小发卡，忽然想起小时候特别喜欢，现在再戴上，恐怕别人非说我疯了不可。”

男人顿觉好笑地回头看了一眼，“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怀旧？好在你生的是个儿子，要是女儿，非被你打扮得满头满脸都是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那一家人的身影越走越远，非明终于挑好了自己最满意的两对发卡，桔年吁了口气，揽住孩子的肩膀。“好了吧，好了我们就回家。”

连非明都察觉到韩述在渐渐远离她们姑侄的生活，事实上，韩述确实怕了。平安夜的相逢，给了他很强的挫败感，但这挫败感与其说是软硬不吃的谢桔年给他的，不如说是他自己给自己他从没有如此深刻地体会到那样的无能为力。明明如此迫切地想留住她，可是不知道留下了之后又该怎么办；明明觉得有很多事情不对，却找不到一个理由驳倒她；明明是有话要说，那桔年离开后，韩述将蔡检察长送回了家。干妈年纪大了，身体不怎么好，韩述不放心她。一向亲厚的母子俩同坐车里，却第一次陷入了难言的尴尬沉默。如今仔细想来，自打桔年入狱后车子停在蔡检住处楼下，还是她先开的。

“韩述，其实你心底上是怨着干妈的吧。”

韩述熄火，拔出车钥匙。“您早早上去休息，我自己打车回家。”

“有时我也怀疑，假如当初不是我阻着你，事情会是怎么样，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钥匙您收好了。”

“干妈不是冷血动物，花一般的小女孩子，当年我真没想过把她送进牢里……唉，阴差阳错啊！打那以后，每接手一个案子，我都反复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犯了太过自信以至于疏忽的“别说了行吗，您今天差点发病，脸色很差，现在也不早了，我也有点累。”

“我本来不想提的，可是她现在找上门来。韩述，我不想你跟唐业中的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你可以怨我……”

“我谁都不怨就怨我自己，跟你没关系，行了吧，行了吧！”韩述吼出来，把自己也吓了一跳，他愣了一会，颓然地将双手覆在脸上，也顾不得在长辈面前失了分寸。

“其实这事一早就跟您没关系，您跟她无冤无仇，那时候要不是为了我，也犯不着淌那趟浑水。我不是没良心的人，这些我都清楚，如果我怨您，那我都成什么了？”韩述试着用自己逐；韩述没往下说，伸出手就去翻蔡检藏在储物格里的香烟和火机，好不容易点着一根，深深吸一口，呛了一下，辛辣的味道蔓延至肺里。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跟您那便宜儿子在一块的，可您别把事情往坏处想，这事就是邪门，不过她未必知道你跟唐业的关系，也绝对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找上门来。”

“你怎么就能肯定？”也怪不得蔡检，她见过太多的恶，桔年的毫无所求让她没有办法相信。

因为我多希望她找上门来，向我讨回当初的债也好，什么都好。

可惜她什么都不肯要。她怎么能什么都不要？

这些话韩述没有说出口。

蔡检活了大半辈子，早已是人精一般的角色，韩述那点心思她先前还觉得意外，看他那丢魂落魄的样子，往深里一想，也就明白了八九分，赶紧把他手里的烟拿了过来，往窗外一扔。

“我说韩述，你对她那迷恋劲十一年都过不去？不行，好好的一个孩子，一遇上她你就犯浑。要说过去也就罢了，现在……别说她跟阿业不清不白的，就算没那回事，你跟她在一起，再蔡检光想着已经觉得如芒在背，韩述却被她话里的某个字眼触动，怔怔的。

他对自己说，这是为了补偿。可干妈说，他这是“迷恋”！

他也不敢想的情节经由干妈心有余悸的话语里描述出来，他领着她站在韩院长的面前……想到这里，竟然连老头子痛殴他的一幕都变得没那么可怕，甚至有些期待。

疯了！

“我，我先回去了，今晚人多，迟了不好打车。”韩述昏头昏脑地推开车门急急走了出去，冷风一吹，觉得脸上更烫了。

第九章 索性不忘

元旦将至，新年的最后一天，韩述照例是回家爸妈家吃饭，跟家人一块辞旧迎新。

韩述最怕两老啰唆，打算故意磨磨蹭蹭到晚饭时间才出现在餐桌上，可韩母早早打来电话，说约好了大洋彼岸的姐姐韩琳，一家人通过网络视频来个大团圆，让他早些回来，免得误了时韩述跟老姐感情还是不错的，因为韩院长始终不肯在女儿面前低个头，韩琳这些年也一直没有回国，通常是韩述陪着妈妈每隔一两年飞过去看看她。这许久不见了，也有些挂念，所以他到家还比韩院长稍早一些，韩母的一桌饭菜已经准备好，只等他们父子入座。

韩院长看见儿子也没个好气，放了公事包就“哼”了一声，“韩检察官在白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慰问孤寡老人了？”

韩述在父亲看不到的角度朝韩母做了个鬼脸，嘴上倒不吭气。

等到一家三口洗好手坐到餐桌边，韩述看见了父亲染得根根抖擻的黑发和一尘不染的白色袖口，这都是韩院长一贯的典型风格，然而，当韩院长脖子上系着的那条异乎寻常的鲜艳领带跳

“爸，这条米奇领带是你们敬老院发的新年慰问品？”

韩院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习惯性绷得严肃的脸透出些微红，他松了松领口，清咳了两声，表示出懒得理会的神态。

韩母笑了起来，噙着用筷子头去敲儿子的手，“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不过你爸爸年纪大了，品位也奇怪了不少。”

笑了一阵，韩院长果然又开始说起了韩述最头疼的事情。

“我说你最近的案子办得怎么样，市院那边已经交接完毕了，你还赖在城西院不走，大半年了，丁点大的案子都处理不好，也不知道蔡一林是怎么教你的。”

韩述不禁为自己抱屈，“这是我愿意的吗？爸，您别小看这个案子，我觉得背后大有文章。”

“哦？”韩院长低头喝着汤，漫不经心地应了句。

“王国华死了您听说了吧，他的赃款一直都没查出来，我联系上了他在国外念书的儿子，据他儿子交代，除了刚出去时王国华一次性拿出来的五十多万之外，确实没有别的重大开支，说“那你觉得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所有的证据和线索都指向他吗？我一直怎么跟你说的，直觉会骗人，但证据不会。”

“不，不光是直觉，我前几天又跑了一趟王国华所在的建设局，也就翻翻一些旧资料，找人谈谈话，原本也不指望有什么突破，结果，竟然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内部曾经有人举报，韩院长顿了顿，说道：“依我看，这个案子牵涉太多，你一时半会也查不完，这终究是城西院的事，你的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到市院报道，手头的东西你可以移交给其他同事嘛。”

韩述有些讶异，“爸，不是您过去一直嘱咐我，做事要有始有终？”

韩院长停下手里的动作说：“过去我也说过，完不成工作，首先应该检讨自己的办事能力，而不是工作的难度，你怎么又不记得了？”

韩述被父亲将了这一军，等于自己之前在这个案子上的所有的力都被视为事业上偶像的父亲全盘否定，不由得有些不快，于是闷头吃饭，不再说话。

好在韩母见状赶紧解围，“我最不喜欢你们父子俩饭桌上谈工作，难得一起好好吃顿饭，就没别的可说了？”

韩院长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脸色缓和了些，“说什么，抛开工作，你儿子难道就不让人头疼了？三十岁了，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自己也没个着落。古人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来了，又来了。韩述托腮，表情痛苦，但仍没能阻止韩院长继续说下去，“……所谓成家立业，还用我解释吗？一个男人敢于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正视责任，才算得上真正的成熟，进

“我怎么不检点！”韩述差点跳起来，放下筷子就理论，“我是谈过四、次……”

“你连你谈过几次都记不清，四次还是五次？这不是不检点是什么？”韩院长摇头。

韩述扯着妈妈的手，痛诉革命家史，“妈你给我作证，我虽然有‘若干个’女朋友，最后也没成，但哪一次恋爱不是正儿八经，有始有终，合法合理？我既没有始乱终弃，也没有通*婬*毕竟是一两辈人，韩院长听着韩述信口说出什么“通*奸”、“乱*伦”之类的词语，总觉得不雅，也只得赶紧打住了这个话题，把这孩子越说越离谱。于是便伸手作了个就此打住的收拾。

韩母也反过来摸着儿子的手，犯愁地说：“宝贝啊，你说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天仙还是女明星？”

韩述一付受不了的表情，摆着手信口敷衍道：“我要找个慢羊羊跟懒羊羊的混合体。”

韩院长夫妇犹如听到了火星文，一头雾水。

“什么羊羊？”

韩述忍着笑，“是慢羊羊和懒羊羊。爸，现在不流行米奇了，您应该去看看《喜洋洋与灰太狼》，挺好的动画片，在孤寡老人中也挺流行的。”

韩院长这才明白儿子在变着法拿他开涮呢，他就不明白了，自己手把手严厉教导出来的儿子，怎么越来越让他不明白了，如此严肃的人生大事，他跟玩笑似的。这一怒，让韩院长差点没韩述赶紧给父亲夹菜，“吃饱了我马上去。”

果然不出韩述所料，他只要安安分分地跟父母吃一顿饭，一定会被一软一硬地数落得臭头。接下来，韩母语重心长的“爱的教育”和韩院长声色俱厉的道学理论听得他一顿饭味如嚼蜡，饭后，韩母还在厨房里收拾，韩院长准点看《新闻联播》，韩述赶紧给姐姐打了越洋电话，催促她上网。

当韩琳的面孔在电脑屏幕里出现，韩母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从厨房奔了出来，母女俩聊个不亦乐乎。韩院长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可耳朵却竖了起来。

到底是隔着地球两端的距离，麦克风的声音断断续续，语音跟不上的时候，韩述就代替妈妈通过键盘上跟姐姐聊，自己也不忘与韩琳交流了一通《喜洋洋与灰太狼》的观后感。说起来韩母跟女儿聊天的劲头，就像隔世重逢一般热切，一个多小时之后，韩述终于逮到妈妈去喝口水的机会，剩下他和姐姐单独相对。

“小二，妈妈的宝贝蛋，灰太狼，你表情干嘛那么衰？”比利时的时间比国内要晚六个小时，韩琳那边此时还是正午时分，她是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窗台边上，笑得如冬天的太阳似的干姐姐算是韩述少有能说得上的话的体己的人了，她不问还好，一问之下，韩述竟然发现自己眼眶有些发红，为了怕韩琳笑他，硬是忍住了，赶在妈妈冲回来之间赶紧问了句。

“姐，我向你啊……只是问问啊……是别人的事……你有没有很多年都忘不了的人和事？”

“你问就问，一个大男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扭捏……很多年是指多少年……我每隔几年就忘记一批人。”

“十几年吧……比如说十一年。”

韩琳侧着脑袋认真地想，然后正色道：“我想是有的。”

“谁……”

韩琳见韩述压低声音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禁大笑，“就是你呗，你高中时借我的张信哲专辑磁带还给我了吗？”

韩述已经听到了妈妈的动静，情急之下也没好气，“哎，跟你说认真的！”

也许是因为网络信号问题，韩琳的口形跟声音有些许的延迟。韩述见她微笑着张嘴合嘴，然后才听到姐姐的声音。

韩琳说：“如果是我，十一年都忘不掉，那还跟自己较什么劲啊，我就干脆一辈子不忘了，怎么着？”

“说什么呢？姐弟俩嘀嘀咕咕的。”韩母的身影出现在了韩述身后。

韩述赶紧扬起声音对韩琳说：“上次你说的美白护肤品，我过几天就给你寄。”

韩琳答得无比顺滑，“双份啊，你买了，让妈妈给我寄。”

跟姐姐聊完，韩述坐在沙发上陪韩院长看了半个小时的中央四台，找了个理由就说要走。

韩院长又是说了他一通，在自己家里，好像屁股下长着钉子似地坐不住。好在韩院长似乎晚饭后也约了一些工作上的朋友聚会，司机已经在楼下等候了，韩述的脱身便没有显得那么困难。韩述一边埋怨自己迟早死于营养过剩，一边跟父母道别。走到电梯处，正好一个年轻小伙子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送儿子出来的韩母见状便对韩述解释道：“这是你爸的司机小谢，小伙子人很勤快。你拎着这么多东西，停车场又远，正好小谢在楼下等你爸出去，我就让他顺便上来给你帮个手。”

“至于吗？你儿子吃那么多营养品，能虚到这点东西都拿不动？”韩述笑着对妈妈不以为然地说，可他也明白老人疼儿子的心，也就不便拂了这好意。

那个年轻的司机早已眼明手快地接过韩述手里的东西，本想全部代他拎着，韩述自觉不好意思，只将一只手里的袋子交给小伙子，道了句谢，便示意妈妈回去吧，自己和司机一块进了电。韩院长住的楼层高，电梯里只有韩述跟小司机。两人也是初次见面，并无话说，韩述笑笑，也就各自沉默地站着。

小司机一脸憨厚的笑容，长得倒是挺眉清目秀的。韩述没有见过父亲的新司机，不过他倒是知道父亲所在的高院不久前刚进行人事改革，类似于司机、普通文员、接待员这些社会通用岗。韩述自小长在干部家庭，深知对于某些领导岗位的人而言，专职司机就是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他父亲韩院长为人严谨，身边也多是一些寡言本分的人，就像当年结年的爸爸谢茂华然而想到了谢茂华，再联想到妈妈刚才说的，这小子姓什么来着，姓莫还是姓曾，不，他记起来了，小伙子姓谢！

韩述心里又是咯噔一下，他想，不会这么邪门吧，平安夜那天听到唐业的女朋友姓谢，他警觉了一阵，还觉得自己疑神疑鬼，结果就真的跟谢桔年撞个正着。可这个姓谢的又意味着什么

“你多大了？”他扬了扬下颌，问站在电梯角落里的小司机。

“我已经满十八了！”小司机赶紧强调，这时电梯已经停靠在一楼，韩述把车停在最靠近大门的停车场，小司机也跟在他身后两步的距离，亦步亦趋地边走边说，“我给韩院长开了大半”

“你叫什么名字啊？”韩述边掏钥匙边问。

“谢望年，韩科长，我叫谢望年，望江楼的望，过年的年……你就叫我小谢吧，我爸爸以前给韩院长开过车……哎呀……”

韩述骤然停下的脚步让跟在他身后的谢望年差点不及刹住身子，好险小伙子反应挺快，立刻定住脚，饶是这样，还险先栽个跟头。

韩述定定站了一会，仍然没完全消化过来，神色古怪地转过身，略带迟疑地问一脸不解的谢望年。

“你是谢茂华的儿子……这么大了……那么说……你，你是谢桔年的弟弟？”

提到“谢桔年”三个字，始终一片赤诚为韩述服务的谢望年露出一些尴尬的神情，不过还是老实地点了点头，“是……我姐姐是有家底，但是我们全家跟她已经很久不来往了，这个韩院韩述理解小伙子为什么如此介意，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比别的单位更看重一些，谢望年是怕家人的背景让自己丢了一份好工作。然而，韩述心里头好一阵却辨不清是什么滋味。如果是他，他会溺死在这种孤立里。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

距离停车场还有几十步的距离，韩述走着走着，忽然就失去了让身后的人为自己效劳的勇气，那不是别人，是她的亲弟弟，身上跟她流着相同的血。

“谢谢你，我自己来吧。”

韩述不由分说地就要拿回谢望年手里的东西。望年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年轻不懂事，一不留神说错了什么话，惹恼了韩院长的公子，苦着脸不肯撒手，一个劲地重复，“我来吧，我来吧”可他哪里知道韩述的心乱与惶恐。韩述见他这个样子，索性东西都不要了，反正那堆营养品留之无用，弃之可惜。他逃也似地上了自己的车，发动车子一踩油门就想要离去，他怕多看上车子经过望年身边，谢望年还拎着韩母为儿子准备的一袋东西，呆呆地杵在那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韩述最后还是把车停在了谢望年的身畔。

他摇下车窗，对着一脸懵懂的年轻人说：

“她没有对不起你，为什么不能对她好一点？”

番外
字数：10216 点击：8769 更新时间：09-02-06 03:43

《庄娴》

——送给亲爱的瓜瓜，迟到的生日礼物

庄娴是大二那年迎新座谈会上认识他的，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刚脱离高三苦海的大一新生。

庄娴平日里最怕人多的地方，院里系里的活动，能免则免，还不如在床上睡大觉，那晚她濒临感冒的边缘，头晕喉咙痛，可是同宿舍的姐妹郭荣荣怂恿着说，大二的男生，就像开始发焉郭荣荣信誓旦旦地说，不去一定会后悔的。庄娴跟郭荣荣关系好，一向由着对方拿主意，于是也就傻乎乎地跟去了。至于那一晚，假如庄娴真的不去，服一粒感冒药9点钟爬上宿舍的架子法学院是这所学校的重点院系，每年招来的学生不少，热闹熙攘的座谈会现场，跟赶集似的。转悠了几圈之后，郭荣荣忽然使劲用手肘顶着庄娴，附在她耳边小声说道：“哎哎，其实那个时候庄娴已经看到了他。难道是怪他亮色的T恤在人群中太过吸引眼球？还是她身处的角落太容易跟他形成光与暗的对比？她很少会这样用视线细细去描绘一个异性的轮廓，这周围的人群显得他个子高挑，皮肤被明黄色的T恤衬得更白皙，黑黑的眉毛让他看上去并不阴柔，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双不笑尚且含情的眼睛，这和那略显矜持的嘴角构成了一种矛盾而着他站在小范围人群的中心，与身边的人谈笑风生，应对自如，举手投足之间仿佛已习惯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假如不是他脸上的飞扬朝气，加上身边的郭荣荣都一再地强调从来没有在学校一晚上，学院活动中心亮如白昼的灯光让原本已有轻微感冒症状的庄娴头昏目眩，梦里颠来倒去都是高明度的黄色，像正午最耀眼的太阳；还有他细细擦拭双手的纸巾，皎洁的白。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可是透过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里边的风景，凝视的人心中已悄然打开了门扉。

第二天，郭荣荣从外面给庄娴带回来了感冒药，也带回了他的名字。

他叫韩述。

关于韩述的一切，庄娴是在消息灵通的郭荣荣传递的信息，以及自己在校园里偶然或“貌似偶然”的一次次擦肩而过中留下的印记一点一滴勾勒起来的。就像一付油画，起初是寥寥的几笔，庄娴是个害羞而内向的女孩子，她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大眼睛，长发乌黑，活脱脱就是这个年纪男孩子梦中情人的形象。刚踏入这所大学的时候，追求的男生犹如过江之鲫，但是大多数是冲着庄娴羡慕同班同宿舍的好友郭荣荣的能干和爽利，郭荣荣是班上的团支书，院学生干部，文学社骨干，她风风火火，敢做敢说，永远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庄娴知道自己永远也成不了郭荣荣那样的出色男孩子不在少数，然而韩述的风头依然不弱。他曾是不少女生宿舍熄灯后的谈资。他有没有女朋友？他对什么样的女孩感兴趣？他跟谁谁谁走得最近？某某系的某某又跟谁谁谁的卧谈会不就是一个又一个八卦而暧昧的话题构成，任何一个地方，总有他这样的男孩子，扮演着那些话题里的主角。

韩述爱玩在关注他的人眼中是众所周知的，他并不像其他一样出色的男孩子一般神秘。相反，他精力充沛，活力无限，似乎对一切新奇有趣的事物都充满着兴趣，爱热闹，也爱扎堆，入骨三分。郭荣荣是少有的不把韩述放在眼里的女孩子，韩述甫加入文学社，作为副社长的郭荣荣当众给他不少冷脸。新社员写的稿子里，她不止一次地挑出韩述的作品，念着念着，然后感叹上庄娴曾经偷偷问过郭荣荣，为什么特别不喜欢韩述。郭荣荣答道：“我最讨厌他这样自以为白马王子的纨绔子弟，如果没有一个好家世和好皮相，他什么也不是。”她常常在庄娴面前毫不留情地说：“就算真有王子，也不是每一个普通女孩都可以成为灰姑娘的，灰姑娘是什么，灰姑娘就是除了有个后妈这件事之外，其它统统圆满的女人。”这是郭荣荣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知是真是假，郭荣荣怎么可能看不出庄娴那点小心思。庄娴自以为藏得很深，其实那些少女的心思都写在脸上呢。有关韩述的传闻，她听得那么入神，有时竟然不知不觉满脸通红；当韩述从可郭荣荣不放过她，一个院的学生，见面的机会不少，每当她们出现在某个有韩述的场合，庄娴已经够手足无措了，郭荣荣还要拼命用手肘顶她，憋着笑挤眉弄眼地暗示。

郭荣荣还会心照不宣屡屡带回关于韩述的传闻——他可是大法官的儿子；他父亲的相片被挂在历届优秀校友的荣誉展廊里；听说系主任跟他家关系密切；他的羽毛球打得很好；他和队友代有一次，文学社组织全体社员郊外踏青烧烤，郭荣荣非拽着庄娴这个编外人员参加，从头到尾，庄娴都躲在人最少的角落里给大家烤东西吃，任凭郭荣荣什么鼓动她上去跟韩述打个招呼，他走过来站在她们面前那一刻，庄娴就成了一个人形的红番茄，郭荣荣和他说着话，她绞着手指，一门心思地看着自己的脚尖。

“郭荣荣，你同学会不会是不舒服？”韩述打完招呼竟然也不急着走开。

郭荣荣大声地笑了起来，不由分说抓着庄娴的手，对韩述说道：“对了，忘了给你介绍，这是我的好朋友庄娴，她可是你……”

那一刻，庄娴觉得自己会因紧张窒息而死去，真的，被他知道了，她也不想活了。

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她另一只先前还烤着鸡翅的手突然伸到她面前。

“我……我……我的翅……翅膀，给……给你……吃……”

很久之后，庄娴都没能从自己那时的“疯狂”举动中释怀，她手中的铁叉上还冒着热油的鸡翅险些先插到韩述的脸上，幸亏他回避及时才逃过一劫，一旁的郭荣荣早就笑弯了腰……她当郭荣荣笑罢，大概也知道了玩笑的底线，接着之前的话头继续为韩述引荐，“我刚才还没说完呢，她可你的……师姐啊。”

韩述一边笑，一边擦拭着刚才溅在自己衣服上的烧烤油，然后竟然也再自然不过地接过了庄娴手里的烧烤叉，嘻嘻一笑，“给我烤的，谢谢庄娴师姐……你的翅膀味道还不错。”

韩述不知道，就连郭荣荣也不知道，那一次他接过烧烤叉时留在庄娴指尖的温度，她很久之后都还触动着她。

这件事后，脾气就跟面团似的庄娴也跟郭荣荣生了好几天的闷气，她暗恼郭荣荣玩笑开得太火。换作以往，受不得冷清的郭荣荣早就换着法子逗庄娴笑起来，可这一次，竟也似较着劲。此时庄娴已然消气，她就郭荣荣这么一个好友，冷战起来也怪孤单的，对方给了个台阶，再傻也知道顺势下来，换套裙子，就跟着郭荣荣去了舞会。

黑黝黝挤满人的舞厅，庄娴和郭荣荣刚坐下，就留意到了舞池的中心，衣冠楚楚的韩述环抱着民商法学院的一个漂亮女孩在一支快三的曲子如蝴蝶穿梭般满场起舞，金童玉女，配得上“那女的我认识，外号‘公共汽车’……”极低的可见度里，庄娴看到了郭荣荣勾起一边嘴角，她也无心去听，一心一意地随着他们的舞步。他们跳得真好看，庄娴想。

她甚至没有嫉妒，当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是光环里他身畔那个人，心中便只剩了心悦诚服的欣赏。

韩述和他的舞伴在舞步中游走，跳着跳着就转到了庄娴身边，庄娴怔怔地，也不知道是谁暗地里使了把劲，将她一推，她毫无防备，就这么跌跌撞撞地扑了过去，正撞上了韩述的舞伴，庄娴绕着舌头吞吞吐吐地道歉，可嘴巴不听使唤，身边吵吵嚷嚷地，都成了模糊的一团，听不清辨不明。然而，韩述松开他的舞伴，扶直了庄娴，竟然就着她的手，在未完的曲子中领着她在宿舍的卫生间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庄娴曾不止一次偷偷哼着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小调，张开手，与虚空中的另一半共舞，可是她以为那只能是她一个人的梦。

忘了那一夜是怎么结束的，庄娴躺回了她的架子床，可是心还在舞池里，被他牵引着跳一曲圆舞，转啊，转啊，梦也在旋转中无边无际。

还是郭荣荣浇醒了庄娴的梦，她说：“韩述这个人，就是太轻佻，你别走火入魔，想我的话，城堡里只有一个王子，想做灰姑娘的人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庄娴心里想，她不要过桥，有过那个共舞的梦，也就足够了。

谁知道，一切才刚开始。

尽管郭荣荣一再点醒庄娴不要做灰姑娘的梦，可是如果有一天，王子提着一双正合码数的水晶鞋施施然走过来，你要不要穿？

很快，韩述的找庄娴的电话在宿舍里时常响起，他的身影也不时出现在她楼下。别人都在风传韩述看上了法学院的“木头美人”。郭荣荣有时也一个人愣愣地自言自语：“可能吗？”

庄娴不管可不可能，他是她的光源，她是无悔扑火的蛾，于是红着脸，期期艾艾地去赴一场场如梦之约，她照例是不善言辞，紧张起来浑浑噩噩，与他辨别时常想不起相处时的细节，而“我……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像？”庄娴怕这个梦醒得太早，唯恐自己的乏味让他打了退堂鼓。

可韩述却一再重复强调她的好，一遍一遍，语气郑重，仿佛要让她记住。你怎么可能傻，我可不会跟傻瓜考上同一个大学；你怎么可能比别人差，难道你从来不照镜子吗？他的话犹如催眠“可是我很无趣，你跟我在一起会不会很烦？”这是庄娴最后一个疑虑。跟她以往对韩述的感性认识完全不同，韩述很少带着她去玩去闹，两人相处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很有耐心，也不介意韩述总说：“你这样就好。”下一句话却开始嬉皮笑脸，“有没有人说过，你不说话的时候沉静如海？”

当然没人这么说过。庄娴在他孩子似的贫嘴中，幸福如火中烧，这幸福让她暂时忘却了别人注视的眼神，也忘却的好友的冷脸规劝。

郭荣荣说，你就傻吧，他有这么好？没后悔药吃的时候，哭都来不及。

可是后悔药不都是事后才吃的吗？她要的是现在。

韩述大二的那个情人节晚上，庄娴鼓起勇气送了他一条羊毛的围巾，围巾是寒假里她缠着让妈妈教会的，手工拙劣，却是他喜爱的大红色。庄娴害怕郭荣荣笑话，一直把围巾藏着掖着，他们约好了要一起出去，庄娴去到韩述的宿舍，等他慢慢收拾好自己，他这样一个急性子，打理自己的仪表居然能耐心地一丝不苟。眼看宿舍四下无人，庄娴羞涩地把那条围巾手忙脚乱地塞给他。“你喜欢吗？”庄娴低声问。

韩述没有马上说话，她不敢看他的表情，局促地低着头，特意修饰过披泻下来的长发搔得脸有些痒，心里却像有成千上万的蚂蚁在爬。

等待他反应的瞬间，在庄娴看来无比漫长，她慌慌张张地别开脸四处打量，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紧张。视线却扫到了他整洁的书桌上，随意丢放着的一双褐色手套。

庄娴顿时就懵了。这手套她怎么能不认识，那手背处的花纹是她亲眼看着拆了又拆，一针一针地织出来的。

手套出自郭荣荣的手，上个学期的期末，考前紧张的复习时间，庄娴就看到郭荣荣经常缩在床上织着这双手套，郭荣荣也是生手，偏又生性好强，看不得一丝瑕疵，反复地拆了再织，虎庄娴也曾问过郭荣荣是织给谁的，郭荣荣当时淡淡地说，“爱给谁给谁呗”。那时她们两姐妹之间不知怎么地已没有当初的无话不说，庄娴也不好意思追问，她想过这样的东西一定是韩述也注意到庄娴看着手套发呆，拣起那双手套，不由分说就往庄娴手上套。庄娴的眼睛一红，手微微往回撤了撤，韩述的手却抓的很紧。

“你喜欢吗？”他不回答她的问题，倒反过来问她同样的一句话。

“不……不……我是说，我喜欢，可……可是，别人……”庄娴心里乱得很，很久不在韩述面前出现的口吃又回来了。

韩述不让她的手往回躲，抓住了，只一声声追问，“那些你别管，我就问你喜欢吗，你不喜欢吗？说啊，说话啊！”

鬼使神差的，庄娴眼角留下了一行泪水。她不是一个好的朋友，郭荣荣那些个打着电筒织手套的情景在眼前浮现，当时她竟从来没有留心想过……可是即使她知情又能如何，此刻比愧：她低着头回应韩述的追问。

“喜欢。”

她可以感觉韩述的手徘徊在她的发间，连声音都是没有听过的迟疑和温存。

“你再说一次。”

庄娴做梦一般呢喃，“我真的喜欢。”

那个情人节的晚上，韩述抚摸着庄娴的长发，第一次吻了她。

也是从这时开始，庄娴仿佛看到心中的城堡大门真的朝她打开。她真的成了韩述的女朋友。

……

韩述其实是个很矛盾的人，他爱热闹，却找了个不善言辞的沉闷女友；他说他就喜欢庄娴的安静，然而她柔顺如绵羊在他身畔，他眼里常有一闪而过的失望；他没有在庄娴的旁敲侧击中关于这段感情，别人预言的闪电分手和韩述的热情退却移情别恋，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很难相信韩述和庄娴就这么相安无事相恋了一两个年头，然而这就是铁打一般的事实。

在那段幸福的时光里，唯一让庄娴遗憾的是她和郭荣荣友情的中止。而这一切的导火索竟然是郭荣荣暗恋韩述一事不知怎么传出去之后，韩述在别人询问为什么看不上法学系大才女时，：“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还未流到腮。”

郭荣荣什么都好，人长得也不赖，偏偏脸长得稍长，嘴上虽不说，心里也颇为遗憾。韩述这引经据典的调侃一传开，郭荣荣捂在被子里痛哭了一整晚，次日就想尽了所有办法搬离了庄娴所对此，庄娴难免也对韩述颇有埋怨。韩述说，他早看不惯郭荣荣的自以为是和对庄娴的欺负，这回是故意让她下不了台，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庄娴虽遗憾，然后当时身处热恋中的她，好在郭荣荣也不是好欺负的主，没过多久，就在文学社刊物这块自留地里不指名道姓对韩述口之笔伐。她文章写得好，笔锋犀利，一时间，谁不知道《就怕流氓有文化》和《论登徒子的韩述大三那年长假，庄娴跟他一块到三亚旅行，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个发小。这次旅行对庄娴来说意义非凡，这是韩述第一次把她带到了他的好朋友面前，这未尝不意味着对她的进一步认在三亚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跑到住处附近的沙滩大排档吃海鲜。庄娴中途去洗手间，找不到路，不好意思地回头来打听，远远地看到那个叫方志和的男孩子从自己的背在海角天涯绮丽的落日余晖中，韩述说“今天高兴”，拉着周亮跟方志和喝了不少的酒。嬉闹间，周亮作势嚷着要灌庄娴一杯，韩述冷着脸拦了下来，还没等到对方发话，自己就闷声不之后，韩述醉了，俯身在一侧的沙滩上吐得一塌糊涂。庄娴赶紧和另外两个男孩子一道半扶半抬地把他送回了房间。安顿完毕，周亮和方志和都借口要到海滩夜游，把庄娴和韩述单独留由于是黄金周期间，旅游业火爆的景区住宿紧张，大小酒店人满为患。最后方志和找到的这间小宾馆并不理想，几个人中，最挑剔的莫过于韩述，可他出奇地也没有计较。

庄娴陪着沉睡中的韩述在房间里静坐了很久，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地点，陌生的朋友，连带这身边熟悉的人也开始陌生。

他为什么高兴，他真的高兴吗？庄娴像是忽然发现，他高兴的时候心里想什么，难过的时候心里想什么，自己竟然浑然都不知情。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起模模糊糊地躺在他身边睡着的。一直到半夜，韩述翻身的动静惊醒了她。房间里的灯已经熄灭了，只有一扇朝海的窗敞开着，咸而潮湿的海风跟月光一道飘在混乱和黑暗中，年轻的男孩和女孩，该发生的一切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发生。从头到尾，韩述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庄娴在紧张和甜蜜的无声伴奏中迎来了她第一次的疼痛，尽管没有她幻三亚的气候湿热，庄娴在激情中缓过神来，才发现自己一身是汗，虽然眼皮越来越沉，可是仍禁不住想要起来冲洗一番。韩述的呼吸变得安详而悠长，她猜他也许累了，又陷入了梦境，可是她身躯微微一动，顿时觉得头皮一疼，才发觉发梢不知被压在了哪里，这时韩述的身体很快便贴了过来，紧紧抱着，像个孩子似的，头和脸都埋在了她微微弓起的背上。

这个出奇亲密而依赖的姿势让庄娴心中即甜蜜又好笑。

“你……”她刚想开口说点什么。

“嘘……”韩述打断了她。

她一度以为他会有下一步的动作，然而他没有，就这么静静地，紧紧地拥着她，贴着她，夜很静，这样的依偎让人坠入天长地久之中。

庄娴不敢动，可长久地保持这个姿势，开始觉得腰和脖子都酸疼。她也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然而就在半醒半梦之间，她听到了隐约的哭泣声。

起初听一个激灵，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不由吓了一跳，回过神来之后，才意识到压低的哭泣声，竟然像是从始至终拥着她的韩述。

热闹活泼的韩述，在静谧的黑暗中，像个迷路的孩子一般拥着她哭泣。

“你骗我……”

这是属于他们的第一个晚上，这是庄娴所记得的，韩述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次日，在方志和与周亮暧昧的笑容中，韩述恢复如常，对于那一晚的异样，在庄娴面前他再也没有提起。

他嘴里反复呢喃的一句话，还有濡湿了她背部的眼泪，成了一个让庄娴震惊却费解的梦。那是她从不了解的韩述，又或者她从来没有了解过韩述。

回到学校之后，不久，已经大四的庄娴投入了找工作的洪流。忙起来的时候，见韩述的时间就少了，韩述竟也没有太主动地找她，谁也不想明白，持续而稳定的爱恋，怎么会在最亲密最庄娴习惯性地不往深处想，她只是发现了一个更显而易见的事实，最初的时候，她一天见不到韩述就心慌得厉害，后来慢慢习惯了，这个间隔期变成了三天……一周……两周……一个月庄娴成绩并不拔尖，她不像郭荣荣一样轻易考上了本院的研究生，找工作也不算太顺利，最后，在邻省的一个中小城市里的法院谋到了一份书记员的差事。离开学校的那段时间，她：可是韩述没有。

直到韩述提出送她去火车站，他说的仍然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去外地，你留下来，我爸爸出面……还是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的……”

庄娴摇了摇头。

分手的建议是毕业近一年之后，庄娴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出来的。韩述在恢复中写了三个字：“好，珍重。”

工作两年后，庄娴嫁给了工作单位里的一个同事。那男人很普通，也很体贴，庄娴也变得越来越开朗外向。这不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幸福，可这幸福却是脚踏实地的，而不是漫步在云端。韩述也考上了本院的研究生。关于后来的他，想不到还是在郭荣荣一点一滴的描绘中浮现异地平静生活的庄娴心中——已经决裂多年的郭荣荣以老同学的身份参加了庄娴的婚礼，时过郭荣荣提到韩述时仍旧充满不屑和敌意，然而她就在这不屑和敌意中乐此不疲地讨伐着他，他做课时走的后门，后来的女朋友长得怎么别扭，找工作时怎么靠的家庭关系……庄娴听着

其实他们都没怎么变，也许变的只是她。当她平静微笑着回想他们的时候，也许那些过去，才真的过去了。

她是一个“木头美人”，唤醒她的激烈雨滴是韩述，可如春风般呵护她开出花朵的是将要陪伴她一生的那个平凡的男人，虽然，那花朵也是平凡无奇的，可这才是触手可及的生活，不再见到韩述时，是在一个本系统内部的交流会上，那时庄娴已经是一个五岁孩子的母亲，她和韩述的相逢意外而略带惊喜，一如老友，彼此夸张地相互吹捧。两人都感叹，到底是恋过一韩述还是开着玩笑：“有事我应该找你算账，说真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家老头子未必有多赞成，可是听说分了手，他也不信我解释，非说我始乱终弃，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揍了一”庄娴笑了好久，最后，仍是没有按捺住多年以来的好奇，多嘴问了一句。“你介意告诉我，那个人骗了你什么吗？”那曾经是她心头的一颗刺，现在只是一个女人的八卦。

韩述起初还笑着，渐渐地那笑也挂不住了。

“你还记着啊。”他有些尴尬。

“当然，任何一个女人都会记得。”庄娴笑道。

韩述用手背搓了搓面颊。

“……有个人对我说过，很多事情，只要不去想，就是忘记了。后来我才知道，根本不是那样。”

庄娴还是没有告诉韩述，也许她知道“那个人”是谁，许多年前在三亚的第二个早晨，她鬼使神差地去犯了韩述丢弃东西的那个垃圾桶。不知是她幸运还是清洁工懒惰，那东西居然还在那是一个退回来的包裹，上面的地址，来自于一个她完全陌生的所在。

“我还是不明白，他都没有主动提出，你为什么要跟她分手。”

许多当年的隐情，很多年后，会被时间冲洗得毫无秘密可言。后来已经是一名成功律师的郭荣荣也对庄娴提出了一个疑问。郭荣荣和韩述在一个城市里，她单身，仍然憎恶韩述，工作中庄娴说，“我想起了你对我说过的灰姑娘理论。你错了，我想我还是穿上了水晶鞋，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王子的城堡里，灯已经被先前经过的那个人熄灭了，里面黑洞洞的。我害怕。

第十章 谁难受谁知道

韩述从父母家里出来，等红绿灯的时候接到了方志和的电话，说是明天就元旦了，外面热闹得很，问韩述要不要一起出来坐坐。韩述最近都懒于交际，可是此时心中委实烦闷，方志和又他起初以为方志和会跟一大票鸡朋狗友一块等着他，人到了之后才发现方志和也是孤零零的一人坐在吧台上，面前已经有喝尽的空瓶，看见韩述，紧着招手。

韩述心理顿时平衡了一些，他还以为今晚就孤魂野鬼呢，原来彼此彼此。坐到方志和身边就笑道：“我算够意思吧，特意从百忙之中赶来陪你小子。”

方志和含着口酒差点没喷出来，也没说什么，把自己跟前的一杯酒往韩述手边一推，“那我可要感激不尽了啊。我说你最近都忙什么啊，去市院报了？要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没错，可这年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韩述也不意外，抿了口酒就说道：“人各有志，缘分这东西还真不能强求。”

“这回你们家老头子照旧没少收拾你吧，看你没精打采地，我说你情路也够坎坷地啊。”方志和调侃道。

韩述嗤笑一声，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急什么，我享受过程美。在你面前也不怕明说，我要找女人还不容易，要什么样的没有？”他说着，视线对上几米开外的两个娇烧女郎，对她们。

方志和一手搭上韩述的肩头，笑道：“据说大多数连环杀手在选择受害者时都会有喜好的固定类型，头发、身高、肤色、年龄段……不符合这些特定条件的，送上门也不杀……”

“少来。”韩述抖落好友的手，“别拿你那套变态的理论套在我身上。”

方志和在大学里执教心理学，他笑道：“我最近奉旨在系里开了一门叫做‘大学生性心理健康讲座’的公共选修课，不开课之前都不知道我们国家的青少年性启蒙知识贫乏落后到什么程

韩述大笑，“那你有没有向你的学生传授打开你青少年时期纯洁心理大门的性启蒙钥匙是什么？你这家伙蔫着坏，别忘了高中时你书包里没少夹带‘启蒙教材’，我跟周亮都是受你荼毒”“你可别扯上周亮，人家孩子都会叫爸爸了，根正苗红，日子不知道多滋润，我俩都不能跟他比。尤其是你，眼里春情荡漾，脸上却一脸晦气，日子是越活越回头的。兄弟我不才，也是韩述不以为然，“你那套留着骗未成年少女用吧。”

方志和嘿嘿一笑：“未成年少女也不一定好忽悠。别人年少无知的时候尚且搞不定，时过境迁就更棘手了，就像有的人，大鱼大肉也不是没有，可偏偏去啃同一块骨头，十几年都未必啃”他说到最后两句“干着急”的时候，已变做自编的小调在嘴里哼唱着。

韩述装糊涂，“骂谁呢，狗才啃骨头。”可人却不由自主地显出了些许不自在，他撇开脸去，避开方志和的眼镜，假装看舞台上的表演，那乐队歇斯底里地也不知道吼着什么，听得人

方志和玩着杯垫，自言自语般说道：“这也没别人，你死撑什么，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藏着掖着，是怕承认也有你韩述吃瘪的时候还是怎么。有些事，说是隐私，他也没点明那个“谁”是谁，可韩述还是有了反应，回过头的时候就已变了脸，恼道：“你那只眼睛看见我想着她？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韩述倒不是真的跟方志和生气，也就脸上一时间抹不下去，嚷了两句又定了下来，咬咬牙接着解释，“说了你也不明白，我不是想着她，我那是……我那是可怜她，也觉得对不起她……”

“哦……”方志和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原来你是可怜别人，要我说，那孩子也不是你的吧，你瞎操哪门子心？”

韩述脸色一白，继而说道：“那孩子也不是她的，我查过了，孤儿院收养的，挂在她一个什么亲戚名下，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她父母家人都跟她断绝关系了，要不是有个孩子，身边一

“都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按你说的，你可怜她，补偿她，心理上应该有一种满足感和宽慰感啊，可我怎么没在你身上发现，反而觉得你整日丢了魂似的？”

韩述一时词穷，想了半天才颓然承认：“她不肯接受。把话都说死了，就是不希望再看到我。”说出这些对于他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手中还有酒杯。

方志和轻描淡写地接着话茬往下说：“那你就顺着别人的意思不就行了，她既然不想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该消停了。借债的人都不计较，你一个欠钱的整天哭着喊着要还，这是哪门子”韩述双手支在吧台上，捂着自己大半张脸，“可我希望她过得好一点，看到她这个样子，我怪心里难受地。”

“那你看不就不行了。忍不住？你说她可怜，我看你比较可怜。”

方志和说完这话，连韩述都有些惊讶，这么多年朋友，大家也是知根知底的人，所以他才试着吐露一些缠绕他心中多年的阴霾和苦闷，这些话他连亲姐姐韩琳也没有说过，可他从来没有方志和似乎也察觉到他的问题，说到下一句的时候语气缓和了不少，“韩述，你就没想过，她根本不需要你的歉意和补偿。”

韩述当然想过，当更让他觉得异样的不是这个，他放下手里的杯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方志和，口气中存有疑虑，“你的心理学研究范围未免也太广了，好像你很了解她？”

“不了解我不敢说，她在‘里面’那几年，我申请探望过她很多次，她从来没有接受过。后来我就想，我的探望对她而言真的有意义吗……”

“你探望过她‘很多次’？”韩述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打断了方志和的话，有些不敢置信地站起来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只拜托过你一次！”

“没错，后来几次是我自己去。”方志和慢悠悠地说。

韩述冷笑道：“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去看她？你犯得着吗？”

“要说关系，你不会忘了，她也算是我的同学。或者，你认为你对她做了那些事情就意味着你跟她关系更为密切？”

“当啷”一声，方志和的箭头被愤怒的韩述用力一推，人晃了一下倒没有从椅子上掉下来，酒杯却落地，幸而在嘈杂的环境中，并未引来更多人的注意。

韩述松开手，自己也好像惊呆了。怔怔地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我看你喝多了。”他恨对方志和说。原本，不，就在上一秒，他还想着痛揍眼前那张带着无框眼镜的脸，可是他毕竟不是个粗暴而无所顾忌的人，最重要的是，方志和的话虽然难听

“你申请探视她，居然瞒着我？”韩述说这话的时候，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难以下咽到极致。

方志和低头整理自己的衣领，问道：“我有对你宣告的义务吗？”

韩述冷冷地看着方志和，“这不是朋友应该做的事。”

“你害怕面对她，所以当年连听到她的消息都不敢，别人就该跟你一样忘了她？现在你想要补偿她——我猜你所能给的最大补偿也不过是给她一个名分吧，那别人同样得自动退让？”

“我不是这个意思。”韩述深吸了一口气，别过脸去。

方志和面露讥讽之意，补了一句，“你心底把她看成是你的？可她是你的吗？”

“你胡说！”

“那你现在脸上写着的难道不是嫉妒吗？”

“我没有！”韩述忍无可忍，怒而拔高了声音，身旁谈笑的人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了过来，包括先前对他示好的漂亮女孩。这样子真失态，可韩述发现自己根本不在乎。他一直是个要强

“你没有？”就连方志和眼镜上折射的光线，都仿佛流露着嘲弄。

“我没有……”韩述的声音低了下来，双手交握，他沉默了一会才试着心平气和地说道：“小方，有些事我也说不清楚，我对她的感觉很复杂，混杂了很多过去的东西在里面，对，你可

“哈哈，你自己不懂，问我懂吗？有些事情你可以想得很复杂，其实一丝一缕理清，其实再简单不过。你蠢吗？当然不，换做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比谁都明白。你就是自欺欺人兼死

“我不跟你争这个，太可笑了。”

“那我挑明跟你说吧。韩述，你觉得我怎么样？”

方志和话题转变地如此诡异，韩述一时间感到莫名其妙，没好气地说，“你？人模狗样的吧。”

“说实话，我也算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和谐，工作稳定，收入良好，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不良嗜好。假如，我说假如啊，谢桔年选择了我，也未尝不是一个好归属。你又发什么狠，

“你跟她？笑话！”韩述做出不屑和好笑的样子，可语调都变了。

“你不肯放？很好，又回到了我们先前的假设，你就心里认为她是你的。你要补偿，不过是让她过得好，这种好的生活的给予者，非你韩述不可？”

这论调竟然的熟悉，桔年似乎也说过：“难道我的幸福只能靠你给？”

韩述顿时觉得一阵胸闷气短，他不愿往下想，又或者他想得通，接受不了。他可以在谢桔年生活中充当一个旁观者或路人甲？不不不，如果是这样，韩述宁可她恨他。

可这又是什么心理？韩述讨厌心理学！

他拿起自己的外套，“我不想跟一个喝醉的人讨论没有意义的事。”

“你会觉得有意义的。”方志和半伏在吧台上说。

韩述讥讽地耸耸肩，走出几步又转头，指着方志和说：“你别骚扰她！”

“韩述，你以什么身份警告我？”

“用不着你管。”

方志和取下眼镜，擦着上面的雾气，说：“谁难受谁知道！”

韩述冷冷拍下自己那份酒钱，头也不回地离去。

一身疲惫地回到住处，韩述除了洗个热水澡，别的什么都不去考虑，甫一踏进浴室，私下漆黑，他摸索着出去查看，才发现一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竟然闹停电了。元旦时分，还是寒气刺

十二点到来的时分，远处想起焰火的轰鸣，韩述原想这一时分过得热闹些，没想到到头来落得更加寂寥。他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接着半截蜡烛，看着里面的另一个自己。

“谁难受谁知道。”这更像是方志和的一句咒语。

韩述摇摇头，甩去头发上的水滴，用手一下一下擦拭着玻璃上的雾气，然后，他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一遍遍重复。

“我很好，我很好……你看到了吗。”

第十一章 往事不要再提

台园路小学的迎春晚会安排在晚上，这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下着淅沥小雨，刚傍晚时分，天就早早地黑了，走在略显泥泞的道路上，风吹过来，感觉比天气预报播报的最低温度更冷一些

在桔年的好说歹说下，非明总算答应暂不换上跳舞的衣服鞋子，以免弄脏行头。为了这场演出，她兴奋紧张得昨晚整晚都无法入睡，可一出门，糟糕的天气和路况让她沉浸在童话歌舞里

“姑姑，我就知道只撑一把伞是不行的。”非明嘴里喷着白气抱怨道。

桔年抿嘴笑了笑，也不去点破，明明就是她嫌另一把伞又旧又丑，只是悄悄地将伞柄更往非明那边挪了挪，安慰道：“就快到公交车站了。”

天气糟糕，愿意步行的人更少，刚过去的公车无不满当当，孩子心里装了演出这眼前最重要的事，自然心急焦躁。她眼睁睁看着接连不断的私家车从眼前疾驰而去，情不自禁地喃喃：

非明说完了这句话，偷偷地看了姑姑一眼。桔年正低头有一下没一下地甩着伞上的水珠，神游一般，仿佛并没有听见她说什么。非明松了口气，又有些失望，悻悻地伸长脖子候着下一班

过了好一会，非明都快忘了这个话题，才听到姑姑慢悠悠地问了句：“哦，那他怎么说？”

非明翻了个白眼，心里想，姑姑的反应也够慢的，说起这个，她有了一些精神，“我上个星期就给韩述叔叔打过电话，他真奇怪，没说来也没说不来，就问姑姑你知不知道我叫他来。”

“这样啊。”桔年点点头，又不说话了。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能让孩子感到满意，非明故作老成地分析道：“姑姑，是不是你不让韩述叔叔来，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害怕你。”

桔年笑了起来，“怎么会，你韩述叔叔如果不来，是因为他有别的事要忙啊。”

“可是演出是在晚上，他不用上班啊。”

“傻瓜，大人除了上班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为什么你不上班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桔年语塞，她发现自己已经辩不过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了。

好不容易到了小学的礼堂，非明不死心，尤在四处张望，她心底里还期待着韩述叔叔从某个角落突然冒出来，笑嘻嘻地给她个“惊喜”。

过不了多久，非明就将是舞台上众人瞩目的白雪公主，她多希望能有一些自己喜爱的人分享那一刻的光彩，尤其是韩述叔叔，如果他来了，许多嘲笑她是孤儿的同学都会发现，在舞台姑姑也不是不好。非明未尝不知道姑姑才是真正照顾自己的人，可是姑姑总是太过冷清，而非明又太害怕这种冷清。她渴望的是放学后等待自己的一张热闹的餐桌，还有快乐或沮丧时分非明还没有长大到足以读懂那些情绪，但是她嗅得到藏在平淡如水的日子后头哀伤的味道，那不是她梦想中家的味道。

韩述叔叔没有出现。非明略带失望地抱着她的裙子和舞鞋跑进设在礼堂二楼的化妆间，桔年则找了个位置坐下，独自等待。

演出即将开始，已换上洁白纱裙，装扮得如同甜心公主一般的非明忽然紧张又雀跃地回到桔年的身边。

“脸怎么那么红？”透过粉底，桔年都可察觉到非明异样潮红的脸蛋，同样掩饰不住的，还有眼睛里的惊喜。

非明把手中的一个纸袋往桔年怀里一塞，神秘兮兮地小声对桔年说：“姑姑，刚才老师把这个给我，说是一个阿姨给我送来的，是你买给我的吗？”

桔年轻轻打开相当精致考究的纸袋，里面是个漂亮的小盒子，打开来才发现盒子里竟然装得满满地都是各式各样漂亮的小发卡，五颜六色的装饰和晶莹的水钻耀花了眼。

“是你买给我的吗？”非明还在旁一个劲的追问，但她心中也许知道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难道，是韩述叔叔？”

孩子的声音因极度的兴奋和惊奇，微微带着颤音，而桔年的指尖发凉，心中某个角落却也在微微地抖。不会是韩述，韩述虽然能够负担也愿意送孩子礼物，但他不会特意去买这么些小女孩子的声音因极度的兴奋和惊奇，微微带着颤音，而桔年的指尖发凉，心中某个角落却也在微微地抖。不会是韩述，韩述虽然能够负担也愿意送孩子礼物，但他不会特意去买这么些小女

“不对，不是韩述叔叔，老师跟我说是个阿姨……究竟是哪个阿姨，她为什么不亲手交给我呢？”

桔年怎么能告诉非明，这些发卡来自于她一直心心念念却从未相识的人，而那个人为了一段过去，一个誓言……又或者是为了另一个家庭和已然安定的生活，将永远给不了非明想要的东陈洁洁当然认出了非明，这是她年少荒唐岁月里如今唯一留下的血证。那一次的擦肩而过，她会流泪吗，她会后悔吗，她会因为这个融合了她和巫雨血脉的生命而想起逝去的容颜辗转反桔年想，不怪她。不过是一段过去，有人想记得，有人要忘记，仅此而已。

“会不会是别人送错了。”非明猜到最后，反而为这不太可能的幸运而感到惶恐。

桔年笑了起来，从发卡堆里挑出一个，别在非明的头发上。

“喜欢吗？”她问。

非明红着眼睛一个劲地点头。

桔年不禁也有些难过，她把非明带在身边那么多年，可是给孩子的东西却那么少。

“喜欢就好，你看，发卡带在你头上那么漂亮，怎么可能是送错了。说不定这是圣诞老人送给白雪公主的迟到礼物呢？”

非明虽不太相信，却也笑了，注意力成功地转移到她眼前最为在意的演出上来。她拉开裙摆，在桔年面前轻轻地转了个圈。

“姑姑，我的裙子好看吗？刚才李小萌也在化妆，她扮演一棵树，看到我的裙子，气得脸都绿了。”

桔年忍住笑，“我刚才看到扮王子的男孩子，是李特没错吧，他今天也很帅啊。”

非明心里甜蜜地转了几圈，一屁股坐在桔年身畔的椅子上，嘟囔道：“姑姑，我开心得头有点晕。”

桔年找出纸巾去压非明额角的薄汗，“坐一会就好了。”

“你小的时候跳舞吗，姑姑。”

“呃……不怎么跳。”

“你不希望自己是白雪公主吗？”

“白雪公主只有最出色的女孩子才能扮演啊。”桔年笑着说。

孩子还不怎么懂得谦虚，点头表示认可，想了一会，又歪着头，认真地说了句：“姑姑，我觉得你也很好。”

“嗯？”桔年有些意外，她笑自己，也许是太多年没有听过有人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以至于竟然因为孩子无心的肯定而感到眼眶微微潮湿。“真的吗？”

“真的。”非明轻轻把头靠在姑姑的肩上，“全世界姑姑最好了……除了我的爸爸妈妈。”

老师通过广播召集所有参与演出的同学到后台集中候场，非明匆匆地跑了，桔年收敛心神，依旧坐在位子上，等待着即将开始的表演。

因为学校精心筹备的缘故，晚会节目相当精彩，随处可见用力鼓掌、专注拍照摄影的家长。也许对于家长而言，台上表演的内容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面有自己的宝贝。

晚会进行过半，报幕的小学生用黄莺一般的声音对观众说道：“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歌舞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掌声雷鸣般响起，桔年也不由得坐直了身子，聚精会神地等待非明的演出。她知道这一次的表演对于非明这孩子来说的重要性，多少个日夜的刻苦排练和精心准备就为了这一刻。

她在心里默默地说：巫雨，你也在看着是吗？

童话的音乐声传来，观众席也渐渐安静，仿佛都在等待着舞台上的小精灵。

一秒，两秒……十秒……时间过去，可舞台上始终空无一人，观众席上的家长们从疑惑变为窃语，从窃语转为不解的张望。

台下开始骚动了，最沉得住气的桔年也不解地皱起了眉头，而细心留意之下，她发现那骚动的源头其实来自于后台。

这是非明的节目！

桔年绞着自己的手指，到底是坐不住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悄然起身，朝后台方向小跑而去。

进入后台的小阶梯上已经围了不少的人，有学生，有老师，也有家长，他们都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里张望着。桔年脑子乱纷纷地，只听到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交谈片断。

“女孩……”

“……发病了，真可怕……”

“……叫救护车了吗？”

不安的潮水触感是冰凉的，从脚尖开始，慢慢地，慢慢地，打湿她，吞没她。

桔年用力分开挡在自己前面的围观的人们，一层又一层的人墙，密不透风地遮蔽着风暴中心那座惊恐和绝望的岛屿。时光仿佛倒流了，周围的场景在眼前模糊难辨……盛夏，午后，冰凉“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

韩述坐在灯光幽暗，音响喧腾的K厅包厢里，听着同事在台上忘情投入地演唱。

“韩述，喝一杯吗？”办公室的美女主任拎了半打啤酒坐到他身边。

韩述摆手，“刚才已经喝了不少，现在我就喝这个。”

美女主任拿过韩述手里的饮料在鼻前一闻，“柠檬茶，喝这个有什么意思？”

韩述懒洋洋地把杯拿了回来，“这您就不懂了，柠檬茶里也有学问，我喜欢放三片柠檬，蜂蜜加祁红，不要戳它，冰箱里冰镇十个小时以上，味道自然就出来了，颜色还澄澈。这杯……”

“你哪来那么多讲究。”正好有人推门进来，美女主任小赵赶紧在身边腾出个位子，嘴里招呼着，“蔡检，您算是来了，快坐吧……”

刚到蔡检闻声走了过来，端正地坐在韩述和小赵之间。小赵忙着给领导倒茶，蔡检打量了韩述几眼。

“看你这几天心情好些了？气色都回来了。”

韩述笑道：“这光线跟鬼屋似的，您都能看出我的气色，姜还是老的辣。”

蔡检也抿着嘴笑，“干妈这不是关心你吗？你这孩子，从小到大没少让人操心。跟同学聊聊，心情都畅了不少吧？”

韩述闻言一怔，他不久前是跟方志和“聊”过几句，不欢而散。可干妈又是怎么知道的。

他心下狐疑，嘴上却不说，只暗自思量着，莫非这方志和跟蔡检扯上了什么关系？方志和莫名其妙地找碴，难不成是出自干妈的授意。

不可能！方志和跟韩述打小玩得不错，韩述的干妈周亮和方志和几个都认识，但仅限于认识而已。更重要的是，韩述了解自己的干妈，方志和话里的意思跟干妈的想法从根本上南辕北辙。

蔡检似乎也自悔失言，笑笑接过小赵递过来的热茶，不再继续这个话题。韩述低头去喝他的柠檬茶，心想，这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

“你爸爸也跟你说了吧，赶紧把手头的事情交接了，该干嘛干嘛去。你不是常说在城西院束手束脚的，现在可以远走高飞，反倒舍不得了？”蔡检对韩述说道。

韩述摇头，“我说干妈，当初非得让我接这个案子的人是你，让我放手的也是你，别拿我当枪使啊。我还真扛上这个案子了，从来就没有我韩述过不去的坎。你别说，我还真有点进展了”

“哦？”蔡检一挑眉，神情也专注了起来，似乎对此颇感兴趣。“说说看。”

“这是说公事的地方吗？”韩述笑着摆了摆手，继而压低了声音：“我敢肯定，王国华后面有人，他只是虾兵蟹将冤大头，真正的大鱼还没浮头。”

“韩述，你可得掌握证据。”蔡检若有所思地说。

韩述说：“这个我知道。我也不是第一天接案子，既然这件事被我碰上了，我非得查个水落石出不可。王国华虽然冤枉，但罪不至死，他也不能白死。”他说着，忽然放下了手里的杯子。

蔡检沉默了一会，低声说：“韩述，你该不会……我相信你会公私分明的。”

韩述勾起嘴角，似笑非笑，“是吗，您心理只怕也想着，糟糕，该怎么防我故意给您干儿子找碴吧？”

“我并没有这么说。”

“那就好。”韩述脸上换了正色，“您要真那么想，未免也把人看扁了！”

“阿业他……”

韩述见小赵起身去点歌，小声说道：“我只问您，唐业在海外有私人账户的事您知道吗？还有，王国华死前最后一个有疑点的项目跟江源集团下属广利公司有关，而唐业跟广利公司原材

蔡检一向精明的双眼也流露出迷茫的神情，她缓缓摇了摇头，“你觉得……”

“如您所说，一切由证据说话，而我现在手头上并没有充足完备的证据材料。但是这个案子假如要查下去，唐业是绕不过去。干妈，我知道这不是最初您让我帮忙的初衷，但是我希望您：

蔡检良久没有出声，似乎在品味韩述话里的意思。孩子大了，由不得人，她觉得自己也在慢慢变得苍老无力，心越来越疲惫，以往的锐气日渐在消磨，她长长叹了口气。

韩述看着干妈这个样子，心下也有些不忍，正好同事一曲唱完，他接过麦克风，笑着朗声对大家宣布道：“下面有请我们城西院的少男杀手，甜歌小天后蔡一林小姐为我们演唱一曲……”

大家配合着起哄，蔡检终于笑了起来，骂道：“韩述你简直没大没小。”可手里却接过了麦克风。

蔡检爱唱老歌，是业余的演唱高手，这在城西人民检察院是人所皆知的事情，不过敢这样跟她开玩笑的除了韩述就没有别人。

蔡检的一首《分飞燕》唱得如泣如诉，韩述鼓掌之余，掏出自己的手机看了看，小赵从点歌台处回来，巧笑倩兮地打趣道：“韩述你今晚是怎么了，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手机都不知道看

她趁韩述不备，一把抢过手机，笑着闪过身避开韩述企图夺回来的手，“让纪监小组长检查看看有没有儿童不宜的内容。”

韩述一夺之下没有成功，也不再计较，笑着舒服地靠在软绵绵的沙发上，“看到了好东西不要忘了告诉我。”

小赵摆弄了一会，失望地把手机抛回给韩述，“没有电话也没有短信，你瞧看什么？”

韩述笑嘻嘻地说：“我看时间罢了。”

正说着，握在手里的手机屏幕忽然亮了起来，上面显示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响了两句就挂断了。韩述一急，立马从沙发上跃起，匆匆地跑出门外回拨过去，

“喂，喂，我是韩述，你哪位？”他唯恐周遭太过嘈杂，对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还好这个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对方的声音也清楚地从彼端传来。“您好，我处可为您提供六合彩特码预测服务……”

韩述一愣，继而大怒，“预测个鬼，小心我揣了你们的老窝。”

他愤而挂断，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那么地失望。

今天是非明演出的日子，韩述是记得的，他没有去，因为害怕自己在桔年眼里再度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可是一整晚，他都没有放弃一个设想，非明喜欢他，希望他去看演出，有没有

推开门走回包厢，韩述依旧掩不住失落。蔡检恰好唱完了最后一句，歌兴正浓，招手叫来韩述，就对小赵说：“点首歌让我跟韩述一块唱。”

韩述过去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麦霸，可这时哪有那份心，连连求饶，“我之前唱多了，唱不了。”可蔡检故意板起脸，他不得不依。

“韩述你唱什么？”小赵在一边问道。

“无所谓，有什么是我不会唱的？”

“蔡检，要不给你们点一首《散包相会》？”小赵转而问蔡检。

蔡检说：“换首新歌，免得韩述老说我活在七十年代。”

韩述嘀咕：“太新的您也不会啊。”

小赵会意，给他们点了首不新不旧的《当爱已成往事》。

“这首好，这首我们小天后会唱。”韩述笑道。

稍显沧桑的一段过门后，蔡检的女声传来：“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听着这首歌被蔡检用她拿手的民族唱法“全新”演绎，韩述握着另外一个麦克风，也不由得撇过脸去，憋住脸上的笑意。

“哎，认真点，别笑啊。”小赵在一侧暗示着。

韩述这才收敛了些，正儿八经地跟着蔡检的节奏，尽量专注地听她唱，一边用手轻轻打着拍子。

“……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底。”

不知道是特定的心情还是太过专注使然，韩述定定地站在那听着，这首烂熟于心的歌，竟然莫名地有了种别样的况味。他试着闭上眼睛，恍惚间，仿佛蔡检也不再是蔡检，歌也不再是那

“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韩述怔怔地有些出神，直到蔡检轻轻咳了一声，才留意到已经到了自己的唱段，好在这首歌他闭着眼睛也能唱下去，赶紧接住。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不容易……有多不容易，这十一年里，他冷暖自知。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韩述渐渐地也不去看那大屏幕上的歌词，自顾往下唱。有些什么东西，电光火石一般的闪过，

“因为我还有梦，我依然把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那个女声恰如其分地缠了进来。她说，“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地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问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懂。”韩述轻轻地接了下去。全赖酒精的后劲，他眼里只有另一端欲说还休的她，身影单薄，额前有被风吹乱的头发，白着一张巴掌大的脸，眼角有克制的眼泪。

“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

“韩述，韩述，唱啊，换你唱了……”

“你怎么了韩述……”

韩述缓缓垂下了握着麦克风的手。

他的人生没有了她，当然会不同，一切都将改写。如果可以，韩述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遇见谢桔年。然而如果真的可以，他愿意重回过去的每一天，好的坏的，幸福的，不幸的，统统重来从来没有人逼过他流连在那些过去里，不肯相忘的人一直是他自己。他苦苦相逼，他言不由衷，他怕承认了之后再无路可退。然而一切不过是因为他心中藏着一个被愧疚包裹得密不透风他是等不来桔年的电话的。

从来韩述就救不了谢桔年，需要救赎的那个人，是他自己。

第十二章 假装原谅我

韩述赶到医院时已近深夜。

他离开KTV太过仓皇，以至于连外套都往在了包厢里的沙发上。是蔡检亲自拿着衣服追了出来，那时他人已经在停车场。

“你这冒冒失失地是赶着去哪？”蔡检问。

韩述当时接过自己的外套，没有回答，想不到蔡检已然有了答案。

“你要去找她？韩述，我以为你这些天是想明白了不少，没想到是越来越糊涂了。”

即使在停车场并不明亮的灯光，韩述依然读得出从小疼爱自己的干妈脸上的不解和无奈，以及她话音背后的潜台词。

他本想说也许我一直是糊涂的，现在才明白了。可是直到驱车离开，他也没把这话出口。明白和糊涂，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韩述开车穿行在夜间仍旧繁华的街道上，莫名地想到一个并不算太恰当的词——归心似箭。虽然他的目的地其实是地段偏僻的一个小学。他想，不管能不能赶上非明的节目，他都要把这几千言万语化成一句“对不起”？说不定她只扔下一句“没关系”就会走人。

直截了当地吐露心声？韩述自言自语地对后视镜模拟了一遍，发现肉麻到自己都抖了几下。

要不……就吻她？他认真思考了这个方式的可行性，最后承认，真的不敢。

静静坐在她身边吧，什么都不要说，让时间和行动证明一切？可是以谢桔年的个性，她绝对可以纹丝不动地坐到天荒地老一个字不说。韩述觉得自己会在行动之前死于长时间的沉闷。

好像怎么做都不行，怎么做都不对。当然，延缓了十一年，所有的行动和表述都犹如隔靴搔痒一般。韩述想象着十一年前，假如他就这么上前抱紧她，不管她责怪或是怨恨，沉默或是推拥抱她。忽略她的冷淡和回绝，任她疑惑抗拒甚至是鄙夷，这是韩述所能想到的，仅有的事。

结果，台园路小学的礼堂是去到了，韩述却在一片乱哄哄中惊闻非明出了事，在知情老师的指点下，这才赶到了医院。

此时非明已从急救室出来，被送进了临时监护病房。韩述在病房门口遇上了孩子的班主任，他跑得气喘吁吁地，匆匆打了个招呼，正要进去，推门之前隔着病房门上方的玻璃观察窗往里，桔年的背影如韩述记忆中一般薄而瘦，韩述心里一酸，竟有了点近乡情怯的味道，这一迟疑间，才让他进而留意到，房间里除了她们，还有别人。那把一只手放在桔年肩头，给她递过去韩述看着桔年侧身接过那杯水，即使看不到她的脸，韩述也可以想象她朝唐业挤出的一个笑容。说实在的，即使唐业曾公然把桔年带到蔡检面前，称她是自己的女朋友，而桔年也没有他应该去观看非明的演出的，即使出事没有办法避免，但是至少那时他第一个陪在她们身旁的人，而不是把那个位置留给了唐业。

唐业低着头，似乎跟桔年小声交谈着。韩述听不到他们的对话，他轻轻缩回了覆在门上的手。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支离弦的箭，呼啸地挟着风声朝红心奔去，却忽然间找不到靶子的方向，于是他走开几步，小声地向非明的班主任询问病情。他实在弄不明白，看起来健康又活泼的非明为什么会毫无征兆地急病入院。

非明的班主任杨老师面对韩述的提问明显地语焉不详，而韩述明明从杨老师的神情中看到了困惑和惋惜，他一颗心顿时往下一沉，也不再在老师身上浪费工夫，转身就朝值班医生的办公室。医生办公室里空无一人，韩述只得又找到前台护士值班处，劈头盖脸就问：“刚送来那小女孩，就叫谢非明的那个，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低头抄抄写的一个小护士瞥了韩述一眼，“你是她什么人啊？”

韩述一时语塞，随即又厚着脸皮答道：“我是她爸爸。”说完这句话，他在护士疑惑的眼神中竟然感到脸庞一阵发烧。

“你能有那么大的女儿？”果然对方报以不信任的态度。

这时一旁稍微年长的另一个护士接了句：“你是她爸爸，那刚才给孩子办手续的是谁啊？有什么事等医生回来再说吧。”

韩述闻言，心中咯噔一下，也不争辩，只放低了姿态恳求道：“拜托你，我只想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原本就有一副容易讨得异性好感的皮相，兼之言辞恳切，那护士想了想，也没有再为难，低头翻了翻入院纪录，抬起头来的时候话里也带着异样。“你真是那孩子的爸爸？她患的是迟“癫痫？”韩述下意识地跟着重复了一遍。

面面无表情地说完了谢谢，他走到离自己最近的一组椅子坐下，发了好一会的呆，最后他见四下无人，用力地掐了掐自己的手臂，疼得厉害，并不是做梦。

这个病他曾经跟另外一个人相关联。这个豁然开朗的事实如山一般压住韩述，让他喘不过气来。

韩述知道非明不是谢桔年生的，此前他一直归因于她的善良和孤独，才会拖着一个非亲非故的孩子清苦度日。他真的从来没有想过，非明竟然是那个人的孩子，竟然是这样！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不正摆在眼前吗？除了巫雨的孩子，还有谁值得谢桔年这么对待。而非明那张面孔，她的眉和眼，无一不刻画着熟悉的痕迹。韩述为着这个发现而冷汗涔涔，

巫雨，有多久了，韩述不愿意回想起这个名字，可此刻他闭上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那个人，还是青葱少年模样，清淡眉眼，笑容明净。在他面前，年近而立的韩述顿觉自己一身的疲惫。

桔年把唐业送到了医院大门处。她并不是太工于言辞的人，沉默走了一会，到了该留步的时候，便说了句：“谢谢你。”

“钱的事不要放在心上。”唐业感冒了，说话的时候带着鼻音。

桔年摇头，“是谢谢你能来。”

说起来也是巧合，桔年在急诊室外等待非明的时候接到唐业的电话，平安夜过后，他们一直没在见面，电话里唐业也只是简单问候，没想到听闻非明的事情，立马赶了过来。

“好像我们跟医院太有缘分了。”桔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唐业说，“那也是缘分的一种。你回去陪着孩子吧，我走了，你也注意休息，一切等到明天CT结果出来再说。”

桔年点头。

唐业看似仍放心不下，又安慰了一句，“别想太多，想得多了，于事无补，还徒增烦恼。”

桔年低声说，“没关系，我就想，事情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了，还能再坏到哪里去？这么想着，心也宽了。”她仓促地笑了一声，“至少她还活着。”

唐业露出了些许迷惑的神情，他觉得谢桔年就像一汪澄碧的湖水，乍一看清透，其实不知道底下沉淀着什么，譬如在这个夜晚之前，他并不知道她收养了一个那么大的女孩，而她似乎到唐业猜想过那些女孩或许是她所生，或许也不是。说实在的，他也只是惊愕而已，更觉得她不容易。不管怎么样，她一定有她这么做的理由。人总是容易被过去所累。

他们挥别，唐业孤身走到院门口三角梅攀成的拱门下，雨刚停不久，一阵对流的风穿过，积聚在叶子上的水滴和零碎的花瓣一道打落，又几片洒在了他肩膀。唐业拂了拂那些带着水珠的

桔年重回非明所在的病房，看到了站在那等候的韩述。她经历了过多的东西，反而不觉得有什么意外。

“非明……她还没醒过来？”韩述有些局促。

“医生给她用了药。”桔年顿了顿，推开门时还是侧了侧身，“你要进来吗？”

“等等。”韩述明明点了头，又反手重新掩上病房的门，“我找你有点事，不要吵醒她。”

桔年看了他一眼，也没拒绝，走开几步，找了个地方坐下。是他说有事，既然他不开口，她也不急。夜里的医院回廊，跟落满枇杷叶的院落一样寂静。

韩述忽然觉得心里憋得慌，莫名地气不打一处来，他焦躁地在她跟前走了一个来回，指着桔年，压低了声音，挤出一句话：“你代他养女儿，你代他们养女儿，你……你……”他都不知：“你怎么能这样？”他问完又长长地吁了口气，喃喃地自言自语，“也是，我早该猜到你会这样，你傻到一定的境界了。”

“不敢置信”和“想通”之间其实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纱。韩述自我解嘲，这不就是谢桔年会做的事情吗？巫雨死了，假如这孩子身份见不得光没人要，她怎么可能让巫雨的孩子在外面颠沛流离？“你觉得他们长得像吗？”不知道是不是太多的变故冲淡了桔年和韩述之间的疏离感，她就这么坐在他身边淡淡地问了一句，没有恩怨，没有芥蒂，没有原不原谅的问题，就像很多年不今晚在韩述之前，已经很多人给过桔年安慰，有学校的老师，有唐业，还有闻讯赶来又离去了的平风。他们对她表示同情，也对她伸出援手，对于非明的存在，有的不解，有的埋怨，有虽然桔年不喜跟韩述再有任何联系，但她仍然得承认，那些她经历过的往事他亦有份，除了陈洁洁，也只剩下他见证过那些往昔，那是他们各自割舍不了一部分。

很多时候，桔年都对自己说，只要她记得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叫巫雨的男孩存在过，只有她一个人记得她的小和尚，那就够了。她拥有的年华里，也只有小和尚存在过的那些年头是有现在，韩述就在她身边，他不是他，不是韩述，他是照见谢桔年过去的一面镜子。他真真切切地提醒她，那些过去不是虚幻。

韩述嗤笑一声回答道：“当然像，她像她爸，也像她妈，唯独不像你。”

他说完又后悔了，不是说好了，从今往后要好好地对她吗？即使预想的那个拥抱无疾而终，但怎么还管不住这张嘴。

好在桔年看起来并没有太介意。她懒懒地靠在椅背上，韩述不介意低头，走廊的灯光让水磨石地板上的两个影子靠得很近，他略微换了个姿势，那它们便真的如同依偎一般。

“我说陈洁洁为什么好像有一两年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原来是为了这个。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不要，那还生出来干什么？她这些年都没有想过回来找非明？”韩述害怕太长久的：“以前不知道，最近大概是知道了。”

韩述一拍大腿，“前几天她还给我打电话，拐弯抹角地问起你的事，我还以为她关心我呢……”他说到这里打住了，掩饰性地咳了一下，接着往下说，“不过想想也不奇怪，我谅她现在“是吗？”

“你还当陈家跟过去那么威风，早几年前陈洁洁他爸爸投资失败，在一个项目上栽了大跟头，他们陈家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现在也不过是靠家撑着那份表面风光罢了。”

桔年想到那日超市见到的那一对，“那也不错啊。”

韩述冷笑，“是不是不错，她自己才知道。前几年不是离婚了吗？留在国外晃荡，不知道多潇洒，到头来还不是灰溜溜地回来复婚。没有周家，她估计后来得在国外洗盘子。拿人的手短他看了桔年一眼，放缓了语气继续说：“不过非明虽然是她生的，但她一天也没养过，算起来还不如你跟这孩子的缘分，过去不指望她，就算是现在，也未必必要指望她。非明的事……非他从来没有把一段话说得那么艰涩，既难堪，又紧张，一方面怕说得太露骨让她反感，又怕太含蓄，以至于她听不出另一层意思。

桔年确实有些吃惊，不禁看了韩述一眼，在她的视线下，韩述都不知道怎么把下面的话说下去，手忙脚乱地掏出一张卡，胡乱地塞到她手中。

桔年被他吓了一跳，顿时站了起来，“什么……唉……不用……”

韩述又轻易地在她面前恼了，“我的钱难道就比唐业的脏？”

桔年怕把护士和其他病人惊动了，忙说道：“我出来时候没带够钱也没带存折，唐先生先垫上，明天我就会还给他。”

她说完，觉得韩述的脸色好看了一些，也没想到是那无意的“唐先生”三个字让韩述心中一宽。

韩述把她握着卡的手推了回去，“就当是我给非明的，我知道，她跟我没关系，但我真的希望过她是我的女儿，就像陈洁洁和巫雨，只要有了非明……他们之间……唉，不说他们，我是韩述越说越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想，正常人应该都听不懂他要表达的内容。

可是他错了，谢桔年从来就不是正常人。她打断了他的话。

“你知道不可能的，韩述。”

韩述的脸由红转白，暗地里咬了咬牙，可是原本漂浮的一颗心却因为她毫无回转身地一句话而定了下来。最惨最丢脸也不过是这样了，那还怕什么。至少说明她是懂的。

“你这是拒绝我是吧，也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安慰好了自己，他试图换上擅长的玩世不恭的笑容，厚着脸皮说：“你刚才说，不可能的，韩述。那我就不是韩述，你当我是刚刚经过桔年百般无奈，再一次递回那张属于他的银行卡，“嗨，韩小二，再见。”

她见韩述不动，俯身把卡放在一旁凳子的显著位置上，摇了摇头，走回非明的病房。

“桔年。”韩述在背后叫住她。他强蛮地扯过她的手，把卡合在她掌心的时候力道却很轻，“有事的时候，先想到我行吗。就当这是你假装原谅我的一种方式。”

第十三章 毒苹果

第二天一大早，桔年从医院提供的劣质折叠床上爬起来，洗漱完毕，打了个电话到店里请了一天假，回来便发现非明醒了。

其实非明并没有睁开眼睛，桔年是从她比睡着时闭得更紧的眼睛和颤抖的眼睫毛看出的端倪。很久以前，桔年曾经也是个爱装睡的孩子，爸妈在身边谈论即将出世的弟弟的时候，姑姑和她坐到床畔，轻轻唤了声，“非明，醒了？”

非明纹丝不动，可是过了几秒，紧闭的眼角有豆大的泪水流淌下来。

“肚子饿了吗？姑姑去给你买早餐，你想吃什么？”

“别哭，是不是哪里还不舒服？”

“非明，你听见姑姑说话吗？”

任凭桔年在一旁好说歹说，非明仿佛除了流泪，再不会做别的事情。

“你等等，姑姑我给你叫医生。”桔年无奈，也害怕孩子有什么没观察到的症状，于是站了起来。

可非明却在这个时候爆发出尖锐的哭声，她在枕头上竭力摆着头，眼睛仍是不肯睁开，嘴里喊着，“我不要医生，没有医生……我没有病。”

桔年也略慌了，手忙脚乱地去擦非明的眼泪，“好，你没病，那你先睁开眼睛看看姑姑？”

非明的声音带着重重的抽噎，“我不睁开眼睛，我睁开眼睛的话。之前做的梦就变成了真的。老师在催我了，我要去跳舞了……下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

“你醒来后，我们出了院，还是可以跳舞啊。”

“你骗我，没有人要我跳舞了，别人看见我的怪样了，李特也看见了……”

她哭得那样绝望，一双手绞着两侧的床单，桔年的心也在孩子的哭喊声中慢慢地揪紧。她不是不理解非明的伤心，这个打击对于非明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沉重得超出了负荷。

护士来了，又走了，同病房的其他病人家属有热心肠的，帮着哄了一阵，发现毫无办法，也只能无奈。桔年也不再劝，坐在一旁，看着非明竭力地哭泣，直至无力，再也没有泪眼能流。医生也进来嘱咐了几次，该送非明去照CT了，可是非明这个状态，实在不是观测的好时机，束手无策地耗了一阵，韩述一阵风似地刮了进来，二话没说，打开手上的一个盒子，将里面乱想必也发现了非明糟糕的样子，韩述向桔年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桔年低下头。

韩述清了清嗓子，坐在非明的手边，“小美女，看我给我带什么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非明听到了他近在咫尺的声音，惊人地坐了起来，抱住他，一边叫着“韩述叔叔”，一边重新开始号啕大哭。韩述看了桔年一眼，便赶紧拍着非明的背哄着，“有什么非明可不管，该怎么蹭还怎么蹭，“我再也不能去学校了，别人都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韩述故意轻描淡写地问。

非明不肯回答，哭地却更是伤心。

“哦……你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啊，我听了。”韩述拉长语调，朝桔年眨眨眼睛，对非明说道，“这有什么好哭的，你不是跳白雪公主的吗？难道不知道，在王子出现之前，白雪公主吃

“我……我没有吃苹果……”非明断断续续地说。

“你很久以前吃的，慢性而已。”韩述揉着非明的头发，“没有人笑你，我赶去的时候同学都很关心你，你上次说过的那个男孩子叫什么来着……”

“李特。”桔年赶忙在一旁提醒。

“对，李特，他着急得像个老头似的……”

“你胡说！”非明抗议。

韩述笑了起来，“你看，王子肯定不会笑话白雪公主，会笑话的都是巫婆，快，看看韩述叔叔给你带了什么，喜欢的话都送给你，我可是特意给你送过来，马上得去上班了。”

尽管桔年不敢置信，非明还真的在韩述连哄带骗的胡诌之下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一只手拿起来其中一个维尼小熊，边吸着鼻子边看。

桔年见状，赶紧走出去跟医生联系接下来做检测的事情，剩下韩述跟非明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说着话。她回来的时候，韩述已经背着公文包站在病房外等着她。

桔年还是免不了觉得尴尬，但是韩述的出现帮了她一个忙，这不得不承认。抛开过去的事情，就现在而言，对他不理不睬也说不通。

“你……不是赶着去上班吗？要迟到了吧。”

韩述点头，“今天有重要的会要开。”

“那……再见。”

“你好像比我还急。”韩述笑嘻嘻地。

桔年笑不出来，牵强地勾勾嘴角。“我进去了，待会要陪非明去做CT。”

“有结果一定要告诉我，走了走了，我真的要迟到了。”韩述说完，眼尖地瞄见桔年一手拿着杯插了吸管的豆浆，趁她来不及反应，顺手牵羊地抢过，嘟囔着说：“饿死了，我早餐都没桔年顿时石化，看着自己空了的手，讷讷地说：“这杯……”

虽然明知道以她的脾气不可能有什么明显的反应，韩述还是退了一步，得意地摇晃了一下那喝得只剩下半杯的豆浆，生米煮成熟饭地就着吸管喝了一口，然后看着桔年睁大眼睛呆呆的样

“谢桔年，一杯豆浆而已，你不会这么小气吧？”韩述得了便宜还卖乖。

“问题是……问题是……”桔年一着急，嘴就笨笨的，哪及得上韩述的无赖和嘴快。

他抢白道：“有什么问题啊，我都不介意是喝过的，你紧张什么，难道你有传染病？”

韩述边喝边走，桔年憋得脸通红，眼看着有人走了过来，才小心翼翼地：“我没病，可是隔壁床小朋友的外婆感冒了。”

韩述一下子愣是没跟上桔年思维跳跃的速度，直到他远远看见一路朝他们走过来的老太太，面孔是有些熟悉，两手都提着热水壶，右手的一根手指上还勾着一袋包子。他像是忽然得知了桔年也没有办法，眼看老太太走近，打了个招呼，帮着接过个水壶，随便编了豆浆消失的理由，老太太大方地原谅了她。

将近11点，平风又过来看非明，她脸上的妆都没卸彻底，眼圈乌青，想是刚“下班”回来。她到的时候非明刚昨晚各项检查，倦倦地又睡了，手里还捏着个维尼熊，桔年正低头看着报纸。平风轻手轻脚地搬了张凳子坐到桔年身畔，看了看非明，“没大问题吧，这孩子也怪可怜的。”

桔年把报纸搁在膝盖上，点了点头，“医生说，等检查结果出来，没什么事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看你这付样子我心定多了，小孩子嘛，谁没个三灾五难的。”平风说着，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旧信封，塞到桔年的报纸底下。

桔年略打开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那么多？”

平风拿起一个自己带来的苹果削着皮，“赚的呗。不是给你的，是还你的，上次的事你忘了？”她指的是自己断腿那次，桔年后来替她还了“讹诈”唐业的那五千块。

桔年压低了声音：“我是问一时间你哪弄来那么多？”

平风的生活方式桔年多少也知道一点，那些钱来得也不容易，平风家里有拖累，有时手头活络一些，除了补贴那些看不起她的弟妹，就是给自己买各式各样的衣服和护肤品，不花尽最后平风低头笑道：“你还真不相信我会遇到‘人傻钱多’的大鱼？最近钱来得容易……总之这钱你拿着，你现在正是用到它的时候，看这孩子一张脸白得跟墙似的，出院后也给她买点好吃桔年也不推脱，从信封里抽出部分，放到自己口袋里，剩下的塞回平风手中，“你自己也攒着点吧，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尤其是你，总得有些防身钱，现在非明身体不好，有什么事我平风默默听着，看到非明床上摆着的一堆小玩意，换了个话题，笑着用脚轻轻踢了桔年一下，“有人送的吧？”

桔年笑笑不答。

平风道：“真看不出他一本正经的样子，还知道买这个。”见桔年依旧没什么反应，她继续说道：“你别装傻，我昨天看见他，想不到你们还一直联系着，要不他能那么赶巧，孩子一桔年这才意识到她说的是唐业，笑道：“别胡说，别人……”她打住了，她当然不能说出来，唐业喜欢男人，或者，他说他“喜欢过男人”，虽然这对于桔年来说都没有什么分别。

“别人怎么了？你倒是说啊。”平风可没有这么轻易放过，“说不了了来吧，我说刚来的时候你怎么看上去心情不坏，想着他吧？说实在的，昨天我发现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那种男桔年赶紧“嘘”了一声，笑着制止了平风越说越激动的势头，“求你了，这里是儿科。”

平风收敛了一些，声音放到最低，可依然坚持往下说：“有时候我觉得你都成仙了，整个都没七情六欲了，话又说回来，真要那样还好，就成木头疙瘩了，什么都不用烦恼，可你真能那“是吗？”桔年笑笑，平风向她说教，那种感觉有点怪异。

“怎么不是，大道理我说不出来，可有些东西是人都懂，说白了，女人就该有个男人，睡觉的时候有人抱着，倒霉的时候有人靠着，就这么简单。你说那个姓唐的什么不好，有几个小钱“谁？”桔年怔了怔，“哦……我跟他说过。”

“那你还想怎么样，我说桔年啊，你上辈子算烧了支高香，听我的，别傻了，就算为了这孩子，活得正常点，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别人要是问我想找个什么样的，我只求一件“不在乎我的过去，也跟我的过去没有关系？”桔年机械的重复了一遍。

两人的说话声尽管压得很低，还是惊动了床上的非明。非明动了动，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张口就问，“韩述叔叔走了吗？”

桔年忙说：“平风阿姨来看你了。”

平风把削好的一个苹果递给非明，非明看了她一眼，没有伸手去接。

“还想着你的毒苹果呢？”桔年赶紧代非明接过，转而对平风笑道：“这孩子真把病怪到苹果上了。”

平风也不说什么，顺势站了起来，把背包挂在肩上，“我也该回去睡一觉了。”

桔年送平风出去，非明也没跟平风说再见。这已经不是她头一次对“平风阿姨”那么冷淡，自从她间接得知这个阿姨和姑姑认识的起点，这种态度就一直没有改变，不管桔年怎么责备和也许对于非明来说，桔年是她的姑姑，她没得选择，所以她必须忽略姑姑也曾经是一个囚犯这个事实去爱姑姑，但是平风是个外人，一个有不堪过去的外人。

有时桔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教非明判断善与恶，孩子不理解其中太复杂的东西，即使她长大了，也未必能够理解，这也许跟年龄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的判断标准本来就是如此。她不知道下午，禁不起非明一再地抱怨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是如何地恶心，桔年慢慢地开始着手收拾东西，非明的身体状况和发病原因她心里有数，也许快的话，从医生那拿到了检查结果就可以出非明住在一个容纳了三张病床的房间里，其中一张空着，另外一张躺着个患有重病的孩子，连吃饭起床都没有气力，只能靠外婆等家里人伺候着。那女孩比非明还大一些，可发育得很迟：

“姑姑，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

“韩述叔叔会不会来接我？”

“待会我们出院的时候记得要拿韩述叔叔送我的东西。”

……

终于，临近医生下班的时间，才有护士进来叫桔年到医生办公室去一趟。桔年点头时，非明的表情犹如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几分钟后，桔年坐在医生办公室。负责非明的医生是个看上去非常和蔼的老头，他询问过桔年的身份，以及非明父母未能到来的原因之后，就一遍一遍地翻着非明的病例和检查报告。

尽管桔年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那沉默的气氛和缓慢翻动纸页的声音依然让她局促而不安。

“谢非明是你的侄女……那么，你对她的身体状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吧。”良久，医生总算是开了尊口。

桔年点了点头，再难说出口，也不过是“癫痫”两个字。从收养非明的那一天她已经知道了。最初的几年，她一直都在担心着，害怕这个犹如定时炸弹一般的病随时会在非明身上发作那医生看了桔年一眼，随即从一叠检验报告中抽出非明头部的影像图，然后用手中的笔端点向图的某处。

桔年只看到一个白色的小点。

医生缓慢地说：“我们初步诊断为患儿的大脑半球处长有一个大小约4CM×3CM的胶质细胞瘤。”

桔年沉默，静静地看着医生，仿佛一时间难以明白医生的意思。

“换而言之，我们认为谢非明患有脑肿瘤，这很可能就是导致她癫痫发作的根本原因。”

这一次桔年听懂了。她发现自己再一次犯了错误，就像以往很多回，面对恐惧，她都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其实都没有。

第十四章 绝望是件好事情（上）(VIP)

非明得知还不能出院后，又是好一阵苦闷，苦到最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只余一张小脸涨得紫红。这动静引来了医生和护士，怕她情绪拨动之下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不得已再次使用了：在整个过程中，桔年始终站在几米开外，怔怔地看着这一幕。她什么忙都帮不上。命运经行处如巨大的车轮碾过，一地残碎，从来就没有给过选择的机会，当然，除了混沌和清醒的选医生说，目前还暂时无法判断非明脑里的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肿瘤存在于非明脑内已不是短时间的事，甚至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跟上一代的遗传有着桔年很想医生能够给她一个痛快，究竟要怎么做，才可以救回非明？但是就连那看似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无法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先不论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已经长到了现在的大小，摆在眼前的唯一途径也许只有手术，如若手术成功，术后不再复发，那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复发与否，谁都无法预言；最令人左右为难的是，非明肿瘤的病灶在一个相当危险的位置，那医生问过桔年，她只不过是这孩子的“姑姑”，能不能够代孩子做出这性命攸关的决定？在这个问题面前，桔年的确一时无言。名义上，斯年堂哥才是非明的养父，名正言顺的监护人

至于孩子另一个存在于世上的血脉，要找到她倒也不难，可是光凭韩述那天说起陈洁洁的现状，桔年也不可能去冒这个风险，她怎么能够指望一个家境破落一切依靠夫家为生的大小姐去桔年对医生说，她需要时间考虑，哪怕只是一晚。

在做出这个回答时，她也深觉自己的无力和怯懦，在最绝望那一瞬，她是否也依然明白，她是个外人，不管她抚养了非明多少年，非明永远不会是她的孩子。

夜已渐深，非明睡得很熟，脸颊上还有泪痕的痕迹。桔年替她掖好被子，一个人站在住院部门口那个小小的院子里。从医院的门口可是远远地看到对面热闹地街道，此时已近年末，即使巫雨，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桔年对着看不见的地方，在心里默默地问。

陈洁洁是健康的，非明地恶疾来自于巫雨地遗传，如果医生地推论是正确的，那么很有可能巫雨的癫痫是由于这种遗传性的脑肿瘤引起的，可惜当时没有人关心过这一点，而这个秘密也桔年摊开自己地手掌，再一次看着掌心地纹路，如果他的离开是不可避免的，她的孤独也是注定，这对于一个相信宿命的人来说，是否应该好过一点？

桔年记起自己曾经在巫雨的数学课本里见过他涂鸦的一句话：生如夏花之灿烂，死若秋叶之静美。巫雨并不是个善于文学修辞的人，桔年曾猜测，这出自于泰戈尔诗歌中的一句，或许如果是这样，如今看来，桔年是有些羡慕巫雨的，活着的时候，也许他远不如“夏花灿烂”，但至少终结的时候，只是电光火石间，一切归于宁静，就宛如武侠小说中的惨烈，剑光只是非明太过可怜。这孩子从来没有得到命运地眷顾，却必须要承受远远超过她所能负荷的不幸。桔年想着，心中益发惘然。

“她还太小，你不能带她走。”

只有风吹过枯枝的声音回答她……还有放得很轻的脚步。

桔年猛然回头，看到的却是站在身后几步台阶上的韩述。

她没想到韩述这么晚还会出现在医院里，然而从夹杂震惊、悲痛还有怜悯的神色中，桔年知道自己用不着再多解释，想必是从医生活着别的护士那里得知了真相。

不知道为什么，在回头看见他那一刻起，平静而木然地接受了噩耗加深了事实的真是感，也许只是她在风里站立得太久……她匆匆扭头从他身边走回病房。让人庆幸的是，这一次的韩述

第十四章 绝望是件好事情（下）(VIP)

趁着非明早上没有太多的治疗安排，桔年抽空去了趟布艺店，找到经理，艰难地提出了辞呈。这份工作是她这些年来谋生的唯一来源，也曾是她救命的一根稻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离开当然不是她情愿的，但是现在看来又有什么别的法子？父母这辈子也许都不会再认她，她没有亲人，也没有足以托付的朋友，而非明的身体状况现在是离不开人的，不管手术与否，昨天医院已经催缴非明接下来的住院和治疗费用，万般无奈下桔年也找出了韩述塞给她的那张银行卡。桔年实在不愿用韩述的钱，那样的话会让韩述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他们因此之间有她愿意承认自己是不够大度和豁达，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还有什么不可以付诸一笑中？但是她就是没有办法，她可以不再怨恨骂韩述，也可以说服自己不再把过去的惨痛归咎于他。桔年也没有想到，经理听完了她辞职的理由，并没有答应，只说给她方一个没有期限的长假，不管什么时候假期结束，她都可以回来。

意外之余，桔年再三感激，也顾不上听同事们的同情问候，匆匆赶回医院，那时已快到中午，她赶不及做饭，又错过了医院的订餐，只得在附近找了个还算干净的快餐店，买了两个盒饭走进病房外，桔年已闻到一股浓郁的鸡汤味，还以为隔壁八号床小孩的外婆煲来的，推门进去，却看到三个人围坐在非明的床前。

桔年第一感觉只是讶异而已，还有谁会来看非明呢？然而数秒过后她才猛然反应过来，那不是三个“谁”，站着的小伙子不就是望年？谢茂华坐在床侧，而非明的母亲则一手捧着装汤的她不知道父母和望年怎么得知非明的病，又如何肯来，措手不及之下，只得呆呆的站在门口，不知作何反应。而谢茂华夫妇和望年也发觉了她的归来，一愣之下，都慢慢的站了起来，不也许大家都发觉了，说出第一句话是多么的难。

“姑姑，公公婆婆和舅舅来看我了。”非明咽下嘴里的汤，怯怯的打破了四个大人的僵局，桔年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受宠若惊的惶恐。非明只见过她的“公公”、“婆婆”和舅舅一面而“爸，妈，望年……”不止是人，连称谓都会生疏。

谢茂华不说话，谢母放下手中的汤，双手在两侧的裤子上试了试，也显得有些局促。“听说孩子病了，我煲了个花旗参炖老鸡，补身体的。”

非明看着桔年说：“是啊，姑姑，婆婆的汤很好喝的。”

桔年悄悄的把凉了的盒饭搬到身后的桌子上，朝非明笑笑，“是吗，那非明要多喝一点……谢谢公公还有舅舅了没有？”

“我忘了，谢谢公公……”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顺便来看看而已。”

“姑姑，公公说不用了。”

“非明，你应该让公公婆婆坐下啊。”

谢茂华夫妇闻言双双坐回原处，谢母摸了摸孩子的手，“这孩子很伶俐也很懂事，你姑姑把你教得不错。”

说话间桔年用纸杯倒了水，沉默的递给三人。杯子送到谢茂华面前时，她微微低着头，不敢直视从小待她严厉的父亲。

谢茂华接过杯子，貌似也有些尴尬，清了清嗓子，犹豫了片刻，才对非明说，“非明，替公公谢谢你姑姑。”

非明的眼睛在几个大人身上徘徊，她不明白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几个大人，却必须要靠她的转达才能交流，那已经埋藏了十一年难以言述的情绪，还有二十九年化不开的疏离，小小年纪的桔年接过母亲手里的汤，缓慢的继续喂着非明。她试过朝自己的三个亲人微笑，然而微笑过后，他们彼此间除了无比客套的“请坐”、“谢谢”、“不客气”之外，竟再也找不出别的对桔年怕他们看出她端起汤时微微的颤抖，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她从来就没有在父母身边恣意的任性，而是个唯恐一不小心犯错的孩子。纵使当年那么竭尽全力的乖巧和听话，到头来仍旧“姑姑，我再喝就要吐了。”不知不觉间，桔年喂了非明整整半壶鸡汤，非明在这异样沉默中为难的开口，桔年才如梦初醒般放下汤，用纸巾给非明擦了擦嘴角。“靠着躺一下，点滴还非明闭上眼睛，又睁开，“姑姑，公公婆婆要走了吗？”

谢母笑着说，“你睡吧，婆婆跟你姑姑说说话。”言罢她低声对桔年示意，“你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问你。”

谢望年留在非明身边，谢茂华夫妇和桔年一道走到了病房外，桔年刻意朝走廊尽头走了几步，避开门口。

“爸，妈……”他们说过再也没有她这个女儿，所以桔年吐出这两个字总觉得惶恐。她一如平素紧张时在身后绞着一双手，“我没想到你们会来……谢谢你们能来看非明。”

谢母叹了口气，“怎么得了这样的病，真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

桔年听到“造孽”这个词，心里顿时一阵难过，低头沉默不语。

谢母见状扯了扯桔年的衣袖，压低了声音，“我问你一件事，你跟韩述，就是韩院长家的那个小儿子是怎么回事？”

桔年心想，果然是他。

“他找你们来的？”

“我问你跟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平白无故他怎么会为你的事那样上心？”

“那我应该感谢他的关心。”桔年喃喃的说。

谢母见她这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似乎有些急了，“你别装傻，我跟你爸眼睛还没瞎，他那副样子我们看得出来是什么意思。我就纳闷了，过去你上学的时候，他是不是打电话来，你还骗我“既然我说的都不是实话，那您说您看出了什么意思？”

“我只问你一句，里面躺着的那个孩子是不是你跟韩家的小儿子生的？”

母亲那么直截了当的质问让桔年刹那间满脸通红，只能一个劲的摇头，抖着声音否认，“不……不是……绝对不是……”

“不是你生的你会这么死活要养着？跟他没关系他会心疼成那个样子？桔年，这么多年你还骗我？当着我和你爸的面，你敢说你跟他没有关系？”

桔年死死咬着嘴唇，然后说出来的话却斩钉截铁，“我和非明跟韩述没有半点关系。”

谢母一跺脚，“不是韩家的小儿子，莫非……莫非是姓巫那个短命的……”

“你不能这么说他！”桔年猛然打断母亲的话，谢母面对一向温吞的女儿此刻的爆发，似乎也被吓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桔年垂首片刻，泪还是掉落下来，她侧开脸去，语气中带着哀。

“从小你就爱钻牛角尖，你看看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了？过去的事咱们暂且不提，那个韩述那现在对你还热乎着，你还犯什么浑？你自己是什么底细你不知道？妈也是做女人的，你不能一直不语的谢茂华也开口了，“要是他真对你……桔年啊桔年，你还想怎么样？我们也老了，管不了你了……”

桔年无声的流泪，她莫名的想起了高考放榜时铺满了家门口小巷的炮竹纸，满眼的红艳艳。那是记忆里唯一一次父母为了她而展现笑容，那时他们都还满头黑发，现在却两鬓霜染。她也：“听我们一句吧，韩述论人才身份，哪点配不上你，我不管那个孩子是不是你跟他生的，他对你有那份心，你还求什么？”

“妈，我跟他……”

“你就算不想着你自己，也为你弟弟考虑考虑。望年现在给韩院长开车你也知道吧，你弟弟读的书少，找这份工作不容易，这也是韩家记得咱们，最近你爸爸听说高院有一两个转正的指桔年疑惑的抬起头，看着她的亲生父母。

“望年给韩家开车？转正的指标？”她好像懂了。

她就这么看着他们，好像看着两个陌生人。其实也不是陌生，他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吗？望年，原来他们举家来看望生病的非明，费尽唇舌撮合她和韩述，也不过是为了望年。桔年刚刚才桔年想，人为什么会失望，不就是因为咱们常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吗，所以哀莫大于心不死。她在这一瞬间觉得，其实绝望有时也是件好事，至少以后不会再犯这个错了。

“韩家是正经人家，家教很严，你跟韩述我们是放心的。”

桔年不哭了，噙着泪笑了一声，“爸，你真的认为韩家这样正经的人家会让他儿子找我这种人？”

谢茂华一时语塞。

谢母立刻接了过去，“那到底是以后的事情，只要你们感情好，他对你好……”

“那么就算他不娶我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帮望年转正？”

掀开那些层温情脉脉的外衣，话挑明了说，其实不过那么简单，就那么回事。都说天底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那是最大的一个谎言。

谢茂华夫妇都不再言语，这无声的默认让彼此都觉得难堪。

桔年本想算了，就当他们没有来过，一切回到原点，又有什么不可以。她侧身避开他们，慢慢的走了几步，可是太多的东西梗在她喉间，她咽不下去。

她深深吸了口气，转身，平淡而无表情的对这谢茂华夫妇说：“对了，你们知道十一年韩家这正经人家教出来的好孩子强过我吗？”

这是多么不光彩的旧事，犹如一个炸弹引爆，她不该翻出来的。谢茂华夫妇那么要面子，可桔年还有什么所谓。

谢茂华夫妇呆在那里，半晌，谢母看了看四周，才惊惶失措的问了一句，“以前你为什么不不说？”

为什么不不说？桔年记起那天她跌跌撞撞的走出那间“甜蜜蜜”破败旅馆，她不是没有想过扑在父母怀里痛哭一场，可是她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你是个正：她过去尚且想的明白，今天又怎么会这样糊涂。

桔年看见提着果篮前来探望的唐业，他远远看见这不似愉快的一幕，正待避让，桔年却有如看到了救星，一路小跑奔到他身边，接过他手里的东西，试了试眼角，嫣然一笑，“你怎么来那天，非明好像睡了很长的一觉，她只知道，醒来后公公婆婆和舅舅都已经离开，姑姑给她带来了同样有意思的唐叔叔。

韩述再过来已经是两天以后，他兴冲冲的带来了一套图案古怪的杯子，他、桔年和非明每人一个。

“纸杯有股怪味道。”他说。

见桔年没什么兴致，他又拿起桔年那个递到她面前，笑道：“我选了很久，你看，这杯子的图案多配你。”

桔年瞄了一眼那上面莫名其妙的卡通彩绘，“我配不上它。”

韩述被一盆冷水浇过，只得放好杯子，蹲在坐着的桔年膝前，抬头拿着她。

这个姿势和距离让桔年感到了不自在，往后撤了撤。

“你家里人过来了？为这个不开心？”韩述问。

“真的是你。”桔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没说什么。真的！”韩述这才意识到事情的走向也许不如自己预期中那样，他有些不安，“我只是找到你弟弟和你爸妈，告诉他们非明病了，他们是你的家人啊，不求他们为你做什桔年听了，很久都没有反应，韩述心里益发没底。

“你告诉我，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我实在看不惯他们，从小他们就对你不好。”

良久，桔年苦笑一声，“韩述，我过去曾经以为你是个笨蛋……”

韩述笑了起来，也不由得有几分期待。

“那现在呢？”

“现在我只知道，你果然是那样。”

韩述脸上有些挂不住，悻悻的起身。

“你去找望年，就不怕你爸知道你干什么？”小时候韩院长教训儿子时的“竹笋炒肉”是家属院里的家常便饭。

韩述揉了揉有些僵硬的脸，“反正也瞒不住，我也没想瞒，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因为非明的病必须转院，我已经给她联系了第一人民医院，那里有治疗这方面最好的设备，还有全省最权威的脑科医生孙谨龄。她是我妈妈。”

第十五章 她的残缺就是我的残缺(VIP)

星期四本不是韩述惯例里回家吃饭的日子，下班后他在办公室磨蹭了好一段时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出了门，到了父母住处楼下时，却不幸的正好遇上因开会晚归的韩院长。

给韩院长开车的司机仍是谢望年，他下车给韩院长递包，未了锁好车离去，在这个过程中韩述装作漫不经心的扫了他一眼，却发现谢望年竟也在偷偷打量自己。视线与韩述对上，谢望年韩述心想，自己以前怎么会觉得谢望年长得跟栉年有些神似，简直完全不像。在他看来，谢望年小小年纪，却不知从哪学来的既世故又油滑，很难想象一母同胞的姐弟俩差别竟会如此之。谢望年走开后，韩院长才对韩述“哼”了一声，“这么有空回来？你妈都快以为宝贝儿子失踪了。”

韩述笑着道：“不是上个星期才回来过。”他说着，眼尖的看到了妈妈的车已经停在那里，顿时松了口气，今天韩院长看上去心情马马虎虎，妈妈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父子俩等电梯的时候，韩述趁机狗腿，一把接过韩院长手中沉甸甸的公文包，“爸，我来拿。”

韩院长看看儿子，“溜须拍马倒精通了不少。”

韩述跟着他走进电梯，笑嘻嘻的说：“别人我可不这样，对您那是孝顺。”

“就知道耍贫嘴。”韩院长嘴上虽那么说，脸色却缓和了不少。

进了家门，韩母孙谨龄迎了出来，看到儿子，又是意外又是高兴。“回来也不先打个电话，好让我多买点菜，你看我刚下班，饭到现在都没做好。儿子，跟你爸先看会电视，我看冰箱里。韩院长最见不得妻子对儿子的宝贝状，摇摇头，“儿子都多大了，还当孩子似的，难怪他总是成熟不起来。”

孙谨龄哪理睬他，自顾给儿子张罗吃的去了。韩述随父亲坐到沙发上，边喝茶边看电视里的本地新闻播报。正好新闻播至全省政法工作年会的片段，一直有些忐忑的韩述乐了，指着电视韩院长不置可否。

“你别说，镜头扫过，就我们家韩院长最帅。”

韩院长也禁不住笑了起来，“胡说八道，大家正儿八经开会，谁理会帅不帅。说到开会，我在会后跟你们市检察院的欧检察长一块吃了饭，他也问到你了，二十年前小欧还在我手下工作。说到工作韩述认真了些，他只说：“爸，您等着吧，我很快就会抓一票大的。”

韩院长松松领带，“年轻人，做事切记要谨慎和扎实。这次开会我也见到林静，人家林静能比你大几岁，现在已经稳坐城北院的一把手，你跟他关系也不错，别人的言谈行事你就不能学“您表扬一个也犯不着贬低另一个啊，就像我喜欢喝柠檬茶，但也没说您的龙井苦是吧。何况做到林静那一步，也未必有多难。”

“你要不是我韩设文的儿子，再说难跟不难！”

韩述还想据理力争，他承认自己在事业上的顺利跟“韩设文儿子”这一身份是分不开的，但这不能否认他自己的努力：一如他不一摸一样。但是他忍住了，他今天不能跟老头子闹翻。

饭桌上，孙谨龄依旧频频往儿子碗里夹菜，韩述心里有事，嘴里的滋味也淡了。

“想什么呢，儿子，茶不思饭不想的。”孙谨龄问。

韩述笑：“就不许我有心事？”

“你还能想什么，尽是些乌七八糟的。”韩院长说。

“终身大事怎么能说乌七八糟？”

韩述半开玩笑的说完，一会儿没听见父母搭腔，从饭碗里抬起头，才发现桌上另外两人不约而同都放下了筷子看着自己。看来他还是低估了这件事在老人心中的重要性。

“宝贝，你又找到女朋友了？”

韩述轻咳了一声，他说：“妈，能不能去掉那个‘又’字。”

“是谁啊？怎么样的？”孙谨龄问。

“是谁？是我喜欢的人呗，至于长什么，就是长我喜欢那样。”

以前孙谨龄也不是没那么问过，韩述的回答也总是千篇一律，可是那时他总说，“那是跟我结婚的人，长得像你儿媳妇一样”，这次他说他“喜欢”。孙谨龄与丈夫对视了一眼。

“真的？那你得把那女孩子带回来让我们瞧瞧。”

韩述连连摇头，“你们这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我看了都怕，何况是她？”

“胡闹！”韩院长责备道：“我跟你妈什么时候过分干涉你感情方面的事，不过是想要你正正经经找个身家清白的人。”

“我是正正经经的，可别人未必愿意跟我上门来。”

孙谨龄一听便笑了，看着丈夫说：“想不到我们家小二也有啃不下来的骨头。”

韩院长却没有笑，“对方姓什么，是做什么的？”

“妈，您看我爸这是政审呢。”韩述避开韩院长太过直接的问题，转而向妈妈求助。

“你爸那是关心你。”

韩述说：“我知道你们会问什么，她做什么工作，多少岁，家里是干什么的……可是这些都是虚的。为什么不问她善不善良，聪不聪明，我跟她在一起快不快乐？”

孙谨龄顺着儿子，“好吧，那你说她善不善良，聪不聪明，你们在一起快不快乐？”

韩述放下筷子答的斩钉截铁，“当然！”继而又补充了一句，“至少我觉得很快乐。”

“三分钟热度，只贪图眼前，那也是肤浅的快乐。”

孙谨龄按住了丈夫的手，“你别把儿子想得那么不堪。韩述啊，你也别怪我们两个老着的急，你姐在国外生孩子，你爸嘴上不说，心里也是遗憾的，要是你能早一天定下来，有个孩子…

韩述漫不经心的接口：“要是有一天我真把孩子带到你们面前，你们可不许吓一跳。”

“你说什么？”

见父母俱是一愣，韩述才自悔失言。一番试探下来，他心里益发没底，看来还是得走迂回政策，先把老头子放一边，说服妈妈再说。于是他“嘻嘻”一笑：“我是说，等你们退休了，我他本是信口胡说，孙谨龄也一笑而过，没想到刚又端起碗的韩院长闻言，重重把筷子一放，“你也盘算着我退休，我退休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韩院长莫名其妙的火气让韩述吃了一惊，不知就里，见妈妈不语，他也不敢吭声，低头扒着饭。餐桌上顿时沉寂了下来，谁也没再说话。

等到韩院长放下筷子离桌，韩述才入蒙大赦，见妈妈收拾好碗筷走进厨房，赶紧跟了进去，抢着洗碗。

孙谨龄打小宠爱儿子，韩述没做过什么家务，洗碗的次数寥寥无几。见他有模有样的戴上了洗碗手套，孙谨龄笑道：“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让你爸看到，非说你‘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韩述心中正纳闷着，随即凑近孙谨龄，小声道：“妈，我也没说错什么吧，看老头子的模样，像被人踩了尾巴似的，到底哪不对了？”

孙谨龄赶紧提醒道：“你可别在你爸面前提‘退休’两个字了，前一阵上面来了风声，打算让你爸这个年龄段的提前退居二线，让更年轻一些的干部顶上，你爸心里不痛快。你也不是不正说着，客厅隐约传来了韩院长接电话的声音，也不知道另一端是谁，只听见他言词厉句的呵斥。孙谨龄朝着丈夫的方向努努嘴，低声对儿子说道：“听见了吧，不知道谁又触了霉头，”

韩述作出了咳嗽的样子，“怪不得别人说男人也有更年期，妈，还是你最好。”

孙谨龄没好气的笑“别给我带高帽子，我当然好，但那也得看对谁。”

“爱吾子已及人之子，妈，前天我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事安排得怎么样了？”韩述打蛇随棍上。

“什么事？”孙谨龄似乎想了想，才做出醒悟的样子，“哦，你说那个朋友家生病的孩子啊，我给你联系了，可是我们医院床位实在太紧张，而且我手头上排的手术也多，恐怕……”

“妈，那孩子如果不能及时救治，她有可能会死的，她才11岁！”韩述当即停下了双手的动作，“反正我不管，您得给她手术！”

“儿子，妈不是不管，实在是管不过来。”

韩述急了，“医者父母心，您不能见死不救。”

孙谨龄的脸稍稍冷了下来，“你回来吃饭，给我洗碗就为了这个？既然你说医者父母心，那也该知道作为医院对待病人应该一视同仁，我不是没有见过病得可怜的孩子，但是可怜的孩子“别人是别人，现在是您亲儿子求你，能一样吗？”

“韩述，不是妈说你，帮朋友要有限度！你也跟你那个朋友说，我看了病历，那孩子的手术就算我亲自来做，也未必有把握，有些时候人得接受现实。”

“如果她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亲人，也是你的亲人，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但她不是。”

“谁说她不是？”韩述脱口而出，妈妈话里不详的暗示让他益发不安。他早已想过对妈妈说出一些事情，但是没有料到用的是这种方式。

孙谨龄安静了数秒，才抬起头看着韩述，“我也看出来，最近你爸一样不对劲，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她’是谁？”

韩述一遍一遍的洗着那个早已光洁如新的碟子，他的焦虑就像洗碗槽里的清洁剂泡沫，越搅越浓，一些往事的片段如泡影逐个炸开，悄然惊心。

“妈，你还记得谢桔年吗，谢茂华的大女儿，她弟弟就是现在给我爸开车的谢望年，很久以前他们家住过我们楼下。”韩述迟疑的说。

“谢桔年？有点印象，记不太清了。”孙谨龄淡淡的说。

“怎么会，你过去在我面前跨过她又乖又懂事的。”

“那是很久以前。”

“现在也一样啊，她就是我说的那个朋友，也是我……”

“我说昨天谢茂华怎么就能堂而皇之的找到你爸谈他儿子转正的事呢。”孙谨龄忽然打算了韩述，嘴角有几分讥讽。

韩述一怔，继而说：“那肯定跟桔年没关系，真的，她跟她父母太不一样了。”

“韩述！不管她怎么不一样，也不管我以前怎么样夸过她，都不能代表我现在会对她认同，更不代表我会把她的孩子当作我们的亲人！”孙谨龄看了一眼客厅，压低声音正色警告。

“是吗，可是如果她愿意，我会娶她的，真有这一天的话，您连我都不认吗？”韩述试着心平气和的跟妈妈说话，他不愿意让妈妈以为他是在赌气。

“你别又一次犯浑，为了她自毁前程。”

“您说过不在乎我找个什么样的人，只要我喜欢。”

“我跟你爸是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对你未来的妻子，我们的媳妇没有什么要求，她可以没有家世，也不漂亮，甚至可以没有工作，没有学历，什么都没有，但是唯独有一点，她不能坐。

孙谨龄在韩述心中，一直是宠溺孩子的慈母，她仿佛可以包容韩述的一切，韩述从没有见过妈妈用这样痛心而严厉的样子对自己说过话。他露出了疑惑的神情，然而这疑惑不是因为妈妈妈妈之前说，她一句不记得旧时司机的女儿谢桔年了。的确，从桔年被送往她姑妈家起，韩院长和孙谨龄再也没有提起过她，甚至就连高三那一年韩述的噩梦发生后，也从来没有，他们韩述曾经庆幸过，他一直以为是干妈蔡一林和自己把事情隐瞒得很好，然而现在他忽然不那么确定了，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他今天还来不及说起桔年当年发生的事，他早已“不记得不能不说，这个猛然间的觉悟极度的震惊了韩述，他有些不知所措的解着滑溜溜的洗碗手套。

“妈，你们……你们是不是早知道……”韩述的声音带着颤意。

孙谨龄带着难以言说的意味凝望自己的儿子，最终叹了口气。

他猜对了，他们竟然一直都是知道的。知道他偷偷恋过司机的女儿，知道他跟这女孩坐牢息息相关，甚至知道他曾经对桔年作过什么。然而这么多年来，面对他，面对他们年少荒唐铸下知子莫若母，仿佛是猜到了韩述心里的疑问，孙谨龄扶着额头缓缓说道：“你以为蔡一林四处托人的事瞒得了你爸？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等到我们反应过来，事情都过去了，一切都成

“是，我是你们的儿子！”韩述双手覆在整个脸上，可那眼角的潮意依旧真切，渐渐的在指尖熏染。他当然是他们的儿子，因为他和父母多么相似，他们爱得一样自私。他甚至不敢去想

“所以，谢望年给爸爸开车也不是巧合？”

“那样不是很好吗？韩述，妈本来不想说的，以为你长大了自己会变得懂事，不再犯错，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得让我和你爸失望！”孙谨龄语重心长的说。

“可是，你们既然知道过去的事，就明明知道桔年没有做错什么。”韩述尤不敢置信。

“还要我再说一次吗，就算我承认她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个好女孩，那又怎么样，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不可逆转的，她的过去也是既成事实。监狱是什么地方，那是个大染缸，能让白的变

“那就从救那个孩子开始，妈，算我求你了，她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不可能，你们的孩子……”

“什么？”

“没有什么。”孙谨龄继而用近似哀求的语气说道：“韩述你醒醒吧，尤其是现在，你爸已经够烦了，你别再这风口浪尖逼他发作，难道你嫌他的命太长了？这些事你对我说也就罢了韩述点头，“好，我不提。可是迟早有一天他会知道的。”他顿了顿，含糊的笑了一声，“您刚才说我是个喜欢完美的人，大概是吧，这点我是跟爸爸学的，可是他那个结婚时用到现在

第十六章 怎样才有一个家 (VIP)

桔年送走了来医院探望非明的老师和学生代表，心里也颇为无奈，他们是好心前来，可是根本就没有得以进入病房。因为非明从得知老师和班上的同学来看自己这一消息后，就一哭闹班上那个叫李特的小男孩离开的时候还依依不舍，他甚至拉着桔年的手问：“阿姨，我就看谢非明一眼行吗？等她睡着了再看也可以的。”桔年知道，非明一直渴望拥有这个聪明又好看

“老师和小朋友们陪着你说话不好吗？说不定李特还可以给你补补课。”桔年后来这样对非明说。

非明半靠在病床上极其缓慢的摇了摇头。入院不到半个月，她瘦了整整一圈，尽管医院已全力治疗，但是她头痛和痉挛的次数却越来越频繁，随之而来的还有呕吐和全身的疲乏和虚弱。

“姑姑，你真的相信我还能会回到学校吗？”

非明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表情，也许难过的只是桔年而已，她那么努力的瞒，不过是想让孩子高兴一点，然而，非明的敏感和早慧却让这善意的谎言如风中的残破窗纸，轻易就破令人费解的是，非明对老师和同学的探望极度抗拒，可是对于只探望过她一次的谢茂华夫妇和谢望年，却一再提及。

“公公婆婆说了还会再来看我的，还有小舅舅，为什么他们还不来？婆婆还会不会给我带她炖的鸡汤？”

桔年不知道如何作答，她可以说“公公婆婆”和“舅舅”暂时没有时间，但是非明耗在医院的日期不知道还有多长，她能骗多久？然而她又怎么能告诉非明，她们帮不到小舅舅转正，所以，桔年只能默默的自己给非明炖鸡汤。她明明记得她母亲的厨艺并不见佳，可是不管她用了多少方法多少火候，非明总是说喝在嘴里觉得淡了些，这孩子念念不忘的还是她“婆婆”

“公公婆婆你都没见过几次，难道平时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都比不上他们？”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桔年就这么问非明。

非明答得理所当然，她说，“姑姑，那怎么能一样，老师是老师，同学是同学，可公公婆婆还有舅舅是我的亲人。”

“有区别吗？”

“当然有，朋友、同学、老师都会离开，可是亲人不会。”

桔年听完这句话，当时撇开脸去，很久都不敢看着非明。

因为她太了解，只要是活着的人，都难保不会离开。

但这些都不要告诉非明。非明是个不一样的孩子，她太渴求爱和一个家，那种对亲情和团圆的期盼已近乎偏执。这又怎么能责怪她，父母、亲人这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她什么都没有，这种无力感随着非明的病情恶化益发的深浓，直至有一次，非明在持续的低烧中迷迷糊糊的问起自己的名字，她说：“姑姑，‘非明’是不是说我是个来路不明，没人要的孩子？是不是桔年用湿毛巾去擦拭非明的脸，一再的说，“怎么会，怎么会？只要你坚强点，他们一定会来的。”

非明说：“以前，我每天醒来的时候，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就在想，会不会这一次我睁开眼睛，他们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可是我醒来过很多很多次，做了很多回眼保健操，睁开眼睛，什饶是桔年已经看淡了许多许多的事，这个时候眼泪还是差一点涌了上来，可她不能在非明面前流泪，在非明陷入昏睡之后，她逃也似的离开病房，一个人躲在走廊的尽头，弯着腰大口大韩述似乎是遇到了相当棘手的案子，这些日子更是忙碌得没日没夜得，他来看非明常常是赶在住院部夜晚门禁之前，有时非明都睡着了，他会静静的陪着她们一会。每次离开，他都会在桔年太累了，好几回，她靠着床头柜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韩述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只有那么一次，她感觉到韩述抖披在自己身上的毯子，还有他的手，很轻很轻的覆盖在她的手上。桔唐业的办公地点距离医院颇近，所以他来得更容易一些，他在的时候，非明总是眨巴眨巴眼睛，看看唐叔叔，又看看姑姑，那老人精的样子，好像她什么都懂，其实她什么也不懂。

桔年一直思量着要把唐业垫付给医院的钱还给他，为了非明的病，她已经动用了韩述银行卡里的钱，不管是不是出于本意，她和韩述之间有着实在太多的纠葛。她和韩述，韩述和巫雨，非明枕头边上有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唐业送给她的，唐业每次来，都要给她念上一大段，非明等着故事的下文，于是也追着问，“唐叔叔跟韩叔叔一样要加班吗？他们又不是同冬至那天，桔年才接到唐业的电话，当时要不是来电中清清楚楚显示了对方的名字，桔年几乎辨不出那个沙哑的声音出自于唐业。

唐业在电话那边只是问候非明，寥寥几句话，他中途几次停下来咳嗽。桔年才想起他上次的重感冒一直都没有彻底的好起来，病情缠绵反复，这回竟像是越来越严重了。她谢过了唐业的唐业苦笑着说，也没什么大碍，只怪自己在感冒初期没引起重视，想不到现在严重起来，连续两天连班都上不了，一直在家修养，可发烧一直没有都退下去。

桔年也爱莫能助，本想说一声让他好好休息，谁知道话刚到嘴边，就听到电话那边一声脆响，原来唐业边打电话边往嘴里塞药，晕晕沉沉之下，连水杯都摔破了。

桔年当下不由得添了几分担心，连连追问他有没有被碎玻璃割伤，可对方很快传来了断线的忙音，再打过去已是无人接听。

这些年，桔年也没有什么朋友，她信奉一个理念，人人独善其身，管好自己，自求多福，那大家都清静了。可唐业是个好人，也是少数能让桔年安心泰然与之相处的对象，更何况他一直午后的公交车再交要道上堵得厉害，等到桔年得到唐业家门口已是一小时后，她唯恐唐业出事，也不敢耽搁，抬手就去按门铃。

几乎就在铃声响起的同时，门忽然朝内侧开启了。桔年没料到会这么快，连手都来不及收回。然而站在门后的年轻男人却不是唐业，桔年匆匆扫了他一眼，觉得有几分面熟，一时间也想她以为是唐业的朋友，心里一松，笑了笑想打个招呼，如果他没事，自己就可以赶回医院。没料到那男子却微眯着眼睛打量了她许久，那神情伴随着醒悟，也渐渐冷了下来。他的眼神

“原来是这样……”那男子推了推鼻梁上的玳瑁眼睛，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好啊，唐业，好，你真有本事……”

随着眼前男子的手势和那种似曾相识的淡淡眼神，桔年的记忆也逐渐复苏，她想起来了，第一次遇上唐业的那个夜晚，她不是同样跟这个男子狭路相逢吗？她还记得他们在暗处纠缠撕扯唐业在听闻门口的动静之后，从沙发上支起身子，看到桔年怯怯立在门外的身影，眼里有了一丝光彩。他仿佛没有听到那男子的话，自顾站了起来，略带惊喜的说：“桔年，你怎么来了

“呃……电话忽然断了，我怕你有事，就过来看看，没事就好，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桔年匆匆说完，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等等。”她没料到唐业会站起来挽留，毕竟她知道他们的那些事情，而他又确实对此非常在意，所以那一刻的急切让她有些迷惑。

“桔年，你不用急着走得。”唐业说。

桔年似乎听到一声冷笑，顿时觉得头皮有些发麻。她实在不愿意搅进别人的纠葛里，可事情偏偏事与愿违。

她没有回答，三个人的场面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隔着镜片，那男子眼里的愤怒、怀疑和居高临下的疏离依然让她强烈的不自在。她甚至可以理解那个人感觉，本以为他会当场发作，可其实这个人有一张端正的面容和非常悦耳的腔调，即使是在他极度愤怒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依然是说不出的妥贴，他仿佛天生就是个说服者，让人很难抗拒。然而唐业似乎例外。

唐业说，“离开之前麻烦把我家的钥匙留下。”

在静下来的那一瞬间，桔年眼观鼻鼻观心的低下了头去，良久，她听到金属钥匙坠落在石制地板上清脆的一声，那人从她身畔擦过，他们再也没有说话。

那人离开了，桔年迟疑的走进唐业的住处，脚步经过那把门钥匙边时，她俯身捡了起来，放在唐业的茶几上。这屋子跟她上次到来时大相径庭，原有的整洁和舒适被一片狼藉取代，沙

“谢谢你能来看我。”唐业试着站起来给桔年倒水，摇晃了一下，被桔年制止了。

“你坐着不要动，看医生了吗？”

唐业靠回沙发上，点了点头，“没想到小小的感冒会这么厉害。没事的，我躺躺就好了。”他闭上了眼睛，略微白的一张脸上，益发显得眉目疏淡。

“小小的感冒也是会诱发肺炎的，你们怎么就不能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桔年说着走到唐业身边，伸手在他额头上试了试温度，还好不是太烫。

在触到唐业的那颗，桔年才感觉自己举措的突兀。她那么那么习惯而熟捻的抱怨他，照顾他，这种感觉熟悉而又遥远，好像已在记忆里重复了无数回。是她糊涂了，也许就在上一秒，她她飞快的缩回了自己的手，在唐业睁开眼睛看着她时，响响的说，“医生给你开药了吧，你吃过午饭了没有？”

唐业摇头，“没什么胃口。”

桔年叹了一口气，低头去收拾那些一不小心就会伤人的碎玻璃，末了说道，“我看看你这有什么能吃的。”

她走向厨房，昏昏沉沉的唐业忽然说了身，“对不起。”

桔年回头，“说什么胡话？”

唐业勉力一笑，“我是说，你来了我真的很高兴。”

桔年从唐业的冰箱里找到几个鸡蛋，搅成蛋液隔水蒸起，又翻出小半碗米，正好煮粥。唐业瘫在沙发上，似乎睡着了。

水刚烧开，陌生的门铃把桔年吓了一跳。她想起上次在唐业家遇到姑婆的事情，又疑心是刚才那人去而复返，心中暗暗叫苦。她明明记得唐业提起他家很少有外人来，可从她的经历看起

门铃声在不厌其烦的重复，桔年不假思索去开门，站在厨房门口轻轻叫了唐业几声，唐业好像很久都没有安稳入睡过了，在沙发上以一个并不舒适的姿势，竟然沉沉如梦。

见他没有反应，桔年也没有办法，只得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蹭了蹭，走到门边，踮起脚尖从猫眼往外看了看。

只是这一眼，足以让她倒吸口凉气，不由自主的连连退了两步，虽然明知道此时隔着门，自己看得见对方，但对方看不见自己，她却仍然感觉到薄薄的冷汗从背后渗了出来。

门外站着三个人，均是身着制服，那深蓝色的制服和他们胸前若隐若现的徽章桔年是熟悉的，她不止一次从下班后直接奔赴医院的韩述身上看到过。然而最可怕的是，那个站在最前面，

第十六章 委屈的纸杯(VIP)

门铃声仍在声声地响，隔着门板，桔年似乎都可以想象得到韩述此时固执且带着点不耐的神情。她回头望了一眼，唐业竟然还是恍若未觉，不一会，门铃里便夹杂了规律而急促的敲门声电话响了会想去按，门铃响了会想去开，这似乎是人天性的一种本能，否则焦虑便油然而生，然而桔年都不愿往下设想，要是门打开的那一瞬，韩述看到里面站着的人是她，会作何反应唐业似是陷入了极深的睡眠，睁开眼睛好一会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听见桔年说门外有检察院的人，他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吃惊，见桔年有几分惶恐之色，他强撑着站起来的时候甚至还桔年是真的急了，说话都结结巴巴：“韩述……门口……唉……”

唐业愣了愣便会意了，他听着越来越重的敲门声，试探着指着自己的卧室，对桔年说道：“要不，你进里边躲一躲？”

桔年哑然，她几乎怀疑唐业是烧糊了脑子，若韩述他们真的进屋搜查，又岂会放过卧室和书房？而上一次到唐业家的经历已经足以让她肯定，那房间里没有可藏身之处，跳窗更是痴心妄厨房的粥者沸了，扑腾声传来，桔年心念一动，赶忙往厨房走，进去之后顺势关上了门，她也不知道这样能藏多久，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每次出现在唐业的住处都必需考虑躲藏的问题厨房就在玄关一侧，隔着门，桔年听到唐业开门，然后一个陌生的男音略带讥诮的说了句：“原来你在里边啊，我们都快以为你潜逃了。”

唐业说：“对不起，我睡着了，让几位久等。有罪的人才会潜逃，我想我不需要。”

几人的脚步声进了屋子，大门又被关上了。有人对唐业宣读了搜查证的内容，桔年听出来了，是韩述，他的声调平板而冷硬，不带一丝感情，而唐业并没出声，似乎平静而沉默的接受韩述说他在查一个大案子，那唐业就是涉案人员之一？看上去善良而谨慎的唐业难道真的与那些贪污受贿的黑幕相关？桔年熄了炉火，屏住气息半倚在流理台边，掀开了盖的锅里，那脚步声渐渐从厨房附近走开，说话的声音也变得不那么分明。间或还可以听到嗓门大一些的一个检察官的询问，唐业的声音则是模糊的。桔年在厨房紧闭的窄小空间里等待，等待被发觉。十来分钟后，貌似询问已告一段落，而搜查的范围又落在了玄关附近的一个杂物架上，才翻动物件的声音，还有搜查者间或几句的闲聊。桔年甚至还听见有人笑着问了句：“哎，待会下

“我哪来那个工夫？”

“我说，干革命也要讲个劳逸结合啊。”

“你知道什么，韩科现在是二十四孝好男人，加班到九点都还要赶约会……”

韩述好像笑了一声，竟也没才否认，“还有你不知道的吗？”

他的声音就在门外，而桔年其实是清楚的，那些所谓的“约会”，大概都是用在了医院里。

他们聊了几句，又静下来做事，忽然间，那个嗓门的检察官“咦”了一声，说道

“厨房你们检查了吗？”桔年顿时直起了身子僵在那里，连呼吸都似乎停顿了。

“好像没有，老胡你不是专喜欢从存具里搜东西嘛？”另一个检察官说。

“那倒是，从马桶水箱里搜出现金我都遇到不止一回，天知道厨房里藏着什么？”

“找不到规令，至少也给我找杯水喝。”

就在他们半开玩笑中，厨房的门被转动了，明知避无可避，桔年还是抽了口气，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门终于还是被打开了，那个好像被称作“老胡”的检察官探进了半个身子。大概他在开启厨房门之前也万万没有想到里面竟然会有人，骤然与桔年四目相对，他竟然被吓了一跳，条件反门外安静了几秒。

“老胡你见鬼了？”韩述诧异的声音传来。

让桔年更意外的是，一直异常沉默的唐业忽然开口了，他仿佛压抑着一丝恼怒问：“我究竟还有没有一点隐私？”

桔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傻话，事情到了这个份上，难道他以为这样能够阻挡门外那些人的本分和好奇心吗？

果然，韩述冷笑了一声，一句话顶了回去，“法律当然保护守法公民的隐私，但不包括某些的蛀虫。”

这一次用力推开门的是韩述。桔年就知道会这样。

现在，他站在门口，定定的看着里面的人，脸上一丁点表情也没有。桔年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手里还拿着搅粥的勺子，冷愣愣的半举在空中。

过了一会，韩述抬起双手正了正头上的大盖帽，虽然那帽檐已是如此端正，但他犹不放心，继续又挪了挪，然后索性又摘下了帽子，单手抱在怀里，这才问了句：“你在这干什么？”

韩述把他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桔年的眼睛看着自己的足尖，他已经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让韩述不那么愤怒，虽然他看起来是那么义正辞严，就像过去上学的时候，他执勤，她迟到，抓到了她，他愤怒，抓不到她，他更桔年小声的说：“我在煮粥。”

她确实是在煮粥，空气中还荡漾着一股米香。韩述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消化这个答案，与他一块来的老胡却先一步转向门口的唐业，问道：“怎么回事啊，厨房还藏着个大活人，搞什么把唐业看了桔年一眼，“她只是我的一个朋友，知道我病了，所以来探望我。”

“探望你的话关着门在厨房里面算什么回事？”另外一个检察官跟老胡一样不知就里她盘问。

唐业的眼帘微垂，兴许是因为他长长的睫毛，兴许是因为现在的身体状况，他眼底有淡淡的阴影。“我不希望她知道我的事，这个答案你们满意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老胡侧身从韩述身边走进厨房，把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最后连桔年面前的那锅粥也没有放过，接过勺子，当真在里面搅了搅。

“家里什么都没发现，韩科长，你怎么看？”

韩述重新把帽子戴回头上，回头看了唐业一眼，漫不经心的对自己的另外两个同事说：“你们说要不要把嫌疑人带回院里审讯？老胡，你说呢？”

那个叫老胡的检察官忙不迭的点点头，“没错，依我们现在手头上的证据，完全可以传讯他。”

唐业的脸白了一下，身子难以察觉的微微一晃，单手扶住了玄关的墙壁。

“那么，请吧。”韩述转身背对桔年，客气的对唐业说，接着，他好似想起了什么，又笑了笑，“哦，我们应该让你跟你的‘朋友’道个别，毕竟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唐业半张了嘴，却说不出什么，只是激烈的咳。半晌才平息了下来，脸已涨的通红。

“让我去拿件外套，可以吗？”

“里面凉，当然。”韩述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唐业点头，往卧室的方向走了几步，他试图让自己的脚步更稳一些，然而还是徒劳，高烧和长期粒米未进让他脚步虚浮。

老胡已经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打开了大门，另一个同事又开始跟他讨论着那家味道不错的水煮鱼。

“那家店的味道真的不错，消费也还行，就走辣。”

“你一说到辣，我就觉得喉咙快要冒火了。”

他们自顾的说着，差点忽略了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

“他还生着病呢。”

桔年知道自己底气不足，可是唐业现在这付样子，也的确经不起折腾了。她说完这句话，发觉三个穿着制服的人同时看向了自己，当然，也包括韩述。

桔年低下头去，可依旧没有死心，呐呐的又说了句，“对不起，可他现在真的病得很重。”

韩述一脸漠然的说：“你知道他做过什么吗？如果我是你，我会离他远一点。”

桔年想说，你本来就不是我。她想，自己也许是个底线很低的人，不管唐业做过什么，她只知道，唐业没有伤害过她，而且他确实病了。

但她当然不会试图去挑衅韩述的耐心，扭头找到自己之前烧开的水，翻出唐业家的纸杯，给他们各倒了一杯。

第一杯她先端到了那个年转一些，老嚷着口渴的检察官面前，小心翼翼她，近乎卑微的说：“您请喝水。”

只可惜对方年轻气盛，又看穿了她的企图，拒绝接受她的套近乎。“不用。”他一扬手，恰好手指拂到桔年端水的手，不稳之下，纸杯里的水顿泼洒出来，浇在了桔年的手背上，虽然不

“你没长眼睛啊！”韩述当时就吼了一声。

桔年的脸比手上的皮肤更红，赶紧说了声“对不起。”腾出手就去甩上面的水。

“我不是说你！”韩述气得一张白净的面皮也似被水烫过似的。

他不是说她，那说的自然就是手下不留神的同事。

那小年轻人估计刚从学校里毕业不久，他原也不是存心，只不过要在同事和求情的疑犯“家属”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无奈动作过大，一时手误，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番举动会引来自己的老胡好歹多混了十几年，赶紧用手在壶上试了试水温，打着圆场说，“还好，还好，不是很烫。”

韩述竭力让自己的眼神从桔年手上移开，他刚才那一反应几乎是立即的，没有经过大脑，说出来之后能后悔了，他平素最要面子重仪态，从不在同事，尤其走手下面前失态，于是轻咳了

“嘿嘿。”那年轻人尴尬的笑了一声，冲桔年说道：“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桔年赶紧乘势把水重新倒满递过去，这次非常顺利，尤其是老胡，刚接过就喝了一大口。

韩述是最后一个从桔年手里接过水的，两人的指尖在小小纸杯交接时轻触，桔年却看到了韩述伸出来的右手手背上有一条醒目的红痕，一直延伸到白色的袖口里。

她露出略微惊讶的神情，韩述在接过后飞快将手一收，空出来的另一只手轻轻扯了扯衣袖。

这时唐业挽了件外套，走回了几个人聚集的门口。

“好了。”说话的间隙，他仍单手握拳在嘴边，侧身断断续续的咳。

桔年眼神里的哀求意味不由得更盛了几分，她不是没有经历过审讯，所以更知道那过程的漫长和煎熬。

韩述用双手去捧着手里的抓杯，她其实应该知道他多么讨厌纸杯的味道，但她不知道他更讨厌端着纸杯的小心翼翼，轻了，杯子就会脱手，重了，它又变了形状，溢得一身狼藉，到底怎

没想到这时候老胡开口说了句，“韩科长啊，依我看，他这付样子还是缓一缓为好，事情也不急在一时，反正他也跑不了。”

“是吗？”韩述若有所思的应了一句，扫了唐业一眼，这才说道：“老胡说说得也有道理，既然病得那么重，今天先这样吧。不过假如你聪明的话，就绝对不会试着在这段时间内离开本

“他不会的。”桔年心中一宽，求证似的看了唐业一眼，唐业转转点头。

“我先去把车开过来。小曾我们先下去，哦，对了，韩科，你还有份文件在桌上别忘了。”

不等韩述收回放置于唐业客厅桌上的文件，老胡和小曾已经下了楼。

“谢谢你，韩述。”唐业声音虚弱，但仍然是由衷的。

“千万别。”韩述讥诮的笑了起来，“有些事你心知肚明就好，我不是放过了你，说实话，我不知有多盼着将你绳之于法的那天。还有，我既然能查到江源广利的叶秉文那笔钱是从你的

唐业说：“既然你们什么都能查到，那我承不承认，交不交待又有什么所谓呢？”

韩述说，“那也是，虽然你不说，但有时候我还真是查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广利的滕副总……”

唐业先前尚算平静的脸上顿时变得铁青，胸口急剧的起伏着，但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你想知道吗？”韩述恶作剧似的微微俯身对一侧的桔年说。

桔年只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送你吧，韩检察官。”桔年走出去，给韩述按了向下的电梯。

韩述看似欣然应允，走到她的身后，唐业的门援援掩上了。红色的楼层数字跳跃着，眼看就要到达，韩述方才面对唐业的一丝丝得胜感觉也消失了，而桔年则心无旁骛的虔诚等待着电梯

“我知道……你认为我针对他……”韩述拉长了声音，语调有些怪异，“不奇怪，我干妈也那么认为……我在你们心中就是这样小心眼的人，你就这么想吧，无所谓。”

桔年却回头看了他一眼，文不对题的说：“你手怎么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韩述竟然眼睛都红了，他看着天花板，心想，真他妈没用，但是，的的确确，真他妈委屈。

“又被抽了？”桔年用的是问句，但心中答案已八九不离十，从小到大，除了韩院长，还有谁能在韩公子手上用筷子抽出这么一道？

韩述没有回答。其实从她看见自己手上伤痕的那时开始，虽然自尊让他故意藏着遮着，可是他心中还是期盼着她能多看一眼，期盼着她能问一声，因为老头子下手很重，真的很痛。只有

“非明转院的事情已经办妥了，明天就转。既然在这遇到你，今晚医院那边我就不去了。”

电梯门终于在眼前敞开，韩述逃也似的冲进里面，他害怕多待一秒，自己会在 栾年面前做出更丢脸的事情。

电梯护送着韩述径直往下，出了大楼，老胡的车子已经在等，韩述这才发现自己手里竟然还端着那纸杯装的水，经过垃圾桶时，他狠狠把水杯朝里面一扔，深呼吸，再深呼吸，面色如常

第十八章 掌纹是最多变数的特征
检察院白漆蓝字的车子消失在视线中，栾年收手，微微挑起一角的窗帘便垂了下来。唐业将身子瘫在他那张单人沙发上，他的房子跟他的人一样，仿佛也有了种劫后余生的混乱。滕云离开后，四处已是一片狼藉，再经过韩述他们的一番搜索，就真的如同风暴过境一般。现在，一切总算归于宁静，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宁静必然只是暂的，可是喘口气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唐业也听到厚重的窗帘从她手中落下的轻微的响动，忽然之间，他不知道自己该然而，这个时候栾年已经在厨房发了个往返，她朝唐业走来，毫无障碍地越过角度倾斜的茶几、越过散落一地的书籍纸片，驻足在唐业的身边，微微的俯身。

唐业以为她至少会问一句“为什么？”
可她只是说：“粥熬好了，你喝一点吧。”
几分钟前，她刚刚目睹了正义正严酷的检察院人员对他家毫不留情的一番搜查，同样也是几分钟前，他看着她不得不与纠缠清的那个人尴尬地狭路相逢。在这一片颠覆的混乱中，她有太多唐业愣了一会，双手接过她递来的碗。粥已经有些凉了。
“栾年，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唐业低声说道。

“不，你是知道的。”
唐勇然抬起头看着立在他身畔的人，栾年背对着窗户的方向，他甚至一时间看不清她此时的表情，而她的声音一如以往的温淡如沉寂的湖水，就像心平气和地陈述一个大家都再清楚不过“唐业，你知道我会来的，也许你还知道滕云会来，韩述会来……太多的巧合。这样的结果是你想要的吗？”
唐业一口气提了上来，就这么憋在胸口，他沉默。
“你还是顾及滕先生的，我想我能理解。可是韩述的脾气……难道你就不怕让事情变得更糟？”
“栾年，你相信我，已经没有更糟的余地了。也许我迟早逃过，可至少还能换回一些时间。”
“你是需要时间，还是需要用时间安排那些钱？”栾年觉得自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竟连唐业这样的人也会为了那些不该属于自己的钱铤而走险。
“你可以鄙视我，我也常常问自己，怎么就走到了今天。以前我看不起我那个跳楼的同事王国华，为了那一点蝇头小利甘愿为人操控，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当你处在那个位置，但凡有一“有人知道了你和滕云的事？”

唐业的手无意识地在沙发扶手上握紧又松开，最后他点了点头，“我痛恨那种见不得光的龌龊，可是我偏偏挣不开。最天真的是，我曾想过只要我有一笔钱，就可以跟他一起远走高飞“可你背上了全部的黑暗？”栾年说出这个意料中的结果，平静到有些悲哀。
“我早该起到有这一天。可滕云他还可以有选择。”
“你们约好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到了，你觉得这样就是为他好？”栾年莫名的就想到了自己，想到了曾经在她身边的那个男孩，他也说过：“栾年，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结果他唐业说：“栾年你明白吗，我跟滕云不可能到得了要去的地方，即使没有这些事，一样不可能。曾经说要一起走，是我太傻，我忘了我是个再世俗懦弱不过的一个人，遇到挫折，会想要”

栾年忽然问：“你难道从业都没有想过，像韩述说的那样，说出实情，让一切真相大白，让那些真正贪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唐业低头笑了一声，“没有用的，栾年，你知道螳臂当车的感觉吗。就连韩述，他迟早也会明白，那只不过是徒劳。”
栾年没有再说话，所有草莽自以为是的坚韧在强者面前其实是不堪一击，更何况，在冥冥之中不动神色等待着看笑话的，还有真正强悍的命运。

许久，她才听到唐业说了一声，“对不起。”
栾年叹了口气，“粥彻底地凉了，你真的不要喝吗？”
唐业一声不吭地吃吗那碗冷却了的白粥，忽然，他放在手中的碗，抓住了身畔栾年的一只手，就像抓住溺水前最后的一根稻草，就连声音中都带着几分自己都不确定的希冀。
他说：“栾年，如果，我说是如果，我过得了这一劫，那么我们就在一起。谁都不为，只为了我们自己好好的生活。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给你和非明一个家。”
栾年怔了一下，满脸通红地闪躲。

唐业慢慢松开了她的手，像从一场方生的梦境中转醒过来，苦笑了一下，颇有些自己解嘲的意味：“其实你可以答应我的，就当安慰我，因为我躲过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栾年在他的手撤离之前重新抓住他，翻过他的手掌，蹲下来看着他的掌心。
金星丘布满罗网，感情线中断，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掌纹暗示，她沉住气，再细细往下端详。唐业的手薄薄地青筋浮现，命运线起自太阳丘，终于下方，且由许多小线组成，中途有支线栾年合上他的手。“我是个迷信的人，你的掌纹告诉我，你一定会逢凶化吉。”

“会么？”唐业自己都不能相信。
栾年说：“当然会，因为我等着你的‘如果’。”

转院通知果然很快下来了，这已经是身体每况日下的非明最后的机会。栾年没敢有一丝拖延，处理好必要的手续，当日就带着非明转到了第一人民医院。转院的过程非常顺利，非明入住第一人民医院的首日，该院的专家组就对她的病进行了会诊和系统的全面检查。因为知道非明不是一时片刻可以出院的，栾年走出电梯的时候，就正好看到两个女人满头大汗地抬着一个大箱子从一侧的步行梯上来。请问你们知道电梯这个东西已经进入人类文明社会整整一百五十年了吗？”韩述手里还抱着自己从院里带出来准备拿回家的“作业”，百思不得其解地问。

平风跟他没有打过交道，看了他一眼，没有作声。
栾年则是累的脸红扑扑地解释道：“上来的电梯很多坐轮椅的病人，反正只是三楼，我想还是不要跟别人挤了。”

她说完，又跟平风两人聚精会神地朝目标病房前进。
韩述气结，跟在她们后头走了两步，实在受不了了才提醒道：“嘿，麻烦你们，假装一下你们知道这里还有个男人。”
他这么一说，前边走着的两个人不得不放下手里的东西，停了下来。
栾年用手在额头上拭了一反，大冬天的，上面都是汗，她嘴里却还客气着，“不用了。”

韩述说：“我不想跟你这种太古时代的女人争论。”
栾年犹豫了一下。“太古时代根本就没有女人，只有藻类和海绵。”
韩述死死盯着她几秒，然后，他毅然挤开了她，手里的文件袋就那么不管不顾地往她身上一塞，“懒得跟你说，拿着。”
牛皮纸文件袋过去的方位正好是栾年的胸口，虽然隔着好几层衣物，猝不及防之下，还是让栾年一阵尴尬，手一迟疑，堪堪只抱住文件袋一角，那朝下的口子未封得严实，哗啦啦的洒韩述“啧”了一声，“再多看你几眼，我真的也要跟你一样退化成果类和海绵。”
“那……如果我在二叠纪，你就在震旦纪。”
“什么意思？”

栾年抬起头来，用手比了一段很多的距离，小声说：“同是藻类和海绵，也可以隔着几亿年。”
说话间，那些散落的纸张已收拾泰半，唯独有一页被始终没有掺和的平风捡起来，那上面贴着是一张几个人的合照，奇怪的是，平风看得很仔细。
韩述咳了一声，平风才如梦初醒地将照片递还到栾年手中。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韩述客套地问道。
“照片里的人是……”
“你认识照片里的某个人？”韩述不动声色地惊讶着。他眼尖，平风这个人虽然以前没有见过但他可以猜到几分来历，当着栾年的面，他是客气的，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人其实还是平风勾起描画精细的红唇巧笑倩兮：“我怎么会认识，随便问问罢了。”

韩述倒也没有继续往下追问，他叮嘱栾年道：“我的东西可要拿好了。”俯身就去拾那个纸箱。
他起初想是没料到会有那么沉，刚施力的时候漫不经心，差点没扛起来，晃了一下才站稳，嘀咕了一句：“你把震旦纪的石头都运过来了？”
好不容易到了非明的新病房，几人进去，护士正给非明打点滴。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后，非明双手的手背布满针眼，基本上已经没有静脉注射落针的地方，护士忙活了半天，最后从她左手腕内侧是人全身上下皮肤最是细腻的地方之一，栾年想像得到那么粗的一根针扎下去该有多疼，落针的时候她撇开了头去，不忍再看，自己身上的每一个关节都绷得紧紧的等到护士离开，韩述坐到非明身边，说：“韩述叔叔小时候最怕打针，一点也不比上非明坚强，好孩子，再忍耐一段时间，病好了韩述叔叔带你去好多好玩的地方。”

非明却说：“韩述叔叔，你看上去瘦了，跟我姑娘一样。”
话间落下，栾年那边有了轻微的动静，韩述回过头，栾年已经背对着他们整理东西。
韩述继续哄着非明，“那是因为韩述叔叔和姑娘担心非明啊。等你好了，我们也会胖起来的。”
他敲着肥帮，想逗得非明开心一点。

非明闭上了眼睛，呼吸急而浅，就在大家都以为她睡着的时候，好喃喃地问了句：“姑姑，韩述叔叔，你们真的喜欢我吗？”
栾年没有转过头来，声调也有些奇怪，“这还用问吗，傻孩子。”
可非明还在问，问得不依不饶：“那你们为什么喜欢我呢？”
“因为你是最可爱的小女孩啊，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你？”韩述笑着说。
“姑姑呢？”

栾年回过头来，也试着挤出了笑容：“因为你是姑姑最亲的人啊。”
非明点了点头，栾年和韩述却不约而同地从那张被病魔折磨得无比清瘦的脸蛋上看到了小小的失望，虽然非明再也没有说什么。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对这个女孩发自内心的喜爱，他们愿意非明睡着了，她陷入昏睡的时间越来越漫长。好多次，她得太久，手脚冰凉，这会让一旁守候的栾年油生出最可怕的念头。原本还重重顾及的栾年开始无比的渴盼一场手术。必须要有那韩述看着长久坐在非明身畔，泥塑一样的栾年，仿佛她的生机也在随着非明一点点地减弱。他也想用言语来给栾年慰藉，可她是个心如明镜般的人，太容易识穿他善意的谎言，然而拥抱“那天的粥味道怎么样？”他突兀地冒出这一个话题。

“嗯？”
“我以为你会跟我一块离开。”
“他病了。韩述，其实那天的事我挺感激你的。”
“切。”韩述不自在的嗤笑一声，平风出去打开水，单间的病房里只剩下他们和昏睡中的非明。未了，他惶惶然地问：“要是……我是我病人，你会给我煮一碗粥吗？”
“为什么就连生病你也要掺和？”栾年理解不了公子哥儿的想法。
韩述悻悻的。他不是犯傻，而是真正有过这样的念头，有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嫉妒巫雨的残缺，因为巫雨的病，栾年永远都在疼惜他，永远放不下他。非明得到栾年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们走后，你和唐业就继续喝粥？”这样的试探多么拙劣。
栾年看了他一眼，“嗯，我给他看了看手相。”
“那你也给我看看。”韩述顿时来劲了，死乞白赖地朝她摊开手。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栾年想当然地怀疑他的动机。
而韩述仍是眼巴巴地伸过手去。那是一双年轻男人的手，干净、白皙，指节修长，没有丑陋的茧子，刚才搬过重物的红色痕迹仍烙在上边，栾年还知道，此时看不到手背，还有被筷子

“就给我看看吧，随便看看也行啊。”
栾年受不了，凑过去看了一眼，毫无意外漂亮的掌纹。韩述的掌心的成功线始于命运线，一路笔直修长的延伸，成就、财富和声望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太难得到的东西。十宁文出现在无名：“你的掌纹很好，基本上跟你的现状很吻合的。”栾年敷衍着说。
“掌纹也说我求而不得吗？”韩述咬了咬自己的下唇，厚着脸皮问道。
“不会啊，你看你的生命线，这是事事顺遂的象征。”
“那还不是不准。”韩述有些怅然。
“都说了是看着玩的。”栾年见状正好推脱，起身说：“我去看看平风走到哪去了。”
韩述哪里肯依，要横地一把揪住她，“你根本没有仔细看。隔得那么远，你连我的手都没碰到，未免太不专业了。”
栾年怕他闹，犹豫了一会，战战兢兢地捏起他的一丁点指尖，他揪着的另一只手总算松了下来。

“看啊。我就想听唯心主义的诡辩。”

他说得理直气壮，手心却开始冒汗，她拈住的那几毫米肌肤，火烧似的，也不知道谁在抖。

“呃，事业有小波折，总的来说还是顺利，你你看我的成功线这里……”

“咳咳，看感情，看感情！”

“等一会，我看看啊，中指下怎么有等号线……”

“等号线怎么了？”

“同，同性恋。”

“胡说八道！”韩述一听顿时炸了，本想甩手而去，可毕竟舍不得。按捺着，警告道：“看清楚一点，少说废话，谁是谁不是大家心里有数。”

“别抖啊，我看错了，那是结婚线，唉，你别抖了，一抖什么都看不见了。”

“抖又怎么了？”

“伸出手要是一直抖，书上说，说……不及格。”

“什么不及格？”韩述一脸纳闷。

桔年很快地转移了话题，“感情线起点附近有不少支线，经历丰富。”

“你看主线不就行了！”

“主线有断续，喜怒无常，任性，波澜不断；几条细纹叠在一起，会错意；智慧线跟感情分得太开……”

她絮絮地说着，最后也不知道韩述听进去了没有，只觉得自己和他的手上全都是汗，那些交缠的纹路渐渐地也模糊成一团。

也许他最后还是听了，翻过手来去抓她的，交接处太滑腻，堪堪抓住了食指和无名指的前两个指节，她就再也挣不脱了。

“你直接说那一条线是你？”

她抽了抽手，没有用，那些碎碎的头发表又汗湿在脸上。

苏东坡写花蕊夫人：“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桔年却最是汗腺发达。许多年来，韩述再没有像此时离她那么近。他和她的指尖缠在一起，他不放。这让他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桔年的脸却由原来的通红转为煞白，那么黏稠的感觉在她的记忆里如此不洁，让她几乎难于呼吸。

她说：“韩述，你先放开，手相本来就是最多变数的一种特征。”

他头昏脑热，哪里听得进去。直到病房的门被人克制的敲响了三下。

第一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孙瑾龄站在门口，“谢非明的家属请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第十八章 疯狂的世界

桔年与韩院长的夫人、韩述的母亲孙瑾龄上一次打照面还得追溯到十几年前。其实孙瑾龄跟桔年母亲的年龄相仿，桔年还能模模糊糊地记得上小学前跟韩家同住一栋筒子楼的时光。：印在桔年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孙医生漂亮的浅色连衣裙，裙裾飞扬，脚步轻盈。

韩述长得更像母亲，偏白暂的肤色，带笑的眼睛，尖尖的下巴无不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现在桔年坐在第一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办公室里，看着那似曾相识的眉眼，等待对方的算孙瑾龄似乎想过更公事公办一些，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她面前摆着非明从前一个医院带赤来的病历资料，不过是几页纸，她翻了又翻。

最后她用一个自己更感到有些意外的开场白，她说：“难怪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没法把你跟小时的那个老谢家的丫头联系起来。”

桔年说：“孙医生你倒没怎么变，还跟以前一样年轻。”

她不善恭维别人，然而为了非明的病，她不能再给自己和身边韩述母亲的孙医生之间原本就微妙的关系再增添任何的不快。

孙瑾龄笑笑：“这是废话，人怎么可能一直年轻，韩述都快三十岁了，还多少让我操心，我能不老吗？”

桔年沉默。

孙瑾龄打量着桔年，跟蔡一林检察长那种仿佛想要一眼将人看穿的眼神不同，孙瑾龄的端详是柔和的、母性的、甚至还带着点洞悉的怜悯和愧疚。

“桔年，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有些是不应该降临在你身上的……”

这一次桔年却回答得很快，她说：“我很好，孙医生，但是我的小侄女病得很重，请你救救她。”她能够体会孙瑾龄的难以启齿，但是不管对方了解也好，愧疚也好，怎么都不可能孙瑾龄点了点头，视线落在病历的某一页，“那个孩子的病韩述跟我提过，我也认真的看了病历。”她双手交叠在膝上，注视着垂头不语的桔年，“作为一个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我知道。”

“你应该是聪明的孩子，有些事我们既然注定绕不过去，那还不如坦诚一些，同样，有些事即使使它听起来不那么动听，但是能让我们心里更明白，你说么？”

桔年还是没有出声，她知道对方并不需要她的回答。

“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我想说的是，我会尽我所能去救那个孩子，不管她是你的什么人，但是，关于韩述，请你……”

“好！”

桔年脱口而出，她看了孙瑾龄诧异的眼神。害怕对方不能够相信，她再度诚恳无比的应承，仿佛唯恐这么划算的交易下一秒对方就会反悔：“好，我答应，我答应你！求您了，孙医生，如果说孙瑾龄不感到意外，那肯定是骗人的，她一再地问自己，这个让自己儿子神魂颠倒的女孩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她曾是太过单纯，还是城府太深？”

“你就这么急着答应？我甚至还没有说出我想要你做什么。”

桔年把一缕头发划到耳后，犹豫地笑了笑，“不管您要说什么，但至少绝对不是希望我跟韩述天长地久百年好合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是我不能答应的？况且对于韩述孙瑾龄好像有些懂了，谢桔年也之所以如此爽快，无关乎聪不聪明，只不过是因为她不在乎。自己那傻儿子，原来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孙瑾龄一手将韩述带大，知道打小人人都护着他，让他，连带着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得不到”。她宠爱儿子，有时也觉得或许宠坏了他，应该让他受受挫折，可是儿子撞得太厉害桔年没有猜错，孙瑾龄打心眼里希望桔年离韩述远一点，虽然她知道错的人是韩述。当孙瑾龄知悉韩述做过的混事后那天晚上，她和丈夫一样彻夜难眠，她摸黑走进儿子的房间，差一点后来孙瑾龄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给过谢家儿笔钱，谢家没有想太多，感恩戴德地接受了，那种感恩戴德曾经让她无比羞耻，然而她汇往监狱的钱却一次次退了回来。后来她和丈夫心口她怎么能相信一个因韩述蒙冤入狱，失却一切美好的女孩仍然对韩述存有善意？韩述也愧，孙瑾龄知道，但不能用一辈子来还。这些她都跟韩述说得很清楚，然而韩述眼里的失望在那么一瞬间，孙瑾龄也有些迷茫。她对桔年说：“你答应得那么快，我那傻儿子呢，几天前却上串下跳地说他要娶你。我就差没求他了，我说，小祖宗，轻点声……可他非把他老桔年说：“韩述是真心对孩子的，但是我跟他之前，从来就没有过可能。”她已经不恨他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去爱他。他们就真的像二叠纪的海藻和震旦纪的海绵，中间隔着十几孙瑾龄叹了口气，“我不想说别人的不是，可是你跟你父母真的不一样。”她心里一软，伸出手去想要摸摸桔年瘦瘦的肩膀，不止她儿子，她都觉得我见犹怜。可桔年轻轻的闪开了孙瑾龄收回手，重新置于膝前，“我为什么总记得你很小时候的模样？因为我们家刚调来的时候，韩述才四岁，人生地不熟，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一个也不认识，没几天，老师说园里“妈，您说什么呀！”韩述气急败坏地在门口处打听，也不知道他在那站了多久。他敲打着办公室门口的一块牌，“您是医生还是家属楼上闲着晒太阳的老太婆啊，说病情，别说说话的关口，桔年已经局促地站了起来，孙瑾龄无奈地看看儿子笑笑，继而对桔年说：“关于非明的病情，我要等更详细的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谢谢孙医生，谢谢了。”桔年给孙瑾龄匆匆鞠了个躬，就要离开，走至办公室门口，她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面无表情韩述堵了大半个门口，而且没有半点要让路的意思。

“借过。”桔年小声道。

韩述不知道为什么较着劲，黑面神似的，依旧一动不动。

“借过，谢谢。”桔年说了两遍，也放弃了说服他让路的念头。

孙瑾龄看不下去了，“啧”了一声，“你说你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呀。”

“别管我的事行吗？”韩述嚷嚷道。

桔年只想离开，见韩述和一侧门框之间还留有些许缝隙，硬硬着头皮，试图侧身从那个缝隙挤出去。

她努力着不让身体跟韩述有所接触，眼看就要成功，韩述却不冷不热地冒出一句，“你土拨鼠啊，钻什么狗洞啊？”

桔年成功脱身，心想他哪根筋不对，对损人都没了逻辑，“土拨鼠哪会钻狗洞啊，再说这洞不是你亲手搭建的吗？”

回到病房，平风还在那，正逢韩述回来拿他的东西，然后招呼也不打就走人了。

“这到底是谁啊？”平风不知道从哪弄了包瓜子，边磕边问，见桔年闷闷地去看非明的吊瓶，又说道：“我一直看着那药水呢，没事……哦，我知道了……他是不是……”

“行了。”桔年没让她说下去。

“法院还是检察院的。”

“怎么了？”

“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你见得多了？”桔年也隐约觉得这话不对，她心知，这时不由得又想起了韩述文件洒落时平风看到照片的异样，确定韩述真的是走了之后，小声地问出她的疑惑：“对了你是不是平风点头，“认识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年轻那个。”

桔年没仔细看看照片，自然也不知道“比较年轻”的是谁。

平风接着说，“长得是人模人样的，有钱人家的老公子哥，姓什么来着也不知道，反正老说他家里开着个什么温泉山庄，也不知道是不是吹牛。”

“他是……你的客人？”

“可以说不是，也不是，他替人给钱，自己倒有别的相好，我看他在别人面前也点头哈腰地买着好，哎，就说我的那老肥羊，嘻嘻……”她神秘兮兮地覆在桔年耳边说道：“老家伙年桔年越听越担心，韩述是做什么的她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揣着别的照片，于是她劝平风道：“我看这事不太对，你啊，攒着点钱，趁早收手吧，那些人太复杂，我怕你惹祸上身平风“咯咯”地笑，“来找我的人，哪个不复杂啊，你就别操心我了，想想你自己吧。刚才那小白脸上有不少油水吧，你就算不打算跟他怎么样，他送上门来，该拿的你也别心软桔年也不跟平风扯，随便聊了几句，平风要赶去开工，她便送了出去。

平风还是改不了留不住钱的毛病，刚嚷着闹饥荒，手上又添了个新背包，看桔年视线落在了包上，她笑着把包甩过来问：“怎么样，好看吗？”

“好……好看。”

桔年愣了一下，因为她这时才看到平风挂在背包上的一个草编小玩意。

“什么啊，这是。”

“兔子，草编的兔子，别人送了。”平风看了桔年一眼，语气里忽然有些不确定的东西。

“手挺巧的啊。”桔年赞叹道。

“当然，他说这样的兔子是独一无二的。”平风这才又兴致高了起来。

“朋友送的？”

“嗯，是啊。”

平风走了，桔年返回病房的每一步都难掩心惊。她再了解平风不过了，平风哪有什么朋友啊，除了日复一日那些客人，她认识的也不过是过去监狱里的一些牢友或同行。而她口中桔年觉得自己的身子一阵冷一阵热的，头也有些发昏。不为望年，为平风，还有平风方才发自内心的笑容。怎么可能，望年才二十岁！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她拖着迟缓的身子，浑浑噩噩的走，然而在即将靠近非明病房的时候，却一个激灵。

病房外，有人在静静张望，那张望是如此渴盼，但脚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她还是来了，陈洁洁。

陈洁洁后来出现过好几次，有时桔年会在陪伴非明的过程中不经意回头，看到她匆匆闪过的身影，有时则在住院部夜晚门禁时间到来之前，看到她肚子坐在公共休息区的座椅上。桔年自

为了治疗和检查的需要，非明原本就脱落得差不多的头发在医生的要求下被全部剃光，桔年给非明织了顶别致的小红帽，那天，她把孩子的落发收集起来，倒进了医院的垃圾箱，回来在 hospital 的时间长了，很难不对那些哭泣绝望痛苦感到漠然，就连非明也一样，她甚至已经不再害怕那些形如枯槁的病友在身边消失死去，只觉得失落而已，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有那

她摇晃晃地蹲在地上，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青春宴席早已经散场了，剩下的谁来埋单？

桔年在哭声中走了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心飘到哪里。最后只知道哭泣的陈洁洁一只手抓住她的裤管。

“对不起，对不起，你可以看不起我，但是我非明，求你让我带她走！”

桔年发出空洞的笑声：“带她走，去哪里？”她用只有自己和陈洁洁听得到的声音道：“医生下午刚告诉我，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非明的肿瘤是恶性的，而且已经在扩散。现在你骗我！”陈洁洁吃语一般地说。

“我希望我骗你。”每一个字说出来，其实都是痛，钝刀子割肉，不得安生。

陈洁洁怔了好一会，站起来之后，她擦干了眼泪，那种桔年熟悉的决绝又回来了。“我会再离婚，然后拿到我应得的。花光每一分钱我也要救她，我再也不会让非明离开我。桔年，桔年没有说话，其实不以为然，陈洁洁应该也知道，作为一个母亲带走她的女儿，天地难容，没有人可以阻挡。但陈洁洁选择了哀求，想必她也明白，这错失的十一年，是多么难以她们惊动了不少人，护士长的头从值班室弹出来又缩了回去，桔年的视线传过陈洁洁，落在也身后的某个点。

她低声说：“我没有权利说什么，就让非明来做这个决定吧。”

陈洁洁也在这个时候回过回头去，十几步之遥的病房门口，她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还有鲜艳得让一切失色的小红帽。

第二十章 终归有个地方让我们回家

等桔年回到病房的时候非明已经好好地躺在了床上。桔年都已经忘记，非明已经有多久没有在无人的帮助下离开那张病床，况且她当时一只还高高举着正往自己静脉注射的吊瓶，现在，桔年坐在她身边，她把被单拉得老高，几乎覆盖了她的鼻子以下的全部身体，小红帽的帽檐也拉了下来，遮住眼睛，俨然一付不看不听不说的姿态，手腕针头附近的胶管里，桔年知道非明心中必然有所察觉，也许陈洁洁已经见过了孩子，事情到了这一幕，迟早是瞒不住的，与其欲盖弥彰，还不如让一切顺其自然。

于是桔年对非明说：“你应该也知道了，外面那个阿姨就是你心里一直等着的那个人，你不是个孤儿，你的亲生妈妈回来找你了。”

非明像跟床单融为一体的化石般一动不动。

桔年心里也乱糟糟的，低着头头乱的揪扯着床单上的一根线头，良久，她才又开口道：“我是不是应该让你和你妈单独待一会？”

这一次她同样没有等到非明的任何回应，只是白色的被单下有了些许起伏。桔年伸出手去拨开了非明遮住眼睛的帽檐，果然，那孩子紧紧闭上的眼睛里早已渗出了泪水。桔年再也没有对母女，两端眼泪，她夹在中间，又能怎么样呢。

桔年刻意想走远一些，给她们更多的空间，她们看不见，才能更自在的流泪。无奈室外淅沥沥地下着雨，她便坐在一楼大厅的椅子上，茫然地看着外面被雨幕变得灰暗而朦胧的小天过了一会，面朝大厅的电梯门敞开，韩述从里面快步走了出来。他眼睛红红的，面有戚然之色，桔年方才没有见到他，想必他是从孙瑾龄那里得知了非明的情况。大概韩述也没有想到会在大厅里碰见桔年。过去人来人往的住院部一楼，而今只坐了她一个人，那情景，就好像末班车都已经开走了的车站，徒留下一个乘客，寂寞旅途，凄风苦雨韩述走过来，坐在跟她隔了一个位置的座椅上。弯下腰，手肘支着大腿，手指插进发间。他信心满满地为非明争取到转院，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

“韩述，我能求你件事吗？”桔年依旧看着没完没了的雨幕，有些木然地开口。

“你说！”韩述顿时直起腰来，他不知道还能为她做什么，只知道但凡她肯说，没有什么他不愿意做。

桔年说：“求你不要安慰我。”

她不是不知好歹，也并非不近人情。言语的慰藉即使出自善意，其实，除了再一次提醒当事人是多么可悲之外，再无别的用处，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该伤心的也一样会伤心。有时候桔年知道韩述想让她没有那么难过，但是，她也知道如果他再说下去，她会流泪，然后发现原来还有人跟自己一样难过，悲伤的感觉益发真切，她只会更加的难过。她害怕在这样一说话回他已经站了起来，“非明的盒饭我照例是多带上了人，待会护士长会拿给你们，你别以为我钱没地方花，明天就是除夕，医院吃饭的人少，今天食堂已经停了伙，外边也别想他车停在门口露天处，桔年看着他一路跑着冲进雨里，笔挺的黑色大衣，瞬间就湿的一塌糊涂，而他从电梯里走出来时手里拿着的伞还搁在她的脚边，雨伞没有全干，每一个褶皱都桔年一直坐到陈洁洁从医院里离开，她回到病房，虚弱的非明，白色的背景，永远打不完的点滴，跟以往一样，没有任何的不同。非明倒是醒着，双眼茫然地看着天花板，不知道心给她们送饭过来的不是护士长，而是值班的孙瑾龄。她把几个餐盒放在非明的床头柜，一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一手掀开其中一个餐盒看了看，淡淡地说：“我当是怎么了，最近桔年还猜不透孙医生最后那一声笑究竟是什么意思，也不打算往下想，只说了声“谢谢”。孙瑾龄出去后，她找开尚且是温的“快餐”，芦笋肉丝配培根鳕鱼卷，外加一盅山药羹小收拾餐盒的时候，似乎忘却了语言功能的非明忽然说了一句：“姑姑，我要回家。”

不知道是因为对非明病情的考虑还是缘于节日特有的氛围，或者还有孙瑾龄的默许，总之桔年带孩子出院回家过年的请求意外地得到了医院方的准许，只是要求她们如感不适，随时除夕一大早，是唐业开车来接桔年姑侄俩回的家。唐业的重感冒基本上已经痊愈了，可是一张脸上双眼深陷，容光黯淡，竟比病时更为憔悴。桔年简单问起他的近况，他只是说，检除夕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大日子，但是老天似乎存心跟人间喜庆作对，天暗得像罩了一口大锅，雨一夜没停。到了早上，雨水开始夹着细细的雪粒打了下来，冰渣子和潮湿的风扑从非明坐上唐业的车子开始，精神头明显地好了起来，她靠在姑姑的身上，张大眼睛朝车窗外张望，白得泛青面孔上竟然泛起了淡淡的嫣红。车子途经火车站时，非明更是万分好奇。“我也可以回家了。”非明喃喃地说。

桔年摸着也滚烫的脸带连连点头，那个被全世界遗忘的破败院落，总归是个可以收纳她们身体乃至灵魂的所在，她跟非明一样，忽然无比渴望回到那个地方。

唐业帮助她们安顿好，未了，他说道：“桔年，今天是年三十，要不你和非明就跟我一块吃年夜饭吧。”

桔年犹豫了一会。

唐业接着说：“也没别人，我也是个离孤家寡人一步之遥的主，我姑婆在家做饭，老人家怕孤独，她也让我叫上你们。”

桔年的顾虑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唐业已经可以说是她们少数可以亲近的人之一，自然没什么可见外的，但是一则非明重病在身，大过年的，传统一些的人家会觉得晦气，她不过“过年其实有什么意思，不就是图个热闹，让大家都感觉没有那么寂寞吗？相信我，姑婆也知道非明身体不是太好，她很心疼你们。”

“那……蔡检察长呢？”桔年回头看了一眼，非明眼里分明也有期盼，她何尝不想给孩子一个温暖的节日，可是她不能够想象再跟蔡一林同桌用餐的画面，那只会让她食之无味，蔡唐业笑道：“阿姨她不跟我们吃年夜饭的，这种日子她都要陪她们检察院值班待命的同事一块过，她总是说，只要还有一个同事因为工作不能回家过年，她也要跟他们并肩作战到底桔年想起蔡一林检察长永远一丝不乱的发髻，挺直的脊背和利刃一般的眼神，然而她依然怀疑，一个女人真的能把工作看得比天性更重要吗，还是除了工作，她其实已经一无所有了”

“姑姑，我们去吧，你现在准备也来不及做什么好吃的了。”非明已经按捺不住，牵着桔年的衣袖可怜巴巴的央求，这让桔年得以有那么几秒钟，忘记了非明她其实已经吃不下什么唐业佯装不快，“你再不答应就是跟我太见外了。”

桔年拉着非明的手也笑了起来：“那我真的可以省了不少事，做饭一直都是我的强项。”

既然打定了主意要跟唐业一块吃年夜饭，桔年也不急着去张罗晚饭，非明躺回小床后，她和唐业聊了一陈，唐业的手机就响了。

唐业接电话没用多长时间，从飘雨的廊檐走回来后，他对桔年说：“姑婆年纪大了，老是致了派上用场的时候才知道忘买最重要的东西，这不，饭都开始做了，才想起有些必桔年自然没有什么意见，送走了唐业，嚷嚷着不想睡的非明也睡着了，她便坐在正对院子的窗口下，看着满地都是被雨水泡开了的枯枝残叶的小院子。

“又一年了。”她对看不见的暴雨说。

雨打屋檐的沙声在回答她。

每当她静静坐着的时候，时间流逝的速度是惊人的，所以桔年毫不意外十一年就这么眨眼过去了。跟唐业约好的中午来得很快，桔年叫醒了非明，换上她的小红袄，等着唐业的车轮将近一点的时候，她们等来了唐业电话。

唐业在另一端是心急如焚又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阿姨在城西院跟留守的同事包饺子时急性心机炎发作了，现在已经送往医院的途中，情况很不妙，阿姨她身边没有什么人了她还没有说完，桔年已经明白了，赶紧飞快地答应着：“我们没事，你快去忙你的，蔡检察官的身体要紧，你不用惦记着我们这边，一切等她好转再说吧。”

非明换好了衣服，半靠在床头照着一面小镜子，见状有些困惑，“姑姑，唐叔叔什么时候来接我们一块去过年啊？”

桔年走过去，俯下身将自己的额头轻轻抵着非明头上的小红帽，笑道：“跟姑姑两人过节不也是很好吗？姑姑马上买菜做饭去。”

第二十一章 一门之隔的世界

桔年手忙脚乱地把热腾腾的清蒸鱼从锅里端出来，烫得她直甩手，就在这时，她隐约听到了大门处传来的动静。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按照当地的风俗，除夕年夜饭普遍吃得比较早，饭非明仍是躺在床上看她喜爱的韩剧，迷迷糊糊的，手里还抓着遥控器，见桔年走过来察看，便揉着眼睛问：“姑姑，晚饭好了？”

桔年朝外走去，说：“马上就好，我去看看是不是你唐叔叔回来了。”

她拿了把伞穿过门厅走进小院，铁枝焊就的院门外果然是有人，但是并非她意料中的唐业，而是一手握住铁枝，一手徒劳地遮挡着细雨的韩述。

看见她的人之后，门外的韩述显然松了口气，“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桔年却驻足不再近前，这个时候韩述的出现可以说是意外，也可以说不是意外。之所以说这么矛盾的话，因为自打两个重逢开始，他一直都是阴魂不散的，可今天的日子特殊，他纵有一

韩述见她不动，顿时有些耐不住了，没好气地抱怨道：“你吃了定身丸，快给我开开门，衣服都快湿透了。”

他说得如此理所当然，就好像一个晚归的丈夫对妻子的要求，桔年却轻易打破了这种让他满意的亲昵氛围。她撑着伞，雨水让他们的距离看起来更远一些。

“你有什么事？”她问得很小心。

韩述顿足，“你非得隔着这个破铁门跟我说话？这也不是待客之道吧？”即使有一只手挡在头顶，但他的头发还是湿了泰半，一缕缕地贴在额前，看起来很很狼狈。

桔年说：“今天不是待客的日子，大过年的，你来这干什么，别闹了，回去吧。”

韩述看来是真急了，单手抓着铁门的枝条直摇晃：“你能不能让进去再说，这雨浇在身上真不是开玩笑的。”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指节苍白得泛青，想来真的是冷得厉害，话音刚落

桔年犹豫了会，惻隐之心似乎让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有了一丝软化，她上前几步，与他一门之隔。

韩述刚升起期待很快就熄灭了，他看见桔年伸出手，一度误以为她要开门打开，谁知她却是收了手里的伞，欲从铁门缝隙中塞过去给他，“伞拿着，你原先那把我放在孙医生办公室，

韩述安静了一会，没有去接桔年递出来的雨伞，他隔着发间流淌下来的水滴和雨幕端详着她，好像刚刚才发觉，她那么不擅于强硬的一个人，对他的拒绝之意却是如此之坚定。他一度以

她不知道这个除夕他经历了什么，忙碌、疲惫、惊愕、愤怒、委屈……韩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全世界没有比他更倒霉的人了，全世界都跟他过不去。在那扇和她一样固执紧闭的铁那可怜的铁门在他们上次争执的时候已经崩塌过一次，后来在财叔的帮忙下重新立了起来，也是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豆腐渣工程，韩述发泄式的踢出一脚，那铁门震了震，边缘的粉尘和

桔年慌慌张张地退后一步，好在铁门一息尚存，摇摇欲坠尚未倒下。她在这难以收拾的情境下竟然荒唐地生出一种可笑的感觉，怎么会有这么无赖的人，他明明正在做着让人讨厌的事，还她漠然掉头回屋，心里却不得不惴惴不安地想，要是他发起淫来再补上一脚，铁门真的牺牲了，她该怎么办是好。

然而韩述补上一脚的惨剧并没有发生，桔年走到屋檐下，才听到一个可怜兮兮的声音：“我被老头子赶出来了。”

“嘎？”桔年一惊，愣愣地转身看他。在桔年一贯的印象里，韩述虽然无赖且不讲道理，但是他很少说谎。

韩述站在细雨中，垂头丧气地，可那别扭劲却仍在，他踢着铁门边上掉下来的小泥浆块，不情不愿地说道：“我没地方去，行了吧。”

桔年犹有些不信，她早些从非明那间间接听说过，韩述跟父母并不是住在一起的，即使他真的跟韩院长闹了别扭，终归也不是没有容身之处，何况以他的本事，要找个收留他和去处实韩述好像猜到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你不信，可是我现在的住处还是老头子付的全款，在他名下……我就想争口气，让他看看，我不是离了他就活不了。”

“何必呢。”桔年是没有得到过父母任何庇荫的人，所以她无法理解韩述这样的人苦苦想要证明的东西。

“我没那么不要脸，你说不可能，我认了，也不想干什么，就想找个地方喘口气……”

屋檐下穿堂风掠过，桔年感到刺骨的凉意，韩述要面子，没有在雨中瑟缩发抖，可她知道想必是冷透了。桔年沉默了，她不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是非得看他受苦才能从中收获快慰。换她只顾着思前想后，不知道此处的动静已经引来了床上的非明，非明从姑姑手臂旁钻出来，看到门外的人，又是惊又是喜，大叫一声“韩述叔叔”，眼看着就要扑过去开门。

桔年赶紧一把搂住非明，心中仍然怕，这孩子连外套都没披，还想一头扎到雨水里，这不是要命的事情是什么？

“姑姑，韩述叔叔来了，他淋雨了，会生病的！”非明被桔年拦在屋檐下，仍拼命探出头看着门外的韩述直嚷嚷。

桔年手忙脚乱地回头，只见韩述一言不发地立在铁门外，他不再发火也不再开口请求，浑身湿漉漉地看着她。这厢还在她怀里的非明也是睁大了眼睛，满是困惑。在这两双眼睛的前后夹在非明再一次喊着“韩述叔叔”，试图挣脱桔年的桎梏要奔去开门之后，桔年稳住了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子，用从来没有过严厉目光瞪着非明，厉声喝道：“别闹，你知道他是谁吗这孩子，她只念着韩述的好……她什么都不明白。”

非明不敢动了，她虽有些小任性，但到底还是个听话的孩子，姑姑骤然冷下来的容颜和眼里看不懂的东西让她陌生而惊恐，她低下头，一双大眼睛泫然欲泣，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他是韩述叔叔。”

在这样简单的一个句子下，桔年唇颤抖着，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是，她无言以对，门外的那个人，是非明喜爱崇拜，甚至假想为父亲的韩述叔叔。她能怎么反驳，难道她要说，他是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有时她觉得是的，有时，她又觉得不是。

十一年了，已经走到这一步，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什么是真，什么是幻？

桔年脱下身上的外套，紧紧地裹在了非明身上，非明的眼泪流了下来，唐业的失约已经让她失望过一轮，对于桔年来说，这一扇铁门把守住的小院子是她最渴望的安宁，但对于孩子来“你站在这别动。”她害怕这孩子再不要命地往雨里跑，带着点警告意味地对非明说。然后她一步步走到摇摇晃晃的铁门前，不去看韩述此时作何表情，低着头掏出一把小钥匙，插进锈迹锁孔旋转，开启的瞬间，桔年听见那弹簧机括轻微的“咔嚓”一声，门开了。

韩述推门而入，第一步就踏在被雨水泡得绵软的枯叶上，这一段时间以来，桔年忙于照顾非明，哪里顾得上收拾打扫，水“吱吱”地从鞋底边缘冒了上来。桔年没有招呼他，已经先领着韩述四处打量的空隙，桔年取了块干毛巾，默默地递过去给他。他心中难过，又恐她看笑话，便管不住那贱兮兮的嘴。只见他“啧啧”有声，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边说：“我看你这院桔年听罢，无限同情，“那恐怕你的晚年得很短才行。”

“英年早逝”的韩述很明智地在这个话题上打住了，因为他无法判断谢桔年这家伙是完全丧失了幽默感，还是在跟他讲一个冷得更青出于蓝的笑话。

不知是什么缘故，老房子更容易令人感觉阴寒一些，更谈不上取暖设施。韩述的手冷得半僵，好不容易擦得头发不再往下滴水，实在仍不住又打了一个喷嚏。非明已不肯躺回去休息，他脱了外套，里面的薄毛衫和衬衣也被雨水濡湿了一大片，别人程门立雪，他是谢门立雨，目的似乎达到了，后果也很严重。非明果然不枉费他疼了一场，当即就“哇哇”地叫出来，“韩述空抖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咳了几声，适时地对桔年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那个……我能不能借用一下你们的浴室洗……洗个澡？”

他实在是十分谦恭，但桔年也实在是十分意外兼为难。在她看来容许他踏入这个屋子已是她的底线，想不到他会继而提出这样的要求。

桔年啾啾地说：“你不是说坐坐，缓口气就走吗？”

韩述睁大眼睛，“我是这么说的，但是你看我一身都湿成这样了，天又冷，再不换下来非得感冒不可，我现在也没个人给我煮粥照顾什么的，感冒就成了肺炎，肺炎就成了脑膜炎，到时他心里暗暗说道“呸呸”，大过年的，他以前可不会说这样的话，不过跟谢桔年对话多了，就会很自然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对白，不过，管它呢，有效果就行。

桔年勉强一笑，“我这也没有能让你换洗的衣服啊。”

“有的，姑姑，你忘了，在你房间里……”

“非明！”

桔年蹙着眉打住了孩子童言无忌的话语，非明没有心眼，她只想留住她的韩述叔叔，哪里知道一句话足以让姑姑满脸通红，尴尬莫名。

“那都是你斯年爸爸的旧衣服，韩述叔叔怎么能穿？”

韩述沉默地看了她们姑侄俩一眼，欣然站了起来，“这个问题，我车上有换洗衣服，只是借一借你们的地方。”

第二十二章 韩院长的儿子

韩述很快从停在门口的车子里取来了他的东西。桔年发现他说他有“换洗衣服”简直是再含蓄不过的话。他拖进来一个可以容纳整个非明的皮箱，岂止是换洗衣服，就算他说他带够了流其实，韩述备的东西是很齐全，不过这也不能简单也归咎于“狼子野心”，他本来就是那种出差在外，旅居酒店会带上一条干净床单的男人，至今他仍无法明白为何唯独在面谢桔年时因为身上确实湿冷得厉害，更害怕桔年忽然推翻之前的默许，韩述没敢罗唆，在非明的指点下很快进了这屋子里唯一的一间卫生间。

关上门，里面很窄，但是胜在很干净。最普通的白色瓷砖，其中一面墙上镶着面小小的镜子，韩述急不可待地除去让他无比难受的衣服，站在喷洒着热水的花洒下，一身的狼狈浊气荡然他用手指把过湿漉漉的头发，在蒸气中，透过眼前那面镜子看到半个赤裸的自己，然后伸出手去拭镜子上水汽，有种不真实的触觉。她的浴室，她的镜子，这镜子里也曾映照过她的影卫生间除了一扇薄薄的门，还有个小小的窗户，挂着淡青色的帘子，韩述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他隔着影影绰绰的窗帘，听着她的厨房里发出的响动，锅碗瓢盆的声音如此亲近。

“姑姑，韩述叔叔洗了好久，怎么还没出来，他不会晕在里面了吧？”

这是非明的声音，韩述为她的推论感到汗颜，正想清咳两声打消她的疑惑，忽然听到厨房里水龙头大开水流声，然后花洒的水骤然变小，水温攀升，烫得韩述情不自禁地“哎哟”了一声。“听见了吧，没晕。”他随后听到桔年很自然地而非明陈述了一个事实，顿时气结，连上吊的心都有了。咬人的都是不会叫的狗，这女人心忒狠，做的事忒绝。

如此一来，韩述也不好意思再在里面待得太久，匆匆擦干自己，套上衣服，就跟非明一块在厨房外看着桔年为晚饭做最后的准备。

桔年察着正在煲着一锅汤，回过头看见韩述心安理得等着晚饭的模样，犹豫了一会，还是问道：“你真的要在吃年夜饭？”

韩述一付天地良心的表情：“我的食量真的算很大。”

“不是。”桔年在围裙上轻轻拭了拭手，低声道：“我是说今天这个日子，你爸妈……”

好不容易神清气爽的韩述眼里又闪过一丝阴霾，他竭力用听起来没有那么沉重的语调说：“嗨，就是老头子翻脸了，这事说来话长……对了，我干妈病了你知道吗？”

桔年不语，韩述继续往下说：“我今天早上还加着班呢，拖着老胡小曾他们几个，这案子办到现在，费了那么多工夫，大家心里都憋一口气，非把它弄个水落石不可。快中午的时候，广利桔年含糊地“嗯”了一声。

韩述显然开始慎重了起来，他在掂量着组织句子，“他单独约我出去谈了一会，也提供了一些我们原先并不掌握的证据……我得说这些证据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很在意义。”

桔年专注地看着她的汤，韩述不能肯定她有没有听进去，她既然对滕云这个名字有所知觉，那么在如此敏感的关系中，竟然连提问的打算都没有，这实在让他有些不能接受。

他试图观察她的表情，未果，于是斟酌句地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能理解那种“规则外”的感情，不过滕云这个人让我很触动，至少在某个方面，他让我感觉到那种感情一样可以“这是你干妈病倒的原因吗？”桔年出其不意地问道。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干妈对唐业这个便宜儿子是很上心的，但是她之前应该不知道唐业“那方面”的事情……你别看着我，对天发誓我什么都没有说，可这可：韩述的手指在厨房的门框上反复画圈圈，桔年始终背对着他，说到这里，他也有些迷惑，“你难道不关心？”

桔年回头，“我在听的。”

“其实这事我本不该说。”韩述指尖的圈划得更没有章法了，他想说其实他没把桔年当外人，这话他说不出口，但他觉得桔年应该是知道的，正因为她与唐业的亲厚，所以有些事情她心“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到医院看你们，从文件袋里掉出的那张照片？”韩述问。

桔年心中一动，很自然地想起了平风说起她认识的照片里的“老公子哥”，还有“老公子哥”介绍的“老肥羊”，难道这跟韩述的案子也有所连吗？

“呃，我记得，不过照片我没仔细看。”

“那上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广利的负责人叶秉文，一个是省建设厅副厅长邹一平，他们之间一直有着联系。过去我们就怀疑邹一平才是操纵王国华、唐业之流的小喽罗，在后面拿大头的“建设厅副厅长？”桔年默念着这个陌生而遥远的官位。

“是啊，牵扯太大了，我心里其实也没个谱，所以跟老头子谈的时候，我就提到了这件事。”

“他不让你继续查下去？”

韩述沉沉点头，“其实我知道我们家老头子跟邹一平还算有点交情，过去还一块去钓过鱼什么的，但是他从来不是会因为那点交情就放弃立场的人，相反，我爸在政法这一行当了半辈说到这韩述显然有些激动，而且苦恼，这件事确实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知道我还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但是现在很多的线索都指向他，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胡乱推测，而且我爸也“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韩述顿了一顿，他不确定桔年是不是在安慰他，过了一会，他长吁了口气，“所以我没有松口，就事论事地跟他论了几句，他就发了脾气，要我节后立刻到市检察院报道，不准有半天耽：桔年不傻，韩述不愿详说，一笔带来的“旧帐”她猜得到是什么，想必跟她脱不了关系，她低下头去专注看汤的火候，什么都没说。

“那些家伙的破事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吵，吵得天翻地覆谁都不得安宁，老头子大概也没想到我这次会那么反骨，看他那架势，要搁在旧社会，恨不得就把我当作逆子家法处置了。说“他就把你赶出来了。”桔年为韩述的话做了一个言简意赅的结尾兼注释。

“对，赶出来就赶出来，难道我还真活不了了。”韩述冷笑着说。

桔年的汤煲好了，她端着一边的案板上，近距离看着韩述。她未尝不知道韩述看起来斩钉截铁驷马难追的硬气，还一付蛮不在乎的样子，其实骨子里都透着一股凄凉的劲。他是习惯有家韩述自学还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接着道：“我跟我妈也说，这年夜饭是吃不成了，我再不走该酿成家庭惨剧了，我妈也没办法，所以我就思量着到院里找老胡他们去，没想到半路上就掉“难道我有招魂大法？”桔年笑了笑。

韩述笑嘻嘻地，“说不定是勾魂大法。”

他就这样，只要在她面前，桔年稍微给个脸，他一得瑟，那轻佻的劲就上来了。见桔年直接漠视他，韩述也有些悻悻地，眼着非明一块洗手打算吃饭。

第二十三章 烟花里的三人自行车

桔年还在厨房里做一些善后的活，菜已经摆上了桌，韩述和非明迫不及待围桌而坐。虽说这应该是中国人一年一度最看重的一顿饭，桔年也比往常花了心思，可是在韩述看来，她们的非明看着这简单的一桌菜，眼睛却放着光，她悄悄对韩述说：“我姑姑做的菜里最拿手的也只有清蒸鱼了。”

非明的精神看上去要比在医院时好许多，举止神态之间虽仍有病容，但至少不再整日恹恹地卧床不起了。

韩述一整天几乎没有进食，胃里空空如也，早已饿得发昏，桔年迟迟不入席，那热腾腾的菜香对他来说是种煎熬的诱惑。当他隐约听到自己肚子里隐约发出的“空城计”的声音，不得非明眨巴着眼睛看着韩述，认真地问：“怎么样。”

说实话，桔年的厨艺实在马马虎虎，要换在过去，以韩述挑剔的味觉，最多也就值个六十分，就那条清蒸鱼，火候过了一些，味道也稍淡。不过以韩述现在的饥饿程度和人情分的因素见他如此，非明也忍不住探出筷子，边吃边说：“本来我以为今天不用吃姑姑做的菜了，唐叔叔说过邀请我们跟他一块过年的，可惜他没来。”

韩述听着非明以同样亲昵的口味谈论着唐业，心里不由得有些不是滋味，脑子里一转，却又狡诈地试图从孩子嘴里套着口风。“你姑姑跟你聊过唐业叔叔吗？”

非明剔着鱼刺，过了一会才想起点头，“聊过很多次啊。”

“聊什么。”韩述赶紧跟进。

“聊唐叔叔给我送的故事书，还有他给我讲的故事。”

“这样啊。”韩述不由得有些失望，也暗笑自己，孩子懂什么。

然而非明却在这个时候把身子朝韩述探过去一些，神秘兮兮地说：“有一次，姑姑还问我，假如有可能，我愿不愿意跟唐叔叔一块生活。”她似乎还怕韩述不理解，用两人才听得到的声韩述一愣，也凑过头去，以同样的鬼崇追问道：“那你怎么回答的。”

非明故作老成地说：“我跟姑姑说了，她要是跟唐业叔叔在一起了也好，那等我病好了，长大了，我来跟韩述叔叔结婚。”

韩述缓缓直起身子，看着非明那一付“看吧，我一直站在你这边”的表情，什么话也说不出，机械地又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差点没被鱼刺卡住。

“韩述叔叔，你没事吧。”

韩述笑得一付苦瓜样：“小姑奶奶，你可真帮衬我。”

正窃窃私语间，桔年的脚步声渐近，“准备可以吃饭了，非明，你把姑姑那盘鱼端哪去了？”

非明顿时张开嘴，哑然了数秒才有些慌张地对韩述说道：“惨了，我刚才顾着说话都忘记了，每年除夕，姑姑要用先鸡和鱼来拜神，拜过之后才能吃的。”

她和韩述不约而同地看向桌子中央的那条鲈鱼，在他俩刚才边吃边聊的一问一答之下，小半边鱼腹都进了肚子。

非明飞快地放下自己的筷子，下意识地吐了吐舌头，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韩述一时间也吓住了，呆呆地嘀咕道：“这个女人怎么还那么迷信？”

不等他们想出对策，桔年已经走到桌边，她张口结舌地看着那条残缺的鱼，然后是两个低头默然无声的两个家伙。

“我只吃了一点点。”非明怕姑姑生气，赶紧承认并且表明态度，言下之意，就是轻易地把刚才还是盟友的韩述给卖了。

韩述尴尬地挠了挠头，“我不知道还有这程序……怎么办，要不你跟神仙说今年就先不吃鱼了？”

非明绷不住，偷偷地笑出声来。

桔年伸出手，没好气地虚指着这一大一小，一言不发拿过筷子将鱼翻了一翻，完好无损的那机朝上，然后面不改色地将那条鱼端至早已摆设的开井一侧的案前，虔诚地祭拜。

等她把鸡和鱼重新端回桌上，理应心虚的韩述和非明仍笑个不停。

韩述说：“你拜的是哪一路神仙，这不是对别人赤裸裸的欺骗吗？”

桔年坐到非明身边，韩述这才发现她的唇角也是上扬的，她终于忍不住也笑了起来，自我辩护道：“心诚则灵。”

“吃饭吧。”桔年给非明装了一碗汤，见韩述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她迟疑了一会，顺手也给他装了一碗，低声说：“我没预料到你来，潦草了些，你将就着吃吧。”

韩述赶紧伸手去接，顿觉受宠若惊，美滋滋地喝了两口，借着这良好得不可思议的势头，投桃报李地夹起最好的一块鱼肉，殷勤地往桔年碗里送。

他起初还有些惴惴不安，怕自己再次热脸贴在冷屁股上，非明的目光也呈一条抛物线，一路跟随着筷子的轨迹，小心翼翼地查看桔年的反映。

桔年专注地吃饭，连头都没有抬，她默默地吃下碗里的鱼，过了一会，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鱼蒸得太老了。”

韩述当即也笑了起来，非明跟着笑，谁都不愿意去深想，一条蒸得太老的鱼有什么值得高兴。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屋子里老日的日光灯时不时忽闪一下，炮竹声还在远远近近地炸响，很奇怪的是，本该嘈杂的声音，在这样的时刻里，却让人感觉莫名的安宁，很多很多的东西在这除夕之所以珍贵，无非是个团圆。韩述安静地享用他近三十年人生里最“潦草”的一顿年夜饭，夜色终于降临。他以往从不喜欢黑夜，那所有的呼朋唤友，狂欢嬉戏带来的快乐欢腾恰如晚饭过后，韩述主动请缨洗碗，桔年没有跟他客气，两人一块收拾归宿是快一些。等到一切整理妥当，非明还不肯乘上床休息，斜斜得靠在正对着院门的一张竹椅上，好在身上还盖着桔年怕她着凉，走过去摸摸她的额头，却发现院子外面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只有旧式的屋檐还有滴滴嗒嗒的水滴打落下来，无声无息地没入夜色中的枯叶地里。空气中有种水

非明扭头看着韩述，突发奇想地说：“韩述叔叔，我好想再跟你打一场羽毛球。”

韩述本起说：“好啊，我车上就有现成的球和拍子。”然而话已经到了嘴边，他才觉出桔年的沉默和非明幼稚和一张脸上隐隐的帐然。他差点就忘了，以非明现在的身体状况，一顿晚饭韩述拼命地回忆，十一岁，或者是十二岁，这个年纪的自己在干什么，不光是他，所有童真年华的孩子都应该天经地义地享受飞扬跳脱的蓬勃，而非明，可怜的孩子，也许她只是不想眼韩述向来也知道自己最善在言语上讨人欢喜，他想让非明高兴一点，然而绞尽脑汁，平日的巧舌如簧竟然不知丢去了哪里，他这才感到在生老病死的命运面前言语的无力。恰好这时，桔非明脸上露出了一点点兴奋之色，小鸡啄米似地点头，“好啊好啊，我都还不会骑，姑姑说要等到我上初中以后才放心让我骑自行车上学。”

韩述笑着走向那辆自行车，“以后我来教你，一点都不难。不过今天你乘乘坐后边，韩述叔叔载你去转一圈。”

他说话间已经把车推到院子里，试了试脚踏板，却发现车子一路都在发出种奇怪的“唧唧”声，他不由得低头检查，原来这年代不明，疑似古董的自行车连车链子都断了，后轮瘪瘪的滚

桔年这才慢腾腾地走过去，绕着车转了一圈，无奈又无辜的摊开双手，“我没说这是辆好车啊，闲置在这已经很久没有人想过要去骑它了。”

韩述不死心，继续摆弄了一会，终于相信这辆车十有八九是回天乏力，更何况眼前没有任何修理工具，即使想让它勉强支撑一会也是不太可能。他犹如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越看这破桔年讪讪地说：“不是还可以卖了它安度晚年吗？”

她避开韩述的气头，转头却看到一直不说话的韩述那有些失望的脸。

桔年想了想，又打起了精神，笑嘻嘻地对非明说，“真想骑自行车是吧，也不是不可以啊。”她微微侧着头，在院子里朝非明直勾手，“过来过来，姑姑来骑车载你。”那辆破车明明还

“过来啊，傻孩子，披着你的毯子，快过来。”

非明半信半疑地簇拥着毯子缓缓走到姑姑身边，韩述更是睁大眼睛，不知道她玩什么把戏。

只见桔年双手扶着非明的肩，把她拥到自己的身后站着，然后背对着非明，再把两只手伸出去，像是握住并不存在的东西，“坐好了，非明，车子要动了啊！”

她说完双脚踏着步子就慢慢地朝前走，非明傻傻地跟在她后面小步小步地亦步亦趋。韩述呆了一会，算是明白了，这家伙在用她假想中的自行车载着非明原地绕圈子。

这是候非明也反应过来了，意外之余捂着嘴偷偷直笑，但似乎又觉得有点意思，在桔年像模像样的“拐弯啦，别掉下来啊……”声音里，她有模有样地“坐”在姑姑身后，一边笑一边说她们是乐在其中了，殊不知这一大一小骑着虚拟自行车的样子在一旁的韩述看来要多傻有多傻，桔年这时还无比敬业地用右手按着“铃铛”从他身边绕过，“叮铃铃，快让让，车子撞上

偏偏非明对这个超级无聊的游戏还玩上了瘾，甚至还无比入戏对微微屈着膝，就像她真的坐在自行车后一样，热情地朝韩述招呼：“韩述叔叔，你也来嘛，快来快来。”

韩述无语，头摇得像拨浪鼓，他才不会加入这傻瓜的游戏。可非明却一再地催着。

“来嘛，韩述叔叔，我们一块骑。”

“你韩述叔叔不会骑。”

“韩述叔叔，没事的，我姑姑载你啊。”

坐了两个人的自行车再次经过韩述身边，非明拉了韩述一把，韩述又好气又好笑，踩着车的桔年忙里偷闲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索性伸手把她们“连人带车”地拦了下来。

“你坐稳一点，再过一点，要不摔下去可不怪我。”

“姑姑，有老鼠。”

“你快按铃。”

“叮铃铃，叮铃铃……”

“这车骑出去多远了？”

“北京刚过，快到东北了。”

“我要去美国。”

“你为什么不绕银河系一周？”

……

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呼啸，片刻之后，天空中炸开了一朵绚烂的礼花，不知是邻家的哪个孩子，心急得等不到零时的到来。这个礼花仿佛一个开启的信号，不一会，各色焰火陆续从几个方不知道是三个人中的谁先停下来的，他们保持着前一后的姿势，站在院子里，抬起头，痴迷地看着夜空的斑斓花朵。因这焰火太过美丽，没有人开口，唯恐言语的瞬间它就凋谢，震耳也许因为长久仰着头的缘故，它看起来是那么地近。近得让桔年朝虚空中伸出了手，那一刹那，就边韩述都错觉它会落在她的手心。

末了，桔年收回的手聚拢着手指，韩述不知道她是否握住了什么。一场焰火的演出让天空比白昼更亮，然后又暗了下来，比夜更黑。

第二十四章 庄生晓梦迷蝴蝶

“骑车”在院子里绕了好几圈，非明已经累得不行，她之前一直想着要守岁度过零时，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坐回她的小竹椅没有多久，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因怕她孱弱的体质在有风处久坐着凉，韩述把她抱回了她的小床，桔年拿着毛毯跟在后面。非明察觉到身子的腾空，喃喃地呓语了几句，并没有被惊醒。从小她就有在家里躺累了就睡，桔年把枕头塞在非明头下，为她盖好被子，见她呼吸渐渐趋于安稳，才悄悄地走出房外，掩上了门。刚转身，冷不丁不知什么时候跟在她后面的韩述相对，平白吓了一跳。

韩述便嘲笑道：“怎么在你自己家里也一付被狗追的兔子似的。”他说出来才觉得这话哪里不对，貌似把自己也兜进去了，不过现在他心情不赖，懒得在这细枝末节上计较。

“谢谢啊。”桔年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啊？”韩述一时间楞没反应过来，不知道她道谢究竟是为了那桩，亏他脑子还能运作，联系她一贯的逻辑，再转念一想，才明白她十有八九是在谢她刚才主动充当了一回“搬运工”。

“这有什么好谢的，那孩子能有多重。”韩述满不在乎地笑着说。

“没有……嗯……不止这个，非明她今晚很高兴，我很感激。”

韩述原想说，“说这些干嘛，你留我吃饭我还没谢你呢。”但他忽然嗅出了桔年眉间话里显而易见的拘谨和客气，这让一颗心还徜徉在刚才的快乐融治中出不来的他陡然生出几分警惕。

韩述喜欢桔年笑，喜欢她生气时闷闷的无奈，喜欢她偶尔的莫名奇妙，喜欢她贱言贱语气得他半死，喜欢她在他面前终于控制不住的流泪，甚至喜欢她偶尔恨他的样子，他承认自己有些刚才不是还好好好的吗？韩述很有些挫败，犹如爬雪山过草地地跋涉长片，自以为已经千山万水，回过头才知道还在后院徘徊。

果然，韩述愤怒，这个女人，她所在的角度甚至都没有办法看清那瘟钟的指针。他忍着那口气，斜着眼睛扫了她两眼，没好气地道：“我不是那么没眼色的人，用不着赶也会走。”

桔年低着头，韩述只看到因尴尬而涨得通红的耳根，沉默了一会，就愤愤然去找他那个巨无霸的行李箱，当他终于把箱子的拉杆抓在手里，桔年顿时松了口气的表情更让他气不打一处来这样的刺激之下，韩述索性也不跟她虚以委蛇，她的可恶给了他无赖的勇气，什么拉皮箱作势要走都是假的，老实说，今天进了这个院子，他压根就没有出去的打算。

韩述松开手，从刚才的很有骨气到现在的厚颜，川剧变脸似的。“我真没地方去了。”

桔年想必也没想到他反悔如此之愉，还过她也就是有预感他会演这一出，才先声夺人地摆出刚才那个架势，期待他心领神会自动离开。她是不可能收留韩述在这里过夜的。不管是出于任“韩述，不是故意跟你过不去，你别为难我好吗。”桔年相当克制地说着。

韩述也摆出讲道理的姿态。“你现在面前站着的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年三十晚上你要我流落街头吗？”

“我很同情你，但我没办法，你住在这，算什么回事呢？”

韩述假装没听懂，她就差没说你流浪街头是你的事，我管不着。也不是不知道要她做出留下他的让步很难，以她的性格，就算换作是现在跟她打得“火热”的唐业，想必也难以得偿所愿“怎么没有办法，你只用收留我一段时间，不用多久，过完年我就出去想办法。就当发发慈悲，救救一个可怜的人。”

“上帝救自救者。”桔年木然地说。

韩述气不过，又忍不住尖酸刻薄，“难怪上帝也救不了你，因为你从来也不肯救救你自己，你以为你一个老死在这活死人墓就很快乐了吗。你太需要一点人气了，真的，不光是你，还是桔年显然被他的语气得有些沉不住了，他居然还一付拯救者的姿态。

“你这样又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不走！”韩述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横竖就是这句话。他在赌她拿不出行动上的实质驱赶。

果然，桔年无奈又冷淡地僵持了一会，终于放弃了跟他夹缠不清，一声不吭地扭头进了离间的房，关上了门。她自知拿他没办法，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便索性缩进了自己的壳。

韩述顿时暗喜，以她这眼不见为净的态度，他看来是如愿以偿了。他心情大好地把自己的行李重新放回原先的位置，再想起中午被老头子驱赶出门的晦气，觉古人智慧了得，人不忘他在空荡荡的客厅转悠了一圈，那欣喜的劲还没来得及过去，忽然一个很现实很客观的问题摆上眼前，那就是，他今晚睡哪啊。

桔年住的地方简单得一如苦行僧修行之所，这屋子只有两间房，分别被她和非明占据，所谓的客厅只是个四面墙围绕的寒窖，连张长沙发都没有，最舒适的位置莫过于非明之前坐过的。韩述是那种打死也不睡地板的人，他确认找不到更好的栖身之所，只能锁定那张竹椅，被褥是不可能了，行李箱里作为居家旅行常备良品的床单这时发挥了它的功能。韩述将它铺在竹椅，话是这么说没错，当韩述在竹椅上度过了十五分钟，他才知道这一屈一伸是有够难受的。韩述打小没吃过什么苦，读书时好容易参加的唯一一次露营性质的夏令营，在效外搭了帐篷，于是，“碗豆王子”说过了豪言壮语，结果在这竹椅上却是辗转难眠，只觉得身下没有一寸平坦的地方，那双腿伸直也难受，蜷着更酸痛，比这更难以忍受的是老房子夜里的寒气，岂是韩述越缩越紧，他也折腾了一天，好容易意识陷入朦胧，就进入了一个介于梦和幻觉之间的状态。他好像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里迷了路，呵气成冰，血都快凝结了，不知道已经走了多久终于，有人坐着雪橇降临在他身边，那冰雪女王不是谢桔年又是谁。韩述如见救星，连说：“你救救我，我冷。”

冰雪女王却说，“这只能怪你自己，你不该闯进我们的世界。”

韩述一阵疑惑，哪来的“我们”，这里明明只有他和她。

然而，在这这时，韩述竭力不去想起的那张容颜浮现在眼前，那个瘦弱的白衣少年，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谢桔年身边，他们相视而笑，双手相连。

韩述如被狂风暴雪覆盖，打了个冷战惊醒过来，最后残留在脑海里的是桔年万吉冰雪般的眼。他骨碌地爬起来，从行李箱里翻出所有能够避寒的东西，统统堆在身上，可是没有用，他觉当最后一丝忍耐被耗尽，韩述一脚踢开身上披着盖着堆着的衣服坐了起来，落地就拖着酸麻得如同瘸了一条腿去敲桔年的房门。

韩述原本就心烦气燥，下身自然少了分寸，就是砸门也不算过分，但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桔年常年只跟非明生活在一块，这屋子也没别人，她房间的栓扣脆的可以，完全是个形式主义的。这声音想必是惊动了房里的桔年，她躺在床上，原本就睡不安稳，这一响动吓得她几乎是立即翻坐起来，第一反应就是去拉床头的灯。

那灯的开关还保留着房屋最初时的形态，靠着线绳的拽动开启光源。桔年谄熟线绳的方向，即使在黑暗中也第一时间摸索到了它，谁知她原本就心中有事，这一下被韩述吓得更是不轻，天地良心，韩述的初衷只不过是想要将门“敲”开之后，向桔年索要一套御寒的被褥，顺便申讨她几句，仅此而已。然而接下来的混乱状况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此情此景，真是跳进黄河房洞里黑洞洞的，韩述用了一小会才颇适应了一些。

“你……你干什么？”桔年拽着那根绳子瑟缩的样子让他有些好笑，仿佛真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那绳子会成为她的救命稻草。然而即使还看不清她的脸，韩述也能读出她隐在黑暗中的：

“我快冷死了！”韩述上前几步，没好气地说。

桔年似乎这才从声音里确定这个逆光的黑影的的确是韩述，然而这个认知交不能让她的心安定一些。

“什么……”她抖着声音问，显然没有完全回过神来。

“再不给我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明早上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韩述提醒道。

“被子？”这下她算是有些明白了，但是心思仍放在床头的灯开关上，她直起身子，伸出手去探那根绳子断在什么位置，为恢复房间的光亮作困兽之斗。狭小的空间，暗处里的相对让她

“我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了，多余的被我带到医院里……我已经说过你不能在这里过夜的，你进来干什么。”她磕磕绊绊地爬起来，试图下床。

她房间不大，韩述从门口迈进几步，事实上已到床尾。他看到她拥着的被子，顿时愤愤不平，他冷得都快死过去了，她却暖洋洋地在被子里睡大觉。他恶劣地拽了一把她的被角，半胡闹桔年正六神无主地挣扎着下床，韩述这用力的一拽无形中又绊了她一下，她跌坐在床上，细细地惊叫了一声。

她的慌张失措是如此的难以掩饰，这让仗着混劲走到她床边的韩述终于感到了一丝尴尬。

他打算说：“我就是想要床被子，真没什么歪念头。”

可他的手还把别人唯一一床被子的一角死死揪在手里。

韩述是个成年人，所以他很感受到这半源于他，半源于黑暗和混乱的暧昧气息，这气息如罂粟一般，合着他的心魔，一点点催开了要命的花朵。

他不知怎么就坐到了床沿，喉呢紧了紧，梦呓一般喃喃地问：“你那么怕？”

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只手探了出去，在黑暗之中轻轻触碰她的脸。他清醒时不敢这么做，可他现在清醒吗？清醒的时候他能够离她这样的近？他甚至不知道刚才那一场冰天雪地

第二十五章 她唯一的归航是海市蜃楼

桔年绊在被褥砌成的障碍里，用手撑着床板往后缩了缩，脸侧到极限，去回避韩述的碰触。然后出其不意地，她扑往床沿的另一个方向，试图脱身，好像逃脱了这张床，就暂时从她的恐惧年的脸侧时埋在了被单上，就像把头埋进了沙堆里的鸵鸟，“别这样，韩述，别这样，别这样……”

她仿佛只记得这一句，别这样。

她也有她的心魔，噩梦一般无边无界。

“怎么样，这样……还是这样……”韩述哑着声音问，他知道自己现在就像最不堪的登徒子，无耻的臭流氓，而且越做越出格，可他的心，

他的手，没有一样由得了自己。

桔年开始挣扎，韩述的钳制让她如困兽一般，做濒死前的努力。

“你发什么神经，啊？你再这样，我要喊了。”她喘着气警告道。

“好。”韩述答得很干脆。

她不会喊的，否则不会等到现在。零时已近，爆竹声逐渐喧天而起，她知道她的喊声注定吞没在除夕夜狂欢的浪潮中。除了惊动睡着的小非明，她唤不来谁，可她绝对不希望非明目睹这

韩述的理智飘到半空，看着为非作歹的自己。桔年的身体很热，这热度在慰慰他方才冻僵的魂，他看不仔细她的脸，可是想必再不会如寒玉般端凝，更不会如冰封般深寒，她再不能置身”之间的事。许多年来，谢桔年是韩述心中的一道魔障，是他本能追寻的一道热源，可当他靠近，体会到的一直是凉。

现在她再也凉不起来了，这感觉让韩述如中毒般有种极致到癫狂的快乐，虽然他正在撕裂好不容易覆在他们身上的温情的面纱，做着自己都不齿的事。

桔年的胸口间已有细细的汗珠渗了出来，可她还在一直试图推开韩述的脸，她的力度和指甲让韩述尝到了自己脸上的伤口的血腥味，他不得不分心腾出一只手来压制，否则他毫不怀疑她在翻覆的纠缠中，韩述抓到一寸布的边角，它不属于被子，也不是床单的一部分，因为他摸索到了扣子。

那件衣服，不是他的，也不是她的。借着那双适应了黑暗的眼睛，韩述终于确定，那是件浅色的男人的旧衣服。

桔年也注意到了这件衣服，她竟然放弃了庇护自己的身体的手，去疯狂地试图夺回那件衣服，韩述用身体的重量压制着她，挪开那件衣服，就在她竭力伸出手，只差几毫米就可以够到的几厘米，桔年就像忘记了韩述在她身上胡作非为，只是伸出手，在凌乱的被单上摸索，还是差几厘米，她的指尖就是触碰不到它。

“谁的？”韩述埋在她胸前问。

他没有忘记非明童言无忌说出来的那件男从的衣服时，桔年那时的脸很红，，这一刻身上更是煮沸了一般的烫。

桔年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她根本不会去回答。

而韩述却在她的失控中找到了答案。

这是道单选题，从来答案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巫雨。

她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置于枕边，让它伴随自己入眠。也许那么多年来，这是支撑她心如止水度过一个女人青春年华的唯一支点。

韩述说不出是震惊还是慈怜，难道这样，她就可以假装巫雨就在身边？难道她不明白，就算是巫雨活着的时候，他未曾这样躺在谢桔年的身边，韩述比任何人都资格证实这一点。谢桔但他输给一个死人，没有一点悬念。

太多的情绪找不到出口，所以韩述愤怒。

这是他第二次接触到她的身体，情景同样的不堪。区别只在于前一次她醉得那样厉害，这一回，她完全清醒着，他们肢体纠缠，虽然这纠缠，她挣扎的每一下动作都想要了他的命，一不桔年紧闭着眼，韩述不知道她疼吗，因为她没有呼痛，没有表情，更没有一句话，只是殊死的挣扎。她把她的魂包裹得很严实，他探到她的身体，却探不到她的魂。

可是韩述知道她至少还听得见，他咬着牙说：“你忘了巫雨已经死了？”

十一年足够让当年那个男孩化为一抔枯骨，韩述就是要桔年知道，他死了，永永远远不会活过来依偎在她身边。

“他没死，他一直在我身边！”桔年终于开口说话了，也睁开了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韩述，她也许斗不过韩述，但是她可以让他知道，他永远不能取代他的小和尚，“他一直都在，只是韩述大笑了几声，俯身上去，“他看得见？那他现在就看得见我们？就在我们身边？”

他听到了桔年压在喉间的一声惊呼，合着哽咽，她仍抗拒着他。

“如果他在，如果他不在乎你，那他现在做什么？他大可以阻止我啊，给我一耳光，把我从你身上踢下去，他做得吗？”

“韩述，你混蛋！”桔年弓起的脚再度被韩述压下去。

“我混蛋，他什么都好，连死了都阴魂不散。”韩述气喘吁吁地对看着看不见的地方叫器，“你来啊，巫雨，你不是在吗？我甚至用不着你动手，你说一句，只要说一句，我马上放开她…马上滚！”

“闭嘴，你给我闭嘴，我求你了行吗！”

“我偏不闭嘴，你不是在等着他附身、显灵、死而复活吗？巫雨，她那么喜欢你，她恨不得让我滚，你连为她做这点事都不肯？如果你在乎她，你这样还算个男人吗？”

桔年在这时腾出手来，狠狠甩了韩述一巴掌，他终于停止了对巫雨的叫战，如果说刚才的桔年是痛苦而慌张，那现在她的眼里是一种在幻灭和绝望边缘的疯狂。她过去一直不肯说恨韩述她永无安宁，让她无处安身。

那一耳光着实不轻，韩述的脸被打得重重偏向了一侧，然而桔年却在这个时候开始哭泣。在此之前，韩述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会那么多的悲恸，会有那么多的眼泪。

她在眼泪流出来之后，渐渐停止了挣扎。

仿佛就连她也在等。

巫雨，你真的在吗？你真的像我以为的那样，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陪伴着我。如果你在，求你给我最后的怜悯。

韩述说：“我们不妨一块见证看看，假如他还在。”

桔年如浪中的一叶孤舟，颠簸着，惶无所依，她唯一的归航就是个海市蜃楼。

韩述的呼吸开始变得粗得，极致的快乐和极致的痛苦相交汇。

这样的迷乱桔年曾见过，那是一个颠倒的夜晚，属于烈士陵园里年轻的巫雨和陈洁洁，而不是谢桔年。并不禁烟花爆竹的郊外，震耳欲聋的轰鸣此起彼伏，不时夹杂着几声尖锐的呼啸。外面的天空一事实上璀璨满天，可是她看不见。室内连风都不肯光顾，空气是凝滞的，只有欲望的气息什么都没有。

“你相信了吗？他不会出现的，因为他早死了，他没死的时候想要的也未必是你。”

韩述赢了，他至少让桔年相信了一件事。

巫雨是死了。

即使他活着，他也不会在她身边。最后的一面，他是来告别的，他对她构想过无数次塞北老家，梦想中的天堂，但当他决意放弃一切投奔那里而去，他想带走的并不是她。桔年在巫雨离何熟悉的气息，只觉得空旷而荒凉。

原来她一直都只有她自己。

桔年流尽这晚的最后一滴眼泪。

韩述在感官上无比愉悦的一刻感受到桔年软软靠位在床沿的手。

她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仿佛连这肉体都不是她的。

于是他摩挲着她的头发，还有她泪痕干涸了的脸。

“他死了，你还有我啊。”

然后，他听到她空洞洞的声音。

她问：“你又是谁？”

他是谁？韩述像被一盆雪水当头浇下。他是想过要一辈子对她好的人，可是连他现在看不到这个人，只看到赤裸的，连自己都恶心的自己。

所有的激情和欲望在这一刻湮灭如一阵青烟，韩述垮了下来，慢慢地伏在一身汗湿的桔年身上，动也不动，死去了一般。

桔年也没有动，他们长久维持这一个姿态，久得似乎是以腐化为尘。

累，很累。他们好像都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 又醒了过来。窗外的世界终于安静下来。

从激烈到沉寂，悄如隔世，天还没有亮。

韩述翻过身上，平躺在床上。

“你恨死我了吧。”他愣愣地，仿佛是对着开花板说话。

他以为这个问题桔年同样不会回答，没有想到，过了一会，桔年发出一个含糊至极的声音。

“嗯”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样的事，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可我就是做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反正明天，明天你想怎么样都行，我什么都认。但我只希望桔年发现自己悲哀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是谁。韩述对于她自己而言算什么？可以死一百回的恶人，死皮赖脸的膏药，与她整个青春交集的混蛋，左右了她命运的看客，破门而入闯进她他不是她的爱人，却也不是路人。

有时她宁愿把他等同林恒贵，但是他不是林恒贵。

桔年没有想要去爱韩述，然而她所有的隐秘记忆都只与他相关。十一年前，他在她身边，青春尚如涩涩豆蔻，十一年后，老去只不过是昨夜今朝的事，却还是他。命运的奥秘谁勘得透？

“也许你是知道我对那点心思的，从很早以前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做了很多后悔到现在的事，我后悔拉不下脸跟你说明白，后悔那一天跟着你去了烈士陵园，也许我该让你和巫能在一起；更后悔那时候我没胆子站出来，我坐过不下上百次的梦来弥补这个缺憾，没有用，只能是梦了；当然我最后会的还是因为害怕连去看你都不敢，这十一年里什么都没做……但有后悔那个晚上，那个小旅馆里，我跟你……我知道那不光彩，那是错的，可是我不后悔。”

桔年很难想起那一晚的细节，她忽然发现她跟韩述截然相反，她常常记忆起天亮以后接踵而来的噩梦，多年后再一桩桩地为自己开解，唯独那一晚，她很少去想，甚至故意回避了，就好

“你说，哪晚那一晚，我把你送回家去，或者我们根本没有遇见，现在会是什么样子？”韩述问着可笑的问题。

她可能找到巫雨，真的杀了林恒贵。也可能避开这一劫，看着巫雨入狱，等他，或是最终遇到另一个男人，顺利地过一生。

如果是无限可能的事，也是从不可能的事。

桔年说：“不知道。反正怎么活，横竖都是一辈子。”

他们各自拥着被子的一角，躺在一片狼籍的床上，不知道这一幕该有多荒谬，她可以打他骂他赶他，反正做什么都好，而不是在这最不宜的时候，进行着他们自打相识以来最坦诚的一：也许他们都一样觉得身心俱疲，疲惫地无力去承载任何激烈而戏剧化的情节。接着，他们继续荒谬地继续昏昏睡去。

第二十六章 破碎的‘假如’

距离天亮只有一两个小时的那段时间里，韩述做着颠三倒四的梦，他甚至梦到了校园门口停着警笛长鸣的警车，他被正义凛然的公安干警拘捕归案，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大家都充满直到清晨的光线惊扰了他银铛入狱的心路历程，韩述才将眼睛睁开一线，用了十分之一秒让记忆复苏，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就立刻跳了起来。他此时的姿势是堪堪吊在床的边沿，这一瞬尽管韩述一向崇尚自然醒，但他的生物钟很准，并不是个睡懒觉的人，反谢桔年，他虽没有跟她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是以他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尾随观察来看，只要不上早班和没有

非明还没有起床，大厅的那个破钟也证实了天色确实尚早。韩述心怀鬼胎地朝院门口望了望，没有梦里的警车和执法人员，接着听到门咿呀的一声响，受害者头发湿漉漉地从水气蒸腾的浴室里走出来，韩述有些难堪，便故作重施地咳了几声，试图引起桔年的注意，桔年置若罔闻，放下了盆里衣服就裁了条干毛巾擦着头发上的水，韩述又加重了咳声，结果一样。他终于相信她根本是故意的。韩述期期艾艾地磨蹭着走到桔年身后，犹豫再三，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看……这……怎么办？”说完了之后他又想打自己的嘴巴，这是男人在第二天早上该说的话吗？

桔年擦头发的手停了下来，并没有回头看他。不过是喘口气的功夫，韩述觉得自己都快憋死了。

“你走吧，以后别来了。”她的声音里听不出明显的感情起伏。

哦……她打算让这件事就这么过了，好像没有发生。看起来他又可耻地逃过了一劫，韩述说不清自己是松了口气还是有些失望。他有些犯贱地想，自己那么混账，没理由就那么算了，她“能让我洗把脸再走吗？”事到如今韩述只能这么说。

桔年没有说话，他便去翻出了自己的洗漱用具，催头丧气地走到天井的水龙头旁，刚在牙刷上慢腾腾地挤出一条形状完美的牙膏，他听到了院子外传来的叫门的声音。

“桔年，你在家吧？”

这声音，除了唐业，还能是谁。

当然，桔年也听到了，她直起身子，下意识地挠了挠半干的头发，看起来也有些不知所措。

铁门的锁拍打在铁枝上的声音继续响着，桔年愣是没有动。

韩述猜她此时想必是打着掩耳盗铃假装不在的主意，便“好心”地说：“用我去开门吗？”

这句话果然有效，桔年立刻转身拖住了他，脸上是可疑的绯色。

“你别动！”

她放下擦头发的毛巾，急急地应出门外。

来的果然是唐业，他身上还穿着昨天接桔年和非明时穿的那套衣服，下巴上有泛青的胡渣，想来是在蔡检察长病床前守到现在，人是憔悴的，唯独一双眼睛仍然清明无比。

桔年开了门，她站在门口，伸手掠了掠耳边的头发，问：“早啊，你来了？”

唐业点头，笑了笑，“新年好。”

是啊，这是大年初一的清早。桔年如梦初醒地回了句：“新年好。”

她并没有从门口让开身子请唐业进来，也不知道他一大早离开急病需要照顾的继母来她这里所为何事，于是便静静等待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唐业却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来意，他用一种若有所思的眼光打量着桔年，忽然问了句：“桔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桔年仓促间又揉了揉头发，那半干的发梢扰得人心烦意乱，她想去摸摸自己的脸，之前照镜子没看得够仔细，那上边该不会留下什么形状可疑的痕迹……她想起来，难怪他也觉得不偏不倚在这个时候，她听到有人从屋里走出来。

“喂，那个……我能用昨天晚上擦头发的那条毛巾吗？”

桔年几乎是立即掉头，并不是她那么渴望见到韩述，而是她不愿意看到唐业此刻的表情。

韩述一脸无辜地举着牙刷站在廊檐下，头发有些小小的凌乱，就差没有额头上写着：“我刚起床。”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半边脸上有三道明显的指甲抓痕，从颧骨直到嘴角。

仿佛是为了应对桔年并没有说出口的责难和不快，他有些无奈地说：“我严重申明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们，你忘了我的车就停在门口，他能不知道吗？”

他说完了这个，第二句话是对唐业说的，“我干妈她好点了吗？”

桔年回过头，唐业的表情远比她想象中要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有几分疲倦，也许那只是彻夜守护一个病人的结果。他礼貌地回答了韩述的问题。

“还是那样，没有生命危险，但一进半会是可能恢复得正常人一样了。谢谢你的关心。”

“她也是我干妈啊，我迟一些就会去看她。”韩述说完，指了指屋子里，“要不进来坐着聊？”

他回应的唐业以同样的客气，仿佛工作上的矛盾和眼前的尴尬都暂时不存在，然而不止唐业，就连桔年也恍然觉得，他这么一开口，好像他才是这屋子里主人，其余的人才是不速之客。

“不用了，我说几句话就走。”唐业片刻都没有犹豫地说道。

桔年却侧过身子说：“请进吧，外面冷。”

唐业没有动，此情此景，这一幕，说不出有多诡异，好似什么都错位了。

财步家的鞭炮声响了，这是传统的习俗，新年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开门放鞭炮，取“开门红”之意。韩述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一拍脑袋，问桔年道：“你没买鞭炮吧，这个兆头还是要他说着就回去放他的牙刷，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往财叔家走。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也许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暂时的离开而松了口气。

韩述走过了，门口处就剩了唐业和桔年。

“昨天我失约了，真不好意思。”唐业仍然站在原地说道。

桔年是想过要解释的，她本想说，韩述被家人赶出来了，所以收留她在这过了一夜。这本也是实情之一，但若说出来，反有种欲盖弥彰的味道。既然说不清，那还不如不说吧。

“别这么说，你的事比较重要。”她低着头，半干的头发垂了下来，更显得一张脸小得可怜。

他既没有进来的意思，她邀请的意图也并不热烈，两个话都不多的人便在门口沉默着。好不容易开口，却又撞在一起。他们几乎是同时说出下面的话。

“他对你还挺有恒心的。”

“你现在好吗？”

然后他们又好像都没有听见对方的话，俱是一怔。

唐业先笑了起来，他作出一个如释重负的表情，“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好不好，这就回医院去。”

桔年没有强留，浅浅地回了个笑脸，“你保重。”

韩述很快就从财叔那买到了鞭炮，从他们站着的位置，可以看着他跟财叔笑着挥手说话，然后就要折返。

“桔年，这一次看来我是躲不过了。对不起，我以为的那个“假如”看来只能是个“假如”，虽然我真的那样想过。我这半辈子都在做不切实际的事，半辈子都在犹豫不决，到头来恐怕桔年这才意识到唐业把他一直拿着的一本书塞到了她手里。那是本平装版的《西游记》，桔年第一次到唐业家时曾经翻看过的，当时尚是初识的他们就这本书还有过一次小小的较劲。

书很旧了，但确实是唐业最喜欢且时常翻看的。

“这个你留着。”他说。

桔年骨子里的敏感让她在接过那本书的时候本能地翻了翻，她很容易就打开其中的某一页，不是心有灵犀，而是里面夹着一张银行卡。

“这……”

韩述越走越近，唐业不置地推回了桔年的手，也打断了她未来得及的拒绝，“钱不多，但每一分都是干净的，我原先让一个朋友代为保管，幸而这样才得以留了下来，以我背的罪名他说得由衷，仿佛早已想好打消她所有拒绝的理由。

“这是施舍，桔年，如果你把我当作过朋友，就什么都别说……我只是放心不下你。”

唐业说这话事依旧淡淡的，既不忧愁也不烦恼，仿佛只是等着那个已然知晓的结局到来。这念俱灰的托付让桔年从心起。

她其实是想对他托付一生的，如果她这生必须要有个托付。也许不够深爱，但足够温暖，他们相互懂得，相互体谅，这已经足以相当濡以沫到老。

想不到连一个未必成真的“如果”都碎得那么快。

桔年太了解监狱里的种种，不由得更对唐业的未来忧心忡忡。

像是为了化开那些看不见的愁绪，唐业自我解嘲地笑了起来，“刚来的时候看到韩述的车还有他的人，我真有些傻在那里了，不过我又想，那也不是件坏事。”

“什么好事坏事？”韩述耳朵尖，尚在几米之外也听到了些话稍。

唐业朝他一笑：“我先走了。”

“不多聊一会？”韩述继续反客为主地扮着糊涂，他也看到了桔年手里多出来的一本书，没话找话地说道：“咦，你拿着什么好东西？”

唐业代为解释道：“我顺便带过来的一本书。”

“大过年的就为送出这本书？该不会是什么珍贵的孤本吧。”韩述半真半假地说道。

唐业何尝不知道，现在他对他自己一切的财产都没有处分权，包括一本书。

桔年这时面无表情地将书往韩述跟前递，“要没收吗？”

韩述果然讪讪地，没敢去接，“我什么都没看到。”

唐业对韩述说：“我有个不情之请，我屋里的书，假如没什么价值，到时与其做了废纸，不如……我想把它们转赠桔年，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韩述愣了愣，才说道：“在没有判决之前说什么都言之过早。”

唐业也不这个问题上纠缠，面向桔年说了句，“真的要走了，代我向非明问好。”言罢便转身离开。

韩述拎着鞭炮，看着拿着本旧书沉默不语的桔年，自我澄清道：“我没赶他走啊。”他好像忘了，他其实才是那个将要被赶走的人。

“要不要叫醒非明来看放鞭炮？”韩述怕引信潮湿，满院子地找可以挂鞭炮的地方。

桔年也打算去看看非明怎么样，她刚起床的时候已经去她房间看过一次，那孩子睡得很熟。

她走到廊檐下的时候，跟韩述同时听到什么东西碎在地板上的清脆响声。

声音是从非明房间里传出来的。

韩述几乎是立即扔了鞭炮，跟桔年一块往非明房间里跑。

非明以一种奇怪的姿态叭在床上，落地摔碎的是她床头柜上的玻璃台灯。

桔年六神无主地把非明抱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她那么恐惧，仿佛害怕非明也像玻璃一般，一不留神就碎了。

非明的脸很红，茫然地睁大眼睛，“姑姑，我的头有点疼。”

“没事，没事，我们马上去医院。”桔年用一种哀求的眼光看着韩述，她开始庆幸韩述没有离开。

非明却摇着头说，“也不是很痛，我们等天亮再去吧，韩述叔叔走了吗？”

她只是很平常地说出那些话，完全没有意识到两个大人立即白透了的脸。

此时清晨八点已迟，阴天，虽说不上阳光灿烂，但透过非明小房里的窗户仍可以非常清楚地辨别，天早就亮了。而韩述现在就站在她的床头，虽然他没有说话。

桔年如坠寒窖，她抱着非明没有出声，只是悄然用牙齿咬紧了自己抖得厉害的唇瓣。

韩述缓缓伸出手，在非明已经没有人焦距的眼睛前上下晃了晃。

“姑姑，韩述叔叔昨晚到底走了没有，他说他没地方去的。”非明有些吃力地说。

桔年短暂地闭上了双眼，韩述的手颓然地垂了下来。

第27章 不问因由的爱

大年初一的早晨，非明被火速送回第一人民医院。韩述的车在挂满了红色灯笼的街道上疾驰，身边的一切极速地在窗外掠过，幸而如此，他才用法着看清楚那些人脸上节日的欢快喜悦。

桔年抱着非明坐在后排，一句话也不说，反倒是她怀里的非明像在安慰两个无助的大人，她说：“就是眼睛不怎么看得清，其实算不上很疼。”

怎么会不疼？非明她看不见自己的脸，青白颜色，上面都是冷汗，只不过她经历过更疼的，痛楚在她看来已经是一种习惯。

抵达医院后，院方立即对非明进行了各项紧急的检查。这天住院部的病人少得可怜，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围绕非明而奔走忙碌着，那样的簇拥和如临大敌，让在外等候的桔年无法松下

孙瑾龄这天并不值班，但是接到通知后她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韩述一见她，就跟着挤进了她的办公室，在既是权威又是亲娘孙瑾龄面前，他甚至都无心掩饰自己声音里若有若无的孙瑾龄脱了身上的白大褂，扫了一眼自己的儿子，“怎么办？胶质性脑瘤第四期，你知道有多棘手？实话跟你说了，我干这一行这么多年，见了病例也不少，这个病到了这一阶级，治愈

“低到什么程度？”韩述追根究底地问。

孙瑾龄坐下来，没有说话，韩述原来抱有一线希望地在这沉默中被悄然摧毁了。他妈妈是个谨慎的人，如果她沉默，就意味着那个数字真的非常之低，乃至她不愿意说出来看着儿子难

“总有办法的，妈，总有办法的，她才十二岁不到！”韩述坐在孙瑾龄身边，无助地央求。

孙瑾龄说：“傻孩子，疾病对于任何生命而言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因为年幼或是年迈，可爱或是可恶，贫穷或是富有而区别对待。不管这孩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但这就是现实。”韩述心中依旧没底。“手术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孙瑾龄说：“开颅手术必然是存在风险的，何况以她现在的状况，任何一个小的意外都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至于所谓的概率，不发生在她身上就是零，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

韩述没办法不去想非明在自己身边时的灿烂笑颜，越想就觉得揪心似的疼，而他妈妈一席话时客观而残酷的判断让他充满了无力感。

“我不能让她死在手术台上，妈，你告诉我更好的医生在哪里，国内不行就国外，我不能让她死。”

孙瑾龄并没有因为儿子心烦意乱之下对自己专业的质疑和否定而有所恼怒，相反，她仍然温和的看着儿子，用最平静的语调陈述道：“那她或许不会死在手术台，而是死在路途。”

韩述捂着脸弯下了腰。

“我刚才说的是最坏的结果，你可以凡事往好处想，在这种时候也只能这样了，别为难自己，儿子。”孙瑾龄摸了摸儿子短短的头。

“我当她是亲生女儿。”

孙瑾龄欲言又止，于是叹了一口气，“你难过我知道，可你身边并不是只有这个孩子需要你关心，你去看了你干妈没有？还有你爸爸，昨天你离了家门之后，晚饭他都没动几筷子，一晚上

“不是我要跟他别扭，他把话说得那么绝，你要我怎么办？”

“你就不能听他的一次，他也不会害了你。去道个歉，服个软，有你姐姐的事在前，他不会当真为难你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平是怎么骂我看不上我都没关系，但是这一回我没错，我不会放弃那个案子的，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妈，难道您要我明着道歉，阳奉阴违？”

“那个案子比你家人还重要？”孙瑾龄有些心痛地看着儿子，在丈夫和儿子之间，她的确是两难。

韩述一脸的疲惫。“不是这么比较的，我爸不也一直那么教义，他说人一辈子总要有些值得相信和坚持的东西，如果连这些都失去了，那未免太悲哀了。我也只剩这点坚持了，别让我变孙瑾龄不语，过了一会才问道：“你昨晚住哪……住她家？”

“满世界都是酒店，哪不能住人啊？”韩述干笑几声，可都说知子莫若母，他那点小心思哪里逃得过孙瑾龄的眼睛，更何况他还掩耳盗铃地试图捂住脸上如此明显的伤。

“这脸是怎么回事？”孙瑾龄岂能心中一点想法都没有，她这个儿子最看重“脸面”，小时候被他爸爸痛揍，一边挣扎还一边大喊，“打就打，不要打脸！”在他脸上下手，就等于老虎孙瑾龄喊道：“你这个没出息的！”

韩述果然面红耳赤地说不出话来。

“你们啊，姐弟俩加上你爸，都是一群的臭脾气，没一个省心。你不是孩子了，再做那些没分没寸的事，小心毁了自己，到时没个哭地方。”

韩述从母亲的办公室里出来，回到病房去看非明和桔年。非明身上连着各色的仪哭和管子，但是状态已经稳定下来，正在和姑姑低声说着话。韩述进去的时候正好听到她说：“看不见也她说的时候好像是无所谓，走近了才能看见，两腮上全是眼泪。韩述和桔年一样，宁愿看到她像刚住进医院的时候不管不顾哭闹的样子，她有权利任性和宣泄，总好过现在这个样子。她陪着坐了好一段时间，韩述想到三人一早什么都没吃，现在已到午后，便寻思着外出找食。刚出到病房外，不期然看到一个女人安安静静地坐在最近一张椅子上，那是陈洁洁。

韩述不知道她来了多久，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只是在门外坐着。陈洁洁看到他倒是没有任何意外，甚至还点了点头。

“你好，韩述。”

韩述此时顾不上风度，堵在门口就冷冷地来了句：“胆小鬼！你阴魂不散地又来干什么？”

陈洁洁淡定地说：“我来看我的女儿。”

韩述被她的态度激怒了，“你的女儿，少来了，你问问你自己配当妈吗？”

陈洁洁也站了起来，“用不用我给你看亲子鉴定？”

韩述叹为观止，“你跟我来这套？你有什么权力在没有得到孩子监护人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亲子鉴定？再说，就凭一张纸你就想把孩子要回去，没那么容易！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识趣些，反陈洁洁没有生气，仿佛对一切责难早已作好心理准备，况且她从来就是一个迈出去就不懂回头的人，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她看着韩述说：“说实话，你讨不讨厌我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跟我女儿在一起。”

“你当她是小猫小狗，不要的时候就扔一边，想起了才看两眼。你根本没资格来看她。”韩述面露不屑。

陈洁洁一字一句地说道：“我 没说我是来看她，我要认回我的女儿，以后都不会让她从我身边离开。”

她这样的平和甚至是笃定地提出在韩述看来相当无耻的要求，简直就在挑战韩述的耐心极限，他离开病房门口几步，讥讽地笑笑：“让我猜猜，周家也快混不下去了，你已经到了试图面对韩述的尖酸刻薄，陈洁洁只是捏紧了肩上的包，“韩述，我感激你为非明做的一切，当然更感激桔年。所以我在门外等，我不想那么快打扰你们。但是我知道非明的日子还有多少，韩述不再跟她纠缠，于是便搁下了一句：“你要认回孩子，那就法庭上见，我告诉你，你占不了便宜。”

陈洁洁说：“韩述，你能代表桔年吗？或者说，你能代表非明吗？我今天来这里并不是一厢情愿，非明需要妈妈，是她选择了我，她愿意以后跟我在一起，你懂吗？”

“你就信口雌黄吧，反正嘴上在你身上，非明会跟你？我都替你脸红！”韩述当然不信。

他们在门外的争吵其实都落入了房间里的人耳中，非明不再流泪，她茫然地睁着眼睛，在一片模糊的世界里努力去分辨她生母的声音，用不着开口说一句话，桔年已然明白，因为她从非但是她仍然轻声地问了非明：“是真的吗？”

非明犹疑了一会，还是点头了，她喃喃地说：“姑姑，我舍不得你，但我不是个孤儿，我想要有妈妈。那天我跟妈妈说，我不能马上跟她走，因为我还要跟姑姑一块过年，如果我不在，桔年怔怔地听完，点了点头。是她说的，要由孩子来作这个选择，她希望非明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对于这个结局，而她也早有预感，只不过刚刚过去的除夕，让她有桔年一直跟非明说的，活着的人谈不上永远。她自己却忘了。

当然也不能责怪非明，对于一个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的孩子来说，那剩余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太宝贵，宝贵得她舍不得拿来去恨去责怪生母当年的抛弃，她只想要爱，迫不及待争分夺秒桔年起身走出门外，韩述和陈洁洁之间总是火药十足的争执在见到她之后很自然地停了下来

“你说好不好笑，她以为什么都是她说了算，她一天都没有养过非明，却以为非明会跟她走？”韩述用一种感觉无比荒唐的语气对桔年说道。

“她说的是真的，韩述。”

韩述没有想到这句话也会如此平静地从桔年嘴里吐出来，为什么他反而成了眼前最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人？

“非明想跟她在一起。”桔年深深吸了口气之后，转向陈洁洁，“孩子是你的，谁也带不走。但在病成这样，争这个有什么意义，一切等她好转再说吧。”

陈洁洁面对韩述时是冷静而倔强的，然而在桔年面前却忍不住眼眶微红，“谢谢你，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会来照顾非明的。”

韩述不敢置信地认清了这个现实，但他无法理解，“非明要跟她，为什么啊，一个没有见过的亲妈会比养了她十一年的人还重要？”他瞥了一眼陈洁洁，“你究竟搞了什么鬼，跟孩子说桔年显然也需要一个答案，非明要跟陈洁洁走，她拦不住，但她只想知道那个下午，陈洁洁和非明短暂的交谈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于非明立刻就做了决定。

陈洁洁对桔年说：“我没有骗非明任何事，我甚至告诉过她我错了，我抛弃过她，她听着这些话之后，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问你为什么喜欢她？”桔年低声问道。这对于她来说并不难猜，因为同样的问题，非明问过她，也问过韩述，但是不管她怎么回答，那孩子的眼里都只有帐然。

陈洁洁有些惊诧，还是点了点头：“没错，她就是这么问的。”

“那你是怎么回答。”桔年忽然无比迫切地想听陈洁洁的答案。

陈洁洁说：“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她，也许根本就没有理由，只是因为她是她女儿。”

桔年哑然了片刻，但有些东西也因此而变得明白了。也许这就是她比不陈洁洁的地方，不管这些年她怎么悉心照料，可是这么简单的问题，答案也显而易见，但是就是她答不上来。非明要的却是不问原因的母爱。

孩子的心很简单，却比成人更容易感受到纯粹。

“你不能这么任着她欺负。”韩述为她愤愤不平。

桔年低头说：“其实也不是，我本来就跟非明没有任何血缘……现在她亲生妈妈出现了，我……我也算放下了一个担子，这对大家都好。”

她的声音平淡而漠然，也并没有刻意压低声音回避里边的非明，接着又对陈洁洁说：“你进去看看吧，她一直在等你。待会医生办公室有些交代，你跟我一块去。”

“你……”韩述看着陈洁洁走进病房，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能顿足，指着桔年道：“你叫我怎么说好呢？”

桔年却叫住了不甘心就此离去，放任陈洁洁轻易赢回孩子的韩述，“你为什么非得说点什么呢？”

其实她大可以让这一幕更惨烈些，相视痛哭、依依不舍、拥抱述说、翻出旧帐、流泪道歉、相互谴责……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那又有什么意义，除了让所有的人看起来更痛苦更可

第二十八章 他们终于一家团聚

桔年仍是非明的监护人，在正式的手续办下来之前，她征得陈洁洁的同意，便在医生办公室里签下了非明的手术同意书。关系手术的风险和可能导致的后遗症，医生也向她们阐述得相当

陈洁洁说：“我不管，她真的熬不过去，我陪她到最后一刻，她就算残废或是成了植物人，只要一有口气，我都会守着她。”

她和桔年一样都见证过死亡，爱着的人，哪怕他不再完整，只要他活着，只要能摸到他的脸，终归是上天留有一丝余地，总好过天人永隔的遗憾。

手术安排在六天以后。在非明的一再请求下，陈洁洁决定在初五那天把她带出医院，去她生父，也就是巫雨坟前看看。医院那边倒没有实质性的阻拦，因为谁都清楚，即使她去了也什么。陈洁洁并不知道巫雨葬在哪里，所以桔年必须要带路，非明视力受限自然行动不便，那条路并不好走，是故韩述也自告奋勇地出现在一行中。

其实，桔年自从出狱后找到过那坟墓一回之后，就再也没有到巫雨坟前去过，她一直拒绝相信巫雨死了，也不相信他就躺在一堆黄土之下，所以她下意识地躲避着他的埋骨之地。这一次虽然许多年来，那地方还是老样子，桔年的回忆一直绕过了这个这里，可是她发现她仍然记得每一条小路的细节。

那天天下着小雨，出行很不方便，必须要步行的距离并不算太远，但是他们走了很久。

到了巫雨的坟前，不出意料之外，那里已是荒草覆盖，不留心根本无从发觉那一堆乱草这下还有一个孤家。站在那些枯草上，桔年把位置留给了陈洁洁母女，自己并没有走得太近。很奇桔年扯着差不多跟她一样高的一片树叶，等待着坟前絮絮低语的非明和陈洁洁。那片树叶被雨水打湿了，是青翠欲滴的颜色，这倒是当年和巫雨一块沿着小路上学是常见的。她记忆里的：“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还好，在我看得见的时候见过妈妈的样子。”隔着好几步的距离，非明的声音隐约传来。桔年不想打扰那一家人一生一次的团聚，也就在这种时候，她才发觉，陈洁洁什么都没提，她一直在徒劳地试图用手拨除坟头上的野草和树枝，可那上面长着的小树树干都像手腕一般粗细，靠人力完全不是一时半会儿可能清除的。

韩述推着非明的轮椅，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离开时，桔年似乎看他的嘴唇若有若无的动了动，不知道在自言自语着什么内容。

韩述推着非明从桔年身边经过时，他眼里有掩不住的担忧和关切，他问道：“你真的不用过去看看吗？”

陈洁洁对着巫雨的荒坟说道：“我说过恨你一辈子的，可是没想到一辈子那么长。非明病了，要是你在天有灵庇佑着我们，让她好起来，你就再等等我们；要是孩子真的走了，你们就一

桔年低下头去，松开手，那片叶子就掉了下来。

巫雨，就连下辈子，他也不是她的。

她用摇头回答了韩述的疑问。

回去的时候，依旧细雨缠绵。非明淋不了雨，韩述用一把很大的伞遮挡着她，走得很快。桔年远远地跟在后面，过了一会，头顶的天空被覆盖，原来是陈洁洁撑着伞并肩走在她身边。

起初她们什么都没有说。直到看到韩述停在路口的车，陈洁洁才停了下来。

“桔年，对不起！那几年的牢，本应该是我去坐的。”

她撑着一把有着艳丽花朵的伞，光线透过薄薄的伞布，在两人身上留下了各异的阴影，呼吸着的空气中满是潮湿的味道。

“是，你说得没错。”

对她们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谁都没有必要虚伪。

“我只能道歉，因为用什么都不能弥补，所以我不求你原谅。”

“我问你一件事。”桔年看着陈洁洁，她们的身高差不多，所以眼睛是平视着的。

“这十一年里，你有没有过很快乐的时候？”

陈洁洁想了想，选择了诚实地点头。她曾经以为自己随着巫雨死了，可是正如她说的，一辈子太长，长到有很多东西可能悄无声息地填补进来。巫雨走后，她后来的日子并不是没有过幸。桔年听到这个答案，只说了一句，“那也好。”

总算有人是快乐过的。纵然陈洁洁如何愧疚道歉，都不可能挽回桔年失去的那几年。桔年不打算原谅陈洁洁，也不打算让别人觉得她有多善良，只不过既然已经失去了，那么能换回一点不是她，就是她，桔年很早就知道，那命运里的一个劫，她们都在这个劫里面，现在看来，至少有一个人是快乐过的，那几年回不了头，可总算不是满盘皆输。

陈洁洁低头良久，在流泪的瞬间，微笑了起来。

就在韩述推着非明走到车边的时候，他们都看见一个抱着小孩的男人一直等在小路的尽头。他抱孩子的姿势并不熟练，不用走近，桔年也猜到 he 脸上一定还有未痊愈的抓伤。不知道他和桔年推开陈洁洁的伞，独自加快脚步走开。也许她和陈洁洁再也做不回朋友，可她宁愿那张丢了就再不属于自己的船票载着另外一个人走得更远。

陈洁洁在桔年身后急声说道：“桔年，快乐没有那么难，当他在身边睡着的时候，就对自己说，假装他也死了，假装他也不会醒过来，这么想着，结果发现自己居然也是难过的——原来。周子翼提出自己开车送陈洁洁和非明回医院，桔年没有反对，便与他们在路口分别。陈洁洁一家背着桔年和韩述，也许是为着之前的争吵，他们的样子很是别扭，过了一会，周子翼腾非明坐在妈妈推着轮椅上频频回头看桔年。自从她和陈洁洁正式相认后，姑姑的态度一直都是淡淡的，非明以为姑姑会跟她一起掉眼泪，虽然那样她会难过，但是姑姑并没有这样。

桔年一直看着周家的车越来越远，非明也离她越来越远，只剩 她还在原地。

韩述在她身边开着玩笑，“你难过的话，我不介意把肩膀借给你哭。”

桔年真的就扭过头去，伏在离她最近的那个肩膀上痛哭失声。

反倒是原本还笑着的那个人，就此绷在那里，分毫也不敢再动。

韩述把桔年送回了家，桔年没有拒绝。除夕那一夜过后，他们之间很多头绪其实都没有来得及理清，结果非明就出了事。有些事来不及说，当事人也不愿意再提，于是便不了了之。直几日没到这儿来，桔年已经把院门口的枯枝败叶和鞭炮红纸通通扫干净，可也说不上为什么，韩述看到这收拾干净后更显空落落的院子，总觉得它比几天前更少了些什么。也许是非明桔年没有招呼他，韩述自己找了水来喝，一杯凉水下肚，冷得胃都痉挛了。他本想打到屋主说，不带这么过日子的啊，大冷天的，好歹烧点儿热水，冷死别人也就罢了，小心自己成雪人。他找到了屋子背后的开井处，果然看到了她，原来是斜飞着入檐的飘雨打湿了她一个神龛上的香炉，从背后看，她正用手拨弄着香炉里的灰烬，然后找来火柴，重新点燃了一炷香。

韩述心里泛着嘀咕，都什么年代了，她还有这么多迷信的玩意，真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过好像从很久以前开始，她就特别相信命运鬼神这一套。

韩述走到跟前，想看看桔年拜的究竟是哪一路神仙，是土地公公、观音菩萨、玉皇大帝，还是灶王爷？不但要初一十五地供奉着，年夜饭也得他老人家过日后才轮到饿肚子的凡人，就边他凑个头过去研究了一会儿，却发现这神龛有点古怪，因为在他这个无神论者仅有的经验里，既然供奉着什么，总要有点儿暗示，比如观间、佛祖像什么的，再不济也得有张画着神仙的。韩述心下有些纳闷，说过联想到她之前拿着条吃了一半的鱼都可以“虔诚地”忽悠神灵，在其他地方偷工减料好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他促狭地指着天偷偷问桔年：“那位同志对你的鱼没有什么意见吧？”

他以为桔年会回他一句“举头三尺有神明”什么的，但桔年没有跟他计较，一反常态地从旁边取出了三支香，递到韩述面前。

“干什么？”韩述做出个退避三舍的动作。

桔年说：“你也上一柱香吧。”

她竟然用的都不是一个询问的语态，而是一个祈使句，仿佛在跟韩述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她明明知道韩述一直反复强调自己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韩述连连摆手，也有些狐疑，她供奉的到底是谁，是神，还是逝去了的人。他顿时心里有些发毛，很自然地想到了巫雨，但是她从业都不肯承认巫雨已经死去，又怎么会天长日久地为他拒绝道：“我不习惯这套，你自己玩就好，何必拉上我呢。”似乎是怕他不快，他又补充，“我只会给死去的亲人上香。”

桔年的手一直都没有撤回，她已经听到了韩述说什么，却仍旧是没有什么起伏的那句话：“上一柱吧。”

除了请他远离她的生活，桔年很少要求韩述去做什么，她站在香炉之前看着他，韩述在这样的眼神下有些失措，最后还是服了软。他想，别说是点一柱香，就算刀山火海他也是会去的吧。韩述试图阻止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向自己蔓延，他拍着落在手背上的香灰说：“拜拜也好，反正我最近倒霉得很，什么都不顺利。我干妈的身体看来是回不了院了，这下唯一一个他说着自己的牢骚和郁闷，但心里其实也是明白的，于是自我安慰道：“算了，也怪不了他，谁让我们家韩院长的手伸得长，迟早的事罢了。市院也没什么不好，嫡系，大把好差事等着他虽一再往好处说，可那不是滋味的感觉傻瓜都听得出来。没受挫折的人，轻轻摔一下就会觉得很疼，何况他还对那个案子那么认真。

“对了。”他又看了桔年一眼，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说道，“唐业现在已经被拘留了，你知道吗？”

桔年果然一震，忧色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其实也不该意外的。唐业早有预感，她更是无能为力，只得郁郁地应了一声：“哦。”

韩述为自己撇清，“别以为是我整他啊，说真的，我干妈病的不是时候，就边暗地里也护不了他了，也合着他倒霉。我这一走，老胡他们如果不接着查到底，王国华已经死了，这个黑他的言外之意无异于提醒桔年，你就死了那条心吧。

桔年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走开去忙着收拾一些非常用的东西。韩述的话确实让她心烦意乱，唐业的遭遇不得不让她难受和担忧。她匆匆地在房间里走进走出，手一时也不能停，好在没过多久，来串门的平风拯救了她。韩述见桔年有了客人，他也不好意在桔年之外的人面前展示他的无聊，只得悻悻然离开。

第二十九章 平风的归宿

平风每年春节都会到桔年家串门，她算得上是过去桔年在这个节日里唯一的访客。只不过今年她来得晚一些，换往常大年初二、初三她准出现。

桔年见平风带来了一大袋子山货，才知道她原来是回了乡下老家过年。这倒是少见的事，平风挣的钱虽多半寄回家里，可她不爱回才老家，多少年春节都宁愿在外面漂着。桔年能体会：“难得回去一趟，怎么不多住几天？”

“嘿，别说多住几天，多待一天我都要发疯。钱已经拿回去了，我都快忘了他们长什么样，所以趁着过年人齐备回去看一眼，在脑子里留个印象，再怎么说这辈子都算一家人，以后不知虽然早知道她和家里的那些事，可喜庆的节气里忽然听到她这么决绝的一句话，桔年也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何况平风的姐妹里还有几个同在这个城市里上学或打工，无论如何都到不了不。她埋怨道：“别说得跟诀别似的，听得人心里渗得慌。”

“被我吓着了？”平风笑得前仰后合，停下来之后她埋头翻着带来的特产，无非是笋干、菜干之类的东西，桔年喜欢，她一直都记得。她把这些东西都推到桔年面前，说：“特意多带了。桔年再也忍不住，轻轻按着平风呼啦啦推着东西的手，正色道：“平风，你说实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平风停了下来，眨了眨眼睛，桔年看到了泪水，更是着急，“说啊，出什么事了？”

平风的样子很奇怪，她一边摇头，一边擦着眼角，可她并不是悲伤，好像流泪只不过是一种感叹，甚至带着几分喜悦。

“桔年，我听你的，不打算再做那一行了，我找到了一个愿意要我的男人，他要带我走，所以我准备跟着他离开这里。家里人不提也罢，其他的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就是有些舍不得。桔年是该为这个朋友高兴的，她一直希望平风能过得好好，现在平风说找到了归宿，但桔年心中却茫然，不仅是因为平风的告别让她有些突然，更因为一些未知的东西让她不安。

“我……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那个人。”

平风的头低了下去。

桔年最不希望看到的那个答案却慢慢浮出水面，变得清晰。

她放在平风胳膊上的手不自觉地抓紧。

平风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难道你说的那个人真的是望年？”桔年抖着声音问，真希望自己猜错，更希望平风立即就否认。

但是平风垂着的头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点。

“你是聪明人，我知道你事实上早就有预感。”

桔年慢慢收回了自己的手。她是已经察觉到平风和望年之间有什么不对，但她一直没有说，是不想让好友难堪，也心存侥幸地希望事情未必是那样，然而事实却朝第一个她完全无法想象。平风刚才说什么，望年要带她离开这座城市？

“平风，我真的不懂。望年他还是个孩子，更重要的人，他小了整整八岁……”

平风的眼睛也冷了下来，她“嘿嘿”一笑，“桔年，别人怎么想我不管，我以为你不是个在意这些东西的人。其实你不是真的不懂吧，你最介意的是我跟他年龄差距吗？说到底还

“你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桔年脸色煞白，她和平风朋友一场，甚至可以说姐妹一场，也许她内心真如平风一语道破的那么自私且阴暗，但是她实在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平风和望年平风有些黯然，“我想过瞒着你就这么走的，但我做不出来，这不是朋友做的事。”她直勾勾地看着桔年，就好像看见当年大家都缄默着的牢房里，为了护着她而受伤的桔年瘫在地板上。“我不想再瞒你，我跟他认识快三年，你还记得那时你带非明回你爸妈家过年，结果被他们骂了出来的事吗？我为你觉得生气，凭什么坐过牢就不是他们的女儿了，你爸妈老顽固就算了平风站了起来，“该说的我都说出来了，我也不指望你祝福，那些都是虚的，只有抓得到的日子、数得着的钱和留在身边的人才是真的。你谅不谅解都一样，我一辈子都当你是朋友，她当真就要走，桔年一把拦住她，“平风，我也不怕你笑话，我爸妈，还有望年那边我早死了那条心，说放不下的，也只剩那点血缘了，问题是望年他能带你去哪里，他除了开车还有平风说：“不走是不可能的，以你爸妈的脾气……也是，估计哪个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都不可能过上消停日子。不过你放心，我和望年不久前刚做成了一件大事，平风说这些的时候，因为桔年的关切，所以重新有了几分振奋，仿佛好的日子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桔年却仍回不了神。她跟望年不亲近，可这个弟弟她知道的，从小被爸妈宠坏了，他能做得了什么事？他有什么能力承担平风这样一个女子倾尽所有的一生托付？桔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平风的神情开始变得复杂，她回避开桔年的目光，“别问了，有些事知道得多了对你没什么好处，桔年，你保重。如果我和望年的事伤了你的心……”她顿住了，以桔年拦也不拦不住的桔年呆在那里，眼看着几道清晰的指痕渐渐浮现在平风素颜的面颊上，正如悲哀也这么浮在她心里。她是不希望平风和望年在一起，但是有什么办法，要走的人，从来就留不住。

“你等等，别走，等我一会儿。”桔年跑回了房，很快又回到平风身边，把一样东西塞在没反应过来的平风手里。那是唐业给她的一张卡，里面是不大不小的一笔钱。唐业是不会收回他“你拿着，不说到哪里也好，省得挂念。但是假如望年靠不住了，你至少得有个防身的钱。拿着吧，就当给自己留条后路。”

平风笑得像哭，“有你这么不相信自己亲弟弟的吗？再说你疯了，非明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

桔年只得告诉平风，非明跟她生母了，她现在已经属于另外一个家庭，轮不到自己来管。

平风捏紧了那张卡，她没有跟桔年推来推去。她知道，桔年从来不是个做表面人情工夫的。桔年把钱给她，就是认定了她比自己更需要。

“老是我这样欠着你的没意思。”平风扭开脸去，不想在这个时候让桔看见她一塌糊涂的样子，所以她拼命地挤出一个笑脸，“求你啦，总得给我个机会让我还你，让你也试试欠着我人“总会有机会的。”桔年便也试着去笑。

“那孩子找到了她亲妈也好，你别怪我说得不好听，留她在身边，你找个好男人都难，这事没多少个人愿意买一送一。桔年，你也找个人好好过日子吧，没有过不去的事，人生在世短短桔年低头笑笑，什么也没说。

平风捅了她一下，“别装，刚才那个谁不是才从你屋里不情不愿地走出去嘛。”

桔年说：“他过来逛逛罢了。”

“那他怎么不到别处逛啊。得了，我能看不出来，说到底就那么回事，你见过那发情的狗吗？脑子里没别的，只会在它看上的母狗身边晃荡——我不是骂人啊，我就想说人跟狗其实在这类平风口无遮拦，话说得辣俗，倒也直截了当，桔年窘得满脸通红，“说什么呢！”

“你劝我，我也来劝你，桔年，人活着还是得现实点儿。”平风说道理的样子很诡异，但她却说得由衷，“以前怎么样咱不管，我就认这个理，你看他，长得她，有钱，有好工作，最桔年一笑，“你不是说过，要我找一个跟我的过去没有关系的人吗？”

“问题你有这样的人吗？”

桔年想起如今身陷囹圄吉凶难卜的唐业，她得承认平风说得没错，她没有这样一个人。

可为什么她身边必须要有一人。

桔年不愿意再往这个问题里深究，便对平风随口说道：“他现在自顾尚且不暇，来我这儿诉苦罢了。”

“他怎么了？对不，我记得以前那个冤大头对你也很有意思的样子，现在怎么人影也不见了？”平风总算是想起了唐业。她要走了，留下她唯一的朋友，她只能帮助桔年扫描身边任何一桔年苦笑说：“他更不会来了，他们两个说到底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刚走的那个姓韩的，不是听说他老子是什么法院院长，家里面应该是挺有势力的嘛，按量说没什么摆不平的事啊。”平风低头用脚尖在地板上划着，然后她拉着桔年，索性又坐了下来桔年没想到她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感兴趣且刨根问底，不过平风走了以后，可能她连找个肯为她这些事情刨根问底的人都没有人。她并不愿意卷入韩述和唐业的案子中去，只是从他们韩述调查建设局一案，唐业涉案，韩述疑心幕后另有主使，而且已经掌握了些证据，却为此与他父亲起了争端，最后人被赶了出来。韩述郁郁不得志，案子丢了，工作必须变动，唐业也末了，平风沉默了很久，才说道：“这不公平，凭什么一个案子让你身边好不容易出现的不错的男人都搅得一身烂泥？其实本来没有那么糟的，偏偏韩述他老子插了一手，这事跟他也“也别那么说，总之这些事牵扯得太复杂，我们这些看客怎么看得清里边的内情。”桔年说道，她想还好韩述没有听见平风信口乱说他爸爸的那些话。她很清楚，韩述虽然对韩院长有诸平风声音抬高了八度：“怎么是看客，桔年你糊涂啊，这事关乎你一辈子的幸福，你以为你还有多少机会？姓唐的在局子里是没指望了，姓韩的要真的在这件事上摔了跟头，还指不定以桔年又气又好笑地听着她说这些天真的话。头脑简单一根筋的平风，偶尔极度市侩偶尔又极度感情用事的平风，她唯一的朋友，如今也要走了。

两人又说了些姐妹间才有的无边无际的傻话，各自颠来倒去地叮咛。最后桔年看着平风离开，平风跟望年，匪夷所思却坚信未来会幸福的一对，真的会幸福吗？

平风走出桔年家的院门，反手替桔年把门掩上，隔着铁门，她咧嘴一笑，对桔年说道：“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走运。桔年，你应该有个好的结果，我也是。你相信我，什么都会好的。”

桔年笑着点头，她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平风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三十章 潘多拉的盒子

春节长假一过，桔年就回布艺店上班了。日子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除了她身边已经没有了非明。

正月初七那天，节日的氛围仍然很是浓郁，但对于布艺店来说，却是个淡季，因为大多数客人会选择在春节前采买好家里的新物件，以图个万象更新的好兆头。桔年上的是白班，一整天下班的时候，她依旧在布艺店附近的报刊亭买了一份当日的晚报，坐在公车上一路看回家。报纸上花花绿绿的，大都是春节期间各大商家的活动广告，桔年看完了娱乐新闻又翻社会新桔年在晃晃荡荡的公车上看完新闻，此类报道近年来层出不穷，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命就像风中的烛火似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熄灭了，不足为奇。人们看多了，也不怎么吸引眼球平风那天从桔年家里离开就再没了消息，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人，道过了别，不会再欲走还留。不知道她和望年离开了没有，已经去到了哪里？桔年跟父母彻底断了联系，也无从打听，快下车的时候，她把报纸叠起来收进了包里，心里想着的是明天非明就要进手术室了。她昨天下班后去探望过非明一次，还是瘦，但是看得出来她真的是因为回到母亲身边而感到快乐和经过财叔的小商店，财叔的老伴叫住了桔年，然后递给她一个EMS快件，说是一个多小时前送到的，见她不在，财叔就代收了。桔年谢过，把那蓝白色的硬纸信封拿在手里，她都忘了自己斯年堂哥要是回来，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来看她们的，应该不是他，那，就是韩述，不知道又在玩什么新把戏。这时财叔也从里屋走了出来，见到桔年就眯着眼睛直笑，嘴里还问道：“小桔年以笑作答。韩述从之前的偷偷尾随到现在隔三岔五正大光明地出现在桔年家附近，更何况大年初一大清早就从桔年家跑出来买鞭炮，财步他们都看在眼里，他早把桔年和韩述当成

不过财叔随口问问，说得竟然也没错。韩述今天的确有事，他不情不愿地到市院报了到，这是上班第一天，虽然心中不满，但是他居然还不忘下班后请本部门全体同事吃晚饭，如此擅长中午的时分，韩述特意打过电话给桔年，跟她提起这件事，还说因为晚上的饭局，自己今天就过来了。桔年觉得实在莫名，她本来也没让他过来，没什么事他老信这边跑什么，不来就罢了。桔年开门回家，她不是个急性子，尽管对那个快件感到有些疑惑，也一直拿着，等到放好东西，坐在椅子上才慢条斯理地拆开。信封的里面还有个用透明胶缠得严严实实的旧报纸包，桔年不是什么信件，甚至一张纸都没有，旧报纸里只有一叠相片，桔年只看了最上面一张，就再也无法安之若素地坐在那里，那竟是一对男女以最不堪的姿态交缠在一起。

尽管桔年明知身边除了自己再没别人，但是乍然看到这样的东西，还是禁不住目瞪口呆、而红耳赤，那照片里的人究竟是谁？

前几张灯光昏暗，里面的人物姿态扭曲，照片的质量很一般，看得不是非常清楚，只能从摆设分辨出那是一间算不上豪华的酒店房间。桔年又拿过信封仔细看了看收件人，地址是她家没她一张张往下翻，男人从头到尾是光着身子，女人却有几张还穿着类似学生装的衣服，最后桔年终于停要某一张，她看清了那女人的脸，竟然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平风！只不过因为她头上事关平风，桔年再也坐不住，她站起来，飞速往后翻着。难道邮件是平风寄来的？桔年早知道她之前一直做的是这个行当，但是她不会无缘无故把这种照片拍下来寄给朋友。那男人中等那张脸她甚至是熟悉的，有她时常见到的另一个人的影子，但是年纪要大上许多。尽管她拒绝相信，但是眼睛不会欺骗她，那真的是韩设文，韩述的父亲，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望年的这个发现让桔年遍体生寒，甚至觉得胃里有几分不适。韩院长保养得很好，但是那脸身躯仍挑战者是出一个正在逐渐步入老年的男人，这跟平风那扎着两个小辫的素颜面孔形成了相当。桔年没跟韩院长说过几句话，只是凭幼时的记忆和韩述和描述中隐记得他那张严肃的面孔。他在桔年印象里一直是个虽过于威严，但始终是一本正经的长辈，然而他趴在平风身上的每桔年看完了所有的照片，又机械地把它整理好，牢牢地封存回信封里，她不敢再看第二次，仿佛那是个潘多拉的盒子，里面藏着可以毁灭一切的魔鬼。

她现在算是明白了平风嘴里的“老肥羊”是谁，只怕平风也早知他和韩述的关系，所以才一直没有说出来。以韩院长今时今日的身份和地位，他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就算他舍弃家庭于平风的打扮相当古怪，这必定是出于嫖客的古怪口味，韩院长压着平风的样子，就好像他重新征服了属于他那个年代的青春。莫非他也深知自己的需求是如此丑陋，他那高雅贤淑的妻子桔年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机，立刻就给平风打电话，她要问清楚事情的缘由，假如照片真的是她寄出来的，她怎么会跟韩院长搅在一起，又为什么要让桔年知情。

平风的电话关机。她那个老旧的手机，电池早已出现了问题，用不了多久就会自动黑屏，打不能也不是头一回。桔年心慌气短地坐了下来，她发觉自己似乎已经想到了那个呼之欲出的答。平风是好意，但桔年却没有办法想得那么简单。那些人，那些事，就好像零碎的拼图，在她脑子里一块一块地拼凑，渐渐清晰。

韩院长干涉韩述的案子，可他未必跟建设局的案子直接相关，他的手伸不了那么长，让唐业背黑锅的人应该不会是他，否则以韩述逐渐深入的调查，不可能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平风才平风想得也太天真，桔年能把这些照片给谁？媒体？纪检部门？以那些层层相护的关系网，只怕照片还来不及见光就已经被处理了，就算她侥幸扳倒了韩设文，唐业身后的人同样位高权重接下来，桔年做饭、洗澡、睡觉，脑子里都是那些画面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平风和望年的“大事”如果真的是靠这些照片谋利益，那她和望年这两个傻瓜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们难道给韩述？韩述会崩溃的，她再不待见韩述，也不愿意看到那一幕。

一把火烧了？这些照片平风和望年手上还有没有？他们会拿来干什么？勒索韩院长？卖给不怀好意的人？结果同样不堪设想。如果是这样，纸包不住火，假如韩述迟早会知情，如果他早桔年把照片压在枕头下，辗转难眠。她从来就是个嘴里说得少，心里七窍玲珑的人，但是想得越多就越不安。简单的人或许更有福一些。

这么到了半夜，她终于撑不住陷入梦境，好在睡得极浅极浅，所以手机响的第一声她就察觉了。桔年以为是平风，赶紧抓过来接，然而却是韩述。

“桔年，你出来一下，我在你家门口。”韩述声音很镇定，也很怪异。她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十五分。他以前虽无赖，但鲜有大半夜跑来吓人的。

“怎……怎么啦？”桔年一紧张就结巴。

韩述不肯在电话里说，只是让她出来。

“我有点儿事跟你说。”

那种不详的预感在桔年心里像暴风雪一般铺天盖地而来，不会是连他都出事了吧？她都搞不懂心里乱成一堆的惶然究竟是为了线头中一哪一个，然而在下床的短暂瞬间她作出了一个决定。她从枕头下摸出那个信封，披件衣服就跑了出来。韩述果然就在门口，背对着她，看着黑乎乎的地方，不知道想什么。他站立的时候背总是挺得笔直，但是这时却显得有些僵硬。

韩述听到了响动，立即转身。

“大半夜的怎么了？”

韩述没有立刻说话。

桔年微微皱了皱眉，“饭局现在才散？喝多了？进来说。”

他沉默地点了点头，跟她进了屋子，两人都没有坐。

韩述吸了口气，似乎在想该怎么开口，桔年捏着那个信封，同样犹豫不决。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他们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出这句话，彼此俱是一愣。

最后桔年先按捺住了，“你先说。”

韩述一改往常在她面前没个正形的模样，相反，他很严肃，严肃得让桔年心中的如此突兀。

“谢望年出事了……我刚听说，他杀了人，已经被警方拘捕，你爸妈都快疯了。”

“他杀了谁？”桔年声音僵硬而空洞，她最关心的是这个。

离得那么近，她甚至可以看到韩述因紧张而滑动的喉结。

他说：“桔年，你的朋友死了。”

桔年忽然想起晚报上的那则社会新闻。答案早就摆在她眼前，是她后知后觉。

平风！

桔年那一瞬间仿佛从手里那个干干净净的蓝白色信封上看到了血，上面沾满了平风的血！

信封在她手上毫无预警地坠落，从开启过的边缘露出丑陋的端倪。

“你没事吧，桔年。”韩述扶着桔年的手臂，然后俯身去捡掉落在地的东西。

然后，他看到了那些照片。

第三十一章 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上)

桔年后来的忘了，韩述究竟用了多长的时间一张不落地看完了照片。

她只记得很久之后，他才问了一句：“谁给你的？”

桔年木然地回答：“死了的人。”

然后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谁都没有哭，谁都没有多余的表情。他们只是站着，像两个傻瓜，像残破的泥塑，像半夜里丢了魂的野鬼。

后来韩述离开了，他走出去的背影如困兽一般。

不，不是困兽，应该说是一头刚刚才眼睁睁看着生养他的狼群在面前通通死去的幼狼。

他们甚至无法开口安慰对方，一如打穿了的伤口，你两头得捂着，一松开，就是血溅五步，再也活不了了。

很久以后桔年才知道，自己那一晚的猜测竟然八九不离十。真真是地摊文学里最爱写的那类法制故事，看的时候离奇，过后才发觉它的丑陋和血腥。

没几年就该退居二线的高院院长韩设文通过自己的小司机偶然结识了对他“仰慕”已久的成功私营企业家叶先生和崔先生，两位企业家极尽拉拢之能事与位高权重的韩院长建立了相当友。可是那两人出现的机会非常之微妙，因为就在那个时候，韩设文忽然从内部的一纸文件和身边的种种迹象里惊觉一个事实——他老了，或者说，他即将老去。他不想拥有更多的名利和他愿意付出一切换回他的青春，哪怕只是一种错觉。

然而，最可怕的是，他在和自己一起躺了三十年妻子身上发现，他渐渐地不行了。

叶秉文和崔敏行这种人，韩设文见过许多，他看不起他们，有点儿小钱，自以为就可以通天，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却像两只哈巴狗。然而这个时候，两条阿谀奉承的哈巴狗如同肚子里接着很自然地，姓叶的和姓崔的巧妙而善解人意地私下带来个女人。那是个肮脏的妓女，却也是个盛年的女人。一生清高的韩设文让那个妓女穿上朴素的衣服，扎着他年轻时女孩子最只是聪明如他却无法洞察的是，这个妓女跟他的司机竟然是一对，那个叫谢望年的小伙子一脸慈厚地跑前跑后任劳任怨，却在背后打着他的小算盘。谢望年和妓女平风联合起来，预谋一切罪恶在背地里悄然滋生、萌芽，长出黑色的触角。不料平风在远走之前得知了桔年面对的僵局，她下定决心要帮桔年，所以，她想，反正照片拍出来了，她也早对那变态的老肥羊心。她偷偷寄出了照片，邮件前脚被带走，谢望年后脚就发现照片少了几张，那是他要用来卖大钱的，他等不那么久，就是为了干一票大的，一旦照片流传出去，韩设文倒了，崔敏行他们不这是一个低劣到让人欲哭无泪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几乎把桔年身边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

韩述几乎砸烂了他父母家里所有可以砸烂的东西。妈妈伤心欲绝，被他叫做爸爸、一生敬重的那个人低头沉默。他指着自己父亲的鼻子，在一片废墟里怒吼：“是谁跟我说要相信这个世界。他的脸很快被甩了一个巴掌，嘴角都裂出了血，可一点儿都不疼。打他的人是他的妈妈孙瑾龄。

“你想要我去死？”孙瑾龄这么对她最宝贝的儿子说，“小二，算我求你了，把照片毁了。”

她恨她的丈夫，但她也很不顾一切撕下那块遮盖布的儿子。

韩述在妈妈决堤的眼泪中离开了家门。他是个不孝子，他的世界垮了，可他也让妈妈的世界垮了。可他没有办法，他咽不下去，一想到自己半生敬若神明的父亲在照片里的模样，他就疯了就在同一天晚上，韩述在暂居的酒店里接到姐姐韩琳打来的国际长途。

想必韩琳已经得知了这件事情。

“你也来劝我毁了那些照片吗，姐？”韩述坐在地板上，靠着床沿醉醺醺地问姐姐。

韩琳的声音听起来遥远而模糊：“韩述，你会怎么做？”

韩述反问：“如果是你呢？”

韩琳曾是国内顶尖法学院的高才生，韩设文引以为傲的女儿，但是她丢开了这些，去了遥远的异国。此刻，她在弟弟的这个问题面前沉默。

天亮以后，韩述亲手向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呈交了那些照片。他做这些的时候没有犹豫，然后他回到桔年的小院，卸下一脸的正义，趴在桔年的膝盖上哭得一塌糊涂。

“我还能相信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信仰，他的骄傲彻底毁于一旦，只剩身边这个静如寒潭的女人，可她也不属于他。

平风的尸体，桔年出面收殓，她用最简单的方式掩埋了她的朋友。警方并没有在谢望年行凶的第一现场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包括照片，也许有我已经捷足先登。在所有人眼里，这只是桔年站在平风的墓碑前，好像还可以看到那张浑不吝的笑容。

她说：“就让我帮你一次吧，桔年，我也就帮你这一回。”

就这一回，她说到做到，用了她的命。

第39章

后来，桔年找到了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依靠的父母。谢茂华夫妇仿佛一夜白头，他们哭得没有了眼泪，只会像两个疯子一样一人一句地咒骂着那个害了儿子一生的杀千刀的贱女人。

他们都没有想到桔年会在这个时候来探望。

桔年说，要跟他们一起去看望年。

这个提议给了这对老夫妇一个支撑下去的理由，他们用了仅有的钱去打点，终于三个人得以见上望年一面。

望年胡须凌乱，这让他的稚气看起来消退了一些，反而有些沧桑。他竟像是长大了，用这样的方式长大。

谢望年对老父母的涕泪和叮咛充耳不闻，从桔年进入他视线那一刻开始，他就一直用战栗的目光看着这个有些陌生的亲姐姐。

隔着铁窗，桔年试探着用手去抚摸望年的头发，望年低下头流泪，“我不是故意的，姐。”

桔年柔声说：“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她骤然揪紧了谢望年来不及理短的头发的，从一侧衣兜里掏出了出门前就藏在那里的一把小刀。

她没头没脸地捅过去，就像谢望年捅在平风身上一样。

桔年那么信命也认命的一个，她见过太多事情，她太乖太柔顺，她总想，算了，就这样吧。可连她也到了极限，凭什么她这一生就要这样不平？她拒绝这样的命运。

她的第一刀划在了谢望年遮挡的手臂上，血溅到她脸上。平风，傻到了极致的平风，那天她流了更多更多的血。第二刀还来不及落下，桔年就被两个看守的干警死死架住，被拖开的时候，桔年平静地诅咒着他们：“你女儿是个抢劫犯，你们都应该下地狱的。”

谢望年的哭号伴随着手臂的痛意响彻每个人的耳边，“我不想杀她的，我真喜欢她……”

桔年以为自己会再一次坐牢的，对于她而言，里面的生活跟外边也许已经没什么区别，没有了平风，也不会有人害得她在监狱里加班加点了。结果她在拘留所里没待多久，韩述就把她领他们一道走出拘留所的大门，阴雨天气刚过去，阳光很刺眼。

韩述又恢复了那副笑嘻嘻的样子，“下阎祸我就没本事捞你出来了。”

韩述的预感是对的，照片递交上去之后就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也回不了城西院了，听说老胡他们即将结案，他几乎忘记了老胡是多么七窍玲珑的一个人精，而韩院长仍然是韩院

正月十三那天，韩述的同仁兼朋友林静叫他出去喝酒。他们过去经常混在一块，但自从林静有了妻子和儿子，鲜少有工夫再陪伴他这样的孤家寡人。

说是喝酒，林静只喝了杯红的，反而是韩述五颜六色胡乱地喝。

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林静劝韩述，“行了，够了就行了。”

他像是在说喝酒，又不是说喝酒。

半醒半醉的韩述趴在吧台上，扬起脸看着林静。

“自家人，何苦呢，没有几年他就退休了，他到底是你爸爸。”

“他也是个贪婪的无耻之徒。”

林静笑了笑，“这世界贪婪的人太多，韩述，我们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韩述明白了，连林静也在暗示他，他是对付不过老头子的，老头子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还攀，其实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螳臂当年。“你相信吗？也是老头子从小教育我的，我一直记得。他说人总得有些值得坚持的东西，这一辈子才不冤枉。我想了十几年，才觉得他就这句话特别有道理。”

林静笑着摇摇头，“但如果这样的坚持毫无意义呢？我更喜欢有把握的事。”

林静永远比他圆融，这也许就是林静只比他略长几岁，仕途却大有可为的原因吧。

就拿照片事来说，老头子的位置没有动摇之前，就势必是一个要深埋的秘密，林静现今不过是一个城区检察院的检察长，他竟然知情。他云淡风轻地劝着韩述，就像好心劝着一个跟人家韩述啼了一会儿自己的下唇，最后低头失笑。他拍下自己的酒钱，拿着外套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次日，韩述正式提出辞去公职。

四十一章 就当他死了

桔年跟着唐业上了一辆在暗处等待已久的陌生的车子，一路疾驰，穿越整座城市，最后停在了一个人迹罕至的港口。

除了停靠在岸边的唯一一条乌油油的船上亮着盏渔灯，四周一片黑暗。然后，桔年看到除了他们和没有下车的司机，那岸边只有一个女人。那个一直背对着他们的女人之后有短暂的踟蹰，他没有说话，但是桔年可以从他那一瞬间的指尖和眉梢感觉到他的心凉了下去。

那个一直背对着他们的女人闻声转过身来，打量着唐业，还有他一直牵着的桔年。她跟桔年年纪相仿，长发在脑后随意地绾了个髻，桔年的存在显然不在她的意料之内，但是她只是挑了：“你来了，唐业。”这一声就如同月下久候的老友。

夜色中的婆光倒影在唐业的眼中，桔年几乎以为他会哭泣。她还没有看过这个内敛的男人掉过一滴泪。“他没来？”唐业问道。

那女人点了点头，“他托我来送你，很抱歉，唐为。。。。”

“他死了吗？”唐业打断了那女人没说完的话

“你都知道了？”

唐业转过脸，去看那海与天黑色的融汇点，他不想看到他哭泣，另外两人便只当他的失态是为了这一场前路难知的逃亡。桔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可以想，唐业嘴里的“他”莫非

“我只知道如果他还活着，就一定会来。”

“你信不信，他也说过一样的话，他说如果你没看到他，什么都不用解释，你会知道他去了哪里。”那女人笑了起来，眼里弯弯地如同月牙一般，她看起来像一只微笑着的狐狸，通透洞

唐业看似骤然的悲恸失神中回到了眼前的现实，也许他并非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样的结果。他对那个女人说：“向总，我有个不情之请。。。。”

那女人会意，“你要带上她？”

她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让人可以在她面前安下心事，把自己交给她。

唐业点头。他信这个女人，一如他相信那个永远也来不了的旅伴。她会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便他不能丢下桔年。

“她就是你的未婚妻？”

“是的。”

那女人居然还跟桔年点了点头，随即抬头看着已升到半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疾不徐，好像眼前不是一场光亡，而是朋友间闲散的话别。

“你们喜欢月亮吗？今天是十四，明天才是满月，但我更喜欢今天的，因为满月的下一天就是残缺，而十四的月亮却还可以等待明天。滕云就不同，他只爱十五的满月。”她的问题似乎唐业拉着桔年走向岸边。

“谢谢你，向总。”他由衷地说。

那女人说：“用不着谢，我不是为了你，我答应了滕云的事就一定会办到，他值得这些。我只不过在想，假如滕云知道他用命换来的远走高飞，结果却成全了你和你的未婚妻，他应该也她说完走上了唐业他们来时的那辆车。车没有立即开走，她像在等待船的起航。

船在浅水处轻轻晃荡，唐业先上了船，然后再拉桔年。

桔年站在岸上没有动，她缓缓挣开了唐业的手。

“我是来送你的，唐业。”

月亮半隐进了云层里，开阔处的风很大，猎猎地吹动桔年的短发，也吹动了水面粼粼的波光。她的脸在半月半晦的月亮中异常宁静。唐业惊愕了，船夫走向缆绳，已在提醒，“先生，船该出发了。”

“为什么？”唐业问桔年。

“我本来就不在你的计划里，你觉得我可怜，所以带上了我，谢谢你，唐业。但是应该跟你一起走的人不是我，虽然你等不来他，但那个位置也不应该是我的。”

唐业压抑着提到那个人时锥心一般的疼，“桔年，其实我也是真的喜欢你的。”

桔年说：“是，我知道，你喜欢我，因为我是个不错的人；但你爱他，哪怕他是个错的人……哪怕他不会回来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那个‘假如’是你自己骗自己的，现在他死了，那唐业这样一个优柔善良的男人，他本该跟自己真正爱着的人远走高飞，可他在离别的瞬间丢下孤单的桔年，如今滕云死了，却更彻底断绝了他和桔年的任何可能，也断绝了任何幸福的船夫松开了缆绳，追问：“小姐，你真的不上来吗？”

桔年摇摇头，松了绳的船仿佛下一秒就会飘得很远。

“唐业，对我来说，哪里都是一样的。”

桔年却在还能触到他的时候轻轻地拥抱了他，她感觉到唐业骤然收紧的手。然后她挣开，“你去人想去的地方，别回头。再见就不说了，你保重，唐业，我很庆幸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桔年回到她的小院，天已经蒙蒙亮了起来。

韩述还躺在那张竹椅上，他睡着了，一夜的露水润湿了他的衣服，他睡着的时候还是那么无辜，脸上的伤结了淡褐色的痂。桔年就搬来旁边的一张小矮凳坐在他身边，从衣服口袋里悄悄那是非明亲手画的，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她叮嘱妈妈一定要把画送给姑姑。手术已经结束了，陈洁洁说，非明也许再也不会醒过来了。非明画得还是那么糟糕，桔年想笑，这孩子从来就没有绘画天分。只能依稀看得出画时髦四个人，两个女孩，两个男孩，女孩都扎着马尾，一个露齿，一个微笑，男孩里有一个头上光秃那十二年前的旧照片，桔年夹在非明常用的东西里送给她，这也许是唯一一张同时记录下她爸爸和妈妈的画面。非明果然看到了，并且还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它描绘了下来。跟照片里不一也许非明仍然无法理角那些陈年的往事和那五个字的寓意，但这是她用她的方式对回忆所做的最美的构想。

廊檐上一滴露水打了下来，滴在韩述的脖子上，他抬起手来揉了揉痒痒的脖子，好像已经醒了过来。

桔年在他睁开眼睛之前说：“别动。”

他真的立刻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手还搁在脖子边上，只剩睫毛不听话，还轻轻颤着。

“嘘……”桔年把一根手指竖在唇边，“假装你死了，别动，也别说话。”

要是换成以往，韩述早已跳起来“呸”她的乌鸦嘴，可是他没有，他乖乖地“死”了，“死”的姿势还有些奇怪，但是很安详，嘴角微微扬着。桔年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含笑九泉？韩述保持那个姿势很久很久，直到身边再没了身息，他的脖子和手都酸痛得不行，于是违规地偷偷睁开眼睛瞄了一下，好在清晨的光线并不刺眼，害他装死了很久的那个人坐在矮凳上，：“喂，喂。”韩述心里很是不平，他小心推着身边的人，“你也死了？”

她回答说：“别吵，我一晚上没睡。”

他又重新躺好，陪着她，等着她。

桔年小寐了一会儿，直起腰，反过去问韩述：“你醒了？”

韩述说：“早醒了。”

他们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傻乎乎地坐着，但有个人心情很好，很高兴。

“哎，我说你的枇杷树会不会结果啊？”高兴的人找了个无聊的话题问道。

“会啊。”桔年回答。树长大了，就会结果，只不过种树的人和摘果的人未必是同一个。

“韩述，你信命吗？”她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微微眯着眼睛问。

韩述摇头，“我才不信。我这辈子只做过一次迷信的事，那天我很倒霉地被人撞得摔了一跤，然后就到附近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庙里求了支签。”

“我怎么知道。”韩述说起来便有些愤愤不平，“庙里解签的人也很莫名，我求的那支签文被人从签板上撕走了。我靠，这世界上居然有还有偷签的人！”

桔年笑着用脚去踢从墙外飘进来的一片叶子，同时不忘狠狠拍掉企图浑水摸鱼拉住她的那一只手，她偷偷摊开掌心，再一次看了看那命运的纹路。

韩述的肚子咕咕地响了，活着的人总会感觉到饿。

“走吧。”她跟着他走出了院子，回头锁上了门。

尾声：

烈士陵园的拆迁计划已势在必行。动之前，韩述陪着桔年在多年后再一次沿着熟悉的小路拾阶而上。

桔年手里拿着一把在路边摘的野花，一边走，一边扯着好那些白色的单层花瓣。韩述想到自己刚才郑重向她提起的一件事，心下有些狐疑，更担心她会用数双那么可怕的方式来解决她的一路心神不定地走到台阶的尽头，站在那棵石榴树下，他想起树干的背面刻着“HS&JN”，他至今也没有明白，刻下这些痕迹的人是不是她，里面的“HS&JN”是不是喻示着他们两人，他觉得是，但是他到底还是学不会她火烧眉毛也不着急的慢性子，假装看风景看了很久，还是忍不住咳了几声，“哎。。。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件事，就是上来之前说的。。。到底是怎么样啊。。”

桔年说：“吱。。。”

在韩述发飙之前，她把所有的花瓣聚集在手里，然后摊开掌心

他们站在高处，风很快把花瓣吹向了台阶之下，又是个他喜欢的好天气。

桔年说：“我的答案？韩述，有个人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最无可奈何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往事，一个是飞花雨。”她指着最后一朵花瓣从手中随风飘飘而去的花瓣

“你能追得回它们吗？”

韩述一愣，“怎么不早说！不准反悔啊！”他匆匆追着那些越来越远的花瓣而去，声音从台阶下传了回来，“只要你愿意，怎么都可以。”

当只剩下桔年的时候，她听到身后的石榴树在风中婆娑作响，回过头，穿着宽荡荡的白色衬衣的小和尚就站在树下，眉目疏淡，一如当年。

桔年说：“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看我的，你还是那个样子，巫雨，我却慢慢地老了。”

巫雨回以桔年粲然一笑，十二年来，他第一次看着她，睁开了眼睛。

桔年腮边已满是眼泪。

她再一次与命运握手言和，不再去追问巫雨是否曾经爱过自己，不再追问他究竟属于谁。这棵从未结果的石榴树也将随着烈士陵园的迁徙而消失，小和尚再不会徘徊在树下，一如他渴望她的小和尚，他是巫山上的雨，汇入江河山川，幻化成云，最后，成了桔年心中的一滴眼泪。